

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



World Food Programme

拯救生命
改善生计



内含新冠肺炎
特别报告

NO ≈ THE IMPACT OF COVID-19 ≈ THE WORLD
SCHOOL FEEDING AROUND

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20年出版
Via C.G. Viola, 68 70, Rome 00148, 意大利

推荐引文:

WFP. 2020. 《2020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罗马, 世界粮食计划署。
ISBN 978-92-95050-12-9 (印刷版)
ISBN 978-92-95050-13-6 (在线版)

本出版物是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工作人员及外部支持的产物。本出版物中表达的调查结果、解释和结论不一定反映 WFP、其执行主任、其执行局或其伙伴的官方立场。

本出版物中提及的具体公司或产品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或产品已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认可或推荐。

本出版物 (包括在地图中), 所采用的指定和介绍的材料, 并不意味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或发展状况, 或关于国界和边界划定的任何意见。提及特定的公司、产品或制造商, 无论这些公司、产品或制造商是否已获得专利, 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产品或制造商已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认可或推荐, 也不意味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对这些公司、产品或制造商有特殊倾向性, 而未提及其他类似性质的公司、产品或制造商。

地图中采用的指定和展示的材料并不意味着 WFP 对任何国家、领土或海域的法律或宪法地位或边界划界表示任何意见。

- 阿根廷政府和北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之间就福克兰群岛 (马尔维纳斯) 的主权存在争议。
- 虚线近似地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双方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状态。
- 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确定。

世界粮食计划署已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 以核实本出版物所载资料。但是, 所发布的材料在分发时没有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材料的解释和使用的责任在于读者。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因使用这些材料而造成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202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保留所有权利。

在未经版权所有者优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 为教育或其他非商业用途复制和传播本信息产品中的材料, 只要出处给与充分承认, 即可获得授权。未经书面许可, 禁止复制此信息产品中的材料用于转售或其他商业目的。此类许可需向传播、宣传和推广司司长书面申请 (电子邮箱: wfp.publications@wfp.org)。

印刷日期: 2021年2月

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



World Food Programme

拯救生命
改善生计



内含新冠肺炎
特别报告

NO ≈ THE IMPACT OF COVID-19 ≈ NO
SCHOOL FEEDING AROUND THE WORLD

目录

致谢	10
前言	14
关键信息	16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世界粮食计划署	19
概要	21
介绍	31
2020年学校供餐计划：规模、覆盖率和趋势	39
1.1 享受校餐的儿童人数	44
1.2 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率	49
1.3 学校供餐的年度财政投资	55
1.4 资金来源	56
1.5 学校供餐的国家制度建立：政策框架和计划设计	57
1.6 学校供餐和就业	60
1.7 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计划	61
1.8 发展趋势	62
特别报告	
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地学校供餐的影响	I
SR.1 学校关闭对儿童的影响	III
SR.2 缓解和应对措施：减少学校关闭的影响	IX
SR.3 重返校园：各国的下一步措施	XIV
SR.4 未来动向	XVII
第2章：政策展望和优先事项	73
2.1 投资观念的转变：未来7000天	75
2.2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学校供餐计划	81
2.3 全球教育体系和性别	85
2.4 全球粮食系统和气候变化	88
2.5 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学校供餐计划	93
2.6 发展趋势	97

第3章: 学校供餐的成本和收益	103
3.1 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	105
3.2 学校供餐的经济和非经济效益	113
3.3 计算学校供餐计划的回报: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经济价值	118
3.4 发展趋势	125

第4章: 学校供餐合作伙伴关系	129
4.1 学校健康和营养合作伙伴关系倡议	131
4.2 学校供餐计划运作伙伴	133
4.3 全球学校供餐信息网络	141
4.4 南南合作	144
4.5 区域层面的合作与协调	147
4.6 国家层面的合作和协调	149
4.7 发展趋势	152

第5章: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学校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全球战略作用	159
5.1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的影响力	161
5.2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可持续性和制度化计划的贡献	166
5.3 未竟事业: 有多少孩子没有获得学校健康和营养支持?	172
5.4 重申承诺: 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战略	173
5.5 发展趋势	182

结论	193
-----------	------------

参考文献	198
术语表	210
缩略语	212

附件	
附件1: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伙伴机构的最新出版物	214
附件2: 新冠疫情背景下与学校健康和营养相关的在线资源	218
附件3: 估算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覆盖率和投资额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源	219
附件4: 国家学校供餐指标	231
附件5: 第3章中用于计算全球学校供餐成本基准的详细方法和数据	236

专栏、个案、图形和表格

专栏

专栏1.1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62
专栏2.1	儿科营养专家关于食品、学校和学校供餐的观点	80
专栏2.2	投资最弱势儿童的未来,推动人力资本建设——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82
专栏2.3	将学校作为改善营养的系统	83
专栏2.4	乍得和尼日尔的“打破女童受教育障碍”项目	86
专栏2.5	联合国粮农组织学校食品和营养方法	90
专栏2.6	Healthy-SABER: 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最新诊断工具	92
专栏3.1	学校供餐是社会保护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112
专栏3.2	世界银行集团对学校健康和营养的投资	122
专栏3.3	美国农业部对学校供餐的看法	123
专栏4.1	加强有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联合国合作伙伴关系	132
专栏4.2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GPE)	135
专栏4.3	“教育刻不容缓”基金	137
专栏4.4	玛丽之餐国际组织对学校供餐计划的愿景	138
专栏4.5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对学校健康和营养的看法	140
专栏4.6	可持续健康学校营养世界联盟	142
专栏4.7	迪拜关怀基金及其对公共产品的贡献	143
专栏4.8	世界粮食计划署抗击饥饿巴西卓越中心的工作:开展国际合作的10年	145
专栏5.1	在学校供餐和教育方面,世界粮食计划署从新冠肺炎中学到的经验与教训	179
专栏5.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包容性学校健康和营养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总结	180
专栏5.3	学校供餐的数字创新——升级版“菜单规划”、“学校互联”和“集成控制面板”	181
专栏 A3.1	国家收入分类	227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1.1	中国: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64
个案研究1.2	俄罗斯: 巩固俄罗斯学校供餐计划	65
个案研究1.3	印度: 午餐计划 (MDMS)	66
个案研究1.4	南非: 国家学校营养计划 (NSNP)	68
个案研究1.5	巴西: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PNAE)	70
个案研究2.1	芬兰: 投资促进有效学习	99
个案研究2.2	法国: 学校供餐如何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过渡?	100
个案研究3.1	马里: 改善和平前景与促进社会融合	126
个案研究4.1	非洲联盟: 学校供餐合作伙伴关系	153
个案研究4.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学校供餐合作伙伴关系	154
个案研究4.3	俄罗斯-莫桑比克债务互换协议: 莫桑比克对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领导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	156
个案研究5.1	尼泊尔: 移交和过渡的故事	183
个案研究5.2	孟加拉国: 过渡进程	185
个案研究5.3	肯尼亚: 巩固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186
个案研究5.4	突尼斯: 可持续的学校供餐战略	188
个案研究5.5	黎巴嫩: 紧急情况下的学校供餐计划	190

图形

图1.1	按数据来源分列的国家 (n=163)	44
图1.2	按数据来源和收入水平分列的样本 (n=163)	45
图1.3	2013-2020年期间接受校餐的儿童人数变化	49
图1.4	全球小学入学儿童	50
图1.5	按国家收入水平分列的学校供餐计划覆盖率	51
图1.6	2013-2020年期间按收入类别分列的覆盖率变化	53
图1.7	2013-2020年期间按区域分列的覆盖率变化	54
图1.8	2013年和2020年按资金来源分列的总支出	56
图1.9	2013年和2020年学校供餐政策框架状况	57
图1.10	学校供餐计划每惠及10万名儿童创造的就业机会 (样本大小: 48个国家)	60
图1.11	结合学校供餐开展的补充活动数量	61
图2.1	20岁之前的发育成长	77
图2.2	在校期间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	79
图3.1	学校供餐成本占小学教育支出的比例	110
图3.2	学校供餐成本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111
图3.3	马拉维营养干预学校供餐计划的改进	115
图3.4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高儿童学习成果的干预措施平均效果 (与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	117
图3.5	学校供餐计划的四大好处	119

图5.1	2013-2020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受益人数的演变	164
图5.2	政策重点的演变	168
图5.3	学校供餐计划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国家所惠及的儿童人数	169
图5.4	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在政策框架方面变化	170
图5.5	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在资金来源方面的变化	171
图 A3.1	各数据来源中被选用的国家量 (n=163)	221
图 A3.2	数据样本在各来源和收入水平中的分布情况 (n=163)	221
图 A3.3	报告数据国家在引用年份中的分布 (n=127)	224

地图

地图1.1	全球各地区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46
地图 SR.1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关闭期间对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监测 (数据截至2020年4月14日)	V
地图 5.1	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全球学校供餐计划概览	163

表格

表1.1	估算全球学校供餐年度总投资的四种方法	55
表 SR.1	全球各国政府实施学校供餐替代机制的实例	X
表 SR.2	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应对全国性学校关闭的一些缓解措施实例	XI
表 SR.3	减轻新冠疫情对儿童食品和营养影响的政策建议摘要	XIII
表2.1	儿童在紧急情况下面临的风险	93
表3.1	2020年成本基准及与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的比较分析	108
表 A3.1	学校供餐数据所用来源	222
表 A3.2	统计学校供餐计划净总受益人数时可能存在的情况	225
表 A3.3	估算接受学校供餐儿童人数所用覆盖率	228
表 A3.4	估算全球学校供餐年度总投资的四种方法	229
表 A3.5	估算全球投资额时所用的收入组平均成本	230
表 A5.1	成本分析所用的定价数据	238



致谢

《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基于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2030年学校供餐战略》中提出的概念框架：“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扩大学校健康和营养，全球共同发展人力资本”。此战略由Lara（干事）领导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计划事务处制定。

本出版物中介绍的分析和方法基于 Carmen Burbano de Lara（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Donald Bundy（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提出的全球愿景，他们还起草和编著本书提供了各个方面的指导。本出版物在计划和政策发展部助理执行干事 Valerie Guarnieri 的全面指导下撰写。

本出版物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迪拜关怀基金之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成的全球公共产品。本出版物由“扩大全非洲学校健康和营养 - 加强技术能力和证据，优化国家计划”项目开发，并获得迪拜关怀基金的财政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感谢迪拜关怀基金董事会及其首席执行官 Tariq Al Gurg、项目主任 Annina Mattsson、高级技术顾问兼代理项目主任 Anna Bertmar Khan，以及项目干事 Abdulrahman Bader 的支持。

本出版物由 Edward Lloyd-Evans（学校计划事务处研究和政策负责人）领导，并得到 Nail Lazrak 的直接支持，Nail Lazrak 负责项目管理以及全球数据和证据的分析。编辑团队成员包括：Adriana Pepe，起草新冠肺炎特别报告，在数据分析和参考资料方面提供支持；Song Jin Yun，为本出版物前后部分提供支持，包括目录、术语表、附件1和2；Niamh O’ Grady，提供内部审查和反馈。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高级顾问 Donald Bundy（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为本出版物提供总体战略指导、编辑、审查和技术反馈。

我们要感谢撰写团队的其他成员：Thomas Deville（世界粮食计划署），更新成本基准并撰写第3.1节；Aulo Gelli（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撰写第3.2节，并综合学校供餐计划的最新证据；Stéphane Verguet（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撰写第3.3节“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收益分析”；Altan Butt（世界粮食计划署），撰写第4章“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要感谢以下为专栏和个案研究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 非洲联盟委员会：H.E.Sarah Mbi Enow Anyang，人力资源、科学和技术专员。
- 美国农业部(USDA)：Shane Danielson，全球项目国际粮食援助司高级主任。
- 加拿大政府：Gloria Wiseman 女士，加拿大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代表。
- 芬兰政府：Satu Lassila 女士，芬兰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代表。
- 法国政府：Sylvain Fournel 先生，法国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代表。

- 俄罗斯政府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研究所 (SIFI)：Vladimir Chernigov, 总裁；Victoria Likhareva, 国际部专家。
- 中国政府：杜育红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 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 (BMEL)：Angelina Balz, 216分部“可持续营养和减少食物浪费”。
-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 印度教育部。
- 尼泊尔教育、科学和技术部。
- 南非基础教育部。
- 巴西教育部。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Stefania Giannini, 教育总干事助理。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Robert Jenkins, 教育主任兼计划司副司长。
-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Melissa Vargas 和 Fatima Hachem, 学校食品和营养工作组。
-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Stineke Oenema, 协调员。
- 世界银行：Fatoumata Barry, 健康、营养和人口专家；Fernando Lavadenz, 高级卫生家；Mouhamadou Moustapha Lo, 教育专家；Ugo Gentilini, 高级社会保护经济学家；Julieta Trias, 经济学家；Yashodhan Ghorpade, 经济学家。
- “教育刻不容缓”基金 (ECW)：Zeinab Adam, 协调、发展和战略规划高级顾问。
-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GPE)：Sinead Andersen, 全球倡导团队负责人。
-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GCNF)：Arlene Mitchell, 执行主任；Ryan Kennedy, 项目干事。
- 国际营养科学家联盟 (IUNS)：Alan A. Jackson 博士, 主席兼南安普敦大学人类营养学教授。
- 伦敦帝国学院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PCD)：Lesley Drake, 执行主任；Elisabetta Aurino 博士, 经济学家。
- 迪拜关怀基金：Annina Mattsson, 项目主任。
- 玛丽之餐国际组织：Graeme Little, 项目主任。
- 世界粮食计划署：Pierre-Guillaume Wielezynski (数字转型干事)、Yasmin Wakimoto 和 Sharon de Freitas (巴西反饥饿卓越中心)；Alessio Orger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局)；Annmarie Isler (公共伙伴关系和资源司)；以及 Ramin Gallenbacher、Raul Saenz、Thomas Deville、Niamh O’Grady、Adriana Pepe 和 Yohan Chambaud (学校计划事务处)。

我们感谢以下为提交外部内容提供便利的人员：屈四喜（驻华代表）、姜晗（中国）、Heiko Knoch（柏林办事处主任）、Sigrid Mueller（德国）、Bishow Parajuli（驻印度代表）、Shariqua Yunus（印度）、Daniel Balaban（巴西反饥饿卓越中心主任）、Yasmin Wakimoto 和 Sharon de Freitas（巴西）、Maria Tsvetkova（中东、北非、东欧和中亚区域局）、Trixie-Belle Nicolle（南部非洲区域局）、Clara Cretin（法国）、Aino Partanen（公共伙伴关系和资源司）和 Jutta Neitzel、Maria-José Rojas、Altan Butt、Emilie Sidaner、Nathaniel Glidden、Iglika Mancheva 和 Sandra Hittmeyer（学校计划事务处）。

我们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以下工作人员提供意见和建议：

- 学校计划事务部：Jutta Neitzel、Maria-José Rojas 和他们的小组
- 研究、评估和监测处：Arif Husain，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兼干事；Yvonne Forsen，副干事
- 紧急情况 and 过渡时期办公室：Rebecca Richards、Rachel Goldwyn 和 Silvia Biondi
- 性别办公室：Kawinzi Muiu 和 Baton Osmani
- 公共伙伴关系和资源处：Karin Manente、Annmarie Isler 和 Rossella Fanelli
- 营养处：Lynnda Kiess、Kate Ogden 和 Maree Bouterakos
- 安全网和社会保护办公室：Sarah Laughton 和 Matteo Caravani
-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处：Varya Meruzhanyan
- 传播、宣传和营销处：Mohamed Abdiweli
- 评估办公室：Sergio Lenci
- 巴西反饥饿卓越中心：Yasmin Wakimoto 和 Sharon de Freitas
- 区域局：Nadya Frank（亚洲和太平洋地区）；Maria Tsvetkova、Vanja Karanovic、Matilde Agostini、KyuHee Do 和 Heba Nasr（中东、北非、东欧和中亚）；Abdi Farah 和 Agnes Ndiaye Faye（西非和中非）；Faith Awino（东非）；Trixie-Belle Nicolle（南部非洲）；Alessio Orgera（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本出版物基于多个数据来源，包括由美国农业部资助的2019年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计划调查。我们感谢 Arlene Mitchell（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执行主任）和 Ryan Kennedy（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项目干事）对本出版物的支持和合作。如附件3所述，世界银行，非洲联盟，以及巴西、中国、法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卢旺达、西班牙和英国政府公布了本出版物使用的其他数据来源。

本出版物由 Pedro Medrano Rojas (前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应对海地霍乱高级协调员)、Harold Alderman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Boitshepo Giyose (非洲联盟) 和 Elizabeth 克里斯亚恩松 (渥太华大学) 进行独立同行审查。他们的宝贵意见有助于确保本出版物的质量。

我们要特别感谢 Pedro Medrano Rojas 所做的贡献。在2020年11月19日去世的前几天, 他为联合国服务的最后一项行动是对本出版物进行同行审查。Pedro 在联合国有着杰出的职业生涯,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其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担任过若干职务, 包括驻印度代表 (1998-2004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局主任 (2004-2011年)、纽约联络处主任 (2009-2012年) 以及伙伴关系和治理代理执行主任助理 (2012-2013年)。2013年, 他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秘书长助理、应对海地霍乱高级协调员。2015年退休后, 他继续在智利大学担任经济政策教授, 并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咨询。作为同行评审, 他的远见卓识为本出版物带来了宝贵的见解, 有助于提高本出版物的质量。

在 Margaret Majewska 和 Isabel Napoleã (商品和服务采购事务处) 的帮助下, 马德林·特哈达 (学校计划事务处) 提供了行政支持。Ye Miao 和 Lucas Martin Romero (法务办公室) 提供了法律指导 我们要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意工作室对本出版物项目的支持。出版过程由传播、宣传和营销司司长 Corinne Woods 领导。平面设计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意工作室负责人 Kirsty McFadden、平面设计师 Helen Clarke 和 Anastasia Nadali 以及传播助理 Deborah Reid 进行协调。我们还要感谢 Cristina Ascone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出版物审查委员会。Rein Skullerud 和 Giulio d' Adamo (世界粮食计划署照片组) 负责照片甄选汇编。我们感谢芬兰政府和俄罗斯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研究所 (SIFI) 提供照片内容。本出版物由 Catherine Simes 编辑, 400传播有限公司设计。英文版 翻译得到了 Alexis Crespel (世界粮食计划署翻译团队负责人) 的支持, 由 Translated 翻译公司提供翻译服务, 最后由 Abdulrahman Bader (迪拜关怀基金), 屈四喜 (驻华代表), 姜晗、柳静怡和 Maha Ahmed (中国办事处), Maria Tsvetkova (中东、北非、东欧和中亚区域局), Magid Chaabane (突尼斯办事处), Adriana Pepe、Hiba Audi 和 nail laz rak (学校计划事务外) 进行翻译审查和编辑。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在本出版物中文版翻译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张倩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 负责本出版物中文版的翻译审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前言

最近几个月，新冠疫情使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场全球健康危机给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令人痛心的是，如以往一样，随着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儿童成为了受灾最严重的群体。

由于学校停课，整整一代人的教育被迫中断：在疫情的第一波高峰时期，大约有16亿儿童和青少年被隔绝于教室之外。即使到现在，全球仍有5亿多学生尚未恢复学业。

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与此同时，数百万弱势儿童的长期健康、成长和福祉也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错过了宝贵的免费校餐——这是他们每天唯一获得的营养食物。今年年初，全球有3.7亿儿童无法获得校餐。新冠疫情威胁着这些孩子的未来。

世界粮食计划署痛下决心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过去10年里，多项研究表明，学校供餐可以帮助儿童抗击饥饿，支持他们的长期健康，帮助他们学习知识和茁壮成长。对女童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地方，女童上学的时间更长，且童婚率和青春期少女怀孕率均有下降。

学校供餐有助于和平与社会融合，因此对于生活在冲突局势中的儿童尤为重要。消除饥饿是走向和平的关键第一步，世界粮食计划署被授予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正是对这一点的肯定。这也是通向更优质教育和学习的关键一步。学校供餐可以促进秩序的稳定和教育的持续，将成为必不可少的保障环节。想要让弱势儿童，特别是生活在紧急情况下的儿童重返学校，需要制定相应计划，缓解众多家庭由疫情造成的经济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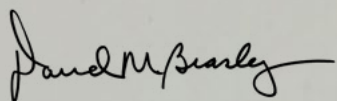


所有证据都表明，学校供餐计划以及其他社会保护举措是任何政府都可以做出的最明智的长期投资。因此，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国别办公室正与世界各国政府展开合作，推动学校安全复课，同时确保最贫困儿童的健康、食物和营养需求得到满足。

《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旨在支持此项工作。本报告着重指出，在过去10年里，各国如何大幅提高对学校供餐计划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以及这些努力如何帮助更多的儿童从学校供餐计划中受益。

同时，该报告也明确了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即使在疫情发生前，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做出了预估：仍有7300万弱势儿童无法获得所需校餐，由此无法发展他们的潜力。本报告提供了最新数据和全球政策展望，为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加强国家战略和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学习，以便让弱势的饥饿儿童获得上学的机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合作伙伴正全力展开协作，确保世界各地的所有儿童均不会挨饿上学，或者是因此而辍学。在数月的疫情动荡之后，我们必须抓住机会，着手建设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更美好的世界。现在，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David Beasley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



关键信息

2020年初，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为更多儿童提供了校餐，惠及儿童数量为人类历史之最，让学校供餐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

- 在至少161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每两名学龄儿童中就有1名，即3.88亿名儿童，每天从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中获得校餐。
- 2013-2020年期间，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了9%，在低收入国家增长了36%。
- 这种增长反映了这些计划作为国家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已经广泛制度化：现在学校供餐计划90%以上的费用来自国内资金。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效的学校供餐计划能够同时提升入学率和改进学习能力，而现金转移则主要影响入学率。
- 尽管我们已取得空前的成就，但这一计划在最急需实现的地方仍然收效甚微：仍有7300万极度弱势的儿童亟待帮助。

新冠疫情结束了10年来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持续增长，但也增强了全球优先恢复学校供餐这一重要安全网的决心。

- 在2020年4月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199个国家关闭了学校，顷刻之间，3.7亿儿童失去获得校餐的机会，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校餐是其一天中最主要的食物来源。
- 这一损失凸显了学校供餐作为社会安全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学校供餐可保护最弱势儿童群体的福祉并支撑他们走向未来。
- 这一损失也同时强调：我们应扩大教育理念，应致力于解决儿童的健康和福祉问题，在每所学校为每名学龄儿童重建公平优质、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服务。

在后疫情时代，学校供餐计划愈发成为一项优先投资，因为其可以帮助各国更好地完成重建工作：创造人力资本；支持国家发展；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 有效的计划不仅能帮助各国为儿童在其出生后的前1000天提供支持，也将在之后的7000天为他们继续助力，直至长大成人。这7000天对于巩固儿童早期发展的成果至关重要；它将为孩子们提供追赶同龄人的机会；为其在贯穿整个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关键脆弱性阶段提供支持。
- 此项计划也将为学龄儿童的学习提供支持，有助于培养健康的、高素质的人口，与此同时，还将为国家增长和发展奠定基础，为每10万名儿童提供校餐便可直接创造1668个新的就业岗位。
- 高效的学校供餐计划可为投入的每1美元实现最高达9美元的回报，并在教育、健康和营养、社会保护和地方农业等多个领域创造价值。

世界粮食计划署再次承诺与各国政府展开合作，确保所有弱势儿童都能得到支持，同时启动了一项新的学校供餐十年战略，进一步加强其在学校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全球性战略作用。

-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60个优先级国家支持政府惠及7300万弱势儿童，他们急需来自学校的健康和营养支持，学校供餐首当其冲。
-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支持学校供餐计划逐步过渡到国家主导并由本国资助的学校供餐计划，并在有需要时加强对脆弱或低收入地区的直接支持。
-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更多的发展机构、捐助者、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展开合作，支持政府推广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
-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推进对学校健康和营养的研究，将其作为全球公益事业，帮助各国获取更明晰的证据，以开展更具成本效益的支持计划。

2021-2022年的重点领域

- **当务之急是帮助各国重新制定有效的学校供餐计划。**我们如何才能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安全地重启因新冠疫情而关闭的学校,使其至少恢复到2020年初疫情前的状况?
- **在新冠疫情之前,学校供餐计划在最需要的地方出现最少。**创新的融资方式能给7300万最需要帮助的儿童带来新的希望吗?填补这一缺口需要新的金融工具,例如社会投资、债券和包括卫生、教育和农业等跨部门联合融资。
- **现有的学校供餐数据侧重于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公共部门实施的计划。**从金砖国家、高收入国家和私营部门所管理的计划中,我们还能学到什么?针对学校供餐计划建立稳健的全球数据库,将有助于对各种计划提供更全面的了解,同时扩大学习机会的范围。
- **在本地采购食品的学校供餐计划(一般称为“本土学校供餐”),其价值已在中等收入国家得到验证。**低收入国家如何将本土学校供餐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不断扩大实施范围?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学校供餐计划均依赖于本地采购的食品,此举有助于创造就业,让市场更可预测,而且有助于建立儿童终生对本地新鲜食物的饮食偏好。我们需要帮助低收入国家推行本土学校供餐计划,将其纳入国家政策。
- **学校供餐计划提供了世界上最为广泛的安全网,在应对冲突和紧急情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能否通过更具成本效益和对环境更加友好的新一代学校供餐计划,进一步维持和加强粮食系统的适应性?作为应对冲突和紧急情况的即时响应措施,当前的计划设计旨在解决饥饿与和平问题。我们需要根据地方需求和环境不断优化粮食系统,确保其拥有长期韧性和可持续性。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世界粮食计划署，“以表彰其在改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条件所作的贡献，以及在努力防止将饥饿问题作为战争和冲突的武器方面，发挥的推动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2020年）。

联合国安理会也认识到了粮食在解决冲突和紧急情况下人口需求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饥饿和武装冲突构成了恶性循环：战争和冲突导致粮食不安全和饥饿，而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又导致更多的冲突和暴力。我们只有消灭战争和武装冲突，才能实现零饥饿的目标……提供援助，增强粮食安全，不仅可以消除饥饿，还可以帮助改善稳定与和平的前景。”（联合国安理会第2417号决议）

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支持的1700万名儿童中，有38%生活在受冲突或危机影响的国家（世界银行，2020f）¹：其中430万名儿童作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国家战略计划中危机应对活动的一部分得到了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受战争和社会不稳定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了学校供餐支持：其中包括叙利亚的97.1万名儿童，也门的68万名儿童，以及南苏丹的46万名儿童。世界粮食计划署还通过学校供餐计划为逃离不安全地区的难民儿童提供了支持，比如孟加拉国的学校供餐计划，正在援助了40.5万名生活在难民营中的儿童，这些儿童大部分来自于罗辛亚社区。截至2019年，通过危机应对活动，世界粮食计划署已为世界各地的170万名儿童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IDP）和回返移民提供支持。

紧急情况下的学校供餐可增加儿童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特定年龄威胁，如强迫结婚或早婚以及各种形式的非法童工。学校和其他“安全空间”可以做出积极贡献，满足儿童的保护需求，学校供餐可以有效激励父母送孩子上学，并支持孩子继续上学。（有关本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2章第2.5节“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学校供餐”）。

1. 世界银行将不同国家划分为高强度冲突国家、中等强度冲突国家以及具有高度制度和社会脆弱性的国家。



概要

概要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的这份出版物分析了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13年首次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的报告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a)。2020年报告沿用类似的格式, 使用现有的最佳数据来源, 阐述了世界范围内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的覆盖范围、实际操作和成本等方面的关键因素。此外, 2020年报告旨在分析2013-2020年期间所发生变化的方向和规模, 提供学校供餐计划的显著进展和对该计划的最新理解。

2020年2月新冠疫情的爆发, 使得学校供餐计划的近10年全球发展戛然而止, 发布这份筹划已久的报告变得更为迫切。2020年4月, 疫情危机正值高峰, 有199个国家关闭了学校, 顷刻之间, 大约3.7亿儿童失去了每日获取校餐的机会。这一损失凸显了学校供餐作为社会安全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保护儿童的福祉并支撑他们走向未来。疫情危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 各国在教育体系停摆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应对, 此种局面使全球一致决心恢复教学并建立更好的系统。

我们需要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吸取教训。该是重新定义“教育”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 对学龄儿童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当学校关闭时, 我们已然意识到: 教育不仅仅是课本和教室。这场危机告诉我们, 教育体系可能是我们社区最重要的支柱, 也是社会结构的基础: 学校为教学和学习者同时提供支持。当前全球正处于疫情防控和逐渐恢复的阶段, 扩大教育概念变得尤为迫切, 我们应致力于解决儿童的健康和福祉问题, 并在每所学校为每个孩子重建公平的、高质量的、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服务。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为更多儿童提供了校餐, 惠及儿童数量为人类历史之最, 让学校供餐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

在新冠疫情之前、期间和之后

2020年初，学校供餐计划为更多国家的更多儿童提供了餐食，惠及人群的数量为人类历史之最。全球有近一半的学龄儿童（约3.88亿人）每天在学校享用一顿校餐，其中90%的校餐具有配套的一揽子改善健康的干预措施。

与2013年的数据相比，这种大幅增长反映了过去10年学校供餐计划覆盖率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越来越成为国家体制架构的重要部分，80%以上的计划已被纳入国家政策，成为世界上最广泛的社会安全网。每年在学校供餐计划上的投资达410-430亿美元，其中90%以上的资金来自国内财政支持。这些投资不仅为确保未来的国家经济增长创造了人力资本，也是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投资，它还为本国农民打开了市场，每向10万名儿童提供校餐，便可新增1668个就业岗位。

本出版物分析了新冠疫情前的学校供餐状况；阐述了新冠疫情造成的严重破坏；提出了如何恢复学校供餐这一卓越的全球安全网的可行措施——让我们不仅仅能回到2020年1月的前疫情时代，还能更好地重建未来。

主要发现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社会安全网，学校供餐惠及全球3.88亿儿童。

来自163个国家的数据显示，99%的国家实施了学校供餐计划。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在全球范围内，每两名学龄儿童中就有1人（即3.88亿儿童）正在接受学校餐食。在低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推广和制度化最为显著，有助于提升该项工作的可持续性。

低收入国家已大大加强与学校供餐有关的财政和政策工作力度，实现了更大的供餐覆盖面。

2013年报告着重指出，学校供餐在最需要的地方覆盖最为不足。在2020年情况依然如此，但差距正在缩小。

2013-2020年期间，低收入国家在提供学校供餐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实行学校供餐政策的国家比例从20%增长到75%。同一时期，低收入国家也增加了相关预算：国内资金在学校供餐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从17%增加至28%，减少了对国际援助的依赖。在低收入国家享受校餐的儿童人数由此增加了36%，相比而言，全球范围内的增长率为9%。尽管人口呈现巨幅增长，但在同一时期，低收入国家享受校餐的学生比例从13%上升至20%。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几乎由本国资金予以支持，本国总投资超过总体费用的95%。

世界各国需要优先考虑安全复课，包括恢复学校供餐。

学校停课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终身的。对于最弱势的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最依赖学校的餐食，且在家中获得学习的机会最少。这不仅给个体的希望和成就带来悲惨性后果，而且将对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造成破坏性的打击，同时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的恶性循环。旷日持久的学校停课给儿童造成更大的其它风险，包括被虐待和不当就业。女童群体尤其令人担忧，因其长期辍学导致童工和童婚率升高。

已有70多个国家实施了相关应对和缓解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但结果好坏参半。各国和合作伙伴已寻求各种措施，以减轻最具破坏性的影响：通过在线学习、电视和广播远程授课；通过社区服务（例如带回家的口粮和现金补助）取代基于学校的安全网。然而，这些应对机制也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状况：在非洲，不到10%的家庭可以实现在线学习；面向家庭的现金或实物补助不一定能最终为儿童提供支持，尤其是为女孩提供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校餐替代方案（例如口粮带回家和现金补助）已惠及约690万儿童，约占新冠肺炎疫情前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计划接受餐食的1700万儿童的40%。

世界各国支持“返校”工作，以扭转因学校停课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学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特别是学校供餐计划，是鼓励父母将孩子送回学校、促使孩子留在学校的重要激励措施，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可。

在本报告发表时，最近的三项措施可能严重影响学校关闭政策：大规模推广获批准的疫苗；变异病毒株的出现，其中一些可能更易在儿童中传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失去教育的长期成本超过了学校关闭带来的健康益处。

新冠疫情结束了10年来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持续增长，但也增强了全球优先恢复学校供餐这一重要安全网的决心。

在儿童成长直至成年的过程中给予支持，日益成为社会共识。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个体充分发挥潜力至关重要，同时有助于国家增长和经济发展。

现在的投资范式更倾向于着眼儿童生命最初的8000天（大约到21岁）。从受孕到2岁之间的窗口期，即生命之初的1000天，对儿童的健康和发展极为重要。把这一时期作为重点是许多国家施行已久的政策，但在接下来的7000天中给予健康和营养方面的支持也同样重要，它将维持早期发展；提供赶上生长的机会；促进脆弱性阶段（尤其是青春期）的身体发育和大脑发育。学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可为政府提供重要的手段，帮助他们之后的7000天以经济有效的方式进行干预。

在童年中期和青春期推行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即人口健康、技能、知识和经验的总和。营养良好、身心健康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是国家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石：在高收入国家，大约70%的国家财富由本国的人口产出，但在许多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却不到40%。这种不平等对社会和个体造成严重的终身后果：贫穷社会的发展和表现远远低于其本身能力，个体也无法发挥自己的人生潜能。投资于学习者的计划是创造人力资本的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让各国财政预算越发捉襟见肘，投入到社会计划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极有可能相应缩减，进而影响到全世界儿童的未来。世界各国需要认识到，这些计划是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关键投资，下一代人将为当前的危机应对付出代价，背负前所未有的重任。

在大多数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均由本国资金予以支持，因此更好地了解潜在的成本动因可以帮助更多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学校供餐计划的支持资金中，90%以上来自本国资金。如前所述，在低收入国家，在2013-2020年期间，国内资金支持的比例已从17%上升至28%，同期供餐计划的覆盖率也从13%增加至20%。财政最紧张、学校供餐需求最大的低收入国家，仍过多地依赖外部援助资金。尽管如此，有一些低收入国家已经过渡到主要依靠本国资金的阶段。了解哪些地区急需外部支持，哪些地区能够过渡到由本国财政自主负担，这对于可持续性学校供餐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自2013年以来，为一位儿童提供学校供餐计划的年度成本几乎没有变化。2020年，学校供餐计划的中位数成本保持不变，仍然为每名儿童每年57美元。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成本为55美元（高于2013年的50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41美元（低于2013年的46美元）。2013-2020年的数据趋势支持了这样的概念：即为一个儿童提供一顿餐食有一个最低的基本成本。

在那些教育投入最少、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往往学校供餐的相对成本最高。最需要学校供餐的贫穷国家将最难以负担费用；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国家更加自主独立，也更有能力承担本国资金的相应费用。这些结果佐证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全新战略方向，即将外部资源集中用于最贫困的国家，而对处于正在向依靠本国资金过渡阶段的国家则加强技术支持。

学校供餐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可在教育、健康、社会保护和地方经济方面产生高投资回报。

日益完善的试验表明：学校供餐计划既有经济效益，也有非经济效益。2015年之前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教育水平以及身心健康均因学校供餐而得到改善，更弱势的儿童受益最多。最近的研究发现，学校供餐计划对儿童的认知、数学和读写表现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对女童和国家贫困线以下的儿童影响更大。法国开发署和世界银行最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行的一项综述分析显示：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学校供餐排名第三，排在它前面的只有以教学方法为重点的措施、新建学校和教育支持措施（如奖学金和现金补助）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效的学校供餐计划能够同时提升入学率和改进学习能力，而现金转移主要影响入学率。

成本效益分析研究还表明，学校供餐计划在教育、健康和营养、社会保护以及地方农业方面均产生回报。每投入1美元实施学校供餐计划，便可产生9美元的回报。

有关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和收益的最新数据显示，我们需要加强对各国政府的技术支持，进一步提高成本效益，最大程度地提升学校供餐计划的效果。

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合作伙伴联盟已然形成，一同致力于支持更好的协调工作和能力提升。这些平台支持各国政府加快政策、资金和执行层面上的变革。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接洽，例如捐助方、国际金融机构（IFI）、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就技术和政策事宜进行协调。如今，大多数地区都建有学校供餐专项网络，将决策者和从业人员联合在一起。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正在促进各国政府间的国际合作（例如同南南合作），同时推动各国政府采纳可持续的高质量计划。

在2000年，多家机构一起制定了“集中资源有效促进学校健康”（FRESH）框架，旨在就如何促进学习者的健康和营养达成共识，这一议题是教育整体投资的一部分。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召集了一个关于学校健康和营养的机构间的小组，以加强全球合作，促进更有效的多机构间学校的健康和营养工作，从而将学校的健康和营养重新提上议程。这催生了多项全新举措，例如202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的伙伴关系，旨在有助于确保儿童获得基于学校的一揽子基本健康和营养服务。

从历史角度来看，民间社会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全球儿童营养论坛（GCNF）和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俄罗斯联邦也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德国共同制定了新举措；同时知识网络正在区域一级涌现，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非洲联盟（AU）作为关键合作伙伴，为整个非洲大陆推广由国家政府支持的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支持。

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加强其在全球学校健康和营养方面的战略作用。

世界粮食计划署继续与各国和其他发展伙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学校卫生健康方面的合作。有证据表明，特别是自《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报告发布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战略部署推动了低收入国家政策的关键变化，进而加强和加快了政府主导的相关工作。

通过一项于2020年初启动的新战略，即“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采取专门措施，加强其作为合作伙伴所起到的作用，充当政策变革的催化剂。全球需求分析发现：在60个优先国家中，有7300万弱势儿童需要学校供餐，非洲是其中的重点地区。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加强对各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协助解决国家目标和相关挑战，帮助各国实现自力更生。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利用其在学校供餐方面的60多年经验，与多方展开合作并召集合作伙伴，帮助他们找到解决方案。根据各国当前能力，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国家计划的技术和政策支持将对74个国家约1.55亿学龄儿童的生活质量带来潜在影响。

这项全新战略同时呼吁开展更多的研究和知识分享，以提升学校供餐计划的质量。世界粮食计划署旨在促进更多关于中小学生健康和福祉的研究，包括创建基于证据的干预设计，该设计对性别问题更加敏感，并将响应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系列报告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增加获取知识的渠道并监测跟踪该项战略的实施情况。

学校供餐计划在应对冲突和紧急情况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长远来看，在环境友好型粮食系统的基础上实施学校供膳计划，有助于将气候变化的影响降至最低。

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得到了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工作组的支持。本土学校供餐计划从当地农民那里采购食物，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因为这样缩短了食物链条并减少了食物浪费，而减少食物浪费是可预防的碳排放最主要的源头。性别敏感型校餐计划可提高女童入学率；帮助处于脆弱年龄段的女童留在学校；同时改善青春期少女的膳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在冲突状况下，学校供餐计划也能提升入学率并减少非法童工，尤其对女童而言。

世界粮食计划署被授予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的部分原因是其倡导的学校供餐计划在支持国家应对冲突和紧急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未来设想是，环境友好型的学校供餐计划能有效链接农业和环境，还能为创造一个更具适应性的、新一代公共食品和教育体系做出重大贡献。



主要结论

我们确定了未来学校供餐五项优先行动，首先是发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关键作用，协助在疫情后安全地重启学校，之后着重于提出新方法，提高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质量和效果。

1. **当务之急是帮助各国重新制定有效的学校供餐计划。**我们如何才能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安全地重启因疫情关闭的学校？
2. **在新冠疫情之前，学校供餐计划在最需要的地方出现最少。**创新的融资方式能给7300万最需要帮助的儿童带来新的希望吗？
3. **现有的学校供餐数据侧重于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公共部门实施的计划。**从金砖国家、高收入国家和私营部门所管理的计划中，我们还能学到什么？
4. **本土学校供餐计划的价值已在中等收入国家得到验证。**低收入国家将从本土学校供餐方式中受益最多，如何将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不断扩大实施范围？
5. **学校供餐计划提供了世界上最广泛的安全网，在应对冲突和紧急情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能否通过更具成本效益和对环境更加友好的新一代学校供餐计划，进一步维持和加强粮食系统的适应性？

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

本出版物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20年新战略“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中发布的系列定期报告之一，旨在提供与学校供餐相关的最新知识库。本出版物的调查结果分为5章：

1. 2020年学校供餐计划：规模、覆盖率和趋势
2. 政策展望和优先事项
3. 学校供餐的成本和效益
4. 学校供餐的合作伙伴
5.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学校健康和营养方面发挥的全球性战略作用

本报告还包含一份特别报告，专门介绍了新冠肺炎对学校供餐计划的影响。



A close-up, profile view of two young girls in orange school uniforms. The girl on the left has dark hair styled in braids with purple and pink hair ties. The girl on the right has light brown hair in a bun and is smiling. They are both wearing orange polo shirts. A blue rectangular frame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 contain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介绍' (Introduction).

介绍

本报告是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关于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的官方出版物。

本报告是在学校供餐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间点发布的。2020年1月，学校供餐计划为更多国家的更多儿童提供了餐食，惠及人群的数量可谓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教育危机，截至2020年5月，全球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已关闭，16亿儿童的在校学习受到影响。随着各国重启学校，欢迎饥饿的儿童重返课堂，免费校餐已成为激励儿童上学、父母将儿童送回学校的一项关键激励举措。

《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阐述了2020年初各国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状况，以及学校关闭对该项计划的影响。本出版物同时着重指出，一旦学校系统停摆，教育和其它关键服务（包括食品供应）也将难以为继，我们应该认识到，学校供餐计划对儿童的健康、福祉和未来前景具有特殊影响。最后，本出版物探讨了各国政府和发展机构如何利用学校供餐计划作为催化剂，帮助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全球领先的人道主义组织，致力于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并与各种社区展开合作，共同改善营养状况和增强适应性。世界粮食计划署为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购买和运送食物。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弱势群体提供了超过20亿美元的现金转移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19年筹集了创纪录的80亿美元自愿捐款，在全球拥有17000多名员工，其中90%以上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援助的国家工作。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世界粮食计划署，“以表彰其在改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条件所作的贡献，以及在努力防止将饥饿问题作为战争和冲突的武器方面，发挥的推动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2020年）。学校供餐计划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应对措施的一部分：2019年，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支持的1700万名儿童中，38%生活在受冲突或危机影响的国家。这一应对措施包括为叙利亚、也门和南苏丹的儿童以及孟加拉国难民营中的儿童（主要来自罗辛亚社区）提供校餐。

除了发挥人道主义作用之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还获得了联合国 (UN) 的授权，通过学校供餐等各项计划，为各国的发展提供支持。50多年来，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帮助100多个国家建立了由政府支持的、基于学校的、可持续性计划。面对各种情况，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目标始终是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大型非政府组织网络开展密切合作。世界粮食计划署用于学校供餐计划的年度预算为7.4亿美元。

除了支持后勤和运作以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在学校供餐计划的设计与监测方面致力于加强技术和科学贡献。2020年1月启动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新战略强调，世界粮食计划署应围绕学校供餐，增加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特别是针对当前的实践和证据，提供有意义的最新信息。世界粮食计划署认识到，全世界大多数学校供餐计划都由国家主导和资助，为各国政府提供支持将成为关键所在。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可以对儿童的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有助于各国实现自力更生。

全球学校供餐状况报告

一段时间以来，公众无法了解学校供餐的实施程序和具体实践过程，原因是缺少一份关于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实施情况的最新报告。2013年，世界粮食计划署首次发布了《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2020年版报告基于之前的经验撰写。在推出这份出版物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承诺将在未来定期发布系列报告，持续跟踪世界各地的学校供餐计划，尤其是各国政府实施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所有系列报告均将沿用2013年版报告的格式，使用现有的最佳数据来源，描述学校供餐计划的规模和覆盖率。该系列报告将首次对学校供餐的实践情况和政策进行趋势跟踪。此外，该系列报告还将对学校供餐计划的相关成本、成果和伙伴关系进行简要介绍。该系列报告旨在以更高的透明度发布数据，报告内容不以世界粮食计划署活动为主，更多的是对全球范围内学校供餐计划相关各方的工作总结。

学校供餐简史

学校供餐历史悠久，早期学校已经开始考虑为在校学龄儿童提供食物。现代社会对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的思考，已超越这一简单理念，认识到学校供餐会对儿童及其社区带来更广泛的特定益处。20世纪初，学校供餐计划（例如英国政府发起的计划）注重社会保护，针对的是最贫穷社区的学校。到了20世纪40年代，学校供餐计划往往同时作为一种刺激农业生产的手段，比如美国实施的学校供餐计划。学校供餐正逐渐成为一项人权：印度率先宣布学校供餐是教育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巴西和墨西哥已将学校供餐纳入社会安全网和社区发展；在纳尔逊·曼德拉为南非制定的前100天规划中，为穷人提供学校餐食被视为弥补失去的机会、投资下一代的关键举措。

2009年，世界银行（WB）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PCD）合作发布了一份题为《重新思考学校供餐》的分析报告（Bundy 等人，2009年）。该分析报告发布于2008年的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之后，在2008年，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学校供餐计划可为最弱势的群体带来多重益处，包括：可为家庭带来实物收入支持；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入学率；以及维护儿童的健康和幸福。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将学校供餐视为一项有吸引力的长期社会保护投资以及短期安全网。有人呼吁对政策问题（Alderman 和 Bundy，2012年），以及评估与试验设计的规模和质量（Kristjansson 等人，2007年）进行更加严格地分析。很明显，政府投资学校供餐可实现的不只是一个目标，而是可实现多个目标。

本出版物的由来

在过去10年里，政府和发展合作伙伴提供的学校供餐计划在质量和数量上持续提高，对这些计划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随之提高。在学校供餐计划重新获得关注的过程中，《全球学校供餐状况》所做的分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学校供餐原始资料》对14个国家的国家计划所进行的深入分析（Drake 等人，2016年）。在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开展了新的学校供餐随机试验，这些试验对于理解加纳（Gelli 等人，2020年）和乌干达（Adelman 等人，2019年）稳定情况下以及马里（Aurino 等人，2018a）紧急情况下实施的计划具有开创性意义。2017年，世界银行《疾病控制优先事项》第三版（Jamison 等人，2005-2018年）详细分析了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的效益和成本，并进一步澄清了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理由。

这种演变反映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学校供餐方法上。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09年通过了第一项全球学校供餐政策，当时的认识是学校供餐对家庭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是弱势家庭的有效安全网。这项政策于2013年更新，世界粮食计划署希望进一步利用学校供餐作为多部门干预措施，惠及教育、健康和营养、社会保护和地方农业，工作重点转移到向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和加强政府主导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202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了一项新的学校供餐战略，承诺将继续在全球推动实施学校供餐计划。本出版物旨在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强化与学校供餐计划相关的知识和证据。



本出版物的结构

本出版物共有5章，涵盖以下主题：

- **第1章：2020年学校供餐计划：规模、覆盖率和趋势**——介绍了世界各地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覆盖率和资金等方面的最新情况，并对资金来源、就业、政策和计划进行了最新分析。
- **第2章：政策展望和优先事项**——概述了2013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演变和趋势，重点介绍了学校供餐如何日益成为一揽子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计划的一部分。
- **第3章：学校供餐的成本和收益**——对学校供餐计划的最新证据进行总结，包括全球成本基准的最新信息、学术证据回顾以及成本收益分析。
- **第4章：学校供餐合作伙伴关系**——介绍了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及联盟在全球推动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各种努力。
- **第5章：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学校健康和营养方面发挥的全球性战略作用**——评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学校供餐领域的新承诺及其未来10年的新战略。

此外，本出版物在第1章和第2章之间加入了一份关于新冠肺炎的特别报告。这份特别报告探讨了新冠疫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其对儿童教育和健康的影响，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缓解措施。该报告还阐述了当前的众多工作，这些工作旨在从这场危机中吸取教训，安全地重启学校，并重建教育体系，以更好地保护儿童和学习者的健康、营养和福祉。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世界粮食计划署。为此，本出版物在“关键信息”部分通过1个专栏并在第2章以1节内容专门探讨了学校供餐计划如何对和平与适应性条件进行改善。

除了数据和分析之外，本出版物还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16个最新个案研究以及涉及相关部门和主题的22个专栏。其中绝大多数个案研究和专栏均由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外的技术专家和决策者基于他们在相关主题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而撰写。除了提供最新的全球数据之外，本出版物还贡献了丰富多样的新观点，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各国以及合作伙伴的经验、挑战和教训。专栏和个案研究提供了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见解：

- 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实施国家计划的多种经验和实践；
- 特定利益领域中与学校供餐、学校健康和营养相关的外部观点和合作伙伴政策；
- 从特定创新经验中吸取的教训，特别是从巴西卓越中心的南南合作方法和非国家参与者的经验中吸取的教训。

个案研究穿插于各章之间，而专栏则放在整个报告中与该主题最相关的那一章内。

术语

在撰写基于学校的计划时，术语会带来特殊的挑战。本出版物中讨论的所有计划均通过学校系统来实施，这些计划包括促进健康、营养或二者兼有的干预措施。在过去，由政府卫生部门领导的基于学校的计划被称为“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而在学校提供食物的计划被称为“学校供餐计划”，通常由卫生以外的部门管理，特别是教育、社会保护和福利部门。


在当前，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通常包括学校膳食部分，学校供餐计划通常包括健康干预措施：在本出版物（参见第1章）研究的抽样国家中，93%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提供补充性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

本出版物优先使用“学校供餐”这一术语，因为这是此领域最广泛接受的术语。然而，学校供餐日益与学校健康和营养干预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因此，《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的未来版本可能会在其术语中呼应这种更广泛地采用学校健康和营养的做法。

世界粮食计划署欢迎对本出版物提出反馈。邮件可发至 wfp.publications@wfp.org 或通过以下地址邮寄给世界粮食计划署 Viola, 68-70, 00148 Rome, Italy.







**第1章：
2020年学校供餐
计划：规模、覆盖率
和趋势**

本章以及本出版物末尾的附件3和附件4概述了世界各地学校供餐计划的现状。概述和分析方法均基于此领域的以往经验，特别是《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中提出的开创性分析，旨在提供最新的全球关键指标估计数据，包括：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国家计划的覆盖率；以及政府投资的规模。

这里提供的数据是有关全球学校供餐计划规模、覆盖率和相关性的现有最佳数据。这些数据大致反映了有关全球学校供餐计划当前情况，也可用于探索历史趋势。本章将2020年的结果与2013年发布的类似结果进行了比较。

全球绝大多数学校供餐计划均由政府实施。本章探讨了各国政府如何加强学校供餐的政策和财政承诺，以及这些承诺如何转化为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为儿童提供学校供餐计划。

当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196个国家关闭学校并暂停学校供餐计划时，本章中介绍的分析几乎已经完成。本章介绍了新冠肺炎全球危机前的学校供餐计划状况。本版本包括的关于新冠肺炎的特别报告概述了这场全球危机对儿童健康和营养的直接影响。未来的版本将总结这场危机的全部后果。

2020年的分析表明，目前全球有3.88亿儿童受益于学校供餐，比2013年的3.53亿有所增加²。这一增长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尤为显著，那些国家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分别增加了36%和86%。对政策趋势的分析表明，学校供餐在过去8年中日益制度化，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尽管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但由于同一时期学龄儿童的人数也在增长，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率——入学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比例——自2013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尽管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在全球范围内，每两名学龄儿童中就有一人正在接受学校餐食。总体而言，在需求最大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率仍然最低。然而，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在低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增长开始超过学校人口的增长，覆盖率从2013年的13%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20%。在中等收入国家，尽管学校供餐计划的数量大幅增加，但覆盖率略有下降，这反映了人口的增长势头。

2. 更新后的2013年估计数据，详见附件³。

全球每年对学校供餐的投资估计在410-430亿美元之间。低收入国家的计划变得更加具有自主性，2013-2020年期间，国内资金所占比例从17%增加至28%。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计划几乎均由国内资金提供支持。这可能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计划在人力资本、社会安全网和当地经济方面的巨大回报（另参见第3章）。最新数据显示，学校供餐计划在48个国家创造了310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即每惠及10万名儿童就可直接创造1668个新的就业机会。

也正因为可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政府持续落实对计划质量的承诺：80%的国家现在已经在实施学校供餐政策，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42%。学校供餐逐渐成为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计划的一部分：仅有不到7%的国家以单一措施的形式实施学校供餐；61%的国家将学校供餐与4种以上额外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相结合；而29%的国家提供了包含7到10种干预措施的一揽子计划。

可靠的数据对于理解和优化计划至关重要，而对计划的进展情况进行持续地监测和跟踪尤其有价值。为此，世界粮食计划署计划与合作伙伴联手，在两年内再次开展分析，并在未来定期实施调查和公布结果。从长远来看，未来将以本出版物为基准，对学校供餐计划定期进行全球监测和评估。

这些数据也将为跟踪世界粮食计划署10年学校供餐战略提供基线信息（有关该战略的详情请参见第5章）。该战略特别呼吁在出版物中应有详实的评估和监测内容，以“展示成果和衡量成功”，以及“定期发布旗舰出版物，汇总数据并报告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a）。

每两名学龄儿童中就有1人，即3.88亿孩子每天获得校餐

3.88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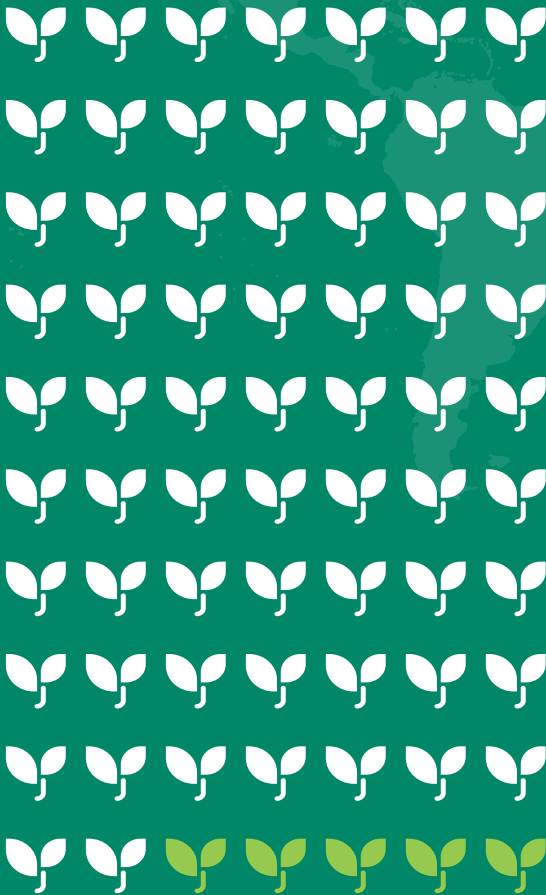
2013-2020年期间，全球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增长了9%

+9%

在全球层面主要发现

全球每两名学龄 儿童就有1人

每天获得校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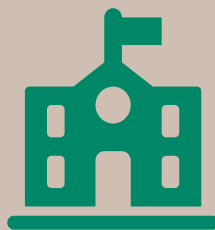
93%

的国家在实施学校
供餐计划时结合了
辅助性健康和营养
干预措施



学校供餐计划制度化:

现在有五分之四的国家实施学校供餐政策



90%以上的学校供餐计划支出来自国内资金

<10%

国际资金

>90%

国内资金

20%

的国家没有制定学校供餐政策

80%

的国家制定了学校供餐政策

1.1 享受校餐的儿童人数

根据对163个国家的抽样调查进行估计,在全范围内,至少有161个国家的3.88亿学龄前、小学和中学学龄儿童正在接受学校供餐(图1.1)。

1.1.1 数据来源

目前,没有现成的全球机制来收集和评估学校供餐计划的质量数据。在2020年学校供餐战略中,世界粮食计划署承诺开发一个跟踪学校供餐情况的全球数据库,旨在为今后的《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奠定基础。本分析中的数据均来自公众可获得的官方来源(参见图1.1),包括世界银行、非洲联盟、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美国农业部(USDA)资助的2019年全球儿童营养论坛(GCNF)学校供餐计划全球调查。

如果某个国家有多个数据来源,则使用最新的数据(参见附件3)。8个国家(占总样本的5%)未报告比2013年更新的数据。

图1.1
按数据来源分列的国家(n=163)

图例: 本章展示了来自163个国家的数据。三分之一国家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资助的全球儿童营养论坛学校供餐计划全球调查。其余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非洲联盟,以及其他来源发布的报告。有报告数据的国家占数据集的近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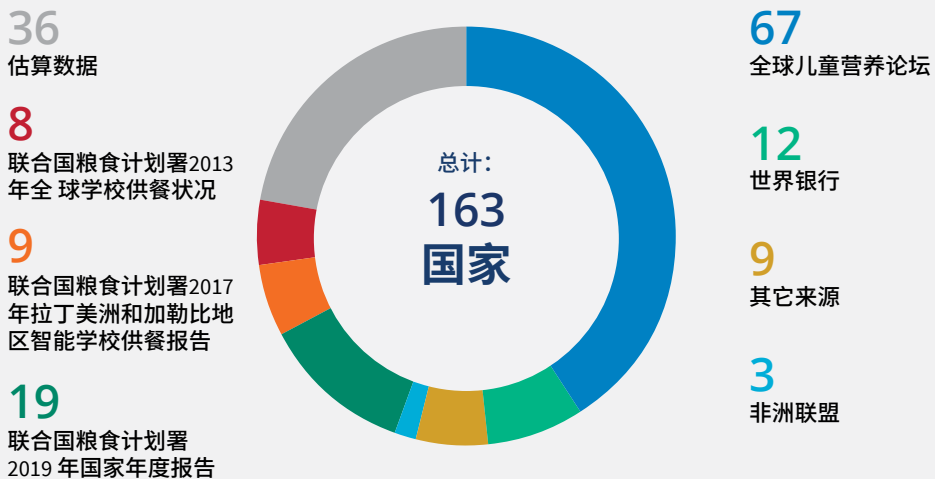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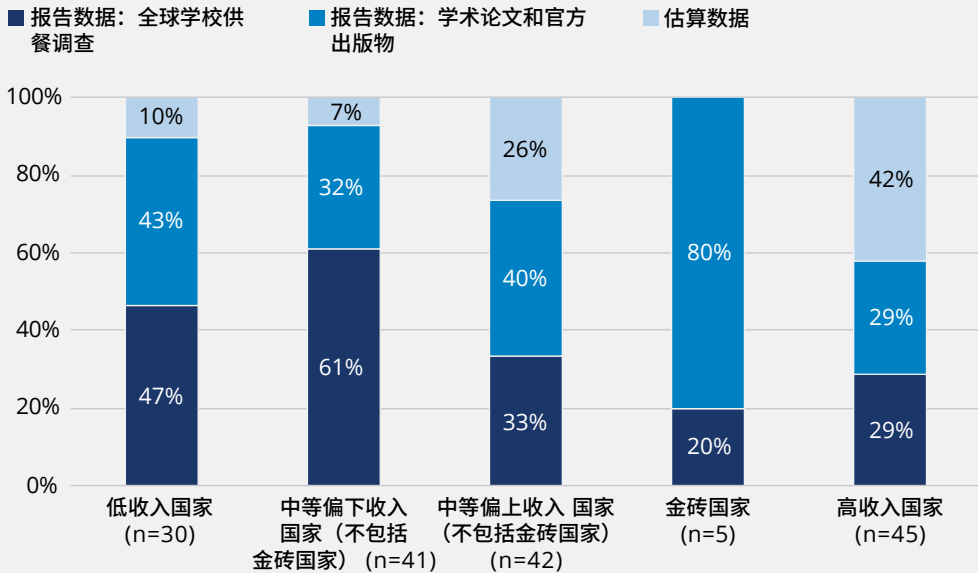


图1.2

按数据来源和收入水平分列的样本 (n=163)

图例：数据样本中，90%以上的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有报告数据，所有金砖国家均有报告数据。在需要进行数据估算的国家中，大多数为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也有一定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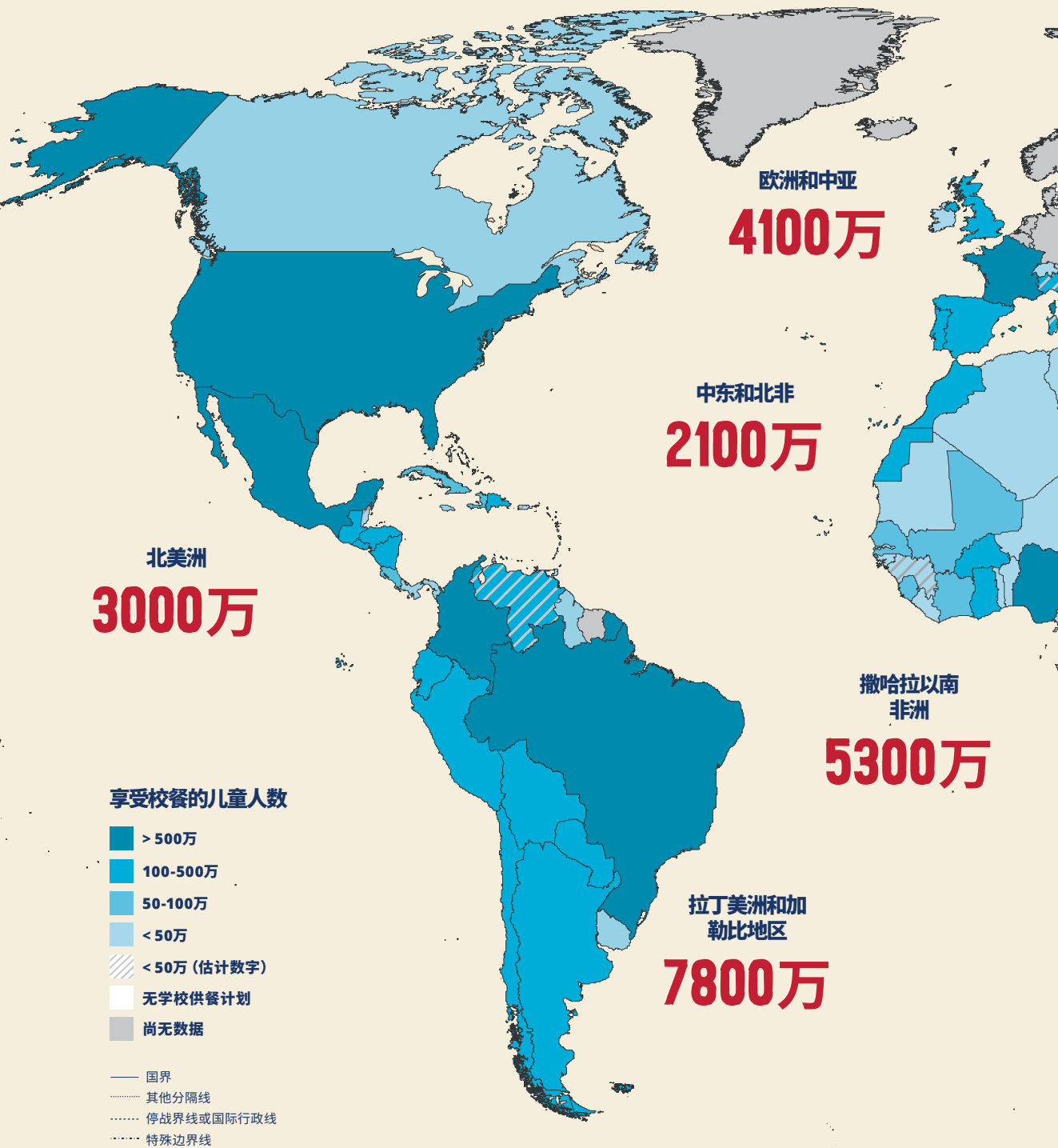


2020年的分析基于163个国家的样本，多于2013年的154个国家。报告的数据来自127个国家（2013年为105个），代表了3.64亿儿童，占总样本的94%。在2020年的样本中，估算数据用的比较少：必须使用估算程序的国家数量从2013年的49个下降到2020年的36个，代表了2400万儿童，占总样本的6%。在估算数据时，使用了与《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相同的方法，并在附件3中进行了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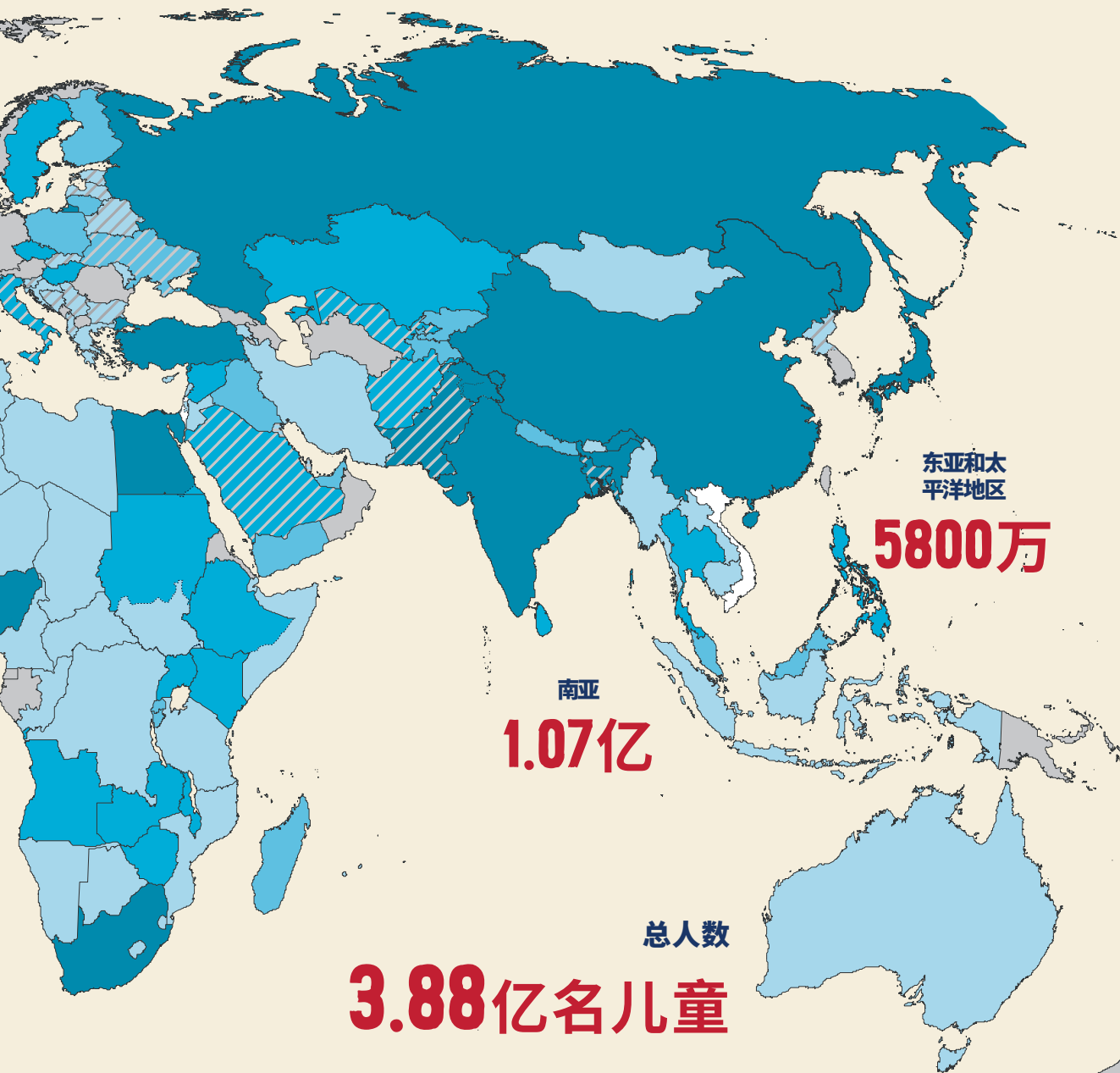
1.1.2 享受校餐的儿童人数

据估计，全世界有3.88亿儿童接受学校供餐。其中，全球最大的几个学校供餐计划分布在印度（9000万儿童）、巴西和中国（均为4000万）、美国（3000万）和埃及（1100万）。全球近一半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生活在金砖国家（1.88亿人）。52个国家的计划惠及100多万儿童。南亚的学校供餐计划人数最多（1.07亿），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800万）、东亚和太平洋地区（5800万）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5300万）。这些数字包括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2019年为1700万人）。

地图1.1
全球各地区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在此地图上，查谟和克什米尔被列入“500万以上儿童”类别，因该地区为一个向500多万儿童提供学校供餐的计划所覆盖。此数据展示并不意味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对该地区的法律或宪法地位或者其边界的划定表示任何意见。



世界银行的《2018年社会安全网状况》研究了142个国家的7类社会保护工具，其中也报告了学校供餐计划非同寻常的运作规模。该报告的结论是，就实施计划的国家数量而言，学校供餐计划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社会安全网。90多个国家没有实施其他社会安全网，就覆盖学生人数而言，学校供餐计划是全球第二大社会安全网，仅次于惠及3.82亿儿童的免除学费计划。

本章末尾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学校供餐计划的详细情况（参见个案研究1.1、1.2、1.3、1.4和1.5）。这5个国家共占全球接受学校供餐儿童总数的48%，使这些国家实施的计划成为实践范例和经验教训的重要来源。

1.1.3 2013-2020年期间享受校餐的儿童人数变化

本报告利用2013-2020年期间的数据，对150个国家的计划规模变化情况进行了回顾（图1.3）。在少数几个国家，根据所报告的最新数据更新了2013年的估计值（详情见附件3）。

图1.3显示，自2013年以来，全球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学校供餐计划的总覆盖人数增加了9%，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增幅较大，分别达到36%和86%，尤其是在2013年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较少的地方（如非洲），增幅更大。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学校供餐计划也有所增加（+18%），高收入国家略有增加（+2%），这些国家的覆盖率原本就已经很高。金砖国家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明显下降，这反映了印度和巴西人口结构和数据报告的变化（详情参见下文第1.2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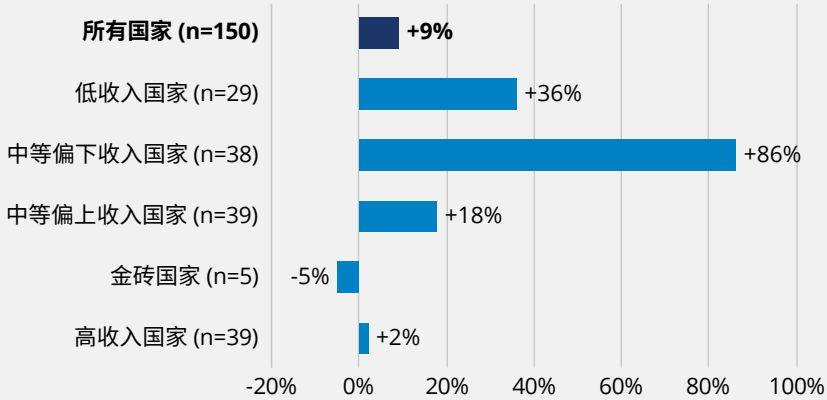
学校供餐越来越被认为是学生的必需品；五分之四的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学校供餐政策。

五分之四

图1.3

2013-2020年期间接受校餐的儿童人数变化³

图例：2013-2020年期间，全球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1.2 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率

覆盖率被定义为受益于学校供餐计划的在校儿童比例。虽然本出版物第1.1节提供的数据涵盖了学龄前、小学和中学教育，但由于目前缺乏其他两个年龄组的数据，对覆盖率数据的分析仅限于小学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报告（2019年），每个国家的覆盖率是用报告的在小学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除以小学入学儿童人数来估计的。覆盖率按每个国家的收入分组来计算，收入组按每个国家小学入学儿童人数进行加权。更详细的相关计算过程介绍请参见附件 3。

如图1.4所示，目前全球小学入学儿童有7.3亿，其中：低收入国家有1.09亿；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包括金砖国家）有3.39亿；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包括金砖国家）有2.06亿；高收入国家有7700万。其中约五分之二，即2.75亿名学生生活在金砖国家。

3. 由于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学校供餐计划规模庞大，除了传统的收入分组之外，本报告的大多数图表均将金砖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进行显示。除非另有说明，金砖国家将显示两次：按各国所属收入分组显示1次（印度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其余4个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以及作为单独的国家组合显示1次。例如，在图1.3中，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增加了86%，其中包括印度和其余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同样的指标在金砖国家类别中下降了5%，也包括印度和其他4个金砖国家。

图1.4
全球小学入学儿童

图例：全球小学入学儿童有7.3亿，其中：低收入国家有1.09亿；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包括金砖国家）有3.39亿；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包括金砖国家）有2.06亿；高收入国家有770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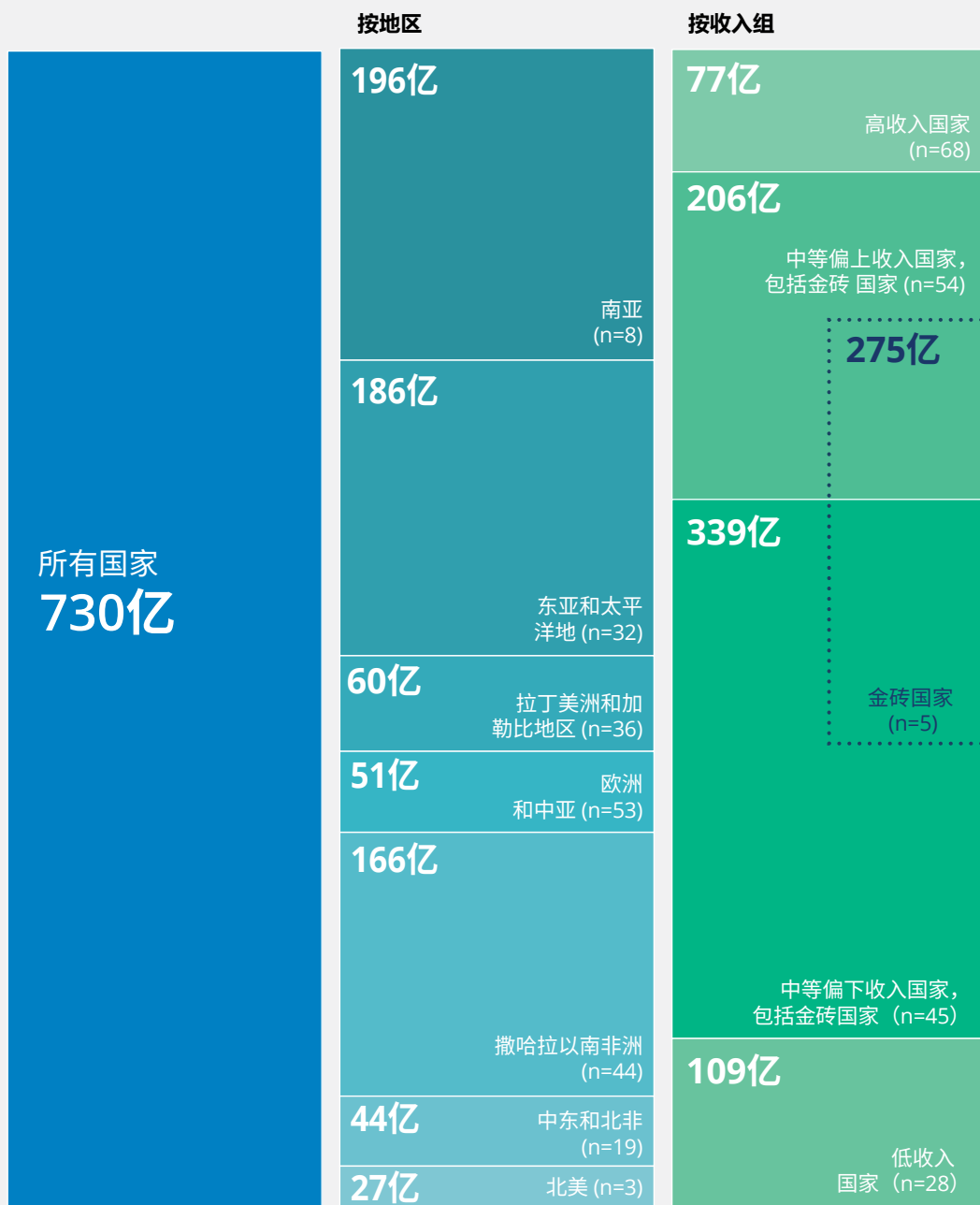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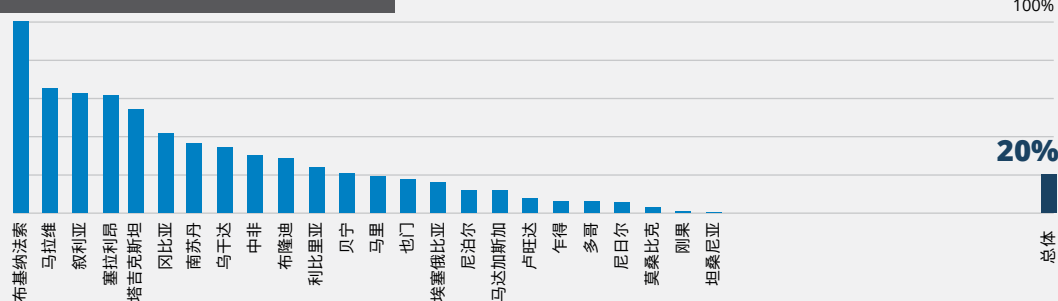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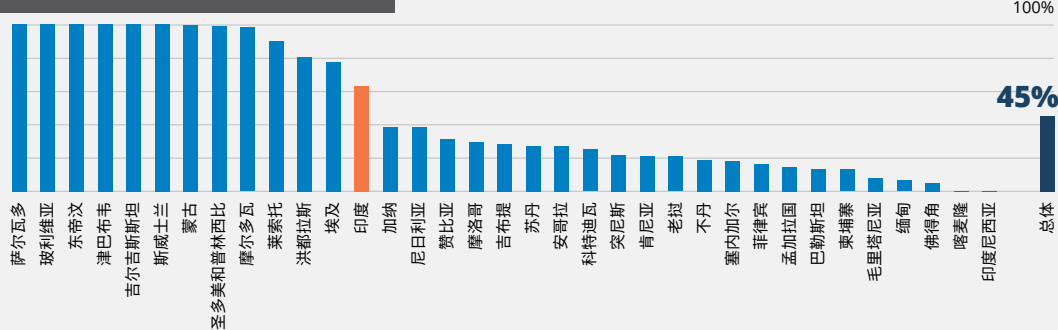
图1.5
按国家收入水平分列的学校供餐计划覆盖率

图例：平均而言，低收入国家有20%的学龄儿童接受学校供餐，相比之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有45%，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有58%。金砖国家的平均覆盖率为61%。

低收入国家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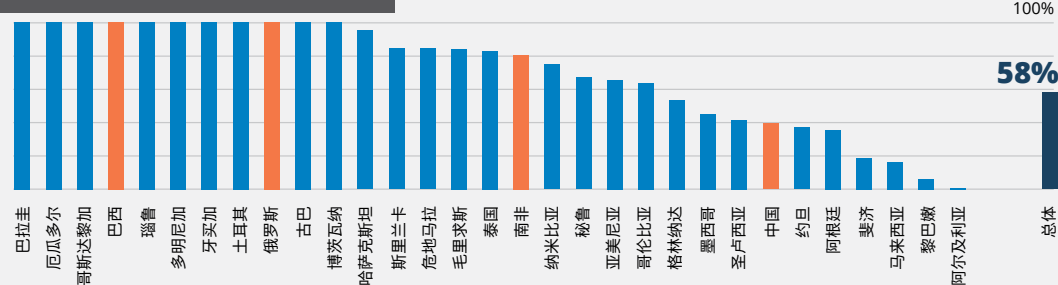


图1.5显示了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各个国家的覆盖率数据。总的来说，覆盖率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在收入分组中，国家计划的覆盖率差异很大。

由于难以获得数据，这里没有显示高收入国家的数据。高收入国家的数据更难获得，这一明显的矛盾之处在于由私营部门供餐的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报告。纠正这种情况将是未来出版物的重点。

从2013年和2020年的可用数据可以看到这期间106个国家覆盖率的变化（参见图1.6）。学校供餐覆盖率仍然是低收入国家最低，高收入国家最高。总体而言，覆盖率略有下降，从51%降至48%。仅在低收入国家才呈现出显著增长，从13%增至20%。这些结果以及观察到的供餐儿童人数增加的结果（参见图1.3），表明各收入分组的学校供餐计划规模都已经有所扩大，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而在低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增长超过了学校人口的增长。

在金砖国家，印度和巴西参加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人数有所下降，俄罗斯、南非和中国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印度和巴西的计划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大和并列第二大的计划，这两个国家的目标是实现全民覆盖，使所有公立学校的儿童都有权享受免费校餐。这些特别庞大的目标人群在总人数中占很大比例，因此下文将更详细地探讨人数明显下降的可能原因。

据报告，2013年巴西接受国家学校供餐计划（PNAE）的儿童人数为4730万，2019年为4020万，减少了710万。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巴西的人口正在老龄化，2020年相比2010年，4-14岁年龄组（相当于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所针对的学龄前、小学和初中学龄儿童）减少了约420万人。这种人口变化，以及报告程序中的一些细微变化，导致供餐人数减少，但覆盖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90%以上的学校供餐计划资金来自国家预算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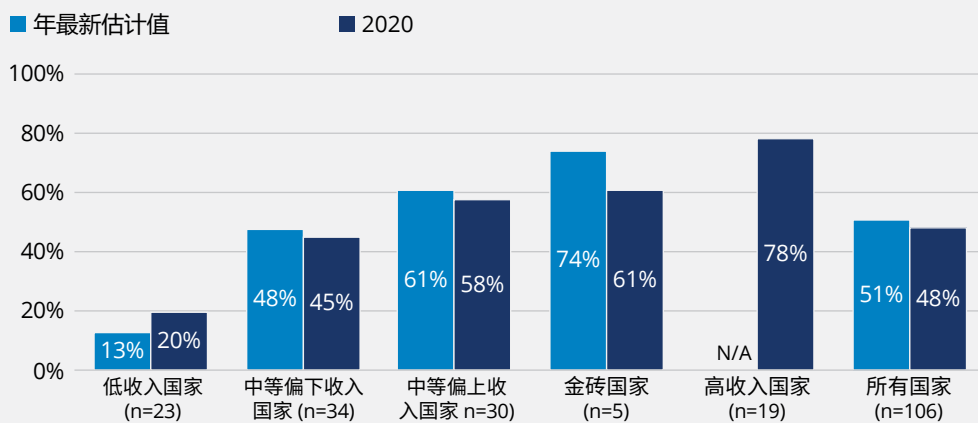
印度有世界上最大的学校供餐计划。印度政府报告显示，2019年每天有9040万儿童通过午餐计划（MDMS）获得校餐。2013年，报告的数字为1.136亿名儿童。有迹象表明，这一数字可能高达1.16亿，具体取决于所考虑的学校类型。

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这项计划的规模都是非同寻常的。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项计划，数据估计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而在印度，两个外部因素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与巴西一样，印度人口也正在老龄化，2020年相比2010年，印度6-13岁儿童（午餐计划针对的年龄组）的人数减少了约620万人。与此同时，正如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经济增长使普通人负担得起的低成本私立学校数量快速增长，这些学校可以从实施午餐计划的公立学校那里招生（中央广场基金会，2020年）。

现有数据未反映私立学校向学生供餐的情况。鉴于这种不确定性，目前的分析采用了保守的数字，即9040万儿童通过午餐计划享受校餐。本出版物的下一版本将特别关注对覆盖率的精确估计，尤其是对这些规模庞大的计划。即使估计数据偏低，但印度仍然有世界上最大的学校供餐计划，规模是第二大计划的两倍多。

图1.6
2013-2020年期间按收入类别分列的覆盖率变化⁴

图例：低收入国家的覆盖率有所提高，其他收入组的覆盖率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同期出现的人口增长。



4. 在图1.6和图1.7中，2013年和2020年的比较基于相同的国家子集，并仅限于2013年和2020年都有报告数据的国家。一些国家仅报告了2013年的数据，但没有报告2020年的数据，而有些国家则正好相反；这些国家没有包括在上述比较中，但附件4详细提供了各国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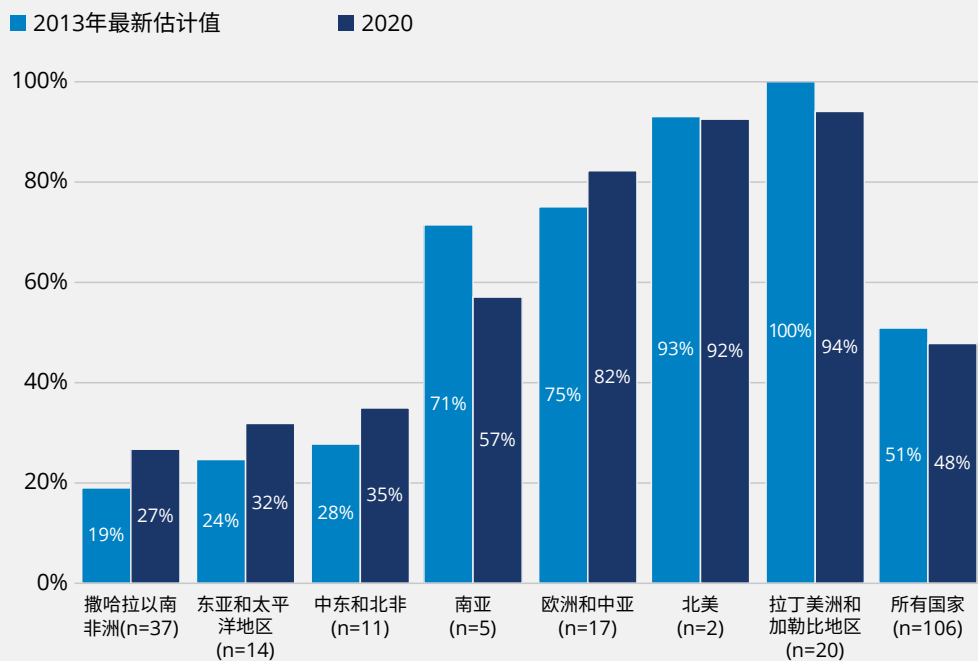
私立学校的问题并非印度所特有。事实上，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私立和公立学校混合供餐可能是常态。从全球各地私立教育体系中获得学校供餐的儿童有数千万，在本出版物中可能没有说明。《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的未来版本将提供更多有关私立学校供餐计划的数据。

如图1.7所示，覆盖率的主要变化也与地理区域相关，有以下三个主要趋势：

- 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经实现并保持了大规模覆盖。
- 与2013年相比，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中亚和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学校供餐计划覆盖率均提高了6-8个百分点。
- 在南亚，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率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从绝对数字来看，它们仍然是规模非常庞大的计划。

图1.7
2013-2020年期间按区域分列的覆盖率变化

图例：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的覆盖率有所增加，而除南亚以外的大多数其他区域的覆盖率保持不变（参见上文）。



1.3 学校供餐的年度财政投资

据估计，全球每年对学校供餐的投资在410-4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各国的国内资金和政府预算。

此估计基于以下4份报告中的支出数据，这4份报告涵盖了92个国家的学校供餐成本数据：

- 《全球学校供餐原始资料》(2016年出版)。
- 《世界粮食计划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营养敏感国家计划报告》(2017年出版)。
- 《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2018年出版)。
- 美国农业部资助的《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2019年出版)。

此外，按照2013年分析中使用的方法(详见附件3)，可以估算出其他63个国家的支出。即根据人均学校供餐成本(按收入组，来自报告的支出)乘以这63个国家中各国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计算。表1.1显示了根据实际报告支出(270-290亿美元)计算的92个国家的年度投资，以及根据实际和估计支出(410-430亿美元)计算的155个国家的年度投资。

表 1.1
估算全球学校供餐年度总投资的四种方法⁵

图例：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对学校供餐的投资至少为270-290亿美元。如果将所有已知提供学校供餐的国家的估计数据考虑在内，则全球投资估计为410-430亿美元。

来源	国家数	儿童人数	投资额	全球投资额 估计值(美元)
仅实际报告 成本	92	2.79亿	分配的预算	290亿
	92	2.79亿	各收入组的平均成本	270亿
实际报告成 本和估计值	155	3.88亿	有数据的92个国家为 分配的预算；其余63 个国家为各收入组 的平均成本	430亿
	155	3.88亿	各收入组的平均成本	410亿

5. 如本出版物第3章中介绍的全球成本基准所示，各国的人均学校供餐成本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按照本出版物前一版中开发的方法，通过对两个不同的受益人样本应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估算全球总投资额。由此得到了4个合理的估算数值。这两组投资额是每个国家报告的分配给学校供餐的财政预算总额，以及按收入组分列的人均学校供餐成本。

1.4 资金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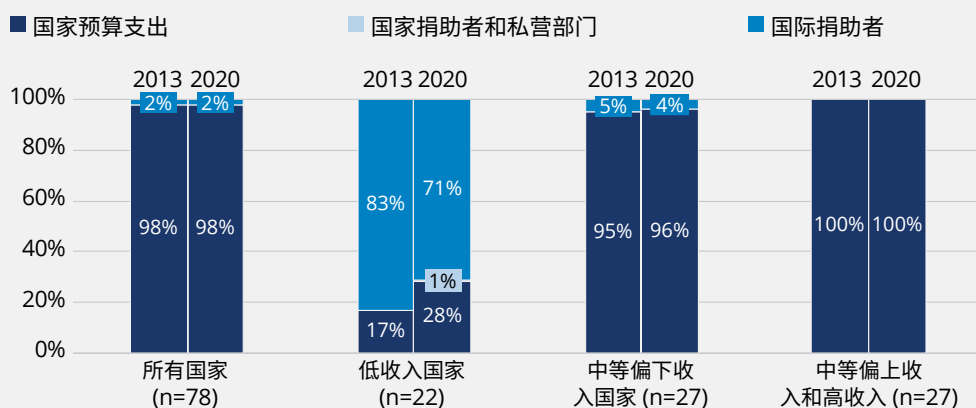
关于2013年学校供餐计划资金来源的数据基于当年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调查，2020年的结果基于由美国农业部赞助、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在2019-2020年实施的全球学校供餐调查。这些估计值包括3类资金，按规模递减顺序排列：来自国家预算的国内资金；国家级捐助者和私营部门；以及通过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内的联合国机构和非国家参与者提供的外部捐助资金。

除低收入国家外，国内预算是所有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图1.8所示，国家预算是2013年和2020年计划的主要来源，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计划几乎完全由国内资金提供支持。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国内资金也占主导地位，5%的资金来自外部捐助者。

2013年，低收入国家83%的资金来自外部捐助者。2020年，这一数字降至71%，低收入国家的国内资金占比从17%大幅提升至28%。来自当地捐助者和私营部门的资金也逐步增加。这表明各国正在增加自主性，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与此同时，供餐儿童人数增加了36%，这表明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越来越重视学校供餐。

图1.8
2013年和2020年按资金来源分列的总支出

图例：国内资金在全球学校供餐资金中所占比例最大。数据显示，2013-2020年期间，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资金相对于国际捐助者捐助的资金几乎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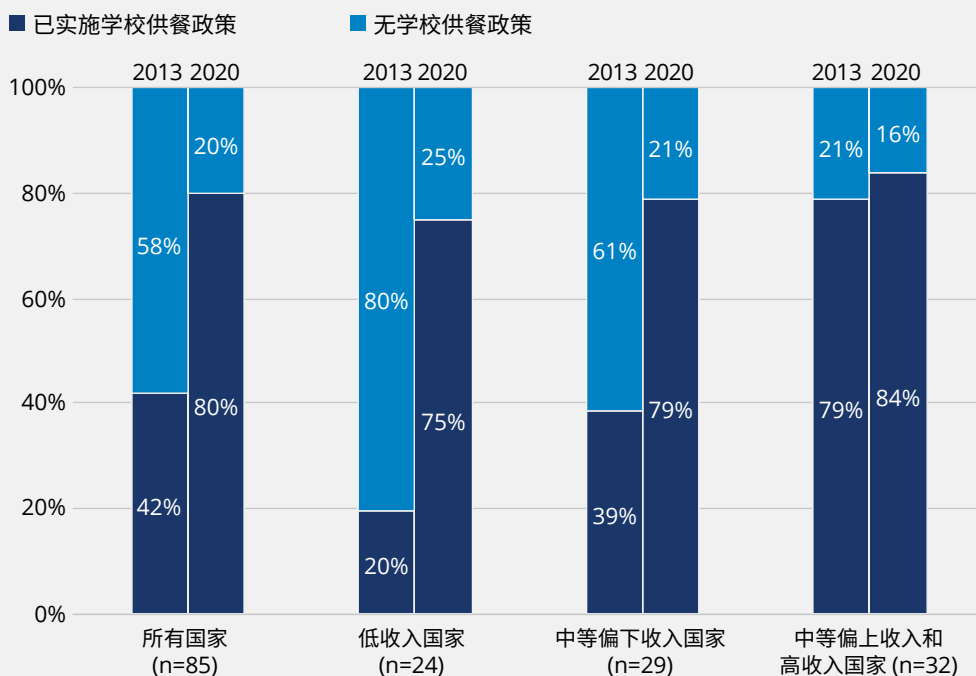
1.5 学校供餐的国家制度建立: 政策框架和计划设计

2013-2020年期间,许多国家加强和扩大了管理学校供餐计划的政策和法律框架。2013年,仅有不到一半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报告称,已经为学校供餐计划制定了既定的政策或法律框架,尽管其中相当多的国家报告称正在制定此类框架。

如图1.9所示,已制定学校供餐政策框架的低收入国家的比例从2013年的20%增加到2020年的75%;而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从2013年的39%增加到2020年的79%。目前,实施学校供餐政策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比例与高收入国家相当。

图1.9
2013年和2020年学校供餐政策框架状况

图例: 自2013年以来,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学校供餐政策,这表明随着财政投资的增加,法律和政策框架也得到加强。这一增长在低收入国家尤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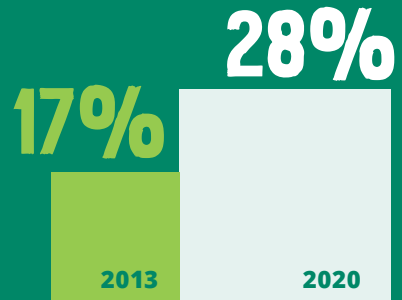


低收入国家的主要发现

各国增加了学校供餐的国内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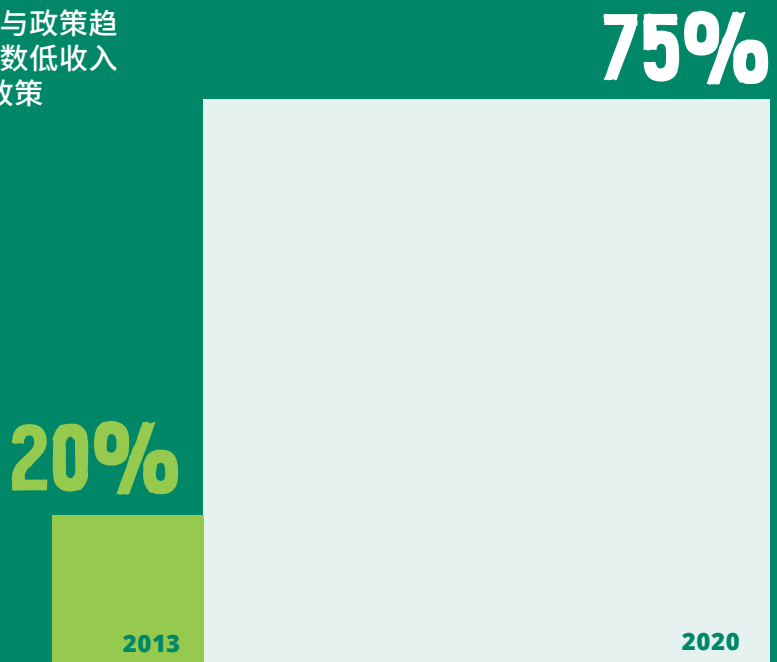


2013-2020年期间，在低收入国家，国内资金所占比例相对于国际捐助资金有所增加。低收入国家在将学校供餐预算优先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政府实施学校供餐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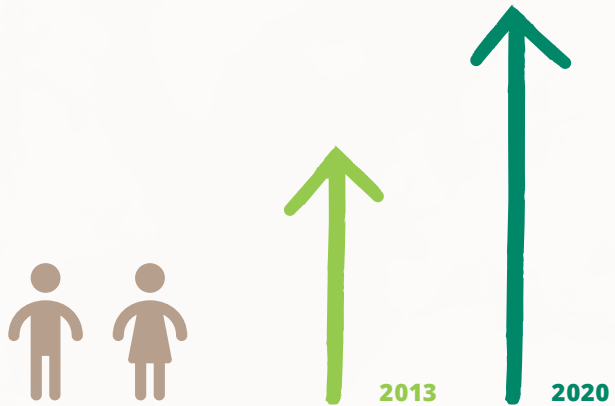
在同一时期，资金趋势与政策趋势保持同步，因为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实施了学校供餐政策



这些财政和政策努力取得了成效：低收入国家扩大了学校供餐计划，超过了学校人口的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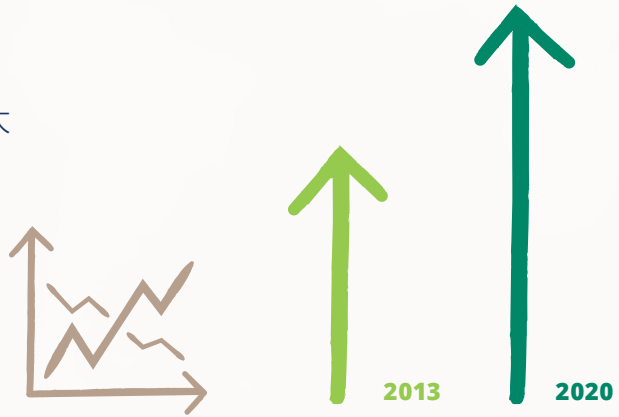
+36%

2013-2020年期间受益于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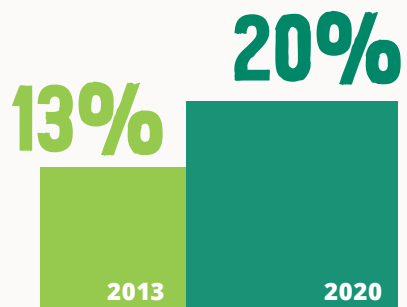


+7%

学校供餐的覆盖率扩大



2013-2020年期间，低收入国家将学校供餐覆盖率提高了7个百分点；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1.6 学校供餐和就业

由美国农业部资助、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实施的全球学校供餐计划调查，收集了有关学校供餐计划创造就业机会的最新数据。此样本涵盖了所有收入类别的48个国家，提供了与学校供餐计划相关的就业动态的最新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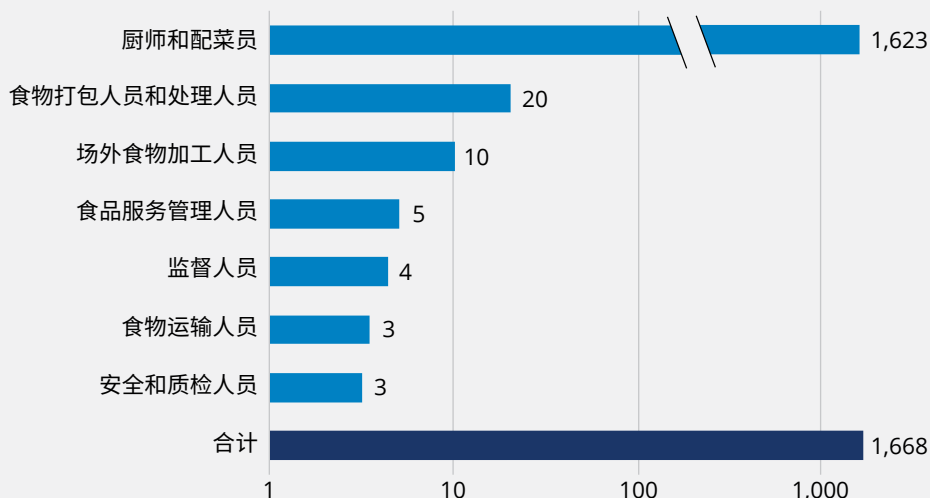
样本中的48个国家总共为1.91亿学龄儿童提供食物，约占全球接受学校供餐人数的一半。在这些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直接创造了310万个就业机会。

分析表明，学校供餐计划每惠及10万名儿童就可以直接创造1668个新的就业机会。如图1.10所示，这些工作中的绝大多数是厨师和配菜员，但也有其它岗位。

数据收集仅涵盖通过实施学校供餐计划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这不包括学校供餐产生的间接就业或商业机会，例如当地农民受益于本土学校供餐（HGSF）计划即不在此列。因此，本章给出的结果是一种保守估计。例如，突尼斯政府准备简化本土学校供餐方法，目的之一是为小农户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利润（参见个案研究5.4）。

图1.10
学校供餐计划每惠及10万名儿童创造的就业机会
(样本大小:48个国家)

图例：学校供餐计划每惠及10万名儿童就可以直接创造1668个新的就业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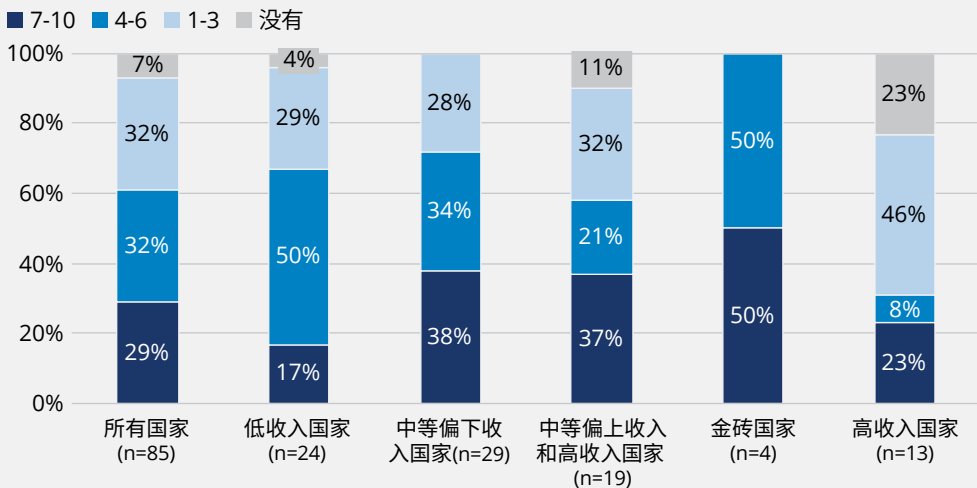
1.7 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计划

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通常包括一整套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力求在当前背景下满足学生的需求。这些干预措施除了学校供餐以外，还有其他的补充活动，如：用肥皂洗手、身高测量、体重测量、驱虫治疗、视力测试和配近视镜、听力测试和治疗、牙齿清洁和测试、经期卫生、饮用水以及水净化。

由美国农业部资助、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实施的全球学校供餐计划调查，针对上述10项补充活动收集了最新数据(图1.11)。在2013年的报告中并没有调查以上这些活动，因此无法衡量中期趋势。然而，2020年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93%的政府在实施学校供餐的同时，还采取了补充性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61%的政府将学校供餐与4种以上额外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相结合；而29%的政府提供包括7-10种干预措施在内的学校健康一揽子计划。金砖国家实施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学校供餐计划，这5个国家均提供综合性一揽子计划。

图1.11
结合学校供餐开展的补充活动数量

图例：93%的政府在实施学校供餐的同时，还采取了补充性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大约30%的政府提供包括7-10种干预措施在内的学校健康一揽子计划。



1.8 发展趋势

- 尽管自2013年以来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和预算均有所增加,但同一时期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导致覆盖率出现差异。在一些地区,学校人口的增长快于学校供餐计划,导致覆盖率下降,而需求仍然很高。
- 获取学校供餐的全球数据依然是一项挑战。为了记录各国政府的投资情况并为决策提供信息,需要创建一个全球数据工具,以便更及时准确地反映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情况。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投资开发全球学校供餐数据库,以帮助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更广泛地获取数据。
- 在高收入国家,获取学校供餐数据仍然特别困难。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将有助于确保本出版物的下一版本获得更多数据。

专栏1.1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Arlene Mitchell
执行主任

Ryan Kennedy
项目干事

全球儿童营养基
金会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通过与政府领导人和世界各地的不同合作伙伴网络合作,为各国提供营养丰富的可持续学校供餐计划,让每个儿童都有学习知识和茁壮成长的机会。为此,该组织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各国政府加强实施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能力建设;分享最佳实践和工具,以支持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创建、扩大和改进;鼓励民间团体和企业参与学校供餐计划,促进供应链发展,增强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政治意愿;加强与学校供餐领域的其他机构(非营利组织、学校和研究人员)的协调合作,以提高认识并确保为学校供餐计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资源。

2019年,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启动了学校供餐计划全球调查^①,旨在开发一个易于访问的综合数据库,以详细介绍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学校供餐计划、学校膳食和营养计划,并列出不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该调查(由美国农业部部分资助,并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合作伙伴为各国提供的支持)旨在收集以下信息:

- 各国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范围。
- 各国政府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情况。
- 营养、教育和性别。
- 农业和私营部门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情况。

这项调查预计在未来每2-3年执行一次。

调查数据库将使参与计划的国家能够:

- 与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和研究人员分享学校供餐计划的信息。
- 确定学校供餐计划的优势、劣势和需求。
- 认识并弥补学校供餐计划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差距。
- 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认清它们面临的挑战。
- 深入了解全球学校供餐状况(趋势、差距和机遇),加强对学校营养的投资。
- 将培训、教育、研究和资金引入最需要的领域。

一直以来,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都在关注各国政府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基金会开展了全球学校供餐计划调查^②。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希望通过这项调查,鼓励各国负责学校供餐计划的官员相互学习、分享经验。为确保各国的自主权和参与度,该调查仅针对参与本国学校供餐计划的政府代表(即调查协调人)开展。参与问卷调查的各国政府已被邀请派出代表参加2019年全球儿童营养论坛,未来,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将基于这些合作关系,继续开展全球调查和举办全球儿童营养论坛。■

个案研究1.1

中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杜育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管理学院

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解决营养不良问题，改善卫生条件，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公平，打破贫穷的代际循环。该计划提供了一揽子综合方案，后来持续扩大，将学校供餐包含在内。至2017年，该计划覆盖了扶贫工作的所有重点领域。至2019年，该计划已惠及约14.6万所学校的4000多万名学生。自2011年启动以来，中央政府已为该计划拨款207亿美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计划覆盖的所有地区进行了监测评估。结果发现，2012-2019年，在实施该计划的地区，男女儿童的平均身高分别增加了1.54厘米和1.69厘米。同一时期，他们的体重分别增加了1.06千克和1.18千克。这些地区学生的营养改善速度超过了全国所有农村地区的平均增长水平。此外，学生发育迟缓率也从8.0%下降至5.8%，贫血率从16.4%下降至8.7%，从而提高了学生的体质和健康状况，为他们的生长发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些成果得益于以下行动：

1. 营养改善计划被纳入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并列为优先事项，该规划明确提出应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水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 该计划得益于国家总体规划的统一性与各省实施创新措施的灵活性之间的完美融合。江西省和贵州省在省级层面成功推进了学校、企业、农户/合作社计划实施的一体化。这种创新方法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3.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管理系统对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政府建立了实时信息管理系统和双月报告制度，能够动态监测受益学生及计划进展情况。该计划还包括一个学生电子营养师系统，可以指导农村学校为学生提供营养均衡的膳食。福建省依托“学校营养供餐”管理系统，对采购过程中的资金管理实施全程监控，确保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有效并可追溯。■

个案研究1.2

俄罗斯：巩固俄罗斯学校供餐计划

**Vladimir
Chernigov**
主席

**Victoria
Likhareva**
国际部专家

社会和工业食品服
务协会

长期以来，俄罗斯没有统一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通过立法将这些问题委派给各个地区和市政府进行解决。在州一级，政府制定了面向儿童的一般卫生标准和规则。然而，这些标准均以指导方针的形式出现，在实施上受到地方预算的财政限制。学校食堂的设备逐渐过时，需要进行更换。过时的规则使各个地区都无法有效利用外部资源，也无法吸引投资。此外，实施学校供餐计划还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各地区之间在地理、气候和行政上的差异。

直至2007年，俄罗斯的学校供餐计划才发生重大变化。在国家优先发展项目中，学校供餐计划被确定为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2005-2010年）。因此，2008-2012年，改善学生营养的试点项目覆盖了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地区，涉及2000多所学校和100万名儿童。目前，俄罗斯有1700多万儿童在43000多所学校上学。

非政府组织“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协会”（SIFI）成立于2005年，旨在为学校供餐计划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该组织最早由前苏联公共餐饮系统各个部门的专家创建。凭借其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协会制定了学校供餐现代化方案，其资源被用于整个儿童营养系统的改革（2007-2020年）。

例如，在2009-2011年，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协会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学校供餐监测工作，在2012年帮助制定了国家学校供餐标准，以及在2014年帮助推出了“俄罗斯联邦国内粮食援助概念”，并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协会在俄罗斯各地区开展专业化和社会化工作，并实施后苏联国家特别需要的国际项目。2017年底，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协会的专家与俄罗斯议会两院一起，开始着手制定有关学校供餐计划的联邦法律，并于2019年底完成。

2020年5月，关于学校供餐计划的第47号联邦法律生效。现在，俄罗斯各地的小学生可以获得免费热餐，未来3年联邦预算中此项拨款将超过15亿美元。学校食堂基础设施也将更新，还会安排专门的社会组织和家长参与监测儿童营养状况：家长必须保护并代表孩子的利益，监测孩子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营养状况。 ■

个案研究1.3

印度：午餐计划 (MDMS)

教育部

印度政府

午餐计划 (MDMS) 是一项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计划，涵盖在公立学校、政府资助学校以及特殊培训中心（包括宗教学校和社区学校）1至8年级学习的所有儿童。午餐计划的目标是解决饥饿和教育问题，这是印度大多数儿童所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该计划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开展：

- 改善适龄儿童的营养状况；
- 鼓励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儿童按时上学，帮助他们专注于课堂活动；
- 在暑假期间向受干旱影响地区的小学儿童提供营养支持。

根据2013年《国家食品安全法案》的规定，午餐计划是一个基于学生权利的供餐计划。来自全国110万所学校的9000万名儿童参加了该计划。午餐计划的指导

方针规定,小学午餐为每个低年级儿童提供450千卡能量和12克蛋白质。对于高年级儿童,小学午餐为他们提供700千卡能量和20克蛋白质。午餐计划是一项中央资助的计划,由中央政府与各州/联邦政府联合实施。资金由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以各种组合方式共同承担。

最近支持印度午餐计划的创新措施包括学校营养园和补充营养指南。印度已建议各州组织不同级别的烹饪比赛。还为社区参与计划发布了指导方针,参与计划的社区可以向儿童提供营养食品,作为特殊场合/节日的额外食品或正餐。由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实施儿童健康检查。在每年两次的全国驱虫日期间,向儿童提供驱虫药物。同时还为儿童补充铁和叶酸。

新冠疫情期间的午餐:作为一项预防措施,许多州和联邦地区的学校已经关闭,以此保护学生免受新冠肺炎的袭击。但是中央政府决定继续提供午餐,满足午餐计划覆盖地区适龄儿童的营养需求,保障其免疫力。在学校停课以及2020-2021学年暑假期间,印度建议州政府在可行的情况下向每个儿童提供煮熟的热午餐或食品安全补贴(包括儿童应得的食物数量和州内普遍发放的烹饪费用)。■

个案研究1.4

南非: 国家学校营养计划 (NSNP)

基础教育部

南非政府

自1994年以来, 南非政府优先向全国学生提供校餐。基础教育部的任务是管理和实施国家学校营养计划 (NSNP)。该部还率先开展了学校教学关心与支持计划 (CSTL), 这是一个消除教育障碍的框架, 重点针对最弱势的儿童。此框架确定了10个优先领域: 营养支持, 健康促进, 社会福利服务, 社会心理支持, 课程支持, 课外支持, 基础设施, 用水和卫生, 安全和保护, 以及使学校成为学习、照料和支持的中心。

国家学校营养计划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该计划由政府通过财政部提供的有条件拨款进行资助。国家学校营养计划的主要受益人是最贫困地区9个省的所有小学、中学和指定的特殊学校的学生。迄今为止, 该计划已惠及约21000所学校的960多万名学生。

国家学校营养计划的资金由国家财政部以有条件拨款的形式从国家财政中支出, 由议会根据《年度收入分配法案》(DORA) 予以批准。议会规定了各级政府(国家、省和地方)收入的公平分配方案。

学校每天10点前向学生供应一顿肉、谷类和蔬菜的熟食。

营养教育是实施国家学校营养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可以改善学生健康状况并促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营养教育活动包括支持“世界学生奶日”、由卫生部领导的“国家营养和消除肥胖周”, 以及与利益相关者分享最佳实践的国家学校营养计划论坛。国家学校营养计划还鼓励增强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 包括从小农户处采购新鲜农产品。此外, 国家学校营养计划鼓励学校种植园种植农作物, 以此作为学校供餐的补充。

国家学校营养计划每年在小学开展一次驱虫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实施学校综合健康计划提高教育质量，防止学生感染经由土壤传播的寄生虫。

该活动的益处还包括为当地学校社区提供就业机会，有62000多名食品处理人员签约受雇，专为学生准备和烹饪餐点。学校供餐服务提供商与总计3477家中小企业和当地合作社签订合同为学校供应食品。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学校自2020年3月18日起被迫关闭，基础教育部和省教育厅都缺乏基础设施和资源，无法继续实施国家学校营养计划为学生供餐。此外，新冠肺炎预防措施和灾害管理条例不允许大量供应熟食。

自宣布封锁以来，基础教育部与社会发展部合作，在封锁期间向包括国家学校营养计划受益人在内的家庭发放社会救济金或食物包。在向各社区分发食物方面，国家学校营养计划的社会合作伙伴以及企业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应对新冠疫情，基础教育部最近对有条件拨款的框架进行了重大修改，包括提供资金为食品处理志愿人员购买个人防护设备，以及为食品准备和分发区购买消毒物品等。政府规定，学校因灾难关闭后，财政拨款资金可用于通过替代手段向偏远地区的学生供餐，以确保每月向学生提供营养食物（如食物包）。■

个案研究1.5

巴西：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PNAE)

国家教育发展基金 (FNDE)

巴西政府教育部

巴西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PNAE) 的年度预算超过40亿雷亚尔 (合7.64亿美元)，惠及巴西5570个城市16万多所学校的4000多万学生。该计划负责每天向学生提供5000万份餐食，由8000多名营养学家对学校供餐进行规划，8万名学校供餐委员会成员对计划的实施进行监督。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不仅确保在公共教育阶段为所有学生提供健康多样的饮食，还可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这对学生及其家庭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该计划由巴西教育部内的一家独立机构——国家教育发展基金 (FNDE) 实施管理。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法律和制度保障：该计划受到联邦法律的保护和监管。法律规定在整个200天学年期间为所有巴西学生提供标准的校餐。有关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法律还确保在学校课程中开展食品和营养教育，所提供的食物至少包含20%的儿童日常营养需求，以及制定食品采购营养指南，包括限制和禁止采购的食品。此外，有关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法律规定，计划的实施者（市政府和州政府）承诺使用至少30%的财政资源向小农户采购食品。

在过去10年中，国家教育发展基金的监测和评估机制进行了重大调整，进而确保学校供餐计划的有效运行。巴西地域广阔，城市众多，政府在偏远地区进行现场监测将面临种种挑战，因此对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实施监测和评估并非易事。

4000万

4000万儿童通过巴西国家学校供餐计划获得食物，这是世界上第二大学校供餐计划


政府定期实施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现场监测，根据与学校供餐和管理绩效相关的特定选择标准，对各市和各州进行抽样检查。由国家教育发展基金负责收集、分析数据和提交报告，对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提供技术咨询。

巴西政府创建了两个重要的数字化监测和评估工具，可以及时为管理人员提供有关国家学校供餐计划运行和效果的简明信息。第一个数字工具为“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监测 (PNAE Monitora)” App，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团队可通过它自动执行现场监管，确保监管速度、数据标准化，并提高了监管能力。自2019年以来，这项技术为学校调查提供了有效支持：所收集到的有关遵守学校供餐法规以及学校调查等方面的信息，会立即在各城市的数据库中进行处理，加快了数据整合过程。

另一个重要创新是“电子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E-PNAE)” App 的建立，该 App 使家长、学生、教师、营养学家、学校董事会成员以及整个学校社区都可对全国各地提供的校餐实施监控和评估。每个人都可下载这个 App，注册并选择要监管的学校。此 App 提供了有关学校预算、健康饮食建议等方面的信息，并可进行互动测验。

以上两个监控工具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监测” App 反映了技术人员基于实地调查的评估情况。而“电子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App 则遵循巴西供餐计划的传统，即借鉴学校社区的观点做出有影响力的改变，并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





特别报告
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地学校供餐的影响

这份特别报告是对《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计划之外的补充。在规划此报告时，以及在2019年收集数据之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未来会发生什么。

此报告旨在补充《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中的相关信息，并针对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全球学校供餐计划提供具体见解。此报告描述了当前新冠疫情给学生带来的一些影响，以及各国和合作伙伴如何设法减轻和应对相关风险，包括修改、替换或补充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此报告还探讨了这些计划——特别是学校供餐计划——现在如何支持和加快学校复课活动。至此报告出版时，新冠疫情及其快速应对措施很可能已经改变了当前局面，读者需要参考最新信息，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及其合作伙伴的相关分析。

世界各地的学校停课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危机，超过15亿儿童被剥夺了上学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b）。这对全球几乎所有的儿童都产生了影响，不仅立即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阻止了教育体系作为提供社区服务、安全网和其他重要转移的平台为他们带来其他益处，从长远来看，还降低了他们在未来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从学校供餐计划的角度来看，至少161个国家的3.7亿儿童突然失去了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一天的主要食物（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c）。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成为主要问题：新冠疫情的影响分布不均。对于那些最脆弱、最依赖学校供餐且家庭教育往往最少的儿童来说，学校停课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终生的。这不仅给个人造成悲惨的后果，还会降低人力资本，使贫困和不平等的恶性循环难以消除。

对儿童个人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例如无法在学校获得食物和教育，但也有不太明显而同样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更严重的虐待和不当就业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女孩的威胁更大，因为长期辍学与童工、童婚和性交易的增加密切相关。

在2020年末撰写本报告时，儿童似乎没有受到新冠病毒带来的重大健康威胁，也没有在病毒传播中起重要作用。相反的是，由于控制传播对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好像并没有被儿童自身的健康益处所抵消。在这份特别报告出版时，进一步的研究可能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

各国和发展合作伙伴为抗击疫情做出种种努力，以减轻新冠病毒带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包括制定计划和政策，大力支持通过在家上学、线上学习平台、电视和广播而使儿童继续接受学校教育。基于学校向儿童提供社区服务和学校供餐的平台被其他机制替代，例如学校供餐被替代为可带回家的口粮或者转为现金发放给家庭。尽管慈善组织和发展合作伙伴已经制定了帮助政府减轻这些后果的指导方针，但应对机制往往会加剧不平等状况：非洲仅有不到10%的家庭可以使用线上学习平台；向家庭转发现金并不等同于支持儿童，尤其是女孩；即使是管理最好的替代计划，似乎也只能覆盖学校供餐计划中不足40%的儿童。

随着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各国已经开始放松封锁程序，包括重新开放学校，支持返校复课，以减轻学校关闭造成的损害。然而，即使学校重新开放，挑战依然存在；而且新的挑战又出现了，例如儿童和家长不愿意复课。现在，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特别是学校供餐计划）被视作父母将孩子送回学校以及孩子愿意留在学校的强大激励，在返校复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学校安全复课的主要全球合作伙伴，如“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联盟，现在正把学校供餐计划作为推动儿童返校的一个关键要素。

在撰写本报告时，越来越多的人士强调需要加快学校安全复课，并建立更好和更具适应性的系统（“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联盟，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20b）。人们越来越担心新冠疫情将使全球教育倒退至少10年，对最弱勢的群体而言，这种倒退尤为明显。重新定义“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场危机告诉我们，教育体系可能是社会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也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学校可以为家长提供就业机会；学校创造了人力资本；学校是提供社区服务、安全网和其他转化的平台。当我们亲眼看到学校关闭时，我们才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课本和教室。现在正是扩大教育概念并将健康和营养服务纳入教育范畴的时候了。

SR.1 学校关闭对儿童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测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b），2020年2月，包括意大利、英国、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开始关闭学校。其中大多数国家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该措施，影响到所有学校和学习中心，但一些国家根据内部风险因素和国内治理结构关闭了部分地区的学校，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受新冠病毒影响更严重的地区。截至2020年4月14日，199个国家和地区（192个国家和7个地区）的学校因新冠疫情而关闭，导致16亿学生无法上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b）。

a. 截至2020年2月29日关闭学校的国家：巴林、中国、伊朗、伊拉克、意大利、蒙古、巴基斯坦、圣马力诺、英国、美国和越南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测数据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监测，据估计，到2020年4月，至少有161个国家的3.7亿名学生错失了学校每日供餐（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c）。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部分或全部关闭的国家中，有52个实施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学校供餐计划，这些国家有1200多万儿童受到疫情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c）。这些儿童之所以成为学校供餐计划的目标，是因为他们往往已经营养不良、容易受到伤害或者面临其他风险。对许多儿童来说，学校供餐是他们一天中唯一可享用的食物，也是他们日常营养需求最主要的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等，2020年）。图 SR.1显示了截至2020年4月受影响的儿童人数。

在许多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在学校关闭期间实施了在校学习和学校供餐的替代方案。在可能的情况下，学校的课程通过网络传授，学校供餐替换成可带回家的口粮或者转为现金发放给家庭。第 SR.2节阐述了全球范围内抗击新冠疫情的一些不同措施以及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包括学校供餐）的替代措施。

新冠病毒导致学校关闭，影响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儿童，他们是疫情期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尚不清楚学校这一场所对新冠病毒在儿童之间或从儿童到教师的传播有多重要。例如，与季节性流感相比，学校对于这种病毒的传播作用似乎没有那么突出（Viner 等人，2020年）。儿童似乎很少直接受到新冠病毒造成的健康影响，在病毒传播中也起不到什么作用（Ludvigsson，2020a，2020b；Rajmil，2020年）。虽然关闭学校在短期内似乎对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十分重要，但这给儿童的学习、安全、健康和福祉带来不利影响，使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等，2020年），也损害了一个国家的整体人力资本（瑞典公共卫生局，2020年）。

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其影响对一些儿童来说可能是终生的（联合国，2020a）。然而，这些负面影响不会平均分布：“预计它们对最贫穷国家和最贫穷社区的儿童以及那些已经处于贫困或弱势地位的儿童伤害最大”（联合国，2020a，第2页）。儿童在疫情期间面临的风险包括：使他们的家庭陷入更深的贫困；对他们生存、健康和安全的威胁；加重他们的学习危机（联合国，202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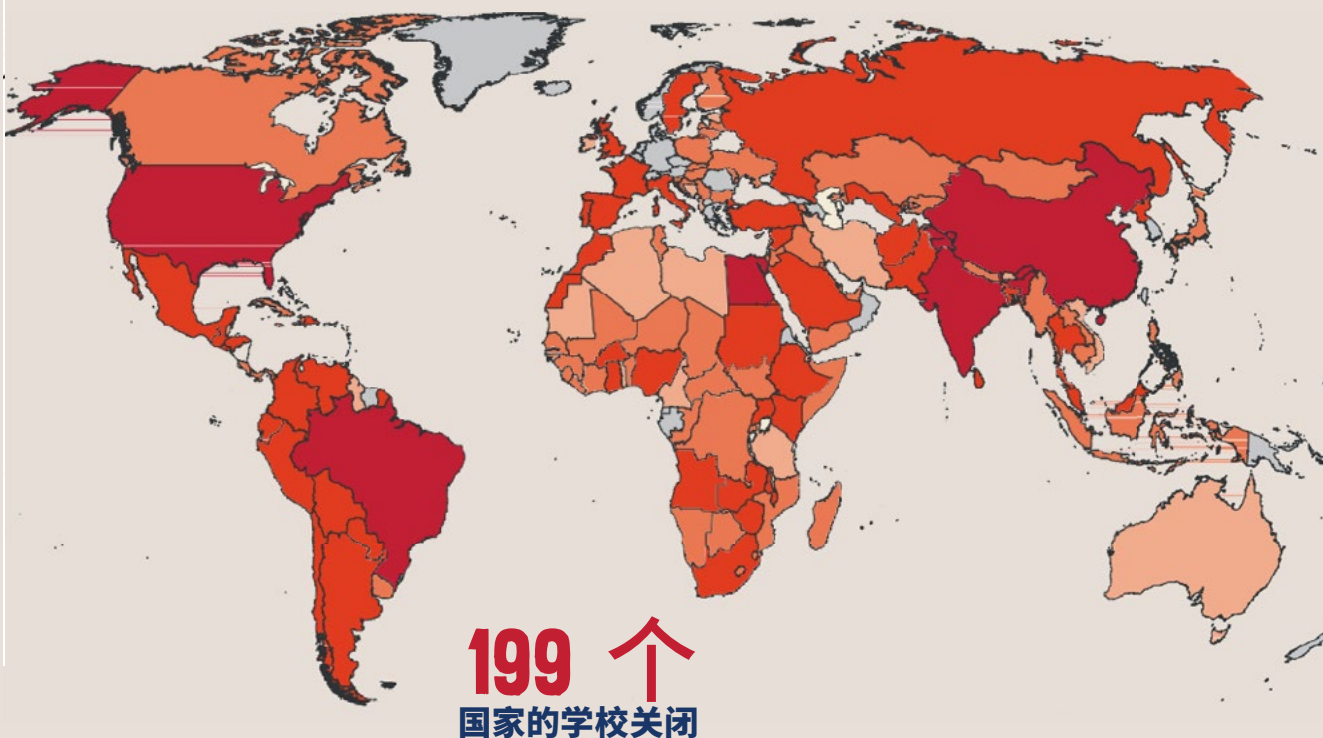
世界各地的学校关闭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危机，超过15亿学龄儿童突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b. 学习危机^b指的是尽管入学儿童人数增加，但超过50%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儿童在10岁时无法熟练阅读。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s://www.unicef.org/rosa/reports/addressing-learning-crisis>

图 SR.1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关闭期间对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监测 (数据截至2020年4月14日)

图例: 新冠疫情导致199个国家的学校关闭, 3.7亿儿童因此无法获得学校供餐。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52个国家中, 有1200万儿童受到疫情影响。



199 个
国家的学校关闭

受影响的儿童人数

- > 1000万
- 100万-1000万
- 10万-100万
- < 10万
- 学校开放
- 无数据

- 国界
- 停战线或国际行政线
- 其他分隔线
- 特殊边界线

3.7亿儿童
错失全球学校供餐



世界银行 (2020d) 将新冠疫情和学校关闭对儿童的学习、健康和安全的描述如下:

- 大多数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活动将会停止。有证据表明,停课将导致学习损失,这种损失在学校重新开放后会继续积累。例如,在当前的危机中,如果因学校关闭而停课四分之一学年,那么即使学习损失在学校重新开放时停止,巴西10岁学习困难的儿童人数估计也将增加84000人(相当于6%的学生)(世界银行,2020a)。
- 幼儿教育和小学早期的基础学习将受到负面影响。这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儿童在这个阶段未能获得基本技能,他们可能会发现以后的学习将更加困难(Crouch 和 Gove, 2011年)。
- 学习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学校关闭使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本已很严重的学习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富裕的家庭,越有可能在家里维持孩子的学习,也更有可能拥有必要的设备、书籍和其他资源。这意味着,当学校重新开学时,弱势儿童会发现自己比同龄孩子落后得更远(世界银行,2020d)。
- 对学校教育的依赖也会下降。学校关闭会导致一些中小學生脱离学校,降低他们的入学率。“本来与学校联系就不紧密的孩子可能会更加气馁,使他们在经济冲击来袭时特别容易辍学”(世界银行,2020d)。此外,失学残疾儿童的数量可能会增加,因为残疾人多维贫困比例更高(Mitra 等人,2013年)。
- 学生的营养状况和身体健康将受到损害。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主要营养来源的儿童可能会挨饿,学校关闭也使驱虫等重要健康计划无法实施,这影响到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多达4.56亿名儿童(世界卫生组织,2019b)。

辍学率可能会上升,许多学生将永远离开学校。“广泛的失业和收入损失将严重考验家庭支付能力,这决定了他们的孩子能否继续留在学校……(而且)对于最贫困的家庭来说,预算紧张可能导致他们即使在学校重新开放时也不让孩子上学”(世界银行,2020d,第14页)。边缘化儿童辍学时间越长,他们返回学校的可能性就越小,尤其是女孩。此外,“辍学与童工、童婚、甚至儿童和青少年性交易的增加有关”(世界银行,2020d,第15页)。在非洲,辍学少女开始生育的可能性平均是在校少女的两倍(联合国,2020a)。

新冠疫情结束了10年来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持续增长,但也增强了全球优先恢复学校供餐这一重要安全网的决心。

正如《2020年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瑞士投资促进组织, 2020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2020年)中所示, 新冠疫情已经给粮食安全带来了严重后果, 影响了粮食的供应和需求, 造成部分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预计这场危机将加剧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尤其是儿童: “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封锁将妨碍人们获得食物的能力, 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 即使是在以前不需要干预的国家, 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可能会导致新的粮食不安全地区的产生”(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2020年)。

因此, 瑞士投资促进组织在2020年的报告中建议, “抗击新冠疫情应扩大行动, 承担双重责任, 以减少疫情给粮食安全和人们营养状况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提倡纯母乳喂养、孕产妇营养和产前护理方案、适合的学校供餐计划、支持健康饮食的粮食和农业政策、全民保健等行动)”(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2020年)。

联合国秘书长为此写道, “世界面临的不平等状况严重威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教育这个伟大的均衡器”; 他还发布了一份政策简报, 呼吁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联合国, 2020b):

1. 学校安全复课。一旦新冠病毒在本地的传播得到控制, 必须让学生尽可能安全地返回学校和学习机构。
2. 在融资决策中优先考虑教育。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已经面临每年1.5万亿美元的教育资金缺口。这一差距现在已经扩大。
3. 目标对准最难惠及的人群。教育举措必须设法触及那些最有可能被落下的人: 处于紧急情况和危机中的人; 各种弱势群体; 以及流离失所者和残疾人。
4. 教育的未来就在当下。这是一个重构教育的时代机遇。我们有可能向前瞻性系统迈出一大步, 为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 以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跳板。



SR.2 缓解和应对措施: 减少学校关闭的影响

缓解或应对措施是一个中间步骤,可以在学校复课之前尽量减少学校关闭对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最终是唯一的长期解决办法。各国为应对危机做出了巨大努力,实施替代方案为学生提供校外教育(包括各种形式的远程学习,如线上课程、电视和广播授课)以及向家庭提供各种形式的食物或进行现金转移支付。对这些措施的评估正在进行之中,初步结果表明,它们确实带来了许多好处,但相比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存在太多的不公平。例如,非洲仅有不到10%的学生可以上网学习线上课程,数字化鸿沟仍然存在(世界银行,2020d)。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社区,世界粮食计划署付出了巨大努力,将学校供餐替换成可带回家的口粮。通过这一举措,在正常情况下获得援助的1700万名儿童中,已有690万名儿童从中受益(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e)。

SR.2.1 各国正在采取的应对危机措施

为了支持这些疫情缓解措施,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发了一个公共产品“全球控制面板和地图”供人们使用,以监测世界各地的学校关闭情况、无法获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以及关于政府如何帮助停课儿童的最新信息(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c)。

有70多个国家尝试使用各种方法提供远程教育,作为减轻学校教育损失的一种手段(世界银行,2020d)。为了解决学校暂停供餐带来的影响,有多种不同的供餐方式被用于替代儿童以前每天获得的校餐。这些替代方案包括:可带回家的口粮、现金以及其他可供选择的各种热餐。表SR.1列出了世界各国实施的一些替代机制。

**在疫情最严重时,199个国家关闭了学校,
3.7亿儿童突然失去了食物,对许多学龄儿童
来说,这是其一天中的主要食物。**

截至2020年6月，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中，有75%的国家采用了学校现场供餐的替代机制，惠及低收入国家的690万名弱势儿童。其中，31个国家采用了可带回家的口粮；6个国家采用了现金转移支付的形式；3个国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实施了多种形式，包括将食品送到家、现金转移支付或代金券（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c）。在学校仍然开放的国家，政府部门与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改善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渠道，确保达到适当的个人卫生、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保持社交距离也被用作降低感染新冠病毒风险的措施。表 SR.2描述了为应对全国性学校关闭采取的一些缓解措施的实例，这些措施得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

表 SR.1
全球各国政府实施学校供餐替代机制的实例

可带回家的口粮	<p>南非：西开普省政府拨款1800万兰特（合95.8万美元），为48.3万名学生提供可带回家的口粮，他们是该省学校营养计划所覆盖学生的一部分。</p> <p>日本：从2020年4月起，大阪市政府为所有就读公立中小学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p>
现金转移支付	<p>巴西：政府为家庭补助计划拨款30亿雷亚尔（合5.37亿美元），使这个计划增加了100万个家庭。为了维持国家学校供餐计划（PNAE），巴西政府批准以食物包的形式向学生家庭分发购买的食物。</p> <p>法国：2020年4月15日，政府宣布向每名儿童一次性支付100欧元，以减轻最弱势家庭的经济负担。马赛、巴黎、布列斯特和上加伦市宣布给家庭转移现金或发放食品券，以缓解学校供餐不足的情况。在梅乌尔特和摩泽尔县，地方当局决定向就读中学的最弱势儿童的家庭提供学校供餐。</p> <p>英国：至2020年3月31日，政府正式启动了一项国家代金券计划，以确保符合条件的130万名学龄儿童在学校因新冠疫情关闭期间继续获得供餐。根据该计划，每个学龄儿童每周可获得15英镑（合19.4美元）的代金券（相当于每天3英镑[合3.9美元]），代金券可在所有大型超市进行兑换。代金券的价值超过了免费校餐的费用，因为政府意识到，由于家长不会大批量购买食品，因此会导致更高的成本，这增加了父母的负担。</p>

其他方式 西班牙: 2020年3月12日, 政府宣布, 属于自治社区(地方行政实体)的学前班、小学和中学的儿童将继续获得食品。政府拨出专项资金2500万欧元, 用于向弱势儿童提供食品支持。支付方式可以是现金、实物(送至家中或在食品分发点发放食品)或基于凭证的转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政府向参加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提供临时食品援助卡, 特别是对于尚未被其他国家食品援助计划覆盖的家庭。这项措施惠及2050户家庭, 食品援助卡价值510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相当于每户75美元)。

表 SR.2

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应对全国性学校关闭的一些缓解措施实例

亚洲和太平洋 孟加拉国: 向104个街道的学生家庭中的儿童发放可食用两个月的强化饼干(50包)。为配合发放, 世界粮食计划署还编写了关于营养和防范新冠病毒卫生习惯的宣传材料。

柬埔寨: 世界粮食计划署与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合作, 利用学校 and 世界粮食计划署仓库中的存余食品, 给参加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发放食品, 作为可带回家的口粮。5个省的908所小学约10.4万名学生从中受益。

中东、北非、东欧和中亚 亚美尼亚: 与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部(MoESCS)合作, 主要工作是重新启动对全国10万名儿童的支持, 这些儿童在学校刚关闭期间无法获得校餐。

吉尔吉斯斯坦: 向农村家庭提供额外支持。53000多名小学生及其家人最多可收到4千克的小麦粉作为可带回家的口粮。

叙利亚: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44000名儿童提供了联合代金券, 用于购买食品和卫生用品。

阿富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商定了一项新冠肺炎联合应对方案, 以保持营养干预和学校教育的连续性。

西非和中非 乍得: 政府制定了抗击新冠肺炎国家战略计划(包括学校供餐), 向受粮食不安全和人口流动影响的12万名弱势学生发放可带回家的口粮。

几内亚: 向15万名儿童发放可带回家的口粮, 以减轻学校关闭对弱势儿童食品和营养需求带来的影响。

尼日尔: 世界粮食计划署为政府提供支持, 确保向15万名儿童发放可带回家的口粮, 以及向13000名女孩发放现金补助。

南非	马达加斯加: 向学生发放可带回家的口粮, 确保20万名接受援助的学生继续获得学校供餐。
	马拉维: 以实物或现金形式向学校关闭后留在家中的60万名学生发放三个月的可带回家的口粮。
东非	索马里: 在学校关闭期间, 从学校库存中向索马里兰、邦特兰和加尔卡约的学生发放可带回家的口粮。
	南苏丹: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一个针对40万名儿童的联合项目, 包括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一揽子计划和了解新冠疫情信息。
	埃塞俄比亚: 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 向27.2万个学生家庭发放可带回家的口粮。每个家庭都会收到一个装有谷物、豆类、植物油和盐的食品篮, 作为他们2020年6-8月的食品供应。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玻利维亚: 向恩特雷里奥斯镇的5000多名学龄儿童发放了可带回家的口粮。
	海地: 利用现有的食品储备, 向学校供餐计划中93%的学生发放了可带回家的口粮。
	尼加拉瓜: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多伙伴信托基金递交了一份100万美元的提案, 以支持教育部的远程学习战略。

SR.2.2 新冠疫情缓解和应对机制指南

新冠疫情的迅速蔓延和学校关闭的紧迫性要求各国做出同样迅速的响应。本节总结了为应对这一需求而开发的一些指南。监测和评估是这些干预措施的组成部分, 但目前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对不同措施的效果进行排名。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等, 2020年)共同为各国政府制定了一份指导性说明, 以减轻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对儿童的食品和营养带来的影响。这份说明还包括对学校关闭和学校保持开放的情况提出建议。表 SR.3总结了指导性说明中列出的建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制定了学校新冠肺炎防控临时指导性说明, 为在学校和其他教育场所中安全执行预防、尽早发现和控制新冠肺炎等措施提供了明确和可操作的指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 2020年)。根据该说明, “保持学校的安全运营或者学校在关闭后重新开放, 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但如果这个工作做得好, 就可以促进公共健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 2020年)。该说明为学校工作人员、家长/监护人和社区成员提供了关键信息和核查清单, 儿童和教育设施的安全与防护得到有力保障。“学校采取的措施可以防止可能接触过病毒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进入学校并传播新冠肺炎,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 保护学生和工作人员免受歧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 2020年)。附件2列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广泛建议和指南。

表 SR.3
减轻新冠疫情对儿童食品和营养影响的政策建议摘要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导性说明 (2020年)

学校关闭	学校保持开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确保遵守新冠肺炎预防协议的同时,保持对不断变化的食品供应与分配条件的应对能力和提供营养服务时的灵活性。• 利用现有资源保障儿童的食物安全和营养。• 利用现有的安全网保护弱势儿童。• 在制定针对新冠肺炎的任何大规模国家层面的应对措施时,确保考虑到弱势儿童的食物和营养需求。• 为学校未来的重新开放制定计划,如有可能,制定具体的标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遵守新冠肺炎预防协议。• 推动提供最佳水源、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确保儿童、教师、食品服务人员/志愿者、学校食堂和食品供应商管理达到最佳卫生水平并按要求执行其他关键行为。• 确保并继续实施基本的学校健康与营养一揽子计划(学校供餐、微量营养素补充、驱虫、疟疾预防和口腔卫生)。• 避免食品安全标准出现潜在恶化。• 保证儿童膳食含有充足的营养成分。• 为校餐或食品篮的发放制定应急方案,并为学校随时可能紧急关闭做好准备。

2020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政府和捐助者优先考虑所有儿童的教育,包括最边缘化的儿童。作为回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全球教育联盟成立,以支持各国政府加强远程学习和促进学校安全复课。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电信联盟、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多边伙伴加入了该联盟。联盟强调有必要采取联合行动,协助各国迅速实施缓解对策,减轻学校关闭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最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a)。

该联盟的建立有助于为支持各国实施缓解对策提供一个平台,并推动下一阶段更加协调地开展返校运动。

SR.3 重返校园：各国的下一步措施

这场危机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让我们认识到教育体系对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在学校关闭时，应对和缓解措施至关重要，但即使我们付出最大努力也远远达不到教育体系所能实现的覆盖面和公平性。现在的重点工作是迅速行动起来，推动学校安全复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20b）。

随着学校重新开放，当务之急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学校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20b），然后让新冠疫情之前的在校儿童重返学校，并帮助这些经历了严格封锁和隔离的儿童恢复健康和营养。随着各国和合作伙伴不断了解现实需求，实施返校计划需满足三个关键要素：

- 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最大限度降低新冠病毒在儿童之间以及在儿童与工作人员之间传播的风险。
- 推动学校健康和营养服务落实到位，促进儿童的健康和福祉，通过提供学校供餐，激励儿童上学和让家长让孩子返校的意愿。
- 以危机刺激为契机，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教育体系。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及其对教育以及学校健康和营养带来的冲击将直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但如果各国通过适当的规划和政策迅速采取行动，支持继续学习并为儿童提供健康和营养服务，便可将损失降至最低。因此，这场危机也可能是一次机遇，我们应借此机遇建立更具包容性、效率更高和适应性更强的教育体系（世界银行，2020d）。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新冠疫情期间的学校供餐和教育经验作了总结，详见专栏5.1。

新冠疫情及其对世界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向我们表明，教育体系对我们的社区和社会至关重要。学校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同时为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提供了机会。学校作为一个平台，为我们提供社区服务，为儿童提供健康和营养服务，是社会的安全网，并且为家长上班工作创造了条件。扩大教育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包括加强和扩大对儿童的健康和营养服务。

在考虑解除封锁时，各国领导人都将会努力应对各种困难情况以及权衡各种不确定性，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重新开放学校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20a）。此框架旨在为重新开放学校的决策提供信息，为各国的准备工作提供支持，并指导具体实施过程，以作为总体公共卫生和教育规划流程的一部分。

根据此框架，学校安全复课需要采取以下主要步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20a）：

学校关闭凸显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意义。

- 首先,决策者与地方利益相关者应共同对重新开放学校的相关益处和风险进行快速评估。这应当以跨部门和特定背景的证据为依据,包括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
- 当确定学校重新开放时,应使用六个关键维度来评估各国复课准备状态,并为复课计划提供相关信息:政策、融资、安全运营、在校学习、接触最边缘化群体以及儿童福祉/保护。
- 在重新开放学校之前,需要制定关键的计划和机制来改善学校教育,重点是安全运营,包括加强远程学习实践。应制定有关卫生措施、环境清洁、社交距离、学校供餐时间表等方面的协议。应该对教师提供在线学习方面的培训和支持,并可以考虑使用新的校历。
-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随着学校重新开始开放,需考虑建立以下三个机制:(一)通过做好个人卫生和环境清洁等工作,限制人员相互接触,以预防病毒感染的机制;(二)通过对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进行新冠肺炎预防措施和基本病例管理培训来筛查病毒感染的机制;以及(三)通过设立指定房间或单独区域,隔离有感染迹象的学生或学校工作人员,同时采取措施将这些人员运送到医疗保健机构并追踪潜在受感染个人的机制。

在2020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了学校健康和营养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制定合作框架和实施方案,确保数百万弱势学龄儿童获得学习和茁壮成长所需的健康和营养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年)。该计划最初是为了结合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即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提供学校供餐方面的优势,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提供学校健康和基于学校的讲卫生运动干预措施方面的优势;然而,新冠疫情给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双方带来了一个机会,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战略,即通过学校关闭期间的干预措施和联合返校运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学生的中期需求。

世界银行还制定了一份政策清单,将这场危机转化为加强世界教育以及学校健康和营养供应的机会,可分为三个相互重叠的阶段:应对;管理和衔接;以及改进和加速(世界银行,2020d)。世界银行也支持采取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随着学校关闭,第一阶段应实行缓解措施,重点是保护学生的健康和​​安全,防止失去学习机会,并确保提供学校健康和营养服务的替代机制。在第二阶段,当务之急是学校安全复课,尽量减少辍学;同时以这场危机作为契机,努力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教育体系(世界银行,2020d)。

2020年8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发起了“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运动，并发布了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的教育政策简报，以重新构想后新冠疫情时期的全球教育新局面。此运动是一个由不同声音组成的全球联盟，得到了全球数百个组织的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应优先考虑教育，强调人们对新冠疫情加剧早已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并扩大全球学习危机的担忧（“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联盟，2020年）。作为“拯救我们的未来”运动的一部分，该联盟正在为全球决策者确定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保护教育的关键行动以及建议。

虽然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有许多行动可以改善教育，但应优先考虑为大多数留守儿童采取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以避免发生更大的灾难。

与返校运动有关的一些广泛实行的政策和技术指导可查阅附件2了解详情。

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最弱势人群的生活，但它也让世界粮食计划署有机会反思其当前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参见专栏5.1）。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包括：


- 应超越当前的危机，将目标确定为解决新冠疫情对全球粮食系统造成的长期后果，并确保儿童有重返学校的动力。
- 应拓展和扩大新的计划供餐模式，如中央厨房和代金券系统，以建立更灵活的学校供餐计划。
- 应加强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特别关注如何将这种合作转化为更广泛教育对策的一部分。

SR.4 未来动向

- 新冠疫情和学校停课可能对最弱势儿童造成终生影响，不利于他们的学习、健康和营养，从而阻碍全球人力资本的发展。各国应对此有清醒认识，努力推动学校安全复课，建立更有效和更具适应性的学校系统，同时实行各种相关机制以更快地降低学校停课带来的风险。为各国提供有关疫情缓解措施、对策、返校奖励等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包括融资），将依然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发展合作伙伴的优先事项，尤其需要积极应对疫情危机，并确保儿童在学校无法复课的情况下继续获得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将大力开展返校运动，确保儿童安全复课。
- 学校供餐以及学校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将被用来激励家长送孩子返回学校，并帮助学生保持健康，为学生提供所需营养。这场危机也可能是一次机遇，我们应借此机遇建立更具包容性、效率更高和适应性更强的教育体系，并利用跨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适当扩大学校健康和营养服务范围。行动指南、政策简报和技术支持将引导各国和合作伙伴充分规划和实施解决方案，确保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全球教育体系采取新教学方法（包括远程学习在内）时，所有儿童仍可继续获得健康和营养服务的支持。
- 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至本报告出版时，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发展可能会对学校关闭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大规模推广获得许可的疫苗，尽管儿童尚不可用，但这可能会减弱或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第二，变异病毒株出现，其中一些病毒可能更容易在儿童中传播，这将使政策转向关闭学校，以减少病毒的社区传播。第三，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证据表明，从长远角度来看，停课的损失超过了关闭学校给儿童健康带来的好处，这将鼓励重新开放学校的政策。这三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可能决定了新冠肺炎对未来学校供餐计划的影响程度。

新冠疫情凸显了扩大教育概念以及重建公平、优质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服务的必要性。





第2章： 政策展望和 优先事项

最新数据显示，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支持提高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和营养水平的学校计划。这些计划目前覆盖了大约一半的在校中小學生，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国内。本章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政策变化，正是这些政策变化导致了上述公共投资出现显著增长。

在研究推动这些学校计划不断扩大的各种政策时，我们确定了以下主要变革驱动因素：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支持。对儿童的投资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变，人们认识到从受孕到成年大约有8000天的发育时期。儿童生命的头1000天至关重要，关注这一重要时期是许多国家的既定政策。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7000天里（从2岁左右到21岁），我们必须支持儿童及青少年的健康和营养发展，基于以下目的：维持儿童成长早期的成果；在儿童成长早期干预不足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迎头赶上的机会；帮助他们顺利度过此时期的脆弱阶段，特别是青春期、青春期早期生长突增阶段和青春期后期大脑急剧发育阶段。

承认人和人力资本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价值。营养良好、身心健康和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是人类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人力资本是人口健康、技能、知识和经验的总和，投资人力资本可以增强一个国家在快速变化世界中的竞争力（Gatti 等人，2018年）。在高收入国家，大约70%的国民财富来自本国人口，但在许多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不足40%（世界银行，2019a）。这种不平等不仅给发展和表现远远低于其能力的贫穷社会带来了悲惨的后果，也给在这些社会中未能实现其生活潜力的个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投资学生的健康和营养是创造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

国际上强调需要设计更好的对性别和气候敏感的可持续公共粮食系统。实施富有成效的学校供餐计划是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工作组（2014年）提出的政策建议之一。尤其是在全球农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本土学校供餐计划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缩短了食物链，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食品浪费，这是预防碳排放最有效的途径（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b）。精心设计的、对性别敏感的学校供餐计划提高了女孩的入学率，帮助弱勢年龄的女孩继续上学，并改善了少女的饮食。

应对不断升级的危机，为处于危机和紧急情况下儿童提供支持。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越来越多地用于受危机和冲突影响的国家，以满足最弱勢儿童的需求。最近的证据表明，学校供餐计划在恢复正常教学活动和稳定当地社区生活方面的作用尤为关键，例如在马里危机期间（参见个案研究3.1）。新冠疫情期间学校的关闭、高昂的费用以及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来帮助儿童，凸显了基于学校的供餐计划的重要价值（参见《新冠疫情特别报告》）。

第3章侧重于经济和金融问题，探讨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世界上最广泛的社会安全网所发挥的巨大社会保护作用，以及学校食品采购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可持续市场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2.1 投资观念的转变: 未来7000天

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的世界银行出版物《疾病控制优先事项》第三版 (DCP3; Jamison 等人, 2015-2018年), 证实了对儿童一生的头1000天进行投资的重要性, 即从受孕到2岁这一关键时期。它还强调我们忽视了对他们接下来的7000天(直到21岁)进行投资。DCP3第8卷题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Bundy 等人, 2017a) 的研究结果强调, 我们需要转向新的8000天投资范式。

这些分析着重指出, 不仅在儿童生命的头1000天, 而且在他们的童年中期和青春期也有特定的健康与发展需求。《柳叶刀》杂志对 DCP3第8卷报告的评论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婴儿不仅仅是小号的人, 他们还需要我们给予特殊的和不同类型的照顾, 所以成长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也不仅仅是个子矮小的成年人, 在他们的关键发展阶段, 还需要有特定的干预措施” (Bundy 等人, 2017a)。我们需要在三个阶段给予他们特别的关注: 童年中期成长和巩固阶段 (5-9岁), 此时发生感染和营养不良会限制成长, 死亡率比以前认为的要高; 青春期早期生长突增阶段 (10-14岁), 此时身体和情绪发生重大变化, 需要良好的饮食和健康; 以及青春期后期成长和巩固阶段 (15岁至20岁出头), 此时需要新的干预措施来支持大脑成熟、强烈的社会参与和情绪控制。

DCP3出版物呼吁, 对儿童健康和发展进行研究并采取行动, 要从狭隘地强调头1000天转向为全面关注前8000天, 从只关注年龄转向关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儿童的各种需求。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出版了一份题为《通过调整健康和教育投资实现人力资本最大化》的报告 (Schultz 等人, 2018年)。这份报告进一步呼吁, 各国应更好地调整健康和教育投资, 尤其是投资于学龄阶段和青春期的学校健康与学校供餐计划。

2017年,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UNSCN) 在一份题为《学校作为改善营养的系统》的声明中强调了学校在投资儿童营养方面的作用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2017年)。世界银行和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编写的题为《优化教育成果: 为增加参与和学习而对学校健康进行高回报投资》(Bundy 等人, 2018a) 进一步强调了学校在这方面的巨大作用。该报告强调, 我们必须改变儿童健康投资 (目前几乎全部集中在5岁以下儿童身上) 与教育投资 (大多在5至21岁之间) 之间几乎完全不相匹配的局面。芬兰在学校供餐方面70年的经验可以追溯他们在营养优先事项的不断演变: 从营养不良开始逐步走向营养失衡 (参见个案研究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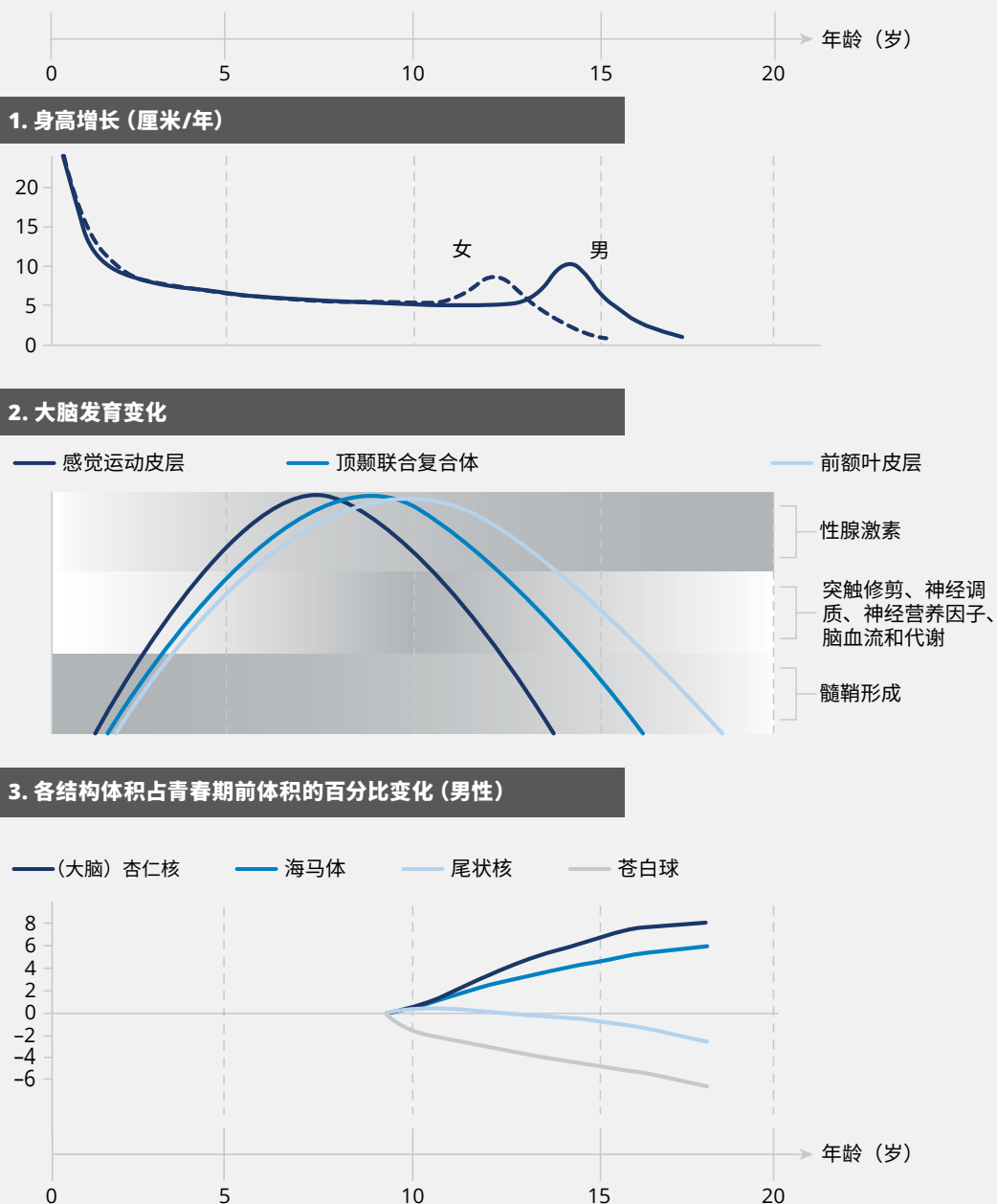
在贫困社区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中，许多最普遍的健康状况都可以通过学校提供的干预措施来预防或治疗。在学龄阶段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具有三个优势：可以维持他们头1000天取得的成果；为弥补早期干预不足给他们提供迎头赶上的机会；帮助他们顺利度过未来7000天内特别脆弱的发育阶段，如青春期、青春期早期生长突增阶段和青春期后期大脑急剧发育阶段（参见图2.1）。重要的是，这些干预措施在改善健康的同时，也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提高出勤率和减少旷课率；避免留级和辍学；支持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在专栏2.1中，儿科营养师 Alan Jackson 教授描述了未来7000天对儿童发育的重要性以及学校供餐的积极作用。

世界银行《疾病控制优先事项》第三版报告的经济分析表明，学校系统是一个极具成本效益的平台，可为儿童提供基本的综合健康和营养服务（Fernandes 和 Aurino, 2017年；Shackleton 等人, 2016年）。在高收入国家，通过学校提供服务的成本效益也得到了充分证明（Shackleton 等, 2016年）。在低收入国家，教育体系作为卫生体系向社区延伸的一部分，特别适合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无论在何种收入水平的国家，学校的数量通常比医疗机构多，贫困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新的经济分析表明，通过学校提供的健康和营养计划应该成为初级保健普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Watkins 等人, 2020年）。

**富有成效的计划不仅在儿童生命的头1000天，
而且在接下来的7000天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支持，
进而维持早期成果，提供赶上生长机会，
帮助儿童平稳渡过脆弱的关键阶段。**

图2.1
20岁之前的发育成长

图例：在生命的前20年，至少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发育成长阶段：童年中期（5-9岁）；青春期早期的生长突增阶段（10-14岁）；以及青春期后期的生长和巩固阶段（15-19岁），此时需要针对不同年龄的干预措施。



来源: Bundy 等人, 2017a.

改编自 Tanner, 1990年; Goddings 等人, 2014年; Grigorenko, 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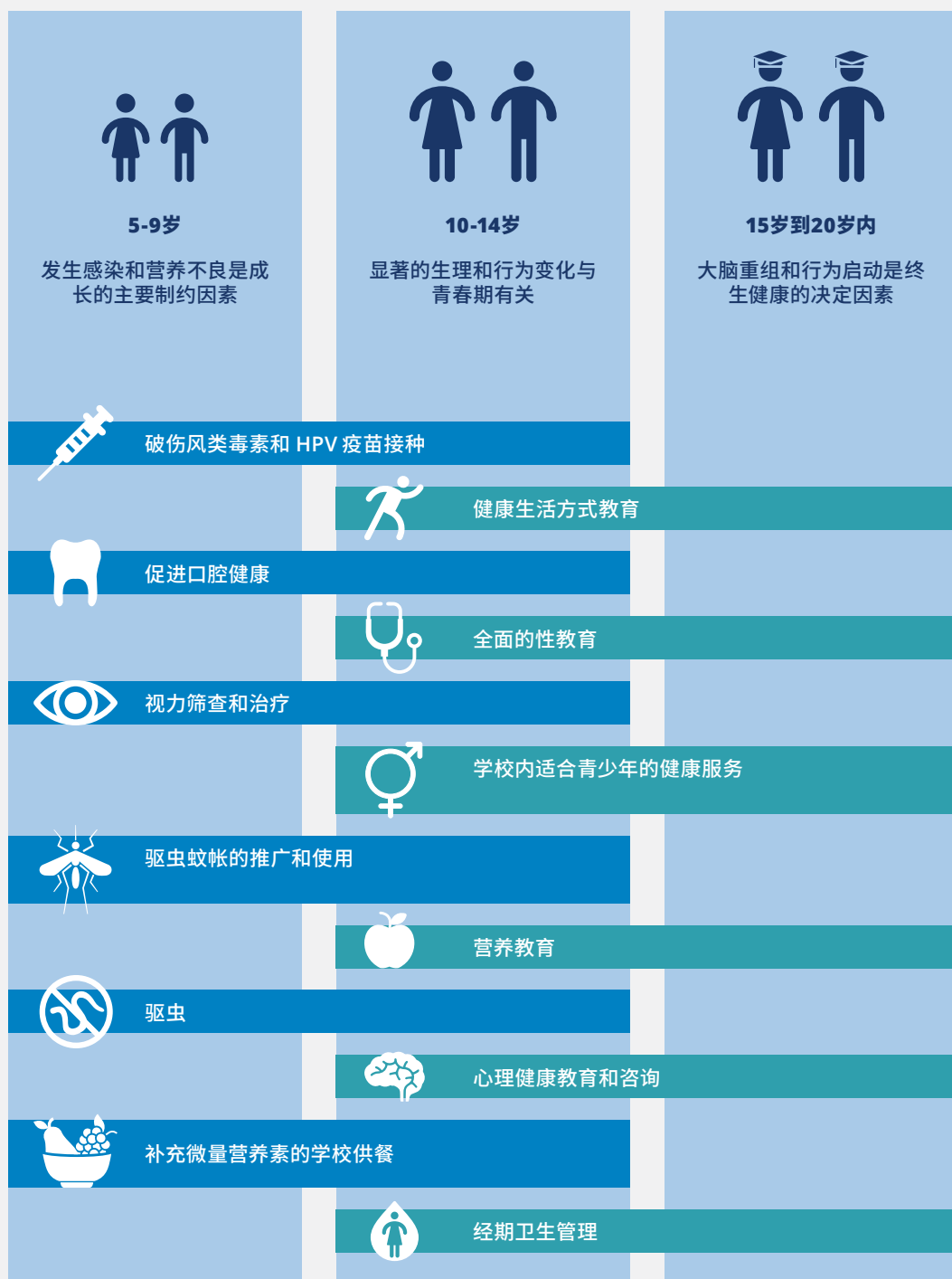
除了具有成本效益之外，综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一揽子支持计划还可以通过为女孩提供特定福利来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有证据表明，在家庭低估女孩教育价值的情况下，增加学校教育的其他价值，如提供食品或健康服务，会对女孩的出勤率和入学率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 (Snilsveit 等人，2016年)。

制定基本的学校健康一揽子计划现在是分析工作的重点内容 (Bundy 等人，2017a)，它提出了两种成本效益较高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的组合：一个通过学校提供，另一个侧重于青春期后期，依赖于其他实现机制，包括媒体和青少年专门诊所 (Fernandes 和 Aurino，2017年)。我们可以实施多种干预措施，将这些措施组合起来，就能够在儿童的整个生命周期为他们提供特定阶段的支持，确保头1000天的投资收益，使他们能够从早期成长失败中赶上生长，并充分利用教育投资带来的学习成果 (参见图2.2)。

在设计这些实现机制时，重要的是确保它们不会损害或偏离教育体系的主要目标——为儿童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对学生学习造成负面影响的学校卫生系统会弄巧成拙，并且无法实现更好地促进健康和教育的双重目标。

图2.2

在校期间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



来源: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基于 Bundy 等人的研究, 2018a.

Alan A. Jackson

南安普敦大学人类
营养学教授兼国际
营养不良问题工作
组主席

国际营养科学家联盟

人的生长发育每天都需要充足的能量和营养。头1000天的供给完全取决于母亲及其自身营养状况。在接下来的7000天里，儿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和对食物摄入的责任。儿童成长早期的成果富有保障，对于那些错过早期成长的儿童来说，他们仍然有机会赶上生长并弥补早期的劣势。儿童在此期间养成终生的饮食习惯后，我们在制定学校供餐计划时必须考虑以下四个主要因素：健康饮食的本质；食物来源以及整个食物链；安全和营养的环境对于实现食物潜在益处的重要性；以及食品安全在确保提供适合消费的美味食品方面的作用。

饥饿往往是贫困的直接后果。质量差、品种单一的饮食往往与对主食的严重依赖以及新鲜水果、蔬菜和动物性食物消费不足有关。低质量的饮食导致我们大量摄入糖、盐和脂肪，使人体缺乏足够的营养。这些饮食不足以促进健康的新陈代谢，会导致抵抗力差并使身体脆弱性增加。低质量的饮食带来的影响在生长或康复期间最为明显，因为这时候人体需要补充额外的营养。这些影响包括：所有人体组织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免疫功能受损导致感染增加；以及身体功能和学习能力受限造成的大脑结构受损。富含糖分或脂肪的食物给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这可以促进人体组织更好的发育。然而，在缺乏其他营养的情况下，这种能量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多余的能量会以脂肪的形式沉积，导致超重和肥胖的人群不断增加。

感染增加带来的风险尤为严重，因为感染会导致身体营养物质的消耗不均衡。因此，当营养物质失衡后，以前虽然微不足道但刚刚好的饮食就变得不够了。从低质量饮食中恢复身体健康尤其困难，因为它正在建立营养和健康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食品供应不再有效。

为了打破这个循环，每个儿童都应该理解食物、营养、健康与学习成果之间的关系。当他们独立时，这种意识应该与其它学习过程融合，渗透到其它课程，而不需要独立课程。教师传达的这种理解能力应该与学生年龄相适应，并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这种能力。到了成年早期，每个已经理解健康饮食习惯重要性的人都做好了为人父母的充足准备，他们可以为下一代儿童提供更好的头1000天成长时期。■

2.2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学校供餐计划

人力资本是人口健康、技能、知识和经验的总和，投资人力资本可以增强一个国家在快速变化世界中的竞争力。人力资本关系到人、经济、社会以及全球稳定。此外，它还关系到几代人。当国家未能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投资时，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最贫穷和最弱势的人而言。

在过去10年中，学校供餐计划已成为学校儿童的主要干预措施，其中包括驱虫或提供微量营养素补充剂等。这是因为学校供餐是综合的一揽子计划中实施最广泛的组成部分——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向儿童提供一定数量的食品——惠及全球约3.88亿儿童。社区往往优先考虑学校供餐，而不是学校的任何其他干预措施。

儿童的健康和学习成果是人力资本发展的关键因素。营养良好、身心健康和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Gatti 等人, 2018年)。在人力资本指数排名最后的30个国家中，非洲低收入国家占25个。对于其中的许多国家来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会导致经济潜力降低，从长期来看，降低幅度从50%到70%不等。非洲的人力资本指数得分表明该地区的潜力仅发挥了40% (世界银行, 2019a)。如果达到健康和教育的基准水平，那么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高出2.5倍。

**学校供餐计划可以创造
人力资本，促进国民经济
增长与发展。**

虽然建设人力资本取决于高质量的教育，但也需要保证儿童和青少年在校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能获得良好的健康和营养。当儿童的健康和营养得到改善时，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营养良好的孩子学习更好，成年后他们的收入更多，生产力也更高。这种转变通过改善他们自己孩子的营养和健康而延续至下一代，有助于打破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创造经济增长和进步的长期循环。

专栏2.2

投资最弱势儿童的未来，推动人力资本建设——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Robert Jenkins
教育主任兼计划司
副司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各国在改善儿童受教育机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的健康和营养对于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至关重要。然而，在全球和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财政承诺中，这个问题仍然被忽视。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共同努力，在全球议程中优先考虑儿童的健康和营养，将其作为应对学习危机联合行动中的一项关键措施。

学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们可以通过一揽子健康和营养支持计划——包括学校供餐、营养、健康筛查、疫苗接种和讲卫生运动等干预措施——有效和大规模地帮助儿童。学校作为久已存在的提供教育的系统，具备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培训的员工，可以为孩子们提供适合他们年龄的、可操作的知识和支持。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2030年全球教育战略》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2030年学校供餐战略》中所述，将学校作为综合服务提供平台，可以实施更具成本效益的计划并对儿童产生更大的影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向他们目前各自或同时实施计划的学校提供一揽子综合健康和营养服务。该合作伙伴关系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确保30个低收入和脆弱国家的3500万名极度贫困儿童能够获得一揽子综合健康和营养服务。

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学校供餐、营养和驱虫计划将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口腔卫生、视力和听力筛查、疫苗接种和疟疾预防计划的有力补充，确保儿童获得一揽子计划的全面支持，而不是孤立的服务。

面对新冠疫情，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寻找在疫情期间支持儿童的可行方法。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最脆弱的国家为目标，旨在向1000万最脆弱的儿童提供健康和营养服务。长期失学的边缘化儿童（例如女孩），重返学校的可能性较小。提供校餐和健康服务不仅会激励家长送孩子重返学校，还会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扩大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的覆盖面和质量，有助于防止他们成为几乎没有恢复机会的迷失一代。

该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将在六个国家开展试点，其中三个来自萨赫勒地区（乍得、尼日尔和马里），三个来自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苏丹）。通过合作，这些机构有机会做出改变游戏规则的贡献，重新定位学校健康和营养，以支持全球和国家议程中的教育成果。■

专栏 2.3 将学校作为改善营养的系统

Stineke Oenema
协调员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
常设委员会

“学校供餐计划是可取的，它确保所有学生每天都能吃到一顿饱饭，同时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注意力并增加入学率。委员会建议将学校供餐与营养和健康教育相结合，包括建立学校种植园，对教师进行培训，进而改善儿童的营养和健康饮食习惯。”（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13年，第12页）

2017年，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UNSCN）在多个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发表了讨论文件《学校作为改善营养的系统》（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2017年）。这些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世界银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MGF）、生物多样性国际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

当我们学校视为系统时，我们不难理解学校其实可以直接改善营养和教育，并激发许多社会、健康、经济和道德利益。

当学校营养计划被设计为多部门干预措施并融入更广泛的国家社会保护系统时，这些潜在的好处就会最大化。

学校供餐计划有可能通过提高学生饮食质量而直接解决营养问题。学校供餐应基于国家膳食指南，这些指南通常基于国际标准，以确保膳食多样化，能满足营养需求，并且符合当地的食物供应和偏好。

此外，本土学校供餐（HGSF）计划有可能促进当地的饮食多样化，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小农户融入市场（Bundy 等人，2009年）。本土学校供餐可以创建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当地粮食系统。例如，从通常由女性管理的中小型企业采购食物，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公平。作为机构市场，学校可以促进采购健康食品，缩短供应链，创建可替代的零售基础设施，并支持可持续的农业生态方法（IPES-Food，2016年）。在本地食品可能无法满足营养需求的情况下，学校供餐可能需要加入强化食品或其他营养补充剂来解决这些不足。

学校环境本身为儿童培养各种促进健康的行为创造了重要机会，这可以通过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洗手设施、适当的卫生基础设施（如卫生厕所）以及方便儿童进入的体育活动区来实现。学校菜园可以用来向孩子们展示和教授如何种植作物，以及分辨哪些作物更具营养价值。

探索食品和营养教育战略与学校供餐计划之间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有效的食品和营养教育包括向儿童、学校工作人员、教师、厨师、食堂工作人员、社区、家庭和当地小农户提供实践学习经验，以促进他们自愿采取健康饮食和其他积极的营养相关行为。在许多社区，学校是儿童学习这种基本生活技能的唯一场所（Psaki，2014年；Lobstein 等人，2015年）。

目前，联合国营养理事会正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机构合作，编制一份现有学校营养资源和指南的清单，以探索这些资源和指南的连贯性、适用性和全面性，并促进对它们的利用，以最大限度地抓住学校营养计划提供的机会。

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应与各国政府和地方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支持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以确保这些计划成为南、北半球所有国家领导人长期、可持续的社会保护和地方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从捐助者的支持到可持续的国内预算，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期 ■

2.3 全球教育体系和性别

除了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所带来的直接健康和营养优势之外，在实施这些计划的更广泛背景下，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相关结果。精心设计的计划可以增加附带利益，显然许多国家已经利用了这些机会。

但仍然有许多阻止女孩上学的障碍，尤其针对青春期少女。与男孩相比，财政、社会、宗教、健康和安全问题都可能对女孩上学造成不成比例的障碍。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其中包括早婚，这是许多低收入国家辍学率较高的原因；以及早孕，这进一步减少了她们的上学时间，且这种情况会在武装冲突和流离失所的环境中进一步加剧（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年）。

学校供餐计划支持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培养健康和受良好教育的人口。

一项多国研究（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年）发现，学费是阻碍儿童上学的主要原因，而家庭贫困以及相关的机会成本，如孩子从创收活动中抽出时间去上学等，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份研究强调，在乌干达的阿朱马尼，学费成为难民孤儿的一个特别障碍，直接限制了他们的入学机会。在柬埔寨，女孩们离开学校去找工作（主要是服装厂的低技能工作）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最近一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第4.5项（消除性别差距并确保平等受教育机会）的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b）发现，学校供餐计划是促进教育平等和包容的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之一。该报告审查了20个国家计划并得出结论：“儿童、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干预措施，特别是现金转移支付和学校供餐计划，充分证明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促进了教育平等和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b，第8页）。在尚未实现性别平等的学校，学校供餐可以对女孩的入学率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助于减少儿童参与工作和家务的比例。此外，在乍得和尼日尔，多家机构正努力通过学校供餐打破女孩受教育的障碍，并发现女孩的学习和注意力显著提高、入学率增加、营养状况改善，以及早婚和早孕得到预防（参见专栏2.4）。

专栏 2.4 乍得和尼日尔的“打破女童受教育障碍”项目

Gloria Wiseman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粮
农组织副代表

在过去的30年，全球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并非每个人都平等受益。数以亿计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女孩，仍然处于贫穷之中，无法获得资源和机会，并面临暴力冲突、气候与环境危害，或者经济与政治不安全的重大风险。通过消除平等障碍和帮助创造更好的机会，妇女和女孩可以发挥她们的潜力，成为变革的强大推动者，并改善自己及其家庭、社区和国家的生活。作为学校供餐计划的一个项目，“打破女童受教育障碍”采用了促进性别平等的人道主义方法。

自2003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大力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学校供餐计划。研究表明，这些计划给女性、男性、男孩和女孩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有差异。这种影响在女孩身上最为明显，表现在学习和注意力提高、入学率增加、营养状况改善以及早婚和早孕得到预防。这些计划从当地生产商处采购食品，因而还带来了经济利益，包括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成为厨师和担任其他辅助岗位。

“打破女童受教育障碍”项目旨在改善包括少女在内的儿童生活，是学校供餐计划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加拿大的支持下，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UNFPA)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共同应对乍得和尼日尔的严峻局面，以更好地满足儿童和少女的不同需求，特别是在教育障碍方面的需求。这几家机构正在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以确保女孩入学并留在学校。他们确保学校向所有儿童供应营养丰富的强化餐，并实施综合的学校健康一揽子计划，包括向他们提供有关营养和健康、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SRH) 以及性别暴力 (GBV) 方面的教育服务。此外，少女还获得有针对性的额外支持，以解决她们的特定需求、优先事项和障碍，包括提供微量营养素、有条件的现金奖励、与生殖健康有关的服务和支持，以及诸如指导和辅导等学校为她们定制的各种支持。

加拿大的女权主义国际援助政策旨在消除贫困，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和繁荣的世界。加拿大坚信，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和女童权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打破女童教育障碍”项目正是这种方法的一个有力例证。■

2.4 全球粮食系统和气候变化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局势呈现以下特点：日益全球化；不平等加剧；冲突增加，危机过后环境脆弱；能源使用和新技术呈指数增长；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CCAFS]，即将出版）。这些变化加剧了全球粮食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气候持续异常已经影响到农业系统，而且将来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与一些主要作物的微量营养素密度下降有关；洪水、干旱和酷暑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日益频繁，对人类福祉和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在过去30年里，全球农业产量每10年下降1-5%，其中热带地区受灾最为严重（Loboguerrero 等人，2018年）。

如今，全球有30亿人口的饮食质量较差，他们摄入的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足，或者摄入的能量、饱和脂肪、盐和糖过多（Haddad 等人，2016年）。在许多国家，大多数人根本购买不起营养食品：在加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的某些地区，超过70%的家庭购买不起营养食物（《发展倡议》，2018年）。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超过一半的年轻妇女和少女无法满足其微量营养素需求（Haddad 等人，2016年）。最后，各个地区的超重和肥胖率都在不断上升，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上升最快。从2000年到2016年，全球超重儿童（5-19岁）的比例从十分之一上升到几乎五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

2014年，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营养小组发布了一份技术简报：《农业和粮食系统政策如何改善营养》（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工作组，2014年）。在这份报告中，该工作组建议在整个粮食系统实施相关政策，减少营养不良以及日益严重的超重、肥胖和其他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公共粮食分配计划，如学校供餐计划，确保这些计划支持农业并重视提高儿童营养；将营养教育纳入现有的所有面向消费者的国家服务；扩大支持农业的有针对性的社会保护计划；优先改善少女和成年妇女的饮食。

精心设计的本土学校供餐计划能够缩短供应链和减少浪费，为我们提供了对环境有利的粮食系统。

6. 2015年，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政策简报，题为《学校健康膳食：将农业、粮食系统和营养联系起来的政策创新》。该工作组发现，“来自世界各地关于本土学校供餐的证据显示，政策制定者有一个多赢的机会，这对学校教学成果、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都有重要好处。”

《柳叶刀》杂志有4篇系列论文探讨了营养不良带来的双重负担——即营养不良（微量营养素缺乏、体重不足以及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与超重和肥胖以及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并存——这一公共卫生挑战对大多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带来了巨大影响（Popkin 等人，2019年）。与社区、政策、计划、治理结构和资金流主导实施管理的行动相反，这项研究建议采取双重责任行动，以同时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和超重、肥胖以及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研究表明，营养不良、肥胖以及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与生命早期营养、饮食多样化、食品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存在内在联系（Hawkes 等人，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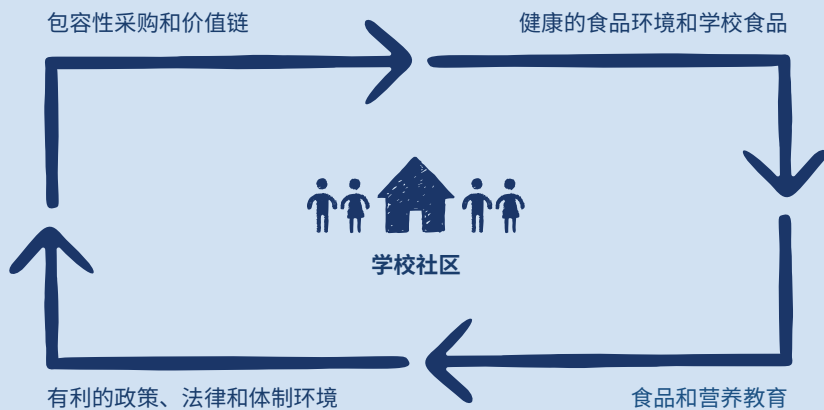
在推动公共粮食系统与社区联合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本土学校供餐（HGSF）计划有可能发挥关键作用。重点关注学校附近小农户，建立较短的食物链，有助于促进人们用较低的运输成本获得“从农场到餐桌”的新鲜食品（欧洲联盟委员会，2020年）。同样，在食品制备过程中采用“零浪费”方法能帮助社区减少三分之一的食物浪费，这些可以避免的碳排放是本土学校供餐计划作出的最大的贡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b）。最后，本土学校供餐计划通过采用气候智能型农业实践来适应气候变化，从而减少土地退化，促进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a）。



联合国粮农组织学校食品和营养工作组

作为对改善营养和粮食系统转型的国际呼吁的直接回应，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了一个整体框架，以更好地指导学校的各项工作。该框架旨在支持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制定、转变或加强它们基于学校或与学校相关的政策、计划和其他举措，以增强对饮食、儿童和青少年营养、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当地粮食系统的协同影响。

联合国粮农组织学校的食品和营养框架立足整体，充分利用四个行动领域并有目的地在它们之间产生协同作用。这四个行动领域是该组织职责、经验和能力的核心，即：1) 健康的学校饮食环境；2) 食品和营养教育；3) 学校食品的包容性采购和价值链；4) 有利的政治、法律、金融和制度环境。通过这种整体方法，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援助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为学校食品和营养的四个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并制定行动指南；协助建立有利于整体方法的监管框架；确定和传播成功经验、最佳实践并总结教训；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并改进部门协调、评估和问责机制。



通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该工作组当前开展的重点活动包括：

- 协助各国制定或加强学校食品和营养政策及法律框架，指导国家计划的设计和和实施；
- 制定简单易行的学校食品和营养监测与评估框架；
- 为各国制定综合的全球方法，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并实施基于粮食系统的学校供餐营养指南和标准；
- 传播指南和发展自身能力，扩大学校食品和营养教育的范围、方法质量与影响，确保指南与学校食品环境政策的互补性；
- 促进学校采购政策与农业发展举措之间的联系，支持小农户加强能力建设，努力生产和加快产品商品化，并使其产品达到所要求的营养和食品安全标准；
- 在非洲联盟框架内，通过电子学习课程以及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开展知识共享等活动，积极宣传计划实施指南并大力发展增强国家本土学校供餐计划的能力；
- 进行食品价值链分析，确保供应方认清差距并抓住机会，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参与本土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的营养需求；
- 评估公共采购监管框架，分享知识，提高学校供餐食品采购计划的设计和和实施能力，使计划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 评估本土学校供餐计划对小规模生产者和社区食品安全的影响与益处；
- 收集和整理学校供餐计划在学校因新冠疫情关闭期间适应新供餐方式的经验，并促进国家间的知识交流。

了解更多有关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学校食品和营养方面开展工作的信息，请访问以下链接：

<http://www.fao.org/school-food/en/> ■

Lesley Drake

执行理事

伦敦帝国学院儿童
发展合作伙伴联盟

“获得更好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SABER）测评工具由世界银行（WB）牵头，并由多个合作伙伴于2011年共同开发，其中包括各国的团队、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此测评工具是一项宏伟的举措，旨在收集和传播有关所有领域教育政策的比较数据和知识，包括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领域。SABER 测评工具专门帮助各国系统地评估并加强其教育体系。2018年，基于采用 SABER 测评工具对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国家框架实施评估的6年成功经验，世界银行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团队讨论创建新的共同框架以便将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评估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制定一种更为简单的资金决策方法，同时改进对治理和关键绩效指标的评估。新框架“Healthy-SABER”强调，这种特殊的教育体系测评工具更注重在校学生的健康、营养和福祉。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Healthy-SABER 测评工具的试点测试工作在2020年被推迟，但现已计划在多个国家实施。

Healthy-SABER 框架之前的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 SABER 测评

学校健康（SH）和学校供餐（SF）SABER 测评工具基于五个国际商定的政策目标，包括：政策框架；财政能力；机构能力和协调；设计和实施；以及社区参与。作为诊断性政策工具，这个框架用于根据当前国家承诺对循证实践进行基准测试。迄今为止，世界银行编写了约55份报告，其中有14份报告已在世界银行网站上发布。

2014年，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在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领导下合作实施了学校供餐 SABER 测评工具。这有助于确定计划的优势和劣势，并为未来的行动制定明智的计划。■

2.5 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学校供餐计划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校供餐计划在人道主义和紧急情况下的重要作用。本节就此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学校供餐计划发挥的重要作用。本节还报告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如何加强应对紧急情况以及和平建设的能力。

学校供餐在紧急情况下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证据

Fafo 研究基金会2017年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重新思考紧急情况下的学校供餐：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Hatlø 和 Sommerfelt, 2017年），对紧急情况下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最新发展进行了说明。该报告侧重于紧急情况发生的背景。这种复杂的紧急情况（包括与冲突和长期危机相关的紧急情况）正在增加，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10年人道主义和发展合作伙伴的行动。

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学校供餐对儿童保护的重要性。虽然保护儿童权利免遭剥夺以及保护儿童尊严免受侮辱仍然至关重要，但报告还强调了特定年龄儿童的保护需要，以及儿童面临的各类风险（参见下文）。

表 2.1
儿童在紧急情况下面临的风险

- 危险和伤害
- 身体暴力和其他有害做法
- 性暴力
- 社会心理压力和精神障碍
- 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
- 童工
- 无人陪伴和失散的儿童
- 触犯法律的儿童和被监禁的儿童

来源：Hatlø 和 Sommerfelt, 2017年。另参见世界卫生组织等，2020年

作为增加受教育机会的一种工具，紧急情况下的学校供餐可能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这些特定年龄的威胁，如强迫结婚或早婚以及各种不当形式的童工。学校和其他“安全空间”可以为满足儿童的保护需求做出积极贡献，学校供餐可以有效激励父母送孩子上学和支持孩子继续上学。

该报告引用了各类紧急情况的研究和证据，认为学校供餐可以有效规避紧急情况对儿童健康、营养和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可以成功减少儿童获得并完成学校教育各种障碍。研究发现，“在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对于减少教育障碍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在紧急情况下，缺乏食物会阻碍儿童上学。”虽然“在某些高强度冲突的紧急情况下，儿童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缺乏教师和教学材料可能是他们获得教育的最紧迫障碍”，但报告指出，在各类紧急情况下，如缓慢发生的自然灾害和高强度冲突的危险情况，“饥饿和缺乏食物也可能在家庭经济贫困和认知能力退化的双重影响下，构成儿童教育的障碍”（Hatlø 和 Sommerfelt, 2017年）。

这些发现可以与 Aurino 等人（2019年）强调冲突的方法相结合（参见个案研究3.1）。该研究发现，在冲突强度较高的地区，学校供餐对增加受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大。

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对改善和平前景的贡献

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支持的1700万名儿童中，有38%生活在受冲突或危机影响的国家（世界银行，2020f）⁷：作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国家战略计划中危机应对活动的一部分，其中430万名儿童得到了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受战争和社会不稳定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了学校供餐支持：叙利亚有多达97.1万名儿童，也门有68万名儿童，南苏丹有46万名儿童。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帮助一些国家实施学校供餐计划，以支持来自不安全地区的难民儿童，其中包括孟加拉国的学校供餐计划。该计划正在援助难民营中主要来自罗辛亚社区的40.5万名儿童。截至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了世界各地170万儿童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IDP）和从世界各地返回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危机应对活动覆盖的国家。

世界粮食计划署关于在过渡环境中建设和平的政策（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b）承认，学校供餐“为儿童恢复正常感和稳定感以及社区团结提供了机会”。

2018年至2020年期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开展了一项研究，以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受冲突影响国家实施的活动中为改善和平前景做出的贡献。该研究所在2018年至2020年间发布的5份系列报告（其中包括4份国家报告和1份综合报告）分享了研究结果：《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改善和平前景的贡献》（Delgado 等人，2019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和马里这两个国家，该研究包括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学校供餐计划。

7. 世界银行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为高强度冲突、中等强度冲突和高制度化和高社会脆弱性国家。

研究团队在每个国家进行了冲突分析和实地研究。尽管冲突局面很复杂，但学校供餐计划仍然是能够为稳定和团结带来积极成果的活动之一。这些报告通过采取用于建设和平领域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了学校供餐计划的直接和间接成果。正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解释的那样，“在建设和平中，更加强调过程，产出可能只是在创造产出的过程中加强关系和信任的工具。例如，家长委员会监督学校供餐（过程）可能比学校供餐本身（产出）具有更大的建设和平的潜力”（De Ceglie 等人，2019年，第2页）。

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研究团队确定了与学校供餐计划有关的三个主要影响途径：

- 学校的开放或关闭往往表明谁在控制一个地区——例如在马里，圣战组织将学校视为袭击目标，并在获得对某个地区的控制权后关闭学校，以破坏国家权威并拒绝学校的世俗主义。同样，马里政府将重新开放学校作为一种象征性行为，以表明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事实证明，学校供餐计划通过传达一种稳定感以及对更加和平未来的希望，在使马里的学校保持开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是提供救济和发展等干预措施的关键平台，学校供餐计划是学校保持开放的关键因素。因此，学校可以直接或作为进一步干预的工具在恢复正常和稳定社区方面发挥作用”（De Ceglie 等人，2019年，第12页）。
- 通过社区参与管理的学校供餐计划促进了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这是改进治理实践的基石。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学校供餐以及对更广泛教育相关活动的管理是社区生活中一个无争议且被积极看待的行为，这一事实至关重要。一旦建立关系，提供参与对话的安全空间可能会扩展到其他更具争议性的问题”（De Ceglie 等人，2019年，第9页）。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注意到这种供餐计划对和平的潜在贡献。
- 最后，在政府主导的机构（如学校）中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结合政府加强问责制和响应能力，有助于增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尽管全球证据喜忧参半，但吉尔吉斯斯坦的报告指出，“服务提供不力和治理失败已被广泛视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提供服务方面与国家进行日常互动，如学校供餐或营养服务，这可能是公民与国家的唯一的日常互动”（De Ceglie 等人，2019年，第17页）。在菲律宾，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06年启动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更大一揽子活动的一部分，旨在为受冲突影响地区建设和平提供支持。除了吸引儿童上学和改善他们的食品安全外，该计划还为社区层面的和平建设带来了其他诸多好处。儿童每天参与学校供餐计划，从中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正常生活；家长们认为，在学校委员会工作并帮助组织该计划的实施，使他们的社区变得更加紧密。这些活动还使社区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与政府进行互动。总体而言，该计划通过解决饥饿问题并抓住机会促进和解以及恢复正常生活来支持和平建设（Brinkman 和 Hendrix，2011年）。

除了以上这些成果，Aurino 等人实施的另一个研究项目（2019年）还发现，在受冲突影响的马里，学校供餐计划继续对那里的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参见个案研究3.1。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发现，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学校供餐和女童教育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关于学校供餐计划对危机和受冲突威胁的影响，需要补充更多的证据。然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和 Aurino 等人的研究表明，学校供餐计划可能在危机和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产生一系列积极成果。这包括：促进社会融合；从基层向上建立善治；创造或恢复正常生活；以及支持加强国家在学校供餐方面的问责制和响应能力。这些积极成果可被视为增强适应性与和平建设的推动因素。

加强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应对紧急情况 and 冲突的后续措施

为了更好地了解冲突和脆弱环境中的学校供餐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正在开展两项由加拿大资助的多国评估活动。第一项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尼日尔和叙利亚开展的四国评估系列活动。此系列活动旨在提供证据和成果，为紧急情况下的政策和计划提供信息，并有助于增强证据库。第二项评估活动将侧重于乍得和尼日尔的“打破女童教育障碍”项目（另参见专栏2.4）。此评估活动由两份国家报告和一份综合报告组成，将评估“打破女童教育障碍”项目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并为全球政策和指南提供信息。

世界粮食计划署新的2020-2030年学校供餐战略加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冲突和受危机影响环境下支持学校供餐的承诺，并概述了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新方法。

2.6 发展趋势

- 人们普遍认识到,对儿童生命头1000天的投资必不可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接下来的7000天继续进行投资。学校健康和营养是对儿童未来7000天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之一:可以维持早年投资的收益,并在对教育和学习最重要的年龄段为儿童提供支持。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应进一步制定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以确保向学龄儿童提供针对特定年龄的干预措施。
- 目前,对学习的投资与当前对孩子健康和营养上的投资不相匹配。学校供餐计划可以优化教育成果,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的教育投资。教育、健康和营养投资与成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在未来,各国政府所付出的努力和投入的资源应重点关注学校健康和营养以及教育,以便在人力资本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 着重改善性别歧视的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特别是在与学校供餐计划的收入转移措施相结合时,就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巨大潜力:提高女童入学率;帮助女孩在向中等教育过渡的高辍学阶段继续上学;以及特别有助于提高青春期女性的营养。
- 鼓励从当地采购食物的学校供餐计划可以在解决关键的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土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缩短食物链,有益于当地经济和粮食系统;而更慎重的学校供餐设计以及更可预测的需求能够减少食品浪费,从而降低碳排放。
- 学校健康和营养一揽子计划以及精心设计的学校供餐计划,能通过营养改善计划,开展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干预活动,提供营养教育和增加健康饮食来解决营养不良给儿童带来的双重负担。学校为改善儿童营养提供了一个极具成本效益的平台。
- 学校供餐计划在恢复受危机影响社区的正常状态和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紧急情况。在制定建设和平进程和“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干预措施时,应考虑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一项有效的社区级别的活动。



个案研究 2.1

芬兰: 投资促进有效学习

Satu Lassila

芬兰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代表

芬兰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一直提供免费校餐,目的是支持儿童的学习、健康和营养。20世纪初,芬兰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农业是人们的主要生计来源。当时,很少有孩子上学,15岁的孩子中有40%是文盲。芬兰的义务教育法于1921年生效,安排学校供餐被认为是市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实施70多年的学校供餐计划后,芬兰已经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福利国家。

今天,所有接受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学生都有权在学校免费享用一顿丰盛的热餐。根据芬兰国家核心课程,除了给孩子提供营养外,学校供餐还通过提高对健康饮食和营养在食品相关教育中重要性的认识,为促进教育发展做出贡献。学校每天为学生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食物。其中至少有一种可以作为素食者选择,通常包括奶制品和鸡蛋。一些城市已经决定始终将素食作为选择之一。政府鼓励所有学校每周有一天为所有学生提供素食。

学校供餐计划在政策和法律框架方面受立法监管。芬兰宪法规定保障个人相对于公共管理部门的基本权利。芬兰宪法还规定并明确了各自治市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尤其是教育和社会权利方面。国家进一步制定了有关基础教育、高中教育以及幼儿教育和保育等方面的法案和法令。

芬兰的各个市政府对社会有着关键的影响,在欧洲背景下,它们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在芬兰,各市为自治社区,由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拥有最高权力。市政府向公民提供基本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服务:社会福利和健康;教育和文化管理;环境;以及技术基础设施。在学校膳食方面,市政府负责监督食品采购、准备和提供。而各部门和中央政府则负责提供资金、必要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指示和指导。

学校供餐计划的好处已经得到广泛认可,遵循相同的基本模式的集体供餐在大学和工作场所也很常见。学生在学校享用一顿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热餐,这让家长们感到放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白天的营养很充足。学校供餐在解决儿童贫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芬兰的入学率非常高,学校供餐几乎覆盖了所有6至15岁的学生,包括接受幼儿教育的儿童和大部分在高中学习的青少年。这个国家虽然没有营养不良,但肥胖在儿童中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通过国家核心课程开展与食品相关的教育,在消除肥胖和营养不良以及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可持续选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每所学校的所有学生每天享用校餐,这为传授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个案研究 2.2

法国：学校供餐如何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过渡？

提供者

Sylvain Fournel
法国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代表

法国一半的小学生和三分之二的中学生——约600万儿童——定期享用学校餐饮服务。法国采用分权制，由市政府直接管理幼儿园和小学的校餐供应。而由各省和各大区分别负责向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提供校餐。提供校餐不是一项强制性的公共服务，但80%建有学校的城市均实施了学校供餐计划。

学校供餐计划在法国有多种用途

- 确保儿童获得健康的饮食；
- 让孩子接触各种食品——他们学会如何“吃得有营养”，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并做出更健康的食品选择；
- 解决通常与不良饮食习惯和获得均衡健康饮食有关的社会与健康不平等问题；
- 刺激当地生产，帮助构建具有生产更多有机产品潜力的当地优质农业食品链；
- 鼓励采用更加良性和可持续的供餐方式，加快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过渡。

地方政府可以决定直接或通过专门的公共实体机构对学校食堂进行管理，或者将大约三分之一的学校供餐计划外包给第三方（例如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或独立的公共实体机构）。学生享用的校餐可采用多种供应方式：学校的自有厨房；向所在地区多所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送餐的中央厨房；或者通过基于学校中央厨房和卫星食堂的混合模式在现场烹饪部分膳食。

法国学校供餐计划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

- 它是一种通过差异化定价实现社会目标的公共服务。
- 社会不平等反映在饮食习惯和饮食均衡上：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儿童更容易超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学校供餐可能是一天中唯一营养均衡的膳食。向所有儿童提供负担得起的学校供餐已被确定为政府的优先事项。

地方政府规定学校供餐的价格不能超过其成本。家庭可以为每顿餐食支付单一价格，或者在多数情况下，根据他们的收入水平支付递减价格。例如，巴黎市政府采用十级定价标准（向最弱势家庭提供0.13欧元的最低价格）。其他城市，如勒布尔热或博比尼，已经为所有家庭提供免费校餐。

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过渡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埃加勒姆法》（2018年）。

健康和营养、环境影响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法国学校供餐计划最近取得进展的主要因素。2018年的《埃加勒姆法》给学校供餐计划带来了重大进展：该法规定，到2022年，学校提供的食品中，50%的食品应贴有认证标签（“含20%有机食品”标签），以保证食品质量和可持续来源。该法还在学校餐饮服务中引入了每周一餐素食的试点。塑料制品应该逐渐被其他替代品所取代。首要措施包括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并强制实施食品垃圾管理方法。最后，欧盟的学校水果、蔬菜和牛奶计划为产品分销提供支持，包括教育和信息措施。■





第3章 学校供餐的 成本和收益

在过去10年里，人们对学校供餐计划的兴趣日益增加，导致学校供餐知识库不断扩大，相关的报告、评估和研究出版物越来越多。本章研究了这些不断增加的证据，并强调了一些关键发现。

本章报告了有关学校供餐成本的最新数据，并将其与《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中提供的成本基准以及分析学校供餐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进行了比较。

自2013年以来，每名儿童学校供餐计划的年度费用几乎没有变化。使用中位数成本作为衡量标准，2020年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成本为55美元（高于2013年的50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41美元（低于2013年的46美元），对所有国家而言，2020年和2013年的成本保持不变，均为57美元。2013-2020年的趋势数据支持这样一种解释，为儿童提供学校供餐需要支付基本的最低价格，即可行的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本质上相似且基本稳定。

对于教育投资最少、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来说，学校供餐的相对成本最大：最需要学校供餐的贫穷国家最难支付费用。同样，随着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他们日益能够自力更生，有能力利用国内资金支付费用。第1章的结果证实，大多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已经从国家预算中拨款资助其学校供餐计划。这些观察结果支持了最新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战略，该战略将外部资源集中用于最贫穷国家的计划，并随着这些国家收入增加，为这些国家向国内资金过渡提供技术支持。

学校供餐计划的经济和非经济效益在越来越严格的试验中得以显现。2015年之前的准实验性研究、随机对照试验（RCT）和系统综述显示，儿童教育以及儿童身心健康均有所改善，最大的受益者是弱势儿童群体。最近，一个横跨加纳10个地区的纵向群体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学校供餐计划对儿童的综合学习、数学和识字成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效应量约为0.15个标准差），并且对来自国家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女孩和儿童的影响更大。法国开发署和世界银行最近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教育支持干预措施进行了荟萃分析，将学校供餐列为提高学习成果的第三大有效措施，仅次于以教育方法为重点的干预措施，并且优于建造新学校和多数教育支持干预措施，如奖学金和现金转移支付。

学校供餐计划在冲突环境中也很有效，在这种环境中，严格的研究尤其难以进行。在马里进行的一项准实验性研究利用危机前基线并通过5年追踪调查，比较了冲突期间学校供餐与一般食物分发对儿童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学校供餐提高了10%的入学率，并使儿童在5年学习期间增加了大约半年的上学时间。相比之下，社区食品分配可能导致入学率下降20%。学校供餐使女孩参加任何与劳动相关的活动减少了约10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花费在劳动上的总时间减少了1个月）；而社区供餐增加了童工比例，尤其是男孩参加工作的比例。

“成本收益分析”（BCA）工具为有助于评估学校供餐计划带来的多部门经济回报。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评估学校供餐计划，可以为循证决策提供信息，特别是在可能存在的多部门经济回报方面，例如人力资本（如健康和教育）、社会保护和当地农业经济。一项初步分析选择将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4个国家作为方便样本，涵盖受益于学校供餐计划的大约2亿名儿童。该分析表明，从跨部门经济回报的角度来看学校供餐计划具有成本效益，在这些计划中每投资1美元就有高达9美元的收益。

3.1 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

《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按收入组分类，并基于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收集和调查的数据（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Gelli 和 Daryanani，2013年），深入分析了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这为学校供餐计划成本确立了第一个全球基准。

202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使用相同的方法重复了这项工作，以探索2013-2020年期间的价值趋势。2020年的数据基于89个国家的更大样本（高于2013年的74个），分布于相同的收入组中：29个低收入国家（高于2013年的23个），3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高于2013年的23个），以及27个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国家（低于2013年28个）。2020年的样本基于四个不同的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资助的《2019年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调查报告》（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2019年）；《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年度国家报告》（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d）；《2017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智能学校供餐报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营养敏感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d）；以及《2018年全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详见附件5和表 A5.1）。表3.1比较了2013年和2020年的数据。

数据显示，2020年最新结果与2013年基准之间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以中位数成本作为衡量标准，2020年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成本为55美元（高于2013年的50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41美元（低于2013年的46美元）；就所有国家而言，2020年和2013年的成本保持不变，均为57美元。中位数成本的高度一致性掩盖了这些数值的巨大差异。然而，不同收入组的范围也存在相当大的重叠，这表明每名儿童的学校供餐成本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与收入分组无关。

这里的主要发现是，尽管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自2013年以来，学校供餐计划的年度成本几乎没有变化，不同国家和收入组的儿童供餐成本仍然大致相似。

《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将观察到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人均年成本与各国以下两个重要指标进行了比较：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的国家财富或生产力，以及以小学教育人均年成本表示的教育投资规模。这里对2020年的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比较，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2020e），基础教育成本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0年）中的学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支出份额。2013年和2020年的结果详见表3.1以及图3.1和3.2。

从2013年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增加，学校供餐计划的人均年度成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2020年学校供餐计划的中位数成本约占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高于2013年的6%），这一数值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2%（与2013年相同），在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国家为1%，所有国家的平均值为2%（与2013年相同）（参见图3.2）。

同样，正如2013年的数据所示，学校供餐成本占教育总成本的比例在低收入国家最高。2020年，低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中位数成本为基础教育成本的77%（高于2013年的48%），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20%（高于2013年的15%），所有国家的平均值为21%（高于2013年的15%）。图3.1显示了2013年和2020年观察到的模式相似性，以及与较富裕国家相比，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相对成本差异非常大。

这些趋势在10多年前首次提出（Bundy 等人，2009年；Gelli 等人，2009年）。目前的趋势数据支持这样解释，即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本质上相似且基本稳定，也就是说，为儿童提供学校供餐需要支付基本的最低价格。虽然低收入国家的每餐成本可能最低，但对于教育投资最少、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来说，每餐成本相对于教育成本而言必然占较大比例。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最需要学校供餐的贫穷国家将最难支付费用。同样，随着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他们日益能够自力更生，有能力利用国内资金支付费用。这也是第1.4节中观察到的趋势，表明大多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已经从国家预算中拨款资助学校供餐计划。



表 3.1

2020年成本基准及与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的比较分析

收入 分类		人均学校供餐 年度总成本 (美元)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			人均小学教育 成本比例		
		2013 年	2020 年	变化	2013 年	2020 年	变化	2013 年	2020 ⁸ 年	变化
低收入 国家 n=29	平均值	56	60	+7%	7%	9%	+27%	68%	96%	+42%
	中等	50	55	+11%	6%	7%	+13%	48%	77%	+60%
	最低	20	16	-19%	1%	2%	+109%	9%	18%	+99%
	最高	117	129	+10%	25%	23%	-8%	230%	286%	+25%
中等偏 下收入 国家 n=32	平均值	56	66	+17%	2%	3%	+52%	24%	42%	+74%
	中等	46	41	-10%	2%	2%	-4%	15%	20%	+36%
	最低	21	5	-76%	0%	0%	0%	3%	3%	-16%
	最高	136	343	+152%	10%	16%	+58%	89%	329%	+269%
中等 偏上和 高收入 国家 n=27	平均值	371	154	-58%	2%	1%	-35%	11%	10%	-6%
	中等	225	81	-64%	1%	1%	+10%	8%	11%	+32%
	最低	24	25	+3%	0%	0%	0%	2%	1%	-56%
	最高	1586	707	-55%	5%	3%	-41%	29%	26%	-9%
金砖国 家 ⁹ n=3	平均值	36	32	-12%	1%	1%	+12%	4%	5%	+22%
	中等	30	35	+18%	1%	1%	+17%	5%	4%	-21%
	最低	15	14	-4%	0%	0%	+27%	2%	2%	-3%
	最高	64	46	-28%	1%	1%	+1%	6%	10%	+65%
所有 国家 n=89	平均值	173	91	-48%	3%	4%	+47%	33%	49%	+48%
	中等	57	57	0%	2%	2%	+11%	15%	21%	+43%
	最低	15	5	-66%	0%	0%	-10%	2%	1%	-56%
	最高	1586	707	-55%	26%	23%	-12%	230%	329%	+43%pa

儿童人均学校供餐中位数成本

55美元

低收入

41美元

中低收入

81美元

中高收入

57美元

所有国家

8. 由于缺乏可用数据，分析仅涵盖73个国家的人均小学教育成本比例（22个低收入国家，27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3个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国家，3个金砖国家）。

9. 仅有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数据。

在过去10年中, 学校供餐成本保持相对稳定, 支出与收入水平相当



基本成本是食品及其运输,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各国通常会加大投入



在低收入国家, 学校供餐需要更大比例的国家预算



在过去10年中, 各国持续提供财政支持, 增加了国内拨款



当前的挑战是因新冠肺炎影响财政拨款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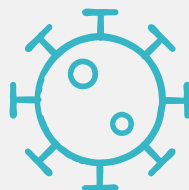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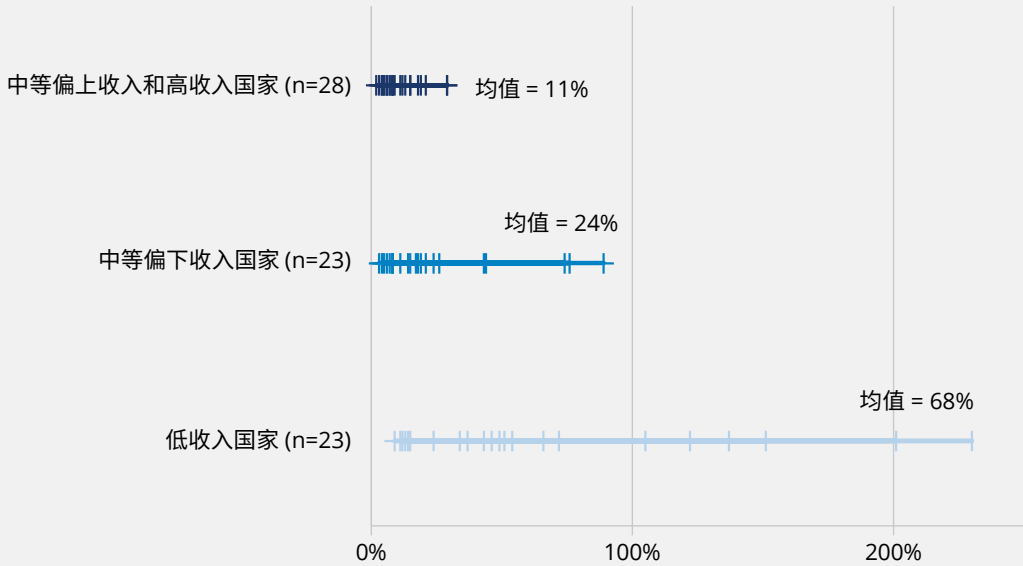


图3.1
学校供餐成本占小学教育支出的比例

图例：与第1章中看到的政府支出增加相一致，学校供餐成本占教育成本的百分比在2013-2020年期间有所增加。

在2013年



在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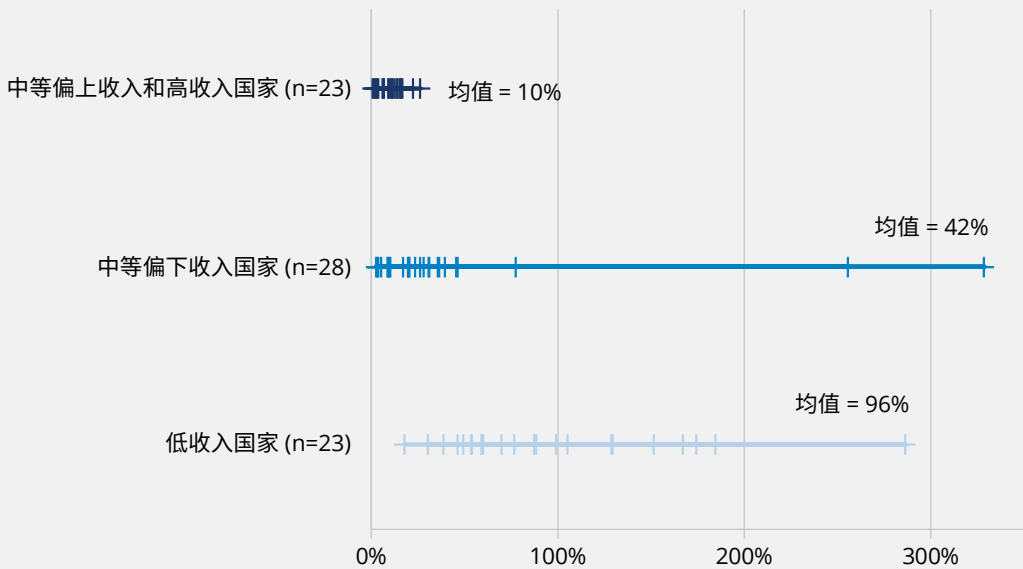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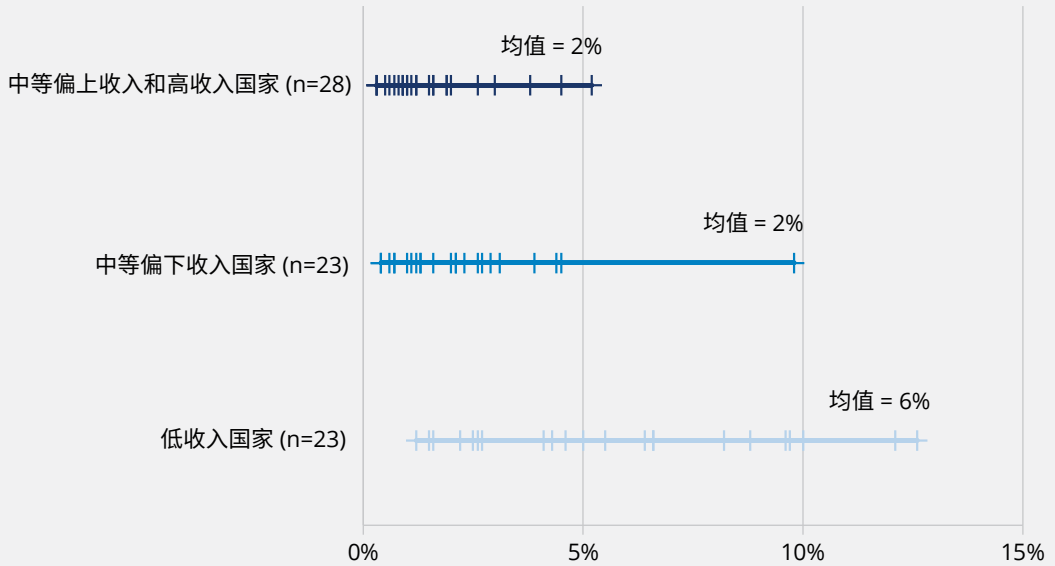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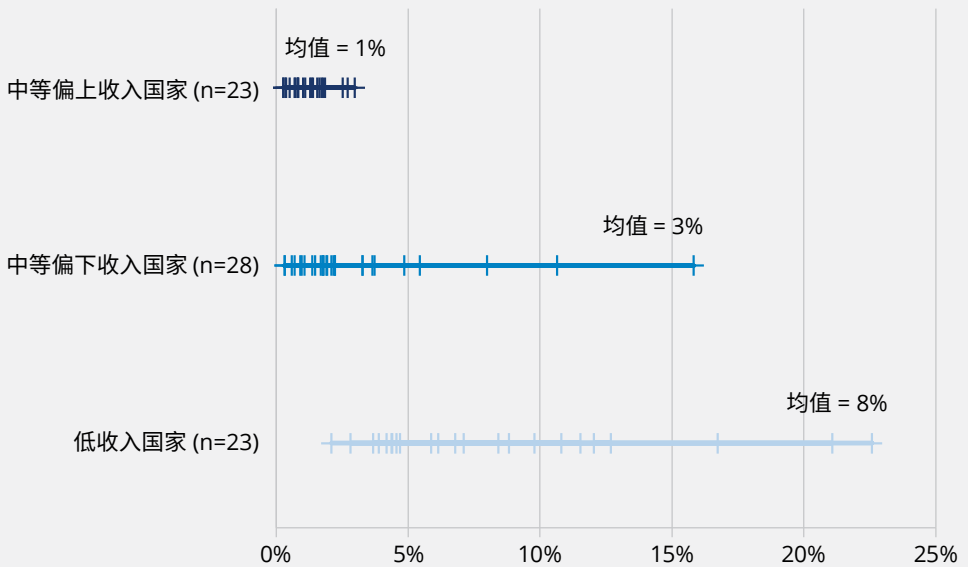
图3.2
学校供餐成本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图例：与2013年的结果类似，随着收入增加，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人均年度成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在2013年



在2020年



专栏 3.1

学校供餐是社会保护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Julieta Trias
经济学家

**Yashodhan
Ghorpade**
经济学家

Ugo Gentilini
社会保护高级
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

提供基础教育和保健是任何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学校供餐是非缴费型安全网（或社会援助计划），是提高学校出勤率和入学率，改善儿童营养和学习的强大工具。学校供餐是全球最普遍的实物福利形式；在粮食不安全地区，它往往是儿童和家庭唯一的安全网。

学校供餐是全球最普遍的社会保障工具。根据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指标地图集（ASPIRE）数据库，各国每年在学校供餐计划上的支出平均占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0.14%。在某些地区，如马拉维和利比里亚，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是非洲安全网平均支出的两倍多。学校供餐也越来越多地针对贫困和弱势家庭的儿童。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贫困家庭参与这些计划。

人们一致认为，学校供餐对近期教育成果和更长期的人力资本形成具有积极的贡献。在马里，冲突期间的紧急学校供餐计划改善了教育成果——入学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完成学业的时间增加了半年——并减少了女童工人数（Aurino 等人，2018a）。有证据表明，尽管学校供餐计划并不总是导致学习成绩提高，但它持续提高了学校的入学率，例如在布基那法索、肯尼亚和秘鲁（Cueto 和 Chinen，2008年；Kazianga 等人，2009年；Vermeersch 和 Kremer，2005年）。这是因为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儿童的学习成绩（Jukes 等人，2007；Adelman 等人，2008年；Alderman 和 Bundy，2012年）。

就长期结果而言，例如在印度，学校午餐计划减轻了严重干旱对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提高了刚入学儿童的营养摄入（Singh 等人，2014年）。此外，与参与该计划不到1年的儿童相比，已参与5年的儿童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考试成绩有所提高（Chakraborty 和 Jayaraman，2019年）。与现金转移支付的情况一样，差距越大，影响通常越大；因此，最贫穷的女生和少数族裔的改善最明显（Alderman 和 Bundy，2012年；Ahmed 和 del Ninno，2002年；Jukes 等人，2007年；Kristjansson 等人，2007年；Adelman 等人，2008年；Bastagli 等人，2016年）。然而，与现金转移支付不同，学校供餐计划为每个家庭提供一个食品篮，以实物形式给儿童供应食品，从而促进了儿童的特定营养结果，而现金转移支付可能无法保证这一点。

为了使学校供餐最大限度地为国家社会保护系统做出贡献，食品供应必须充足。这需要选择适合具体情况的供餐方式（学校供餐、强化饼干、可带回家的口粮或这些方式的某种组合），包括价值转移、福利持续时间和目标设定有效性。食品应以可预见的方式及时、定期提供，避免食品传输渠道中断和食品供应短缺；应仔细设计劳动力、现金和社区实物捐助的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转移，避免给那些已经处于弱势的学生家庭增加负担。为了应对冲击和危机，学校供餐计划还应灵活地扩大规模。最后，学校供餐必须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多加研究：如何用现金、代金券和实物转移补充学校供餐；不同供餐方式的成本效益比较；以及学校供餐如何在加强国家社会保护系统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新冠疫情还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将学校供餐计划调整为危机应对机制的跨国实践的例子。需要对学校供餐计划实施更严格的评估，以了解它们在更长时期内对家庭和个人更广泛的影响，并评估它们对社会契约和性别暴力等方面的影响。■

3.2 学校供餐的经济和非经济效益

专项研究（Adelman 等人，2019年；Kazianga 等人，2014年；Powell 等人，1998年）和系统综述（Kristjansson 等人，2007年；Snilstveit 等人，2015年）已经表明，提供学校供餐可以改善儿童的教育，以及他们的身心健康，其中较弱势的儿童受益最多。由于经济环境和计划实施质量各不相同，学校供餐计划带来的影响通常因具体情况而存在差异。重要的是，就证据而言，在过去的20年中，大多数关于学校供餐计划有效性的研究要早于对这个计划在提高入学率方面所取得进展的研究：全球小学净入学率从1999年的83%上升至2016年的90%。

目前,低收入国家正在逐步普及小学教育,这提高了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包括学校供餐计划)的潜力,使这些计划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惠及大部分儿童和青少年。近年来,随着入学目标发生变化,改善营养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国家将学校供餐计划视为应对肥胖挑战的一种措施,而不是主要用来减少营养不良。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利益分配。

在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加纳政府与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评估了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带来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更严格的最新证据。在加纳10个地区实施的纵向集群随机对照试验共覆盖2869名学龄儿童(5-15岁)。社区被随机分为:1)对照组(未实施任何干预措施);2)试验组(已实施经改革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在公立小学每天提供一餐热食)。该研究发现学校供餐计划对儿童的综合学习、数学和识字成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效应量约为0.15个标准差)。此外,在以下人群发现了更大的影响:女孩(效应量约为0.25个标准差);来自国家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效应量约为0.30个标准差);以及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儿童(效应量约为0.30个标准差)。同时,也有证据表明主要影响途径,包括这些亚组的入学率增加(约为4%),对总体认知、数字广度和标准化渐进矩阵评分具有积极影响(所有儿童的效应量约为0.15标准差,亚组影响更大)(Aurino等人,2018b);5-8岁儿童、女童和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儿童的身高增长(效应量约为0.1个标准差)(Gelli促进等人,2019b)对农业产生的相关影响仍在分析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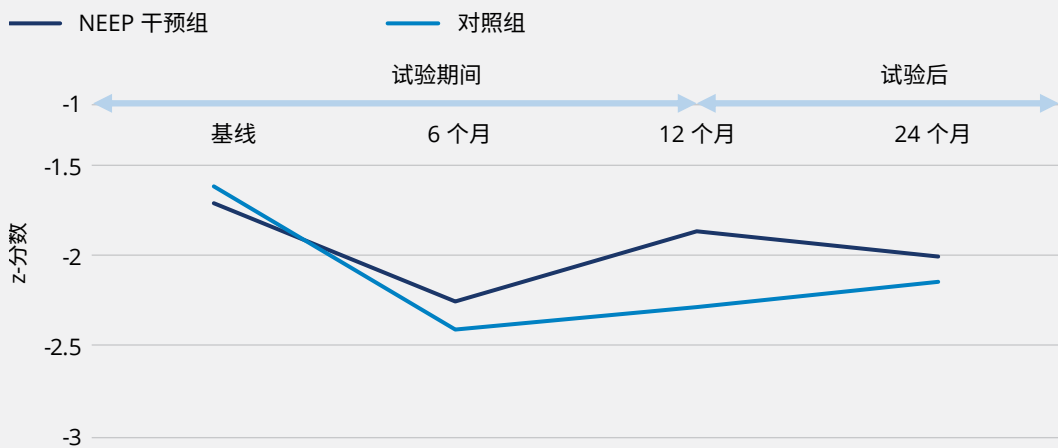
正在进行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营养干预计划,如学校供餐和儿童早期发展(ECD),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措施大规模实施营养干预措施(Black等人,2013年;Black等人,2017年;Ruel和Alderman,2013年)。例如,将营养干预措施和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相结合,既为继续覆盖营养优先年龄范围(2周岁以下)之外的学龄前儿童提供了机会,也为影响在家里照顾弟妹妹的家庭看护人员提供了平台。然而,几乎没有严格的数据可以证明通过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平台扩大营养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学校供餐计划在多个部门创造价值,包括:教育、卫生、营养、社会保障和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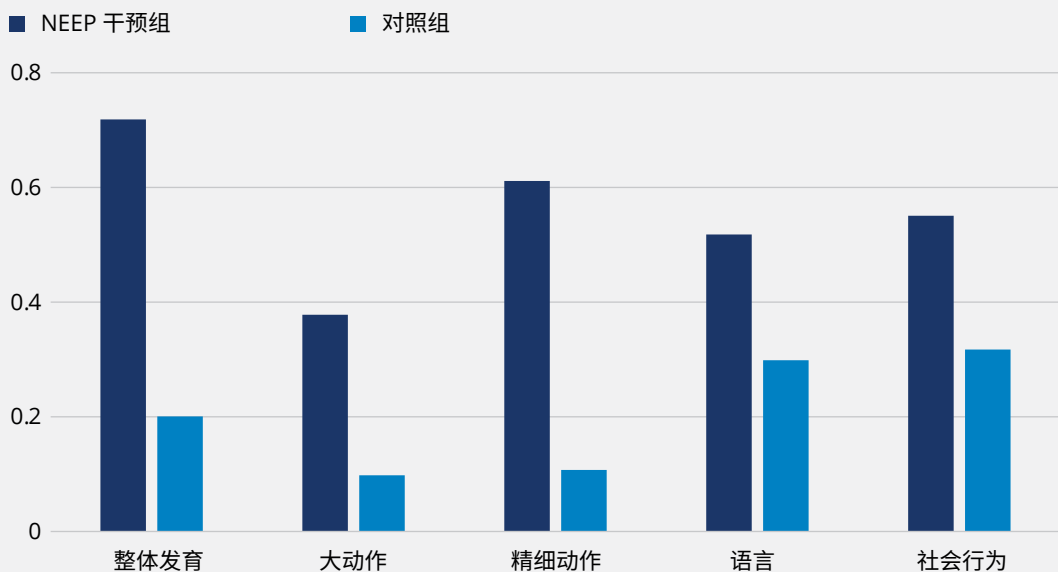
图3.3
 马拉维营养干预学校供餐计划的改进

图例：在试验结束一年后，研究发现接受营养干预幼儿园供餐计划的儿童的弟弟妹妹具有更好的年龄别身高和儿童发展分数。通过宣传家庭看护知识和育儿实践，营养干预计划也可能使年幼的弟弟妹妹受益。

弟妹的年龄别身高（弟妹的年龄别身高（HAZHAZHAZ））



弟妹的第二年儿童发展分数 弟妹的第二年儿童发展分数
 （马拉维发展评估工具） （马拉维发展评估工具）



来源：Gelli 等人，2018年；Gelli 等人，2019a。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也被用于填补营养干预计划影响证据的空白。马拉维营养嵌入式评估计划的影响评估（NEEP-IE）是第一个将幼儿园供餐计划作为平台的随机对照试验，该平台覆盖学龄前儿童及其弟弟妹妹和家庭看护人员。结果发现，干预措施改善了学龄前儿童及其弟弟妹妹的饮食，还使家庭看护人员增长了营养相关的知识，家庭营养食品生产和弟弟妹妹的成长也得到了改善（Gelli 等人，2018年；Gelli 等人，2019a）（参见图3.3）。在试验结束两年后，马拉维政府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扩大了干预措施，项目文件将随机对照试验作为投资的证据。

实验性研究设计也被用于评估学校供餐计划的有效性，即是否可以作为冲突/脆弱环境中安全网干预措施的一部分。世界银行估计，有多达15亿人生活在脆弱、冲突或大规模有组织犯罪暴力影响的地区（世界银行，2011年）。粮食不安全、政治不稳定和冲突发生也存在相互关联（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正在处理的所有紧急情况（布基那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都是直接或间接冲突造成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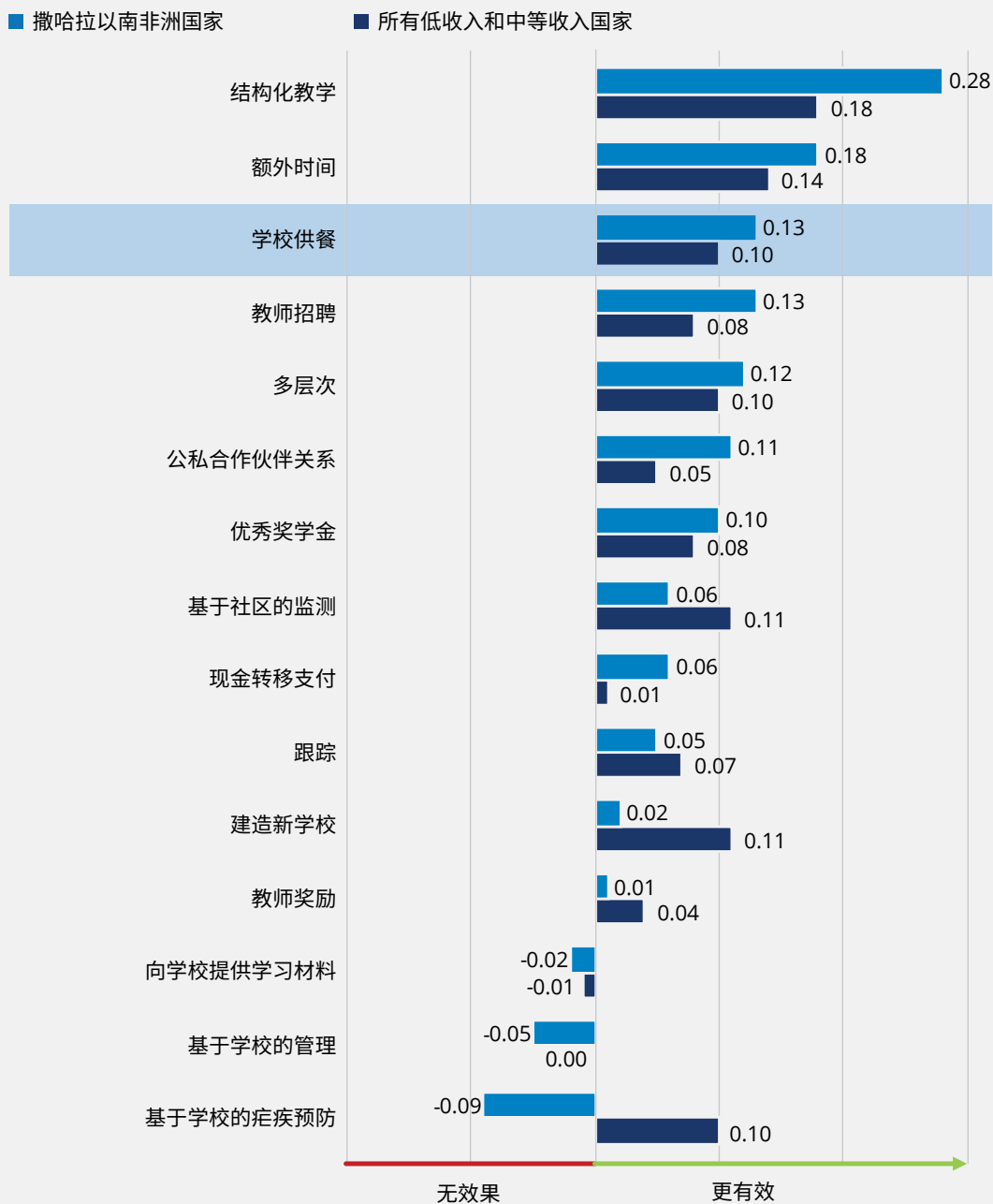
有关冲突环境中学校供餐计划有效性的最新证据包括在马里中部实施的一项准实验性研究。在这些冲突环境中，严格的研究特别难以执行。这是一项由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执行的政府研究，得到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该研究建立在独特的危机前基线和5年随访的基础上，以调查冲突期间学校供餐计划相对于一般食品分配（GFD）计划对儿童学校教育的影响（有关研究的详细信息参见个案研究3.1）。该研究发现，学校供餐提高了10%的入学率，并在5年研究期间增加儿童大约半年的上学时间（Aurino 等人，2018a）。相比之下，研究发现一般食品分配计划可能导致入学率下降20%。

影响因冲突暴露程度而异。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接受粮食援助引发了特定模式下的童工调整：学校供餐计划使女孩参与任何劳动相关活动的比例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花费在劳动上的总时间减少了1个月）；而一般食品分配计划实际上增加了童工比例，尤其是男童工的比例。这项研究和马里其他补充分析的证据（Tranchant 等人，2018年）表明，冲突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面临着重要的权衡因素，例如要考虑计划的规模和有效性，同时还要考虑在武装团体控制地区开展活动的实际情况，包括安全、治理和透明度。

最后，学校供餐计划已被证明可以明显提高儿童的学习成果。法国开发署和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一份报告（Bashir 等人，2018年）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揽子教育支持干预措施中，学校供餐计划被认为是提高儿童学习成果的第三种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如图3.4所示，学校供餐计划的有效性仅被以教学为重点的干预措施（结构化教学和额外时间）超过，这个计划优于所有其他干预措施，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建造新学校、向学校提供学习材料）和大多数教育支持干预措施（奖学金、现金转移支付、教师奖励等）。

图3.4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高儿童学习成果的干预措施平均效果(与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

图例: 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学校供餐计划是提高儿童学习成果的第三种最有效的干预措施, 仅次于以教学为重点的干预措施, 并优于所有其他活动, 包括基础设施投资。



来源: Bashir 等人, 2018年, 第126页

近期对145项有关学校供餐计划如何增加非洲受教育机会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实证研究 (Evans 和 Mendez Acosta, 2021年) 通过荟萃分析证实了这些发现。研究显示, 学校供餐计划显著提高了儿童的考试成绩和学习成果, 尤其是女孩和最贫困家庭的儿童。根据作者的说法, “这些结果大大加强了早期的全球证据, 表明学校供餐计划是有可能提高儿童认知能力和入学机会的策略”。这些结果可以与其他基于学校的计划所产生的结果联系起来: “现金转移支付在增加入学机会方面具有合理的一致性, 但在改善学习方面不一致……同样, 免除学费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不一致”, 而“学校供餐在入学和学习方面带来了持续的增长”。

3.3 计算学校供餐计划的回报: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经济价值

当营养和教育相联系时, 精心设计的、公平的学校供餐计划通过增加受教育年限、提高学习成果和改善营养水平为儿童发展提供帮助。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源于三个因素: 入学率增加、出勤率提高和辍学率降低。学校供餐对能量摄入、微量营养素状况、入学率和出勤率产生了持续的积极影响 (Jomaa 等人, 2011年), 对女孩的影响尤其明显。学校供餐计划已证明对减少小学适龄儿童和少女贫血有效果 (Adelman 等人, 2019年)。正如芬兰国家核心课程所示, 除了给孩子提供营养外, 学校供餐还通过提高对健康饮食和营养在食品相关教育中重要性的认识, 为促进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Pellikka 等人, 2019年)。另参见个案研究2.1。

由 Gordon Brown 担任主席的全球教育机会融资国际委员会在2016年的报告中, 将13项非教学干预措施确定为“提高入学机会和学习成果的高效做法”。其中包括三个健康计划: 学校供餐、疾病预防和微量营养素干预 (全球教育机会融资国际委员会, 2016年)。联合国机构最近对证据的审查发现, 学校供餐计划是对教育公平性和包容性影响最大的两种干预措施之一 (另一种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 (Mundy 和 Proulx, 2019年)。

学校供餐计划是最常见的安全网之一, 它为弱势家庭和儿童提供了所需的日常支持, 并使他们的生活保持稳定; 有数据显示这个计划是贫穷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社会冲突期间实施的首批社会保护解决方案之一 (Bundy 等人, 2009年)。特别是在被纳入国家社会保护系统后, 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保护人们终身免受贫困、脆弱和社会排斥的影响。将学校供餐计划与奖学金、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和公共工程等其他社会援助计划结合起来, 将为解决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多维度社会和经济挑战提供机会, 并有助于加强这些计划的影响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8b)。

图3.5
学校供餐计划的四大好处



成本效益高, 每投资1美元回报
最高可达9美元。

来源: Bundy 等人, 2018b

最后，精心设计的、在当地采购食品的学校供餐计划（本土学校供餐）可以为小农户带来额外的收益，包括支持当地的粮食生产和经济，促进当地市场多样化营养食品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人，2018年）。¹⁰从当地采购食品为女性小农户创造了就业或在学校食堂工作的机会，并改善了学校附近社区的生计，从而促进了妇女的经济话语权与决策能力（世界粮食计划署等，2018年）。

图3.5说明了学校供餐计划带来的多重好处，仅此一项干预措施就至少对四个不同部门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往往通过跨部门运作而产生并且相互关联，例如通过实施健康、营养和教育干预措施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产生回报，以及针对社会保护和当地农业对社区进行投资而产生回报。社会保护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而稳定的社区巩固了教育成果、增加了就业机会。正是这些多重的、潜在的多重利益使精心设计的学校供餐计划成为一项收益极高的投资。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充分理解和量化学校供餐计划的投资或回报，必须评估这些计划的全部跨部门成本和收益。

学校供餐计划有可能带来多种重要收益：不仅可以创造更有生产力的人口（即身心健康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力资本），而且还可以提供一个使最弱势群体受益的社会安全网，并可作为当地经济的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对小农农业的投资。这些好处都有可能来自同一个计划，每投资1美元都可能带来巨大回报。



10. 资源框架对本土学校供餐（HGSP）计划的定义如下：本土学校供餐计划构成了一种新的学校供餐模式，旨在为学校儿童提供采购于当地小农户的安全、多样和营养的食品。“采购于当地小农户”即指本土学校供餐计划：（1）通过将学校与当地粮食生产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扩大小农户的利益；（2）加强小农户和社区生产粮食的能力；（3）促进农村转型。

学校供餐计划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每10万名儿童受益，则可带来2000个左 右新岗位。

借助成本收益分析 (BCA) 工具，我们可以量化推出特定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以评估政策的经济后果。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评估学校供餐计划，可以为循证政策决策提供信息，并有助于政府了解收集有关学校供餐计划成本和效益数据的效用。这种分析可以说明如何估计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经济回报，特别是人力资本（如健康和教育）、社会保护和当地农业经济的回报。这些分析还通过确定关键的分配后果（例如跨社会经济地位）和分配的公平性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最弱势群体和妇女的影响，突出这些计划高度的政策相关性。

最近在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4个国家制定并测试了一个成本收益分析的概念框架，这些国家可以很方便地输入二手数据 (Verguet 等人，2020年)。这种初步的全球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旨在量化选定的国家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相关成本（例如从每个国家的儿童人数和供餐成本中得出），并将这些成本与四种收益（上述四个部门）进行比较：1) 健康和营养方面的收益，通过初步量化可以避免的土壤传播蠕虫感染和贫血病例人数得出；2) 教育和人力资本收益，通过计算学校出勤率增加以及这种增加如何在学生未来成年工作期间转化为更高工资得出；3) 社会保护收益，通过量化学校供餐计划向家庭所转移食品的货币价值（即收入转移）得出；以及4) 当地经济的收益，通过尝试量化学校供餐计划的可预测粮食需求给当地农民的农业带来的潜在增长量得出。

在程式化全球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所包括的14个国家中，估计约有2亿儿童将受益于学校供餐计划，这些计划的年预算总额约为110亿美元。健康和营养收益约为240亿美元，而教育和人力资本收益约为1560亿美元。此外，家庭的社会保护收益约为70亿美元，学校供餐计划可以为当地农业经济带来高达230亿美元的潜在经济收益。总的来说，投资回报（即收益与成本的比率）可能至少为7比1，甚至高达9比1。这表明从跨部门的角度来看，学校供餐计划具有一定的成本效益。重要的是，这一初步分析突出了学校供餐计划潜在的成本和收益规模。应该对国家层面的学校供餐计划进行更详细的成本收益分析，以获得更精确的评估，并充分了解地方和国家以下一级学校供餐计划的分布特点。

专栏3.2

世界银行集团对学校健康和营养的投资

为改善人力资本,对学校健康和营养的投资从纵向的单一部门转向全面的多个部门

Fernando

Lavadenz

高级健康专家

Fatoumata Barry

健康、营养和人口

专家

Mouhamadou

Moustapha Lo

教育专家

世界银行

投资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营养,对于最大限度地增加人力资本至关重要。然而,目前针对健康和营养的投资不足以切实提高当前和未来的生产力(世界银行,2018a;Schultz等人,2018年)。2018年启动的世界银行集团(WBG)人力资本项目(HCP)是一项全球举措,旨在鼓励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以此作为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消除极端贫困的关键步骤(世界银行,2018a)。为了提高人们对不作为的代价的认识,并鼓励各国投资于本国人民,世界银行集团制定了人力资本指数(HCI),以衡量当前出生的儿童预计在18岁之前能够获得的人力资本金额。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健康和营养投资不足,当前出生的儿童可能只能达到40%的生产力。

因此,学校健康和营养(SHN)投资至关重要,因为不健康和营养不良的儿童和青少年降低了学习和教育水平以及未来的生产力。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健康和营养投资应从治理薄弱、缺乏多部门参与、由单一部门实施的垂直项目转向更全面、多部门和可持续的共同投资。学校提供了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平台,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简单、安全和有效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在学校获得健康和营养服务也被认为是保护少女权益的一种方式,可以减少早婚和推迟首次怀孕,使女孩避免陷入贫困、社会排斥、暴力和长期健康不良的状况,从而避免对自身未来成长和发展产生限制。

为了与更可持续的投资保持一致,世界银行集团的健康、营养和人口(HNP)部门和教育全球实践部门制定了一个多部门共同投资方法,以确保对学校健康和营养的共同投资回报进行优化,从而在这两个部门都产生重要成果。

学校健康和营养投资有三个主要目标：

1. 需要在国家层面开发有关学校健康和营养的投资案例，以确定差距、需求和治理机制，从而改进可持续融资的协调和选择。投资案例应辅之以诊断工具，即 SABER 框架的改进版本“Healthy -SABER”测评工具，旨在加强学校健康和营养政策和推动国家级金融决策。
2. 应开发基于循证保障的一揽子学校健康和营养服务，以增加获得具有成本效益的健康干预措施的机会（包括学校驱虫、学校供餐、月经卫生管理、性和生殖健康、社会情感技能、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等）。作为学校健康和营养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学校供餐被国际公认为可以提高出勤率、留校率、学校教育水平，以及最近提及的认知能力 (Drake 等人，2017年)。然而，由于与其他学校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相比成本较高，而且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学校供餐计划必须结合其他健康服务一起实施，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3. 最后，为有效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达成国际共识至关重要。在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世界银行集团正与其他双边和多边机构合作，协助各国加快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改善健康和教育成果，以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最大限度地增加人力资本。■

专栏 3.3

美国农业部对学校供餐的看法

Shane Danielson
全球项目国际粮食
援助司高级主任

美国农业部的麦戈文-多尔国际教育和儿童营养食品计划为低收入缺粮国家的教育、儿童发展和食品安全提供支持。该计划还为学校供餐和母婴营养项目捐赠美国农产品以及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美国农业部

麦戈文-多尔计划通过提供校餐、教师培训和相关支持，减少饥饿，促进扫盲和小学教育，特别是女孩的教育。麦戈文-多尔计划通过实施针对孕妇和哺乳期母亲、婴儿和学龄前儿童的营养活动，提高了儿童入学率和学习成绩，改善了儿童入学前的健康和学习能力。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麦戈文-多尔计划及其合作伙伴组织确保社区最终能够独立或在其他来源的支持下继续开展营养活动。社区移交计划是与合作政府和执行伙伴共同制定的。

在2019财年，美国农业部资助了8项价值1.7亿美元的提案：在4-5年项目期间，将向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国家提供45990公吨美国捐赠的商品。在2019财年，麦戈文-多尔计划在30个国家共有46个活跃项目，整个项目生命周期的价值达到10亿美元。

在2019财年，麦戈文-多尔计划实施的项目：

- 直接惠及400多万儿童和社区成员。
- 向310多万名食品无保障的儿童提供营养校餐。
- 为支持社区教育，培训了8900多个家长教师协会。
- 为2万多名教师提供进修机会，以提高教学和识字能力。
- 修复或建造了厕所、厨房、洗手台、储藏室和教室等4200多处设施。

麦戈文-多尔计划的地方和区域采购（LRP）项目为学校供餐和当地农业提供支持。在2019财年，麦戈文-多尔计划向三个国家的“地方和区域采购奖”授予1500万美元，用于采购当地商品以补充美国捐赠的商品。

在美国，全国学校午餐和早餐计划保障了儿童的健康和福祉，并为美国农业提供支持。学校供餐计划为所有学生提供均衡营养膳食，为低收入儿童提供免费或低价膳食。在2019财年的平均上学日，2960万学生享用了学校午餐，1480万学生享用了学校早餐。

联邦政府为学校供餐计划提供资金、捐赠商品，并制定有关膳食营养成分和实施其他计划所要求的国家标准，包括营养教育和食品安全的指导和培训。这些计划在州和地方一级的学校中实施。在2019财年，联邦拨款额达到128亿美元，分配给学校的采购商品价值13.3亿美元。

从历史上看，这些计划为了支持农业而建立，长期以来一直被要求使用本国产品。这种与农业的紧密联系是这些计划获得持久政治支持的主要原因。

最近开展的大量活动将学校供餐计划与本地生产的食品联系起来。“从农场到学校”活动致力于将新鲜的本地食品纳入学校供餐计划，并为美国农民创造经济机会。在2020财年，美国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向生产者、民族部落、非营利组织、国家机构和学校发放了超过1200万美元的“从农场到学校”活动补助，这反映了美国农业部对当地社区开展这一活动的承诺和极大兴趣。■

3.4 发展趋势

- 距首次对学校供餐计划进行综合分析 (Cochrane Review) 已过去10多年，关于学校供餐干预措施影响的知识和证据库已经明显扩大。特别是，人力资本发展以及学校教育作为儿童和青少年生命前8000天重要发展阶段的一部分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一份新的评估 (预计于2020年末开始) 将更新以前的学术证据综述，在更广泛的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规划背景下审查学校供餐计划的现有证据。
- 鉴于最近有关学校供餐成本和收益的数据，需要更多的技术援助来支持各国政府进一步改善成本效益，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学校供餐计划的影响。全球学校健康和营养合作伙伴联盟致力于加强协调，并向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者提供援助，以提高这些计划的质量和覆盖面，特别是针对最弱势儿童的计划。

个案研究 3.1

马里：改善和平前景与促进社会融合

Elisabetta Aurino

经济学家

伦敦帝国学院

在非危机环境中，学校供餐计划对学校教育的积极影响已得到大量证据的证实（参见 Drake 等人2017年的综述），但关于冲突环境中学校供餐计划有效性的证据仍然极其有限。一项巧妙的研究设计（Aurino 等人，2019年）分析了最近在马里中部莫普提发生冲突期间学校供餐计划对教育的影响，为这一关键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准实验证据。

自2012年以来，马里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危机，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加剧。加强人道主义应对措施对马里的教育事业尤为重要。在马里，1450万居民中有一半以上不满15岁，小学毕业率和青年识字率是世界最低（世界银行，2020e）。

该项研究基于2012年独特的危机前基线，由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供支持，一共进行了为期4年的纵向随访，评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合作伙伴实施的紧急学校供餐计划对儿童教育成果的影响。

该研究发现，学校供餐计划对入学率产生了积极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参加该计划的儿童入学率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特别是与以往的低入学率相比（2017年约为40%）。学校供餐计划也对留校率和年级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与同龄人相比，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平均多接受了半年以上的教育。这种影响在女孩中略大一些。

该研究还通过区分叛乱分子存在的村庄（归类为“高强度冲突”村庄）和叛乱分子不在附近活动的村庄（归类为“低强度冲突”村庄），研究了冲突强度对学校供餐计划产生影响的差异。按冲突激烈程度划分，学校供餐计划对入学率的影响没有差异。然而，成绩提高主要是在冲突程度较低的村庄。

为了解这些结果背后的机制，该研究考察了学校供餐计划如何改变童工模式。童工是家庭面对冲突等严重不利条件时使用的一种重要应对策略，有可能导致学校缺勤率和辍学率的上升。该研究假设，提供免费校餐将降低上学的机会成本，因为在受危机影响的环境中，这一成本可能特别高。此外，由于童工模式高度性别化，女孩往往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而男孩更多地参与农活和牧民活动，因此该计划可能会对女孩和男孩产生不同的影响。

虽然学校供餐计划的预估影响暗示了对童工的保护作用（即参与率下降和劳动时间减少），但回归系数总体上不具有统计意义。然而，在分析性别差异时，该研究发现学校供餐计划使女孩参与任何劳动的比例显著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这导致每年的总工作时间减少了约1个月。造成这种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女孩用于农活上的时间减少了，而她们做家务的时间保持不变。该研究解释了这一结果，因为女孩用于农活上的时间减少可能更符合学校出勤率的上升，因为去学校上学是获得免费膳食的关键条件。

总之，在冲突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广泛存在和粮食高度不安全的情况下（例如在莫普提），学校供餐计划可以提高入学率和出勤率，尤其是在女孩中。这些发现对于在一个人道主义危机更加复杂、反复发生和旷日持久的环境中生活的儿童尤为重要，因为学校供餐计划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项（人人享有社会保护）和第4项（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4章 学校供餐 合作伙伴关系

本报告前几章展示了世界各国如何日益认识到，精心设计的公平的学校供餐计划能增加受教育年限和改善营养状况，有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多部门合作对于确保这种认识转化为综合计划至关重要，这些计划将教育、卫生、社会保护和其他发展合作伙伴联合起来，以促进和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联合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20年1月启动的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家机构确保到2030年，30个最贫穷国家的3500万儿童获得一揽子的基本健康和营养服务。此外，由于新冠肺炎带来的巨大危机，对学生的健康、教育、社会和经济影响深远，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与各国政府合作，促进学校安全复课。这两家机构正在共同努力，在计划执行、加强宣传、资源调动和合作举措方面为学校供餐计划提供全面支持，以满足学生的关键需求。

在过去20年里，各个合作伙伴在支持学校健康和营养的过程中还建立了全球联盟。在2000年，多家机构一起制定了“集中资源有效促进学校健康”（FRESH）框架，旨在就如何促进学生的健康和营养达成共识，在此平台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年再次召集了学校健康和营养跨机构工作小组，其目标是为了加强全球合作，推行更有效的多机构学校健康和营养方法，使学校健康和营养议程重新得到振兴。

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学校供餐信息网络一直是从事学校供餐和学校健康与营养工作的各个机构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平台。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全球儿童营养论坛（GCNF），该论坛每年召集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利益相关者商讨相关事宜。俄罗斯联邦和德国也正在制定新的举措，并在拉丁美洲和南亚的区域层面建立了若干网络。

对于正在制定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而言，南南合作机制在促进各国知识交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西卓越中心是促进合作的主要机制，目前为30个国家提供长期支持。2019年，科特迪瓦政府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启动了一个抗击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区域卓越中心，此中心将记录、推广和分享科特迪瓦及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抗击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做法。

该中心在建立正式的区域结构以促进区域层面学校供餐计划的合作和协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平台有利于各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制定政策、商定行动和提供特定支持。非洲联盟是支持推广国家级的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计划的重要组织。

国家级别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制定综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一揽子计划至关重要。通过促进政府内的部际接触以及不同专题领域的发展合作伙伴加强国家协调，学校健康和营养办法推动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

4.1 学校健康和营养合作伙伴关系倡议

各国以及发展和人道主义合作伙伴日益达成共识，全球需要共同采取综合办法来满足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营养需求。此议程最早于2000年正式出现，当时被确定为全民教育运动（世界银行，2014年）的优先事项，并得到了 FRESH 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00年）的支持。FRESH 框架是由多个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共同制定的计划，旨在商定如何在运作上支持学生的健康和营养需求，以作为总体学习投资的一部分。FRESH 框架确定了学校健康投资的四大支柱：学校健康政策；健康的学校环境；健康教育；以及健康干预措施，包括由学校、教师、儿童和社区提供的学校供餐，目标是通过基于学校的健康和营养服务促进更好的教育成果。

许多国家和组织随后使用 FRESH 框架来制定他们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战略，旨在改善学生的健康和营养，并通过国家计划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Bundy,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15年）。在此期间，FRESH 合作伙伴关系得到了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支持，作为一个最为活跃的由非国家参与者领导的全球信息网络，它包括以下在不同时期成立的组织：救助儿童会、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和国际学校健康倡议组织（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2020年）。

在此平台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19年再次召集了学校健康和营养跨机构工作组，¹¹其目标是为了加强联合国各机构的合作，推行更有效的多机构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办法。该工作组的成员正在共同致力于确定优先事项，通过循证干预推广联合工作模式，并倡导在学校健康和营养方面采取集体行动（参见专栏4.1）。作为对新冠疫情下学习危机进一步加剧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在2020年发起了一项名为“拯救我们的未来”的重大活动。这项活动旨在重塑教育形象，为未来10年的儿童发展制定新的愿景。它由联合国教育委员会领导，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和世界银行等。

越来越多的发展合作伙伴支持政府推广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

11.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GPE)、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世界卫生组织 (WHO)、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UNSCN) 和世界银行 (WB)。

Stefania Giannini

教育助理总干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营养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要求对学校健康和营养实施更综合的系统方法，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推行由多部分组成的有效的政策和计划。

联合国和多边机构积极响应这一呼吁，围绕“加强有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活动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促进学龄儿童的健康和营养，使他们能够健康学习和成长，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并塑造社区和国家的美好未来。该联盟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GP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认识到通过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对学生的健康、营养和福祉进行有效投资可以实现巨大的发展收益，该联盟竭力确保学校健康和营养成为国家、区域和全球议程在建设国家人力资本的过程中的优先事项。基于现有的学校健康和营养合作伙伴关系，该联盟的各个机构纷纷作出调整，积极调动其广泛的技术能力、专门知识和经验，与各国政府和其他发展合作伙伴开展密切合作，成为全球推动学校健康和营养活动中的一部分。该联盟确定了联合行动的四个优先领域：

1. 共同倡导并积极筹措资金和寻求各种支持。
2. 创造和传播更多更好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数据，严格监控计划进展情况，并为各级政策和计划提供相关信息。
3. 提供协调一致的循证指导和标准。
4. 为推进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多部门政策和计划提供协调一致的政策咨询和支持。

该联盟积极支持各国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重申他们对学校健康和营养的承诺，增加投资并更好地协调投资行为，以扩大实施经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并全面响应儿童的学习和成长需求。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始于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主办的一次跨机构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学校健康和营养作为儿童发展和实现包容性教育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关重要。此外，他们认识到，需要通过跨部门和合作伙伴的协调行动，最大限度地增加对教育和学习的投资，实施涵盖所有年龄段的干预措施。

在深刻地反思联合国以前所做的各种努力时，与会者承认目前对健康和教育之间的投资不匹配，对学校健康的投资很少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第4项（优质教育）和第3项（良好健康和福祉）。当前方法的局限性还与参与者如何合作以及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有关。独立的干预措施往往不能全面解决学生的关键需求。虽然我们不知道联合行动富有效果，但缺乏指导联合行动和促进综合计划的统一指南与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很少对学龄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实施系统跟踪，也缺少按国家分列的有关学校健康服务类型和覆盖范围的全面信息。此外，我们很少认识到并使用相关证据为决策提供信息。■

4.2 学校供餐计划运作伙伴

越来越多的高收入国家意识到需要对新证据作出反应，并满足最弱势儿童的健康、营养和教育需求。针对学习危机和性别不平等采取多部门对策，这是法国主办的2019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讨论的重点，¹²该会议以2018年加拿大七国集团的讨论结果为基础，呼吁通过解决少女面临的健康和营养障碍来支持女童教育。¹³

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在内的多个国家一直大力支持基于学校的干预方法，将学校视作提供健康和教育综合计划的平台。美国农业部的麦戈文-多尔计划旨在帮助培养良好的健康和饮食习惯以及提高识字率，在提供综合的学校供餐计划方面一直是各国、联合国机构和非国家参与者的长期合作伙伴。同样，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和挪威承诺向多机构联合倡议提供财政支持，以增加乍得和尼日尔以及马拉维的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正在与各国政府合作，通过实施综合的学校供餐计划，为儿童提供补充性健康和营养服务，包括学校供餐、微量营养素补充、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驱虫、性和生殖健康咨询以及加强政府合作伙伴能力建设等，以建立基于学校的平台，打破女童教育的障碍。

12. 想要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见《2019年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共同宣言》：<https://www.education.gouv.fr/reunion-des-ministres-de-l-education-du-g7-declaration-commune-6449>

13. 这促成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女童、少女和妇女优质教育的Charlevoix宣言，可上网查阅：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unions_internationales/g7/documents/2018-06-09-quality-education-qualite.aspx?lang=eng

农业部门合作伙伴是学校供餐计划的重要支持者，通过与他们合作，可以将当地生产的食品与学校食品供应联系起来，为贫困家庭带来多种好处。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创造有利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促进食品和营养教育以及支持包容性采购和价值链，积极推动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10年来，支持各国发展和实施本土学校供餐（HGSF）计划一直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驱动力。2018年，来自全球的支持各国实施本土学校供餐计划的一些大型机构和合作伙伴首次聚集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加强能力建设的联合框架。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国际农业开发基金、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一起制定了本土学校供餐资源框架（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年）。

同样，全球教育部门合作伙伴对于确保儿童健康和营养投资在学习和优质教育方面带来回报也至关重要。教育部门合作伙伴深信有必要投资于学习和学生（儿童福祉），因此越来越多地支持为在校儿童提供更广泛的学校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2020年1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到2030年，30个最贫穷国家的3500万儿童获得一揽子的基本健康和营养服务（参见专栏2.2）。包括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参见专栏4.2）和“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参见专栏4.3）在内的大型全球多边教育基金也将学校供餐以及学校健康和营养确定为资助和合作优先事项。

健康和发展合作伙伴也是学校供餐计划的重要支持者。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学校健康倡议（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动员和加强促进健康和教育的活动，通过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改善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家庭和社区其他成员的健康；在这方面，世界银行是世界各国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的最大资助者之一。世界银行的多个部门，包括“人类发展全球实践”项目，特别是教育、健康营养和人口部门以及社会保护和就业部门，为学校供餐计划提供了大力支持。世界银行还通过人力资本项目和 SABER 框架等机制为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参见专栏2.6）。

总之，农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都是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在融资方面，“债务换发展”是捐助者可以充分利用的机制之一，即债权国同意借款国放弃偿还公共债务，条件是借款国将相应数额的一部分投资于双方约定的发展项目。债务换发展的目的是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外债，以换取对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平行投资。

虽然债务转换协议通常是债权国和借款国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但也可能涉及第三方国际组织（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第三方国际组织提供了计划执行的透明度和有效性，从而向债权国保证资金被有效地投资于借款国的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第2项（零饥饿）有关的社会保护计划通常是债权国和借款国分配债务转换基金的优先领域之一。将债务转换基金投资于学校供餐计划和其他安全网，是加强国家与公民关系最相关的干预措施之一。学校供餐等计划给公民带来了直接切实的好处，同时还通过提高教育成果来改善人力资本，从而支持增长和发展。埃及和莫桑比克政府及其债权国选择世界粮食计划署协助实施他们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以支持债务转换协议的执行（另参见个案研究4.3）。

专栏 4.2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GPE)

Sinead Andersen
全球倡导团队负责人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GPE) 是唯一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伙伴关系和基金，专门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鼓励通过合作和投资来改造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优先考虑具有最大教育需求的最弱势儿童。

作为建设公平、包容和具有适应性的教育体系工作的一部分，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认识到，良好的健康和营养对儿童的学习至关重要。学校供餐计划是促进健康和学习、减少儿童入学障碍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女孩和因贫困、流离失所或残疾而被边缘化的儿童。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的许多合作国家将学校健康和营养纳入他们的教育部门计划之中。2018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拨款1500多万美元支持合作国家的健康和营养计划。在柬埔寨，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支持实施综合方法并提供资助，从而将联合国的讲卫生运动与柬埔寨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结合在一起；在尼日尔，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正基于现有的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将学校供餐计划扩大到遭受粮食短缺、自然灾害和冲突影响的地区；在坦桑尼亚，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资助的一项倡议正在鼓励社区积极参与学校供餐计划。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在国家层面的工作受到国家优先事项支持，这些优先事项在教育部门的分析和计划中得以确认，并通过地方教育团体以包容性的方式得以发展。地方教育团体是由政府领导的多利益相关者机构，旨在为教育计划的制定、监测和实施提供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的许多合作国家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实施学校供餐计划，并在某些情况下协调当地教育团体，或者成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赠款的执行伙伴。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很活跃，它积极推动合作伙伴采取一致行动，并强调学校营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女孩。2018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联合疾病控制优先项目和世界银行一起发布了一份报告《优化教育成果》(Bundy 等人，2018a)，该报告提出了包括学校供餐计划在内的高回报学校健康投资一揽子计划。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还资助了学校健康综合规划倡议(2014-2018年)，该倡议加强了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塞内加尔等国卫生部和教育部之间的合作，以提高认识、强化能力建设以及增加运营和技术资源，推动将学校健康和营养纳入教育部门计划。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是联合国“加强有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和多边机构组成的新合作伙伴关系，旨在促进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营养。

2020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为各国创建了一个筹资窗口，以减轻新冠疫情对教育的近期和长远影响。截至2020年8月，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已批准52项赠款，金额为4.29亿美元。这包括向8个国家的营养计划提供130万美元，以减轻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以及向15个国家的营养计划提供680万美元，以帮助他们从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中恢复过来。在冈比亚，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将提供资助，在学校关闭时向10万名最弱势学生分发食物，以补充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该国其他地区的类似资助举措。在马拉维、圭亚那、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的赠款正在资助类似的活动，如在学校关闭期间直接向家庭提供食物。在多个处于恢复阶段的国家，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的赠款将用于资助学校供餐或可带回家的口粮，以鼓励儿童重返学校。■

专栏 4.3

“教育刻不容缓”基金

Zeinab Adam
协调、发展和战略规划高级顾问

“教育刻不容缓”
基金

“教育刻不容缓”基金 (ECW) 是第一个专门对处于紧急情况下和长期危机中的教育进行投资的全球多边基金。“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成立于2016年,是世界人道主义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过去3年里,“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已为紧急情况下的教育筹集了超过5.6亿美元的资金。“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提供投资,支持在32个处于紧急和长期危机中的国家提供包容性优质教育。“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将通过实施2018-2021年战略计划,使至少900万儿童和青少年从中受益。

“教育刻不容缓”基金致力于促成集体成果和更大承诺,以满足受危机影响的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需求。“教育刻不容缓”基金认识到,作为更广泛的支持学校教育和健康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危机情况下的学校供餐计划是解决危机期间和之后儿童饮食、营养、教育和安全需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作为拯救生命和增强安全的网络,这些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并在危机期间促进社会融合和稳定以及在危机后提供发展机会,这是建立适应性的关键。它们还可以改善儿童的饮食摄入量和营养,从而提高学习成绩、留校率以及在学校的表现。“教育刻不容缓”基金通过动员政府、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采取联合行动,积极支持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为促成集体成果而不懈努力。“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已与多个合作伙伴签署了促进学校健康和营养议程的协议,其中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教育刻不容缓”基金与这些机构密切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加大政治承诺和财政资源,以支持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解决危机中儿童的教育、营养和健康需求。在国家层面,“教育刻不容缓”基金积极推动应急响应计划发展综合教育,通过这些计划支持建立合作联盟,共同致力于实现集体教育成果。“教育刻不容缓”基金通过支持远程教育、社会心理健康、学校供餐、个人防护以及与讲卫生运动相关的服务,为国家抗击新冠疫情战略和计划提供定制化资助,始终坚定应对新冠疫情对教育体系带来的不利影响。■

专栏 4.4

玛丽之餐国际组织对学校供餐计划的愿景

Graeme Little

项目主任

玛丽之餐国际组织

自2002年以来，玛丽之餐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提供学校供餐计划，目前已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东欧和加勒比地区19个国家里为3000多所学校的160多万名儿童提供支持。

玛丽之餐国际组织的愿景是让每个孩子每天都能在他们的教育场所里享用一顿饭食，使那些拥有多余食物的人与那些缺乏最基本食物的人一起分享。玛丽之餐国际组织旨在减少学龄儿童的饥饿，使他们能够参与教育和取得进步，并使他们和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贫困。

它通过项目附属机构（当地建立的组织，由玛丽之餐国际组织直接运营）和项目合作伙伴（在玛丽之餐国际组织支持下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当地组织）提供学校供餐。项目附属机构对我们的计划至关重要，而项目合作伙伴则使玛丽之餐国际组织在难以或无法到达的情况下接触儿童，或者通过获得当地基础设施、工作人员和知识而接触当地社区最适合的儿童，从而有可能为儿童提供极具影响力、高效和低成本供餐计划。

玛丽之餐国际组织主要由各个基地提供支持，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和评估确保对各级项目的资源和成果进行管理。玛丽之餐国际组织始终参与并致力于与其他外部组织和论坛双向分享成果和知识，以实现“每个孩子每天都能在他们的教育场所里享用一顿饭食”的愿景。

成果包括

在引入玛丽之餐项目之后：

饥饿儿童的比例下降

71%

入学率增加

20%

儿童留级率下降幅度

22%
到 4%

从2014年至2019年，玛丽之餐国际组织调查了来自马拉维、赞比亚和利比里亚的21000多名参与计划的人，包括儿童、教师、志愿者和社区成员，以了解计划取得的成果和带来的影响。

2020年3月初，当新冠肺炎开始在全球流行时，几乎所有由玛丽之餐国际组织支持的学校都关闭了。突然间，每天的膳食从160万份减少到几百份。

玛丽之餐国际组织很快将工作重点放在寻找能够帮助无法上学的儿童回到学校的方法上，并认识到对于许多孩子来说他们的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教育场所。

在短短几周之内，大部分项目得以重新部署，几乎可以为所有不再上学的儿童提供服务。这种新模式使家庭能够获得可带回家的口粮，而这些食物通常基于当地饮食和配给量，仅限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儿童并按校历进行供应。这些关键原则允许该组织在面对异乎寻常的情况时可以做出强有力的响应。

学校作为食物分发点，每个家庭的一名代表可以前往领取食品。玛丽之餐国际组织致力于实现强大的社区所有权和强有力的监督，以确保食物按计划送达每个学生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玛丽之餐国际组织采用了分发登记册，并实行了一些简单的影响力调查。

除了在此期间为儿童提供服务之外，玛丽之餐国际组织还继续为粮食高度不安全地区的最弱势群体制定额外的支持项目。这包括在南苏丹、埃塞俄比亚、海地、叙利亚和津巴布韦的放假期间和紧急情况下为儿童供餐。在粮食高度不安全、父母经常无法工作、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地区，玛丽之餐国际组织正在调整应对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

**联邦经济合作
与发展部**

德国政府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认识到, 充足和负担得起的多样化食品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 因此将粮食和营养安全、农业和农村发展作为优先事项。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提倡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为所有人提供健康的饮食, 但营养干预措施通常集中在头1000天, 目标是育龄妇女、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幼儿。为了帮助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通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双边合作, 支持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学校供餐计划不仅提供有营养价值的膳食, 还可以促进实现一系列发展目标, 如教育、讲卫生运动、健康和农业方面的目标等。本土学校供餐改善了学校供餐计划, 同时为当地生产者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市场, 从而增加了各种食品在当地市场上的供应, 前提是学校供餐计划在设计上注重营养。因此, 本土学校供餐计划作为营养补充干预措施,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特别是第2项) 和世界卫生组织营养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通过实施过渡性发展援助项目, 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支持 (包括在许多情况下资助多个国家的本土学校供餐计划), 例如在萨赫勒适应性综合倡议范围内, 为布基那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援助。在这里, 学校供餐计划是适应性综合倡议的一部分, 其目标是在5年时间里将同一社区的生产性资产创造、营养不良预防以及加强能力建设活动结合起来, 以改善当地生计。学校为学生提供营养丰富的校餐和可带回家的口粮, 以提高学校学生保留率和改善教育状况。除此之外, 学校还开展了其他活动, 如学校种植园或家畜饲养, 使儿童的饮食多样化, 并支持学校委员会的创收活动。学校还被用作传递卫生、家庭实践和环境管理信息的平台。

学校由于新冠疫情而关闭，这使学校供餐计划不得不做出调整，以便为无法上学的儿童提供可带回家的口粮。在实施该倡议的第一年，学校供餐计划为1700所学校提供支持，共有294200名儿童受益于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资助的活动。由于综合的多部门办法是过渡性发展援助的基石，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特别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结合他们的业务能力和各自的专门知识，在包括萨赫勒地区在内的优先国家实施综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

4.3 全球学校供餐信息网络

全球儿童营养论坛 (GCNF) 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全球学校供餐论坛，于2020年举办了第22届年度会议。自2013年以来，作为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利益相关者的年度会议，该论坛与巴西卓越中心合作，系统地促进了与当地农业和营养部门的联系。在柬埔寨举办的2019年论坛，重点是提升学校供餐计划的价值和探索计划实施过程的挑战和良好实践；而在突尼斯举办的2018年论坛则侧重于研究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如何促进食品和营养安全以及带来多重社会福利。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发展全球合作伙伴网络以支持学校供餐计划产生浓厚兴趣。在2015年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主席期间，俄罗斯联邦和世界银行于2015年9月10-11日联合举办了营养敏感型社会保护计划全球论坛。该论坛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索社会保护和食品安全综合创新方法。自那时以来，全球一致认为学校供餐计划作为安全网在支持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俄罗斯联邦一直致力于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建立合作伙伴网络，以促进学校供餐协调方面的知识交流，并承认它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保护计划之一。

德国正支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建立一个“提供健康校餐”世界联盟，作为“全球营养10年”计划的一部分（参见专栏4.5和4.6）。¹⁴

另参见专栏4.7中有关迪拜关怀基金及其对公共教育产品证据研究所做贡献的综述。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发展支持学校供餐的全球网络感兴趣。

14. 详情参见：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819/cfs46/CFS46_TR_V_FOOD_SYSTEMS_CONTD.pdf

专栏 4.6

可持续健康学校营养世界联盟

Angelina Balz
联邦食品和农业部
(BMEL)

德国政府

想法: 德国有意与合作伙伴一起建立“可持续健康学校营养世界联盟”(简称“世界联盟”),这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全球网络,旨在促成联合国第2届国际营养大会的成果,即“2016-2025年联合国10年营养行动”。

目标: 世界联盟希望扩大国家学校营养计划的覆盖面,特别是希望提高学校所提供食物和膳食的质量。在2025年10年营养行动结束时,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在学校接受健康、可持续营养干预措施的儿童人数。

目的: 世界联盟将召集感兴趣的国家政策制定者,就如何制定解决儿童营养不良和超重问题的政策和方案达成共识。各国将相互学习如何在学校和其他儿童保育设施中帮助所有年龄组的儿童改善营养。

活动: 世界联盟将为德国于2021年夏季在柏林主办的全球学校营养大会做出贡献。会议期间,将讨论相关政策的关键领域。研究结果将被纳入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世界联盟热忱邀请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参加这次大会。

此外,世界联盟还将讨论并确定各国在具体的营养指南和学校指南中必须处理的质量问题。通过分享经验教训和交流最佳实践,世界联盟旨在支持制定、改进和实施可持续健康学校营养计划的国家指导方针。■

专栏 4.7

迪拜关怀基金及其对公共产品的贡献

Annina Mattsson

项目总监

迪拜关怀基金

为了让儿童接受更好的教育，必须对学校健康和营养采取综合、全面的方法。学校必须提供适当的卫生设施和健康教育以预防疾病，但营养也应该在这种教育中发挥作用，以促进儿童的整体福祉。

由实施者、捐助者、政府和全球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加大学校供餐计划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学校供餐计划在帮助各国实现某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论是直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2、3、4和5项）还是间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8、10项）。我们的共同方向应该是加强并巩固研究和循证在实施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自2007年成立以来，这一直是迪拜关怀基金支持学校健康和营养（SHN）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

我们从迪拜关怀基金的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中了解到，学校供餐计划不仅增加了儿童接受教育和上学的机会，而且当这些计划行之有效时，它们更有可能导致国家政策的重塑，确保学校供餐计划仍然是提高教育机会、保留率和学生健康的核心支柱。正是考虑到不断增多的证据、成果和了解，迪拜关怀基金资助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学校供餐计划等项目，以创造公共产品。目前对公共产品的资助包括：建立由合作伙伴组成的学校供餐计划证据研究联盟；创建全球学校供餐数据库；以及发布这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旗舰报告。行之有效的成功计划使数百万儿童得以继续上学，增加了他们拥有更美好未来的机会，这也极大地鼓舞了政策制定者的信心。迪拜关怀基金还帮助许多国家提高了学校供餐计划的服务效率，并通过对照计划实施的实际情况不断审查假设的有效性，为加强计划实施、改进目标设定和确保成本效率作出了贡献

政策改进不应以牺牲学校供餐计划的规模和影响为代价。事实证明成功的学校供餐计划结合了相关政策和强有力的实践。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各国政府作为学校供餐计划取得成功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作为计划实施的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计划绝不能忽视其主要目标，即提供优质服务，确保儿童继续上学，保持健康，并有希望获得优质教育。从长远来看，这些计划将有助于人们摆脱贫困，并提供一个国家改善其未来的环境。这就是我们迪拜关怀基金的信念，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4 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在国家间学校供餐技术专长的转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抗击饥饿巴西卓越中心（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b）是巴西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参与支持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制定可持续学校供餐解决方案的产物。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心是南南合作以及关于粮食和营养安全、社会保护和学校供餐的知识建设、能力发展以及政策对话的全球枢纽（参见专栏4.8）。

在此经验的基础上，科特迪瓦政府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19年3月在阿比让启动了抗击饥饿和营养不良区域卓越中心（CERFAM）。抗击饥饿和营养不良区域卓越中心记录、推广和分享从科特迪瓦及该区域其他国家学到的抗击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良好实践。在实施有关抗击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政策和计划方面，该中心将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并积极调动资源以采用良好实践和创新解决方案。

**Sharon de
Freitas、Yasmin
Wakimoto**

世界粮食计划署
反饥饿卓越中心

作为在稳定的环境中实施应对挑战和危机的可持续解决方案的领先国家，巴西在改善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的成功经验补充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学校供餐方面的作用。在实施一系列关于人道主义和南南合作的举措之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巴西政府于2011年在巴西创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反饥饿卓越中心（WFP CoE Brazil，以下简称“巴西卓越中心”）。自那时以来，巴西卓越中心一直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知识交流的中心和政策对话的场所。在巴西合作署（ABC）和巴西教育发展基金（FNDE）的坚定支持和密切合作下，这个新的卓越中心开始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南半球的合作伙伴和各国政府提供支持。

在其运作的最初5年时间里，巴西卓越中心为40个国家安排了51次巴西考察访问，推动巴西专家实施了38次国内技术援助，并组织了12次国家层面的磋商。巴西卓越中心驻巴西利亚办事处与各国通力合作，在设计和实施优质学校供餐政策和计划方面强化了国家所有权和自治权。巴西卓越中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它采取了一种植根于南南合作的原则，并得益于巴西政策和他们在减轻贫困和饥饿方面的经验。这种优势还有助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交流和网络建设，并为寻求实现国家所有的解决方案努力创造有利环境。非洲联盟（AU）参与了巴西卓越中心在最初5年提出的一项重要倡议。

2015年，一个由非洲联盟工作人员和非洲国家部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巴西卓越中心，学习巴西在实施学校供餐计划方面的经验。这次合作带来了一系列成果和协调机制，包括通过《2016-2025年非洲大陆教育战略》（CESA），设立3月1日为“非洲学校供餐日”以及建立泛非网络。

《2016-2025年非洲大陆教育战略》(CESA)，设立3月1日为“非洲学校供餐日”以及建立泛非网络。最近，通过支持关于整个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计划的研究(非洲联盟，2018年)，巴西卓越中心完成了与非洲联盟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周期。该研究于2018年在哈拉雷的“非洲学校供餐日”期间启动；并在阿比让的“非洲学校供餐日”期间启动了“非洲大陆教育战略”学校供餐工具。

在国家层面，巴西卓越中心的主要成果包括向28个国家提供持续支持并与76个国家进行接洽。通过这些努力，一些国家批准了20项行动计划，并通过了本土学校供餐的法律和体制机制。这在非洲和亚洲都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在巴西卓越中心的支持下，肯尼亚通过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国家学校供餐和营养战略，目标是到2022年惠及160万儿童；贝宁的计划框架和组成部分现已从政府预算中筹集了近8000万美元，以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23年之前逐步淘汰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布隆迪批准了有关学校供餐的法律，确保计划的实施更加稳定；孟加拉国在小学和大众教育部下设立了全国学校供餐管理局。

为了与国际发展的主要变化保持一致，在过去5年里，巴西卓越中心的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需求逐渐从想了解巴西经验转向技术咨询，即如何应用在考察访问期间和其他交流中获得的知识以及如何更好地设计和实施国家学校供餐计划。这意味着巴西卓越中心的重点工作将从组织多次考察访问逐步过渡到安排更多的国内技术访问以及由中心的专家向合作国家提供远程支持。巴西卓越中心与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各国办事处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这些办事处是与各国政府一起执行计划的主要参与者。

向巴西卓越中心请求技术支持主要涉及巩固或改善以下领域的学校供餐计划：设计和目标设定；融资计划；社会参与和透明机制；部门间协调；以及监测和评估。为了对这些重要的变化做出充分响应，巴西卓越中心制定了一项名为“虚拟交流”的远程支持战略，并利用长期的学校供餐经验来完善产品和服务。在许多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国家办事处和区域局，巴西卓越中心的“虚拟交流”远程技术支持了由世界粮食计划署运营援助办事处传达的系统方法，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例如新冠疫情。

仅在2019年，巴西卓越中心就持续支持了非洲和亚洲的10个国家(贝宁、多哥、冈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莱索托、莫桑比克、布隆迪、尼泊尔和亚美尼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2项)方面所做的努力。巴西卓越中心充分利用南南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加强能力建设的方法，支持了5次技术研讨会、10次国内访问和1次对巴西的部长级访问。

巴西卓越中心还支持了15份国家政策文件的设计，组织了两次重大的国际学校供餐和营养活动，并向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冈比亚办事处和冈比亚政府提供了直接和远程援助，以筹集1600万美元来实施本土学校供餐计划。自2019年以来，巴西卓越中心还加强了与设在达喀尔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西非和中非区域局的合作，以支持他们制定和实施学校供餐计划。最后，巴西卓越中心与巴西棉花研究所合作，正在支持4个非洲国家的小农户增加棉花副产品的使用，并促进学校供餐计划采购相关作物。■

4.5 区域层面的合作与协调

目前在建立正式的区域结构以促进区域层面学校供餐的合作与协调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平台为各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制定政策、商议行动和渠道支持提供了机会。

4.5.1 非洲

非洲联盟 (AU) 支持推广国家所有的学校供餐计划 (参见个案研究4.1)。在2016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元首认识到，本土学校供餐是以综合方式解决教育、饥饿和贫困问题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2017年，非洲联盟建立了本土学校供餐集群。这是一个非洲大陆平台，致力于确保非洲学校供餐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协调，加强知识、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并促进与非洲以外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交流。本土学校供餐集群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巴西卓越中心、世界粮食计划署非洲办事处、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2018年，该集群发表了一份关于非洲学校供餐工作的基线研究，题为《整个非洲联盟的可持续学校供餐》(非洲联盟，2018年)。

非洲联盟还在2016年设立了一个区域论坛，即每年3月1日庆祝“非洲学校供餐日”。每年，来自非洲大陆的部长们都会召开会议审查学校供餐计划方面的进展，倡导将其列为国家政策的优先事项，并商定下一步行动。2019年，非洲联盟向所有七国集团教育部长发出请求，要求优先考虑学校健康、营养和学校供餐问题。

在次区域层面，尽管有完善的区域教育协调机构，包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4项（优质教育）西非和中非区域协调工作组，以及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计划组织协调的区域紧急教育工作组，但活跃的学校供餐网络很少。

4.5.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LAC)

在过去20年里, 合作伙伴参与学校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 包括学校供餐的类型和水平都发生了变化。在国家领导和所有的引导下, 联合国机构、区域机构和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

在过去10年里,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区域层面加强了社会保护、营养和学校供餐等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组合并使之多样化, 包括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又称中美洲社会一体化秘书处, SISCA) 等区域机构, 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 (INSP)、牛津政策管理 (OPM) 等学术界和智囊团, 帝斯曼、索迪斯和万事达卡等私营部门, 以及世界银行等多个联合国机构开展合作。

10多年来, 区域学校供餐研讨会 (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轮值国家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组织) 为在区域内外分享知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讨论成功的方法和共同的挑战, 并促进南南合作, 以实现更可持续和有效的计划。2017年在墨西哥举办的区域研讨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以及众多国际和区域合作伙伴及专家的积极参加。下一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学校供餐研讨会预计将于2021年在哥伦比亚举行。

以学校供餐为重点的区域研究和出版物也在推动战略和技术层面的区域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的结果。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区域出版物描述了这两个机构通过合作和共同努力, 在包括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在内的一些国家推动学校供餐计划的发展与正规化。该地区专门研究学校供餐的最全面的出版物之一——《智能学校餐》于2018年发布。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领导下, 该出版物是16个国家, 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和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来自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公认专家以及私营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新冠疫情在整个地区创造了新的合作机会。2020年,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 (PAHO) 发布了一份区域意向书和一份联合文件, 以指导该区域的学校重新开放, 呼吁采取联合行动, 包括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营养和社会保护等。

泛美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了一份联合区域声明。这些参与机构还联合发布了关于减轻新冠疫情影响的若干全球和区域指南。

4.5.3 亚洲

2016年8月，南亚学校供餐网络第一次会议在不丹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上述7国的专家聚集一堂，分享每个国家正在实施的学校供餐计划的挑战、经验教训和创新方法。

东南亚学校供餐网络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7月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国。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上述6国的专家，讨论如何最好地为他们的国家的学生提供校餐。

区域合作关系为各国共同制定政策、商议行动和渠道支持提供了一个平台。

4.6 国家层面的合作和协调

由于涉及多部门合作，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各国政府改善不同职能部委之间和内部的对话，并与发展合作伙伴进行协调。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业务合作关系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并受到国家协调机制的监督，那么它们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国家层面，充分了解政府的发展重点及其面临的挑战是阐明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如何实现政府更广泛目标的关键。这对于各国政府从战略的高度有效参与计划并确保他们对此类计划的长期支持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优先事项相互竞争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方法，不仅要考虑到与相关职能部委进行密切接触，还要考虑到与在管理国家预算资金（包括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支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财政和规划领导们开展深入沟通。

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国际金融机构如何与政府合作，以及学校供餐措施如何通过优惠融资为大规模政府主导的计划作出贡献。例如，这可能意味着与各国政府及其国际融资伙伴进行战略对话，以确定学校供餐计划的具体方式，从而在教育、健康和社会保护基础上，使基础建设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达到最大化。在后新冠疫情时代，通过数字技术提供备用的学习解决方案——这在许多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这方面投资也可能变得很重要。

国家层面的合作关系对于制定和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一揽子计划至关重要。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有多个设计综合性计划的实例。这些计划将教育、卫生和农业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以促进实施在国家层面满足儿童需求的协调方法。其中包括综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将乍得、尼日尔和马拉维等国的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伙伴聚集在一起，以改善这些国家的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参见专栏2.4）。

这种方法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发展捐助者的支持。例如，美国农业部的麦戈文-多尔计划呼吁设计综合办法，通过精心设计的学校供餐、扫盲和学校健康计划，将不同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在柬埔寨，由美国农业部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实施的学校供餐计划得到了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强有力补充：学校基础设施升级；低年级阅读干预；专门从事教育的非政府组织对教师进行培训；联合国粮农组织本土学校供餐计划为农民和学校种植园提供支持；以及与教育部合作开展学校供餐模式的研究和评估。

非政府组织是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关键参与者，他们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面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学校健康和营养对儿童福祉的重要性而影响国际政策。非政府组织在有效实施计划以及进入大型机构无法单独到达的领域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他们还经常长期居住在社区，对社区有深刻了解，这使他们成为连接所服务的儿童和家庭的重要桥梁。联合国机构在实施学校供餐方面与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例如，在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与49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80多个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在世界各地实施学校供餐计划。

综合的一揽子计划汇集了来自教育、卫生和农业等不同部门的利益相关者，有利于充分满足儿童的各种需求。

在许多国家，当地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在领导实施学校供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低收入国家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玛丽之餐国际组织、天主教救济会、国际关注项目、求助儿童会、世界宣明会、国际美慈组织和国际关怀协会等。

私营部门是国家层面的重要合作伙伴。包括停止饥饿基金会和万事达卡在内的多个组织为学校供餐知识和研究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提高其学校供餐计划的有效性。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停止饥饿基金会的伙伴关系自成立以来已支持了17个国家，仅在2019年就为160多万名儿童提供了校餐。停止饥饿基金会支持出版了《关于更安全学校供餐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指南》，并在供应链、采购、与学校供餐有关的食物质量和安全问题等领域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技术援助，特别关注于性别问题。同样，万事达卡支持实施成本效益分析，来帮助20个国家的学校供餐计划了解经济投入。



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研究所/吉尔吉斯共和国

4.7 发展趋势

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联合起来，共同促进政府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服务一揽子计划，其中学校供餐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新的2020-203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战略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合作方法，通过这种办法，各国政府、区域参与者和发展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实现为世界上最弱势儿童改善人力资本发展的承诺。以下是未来10年的一些主要优先事项：

- 共同努力落实学校供餐干预措施的全球承诺。全球合作伙伴需要共同努力，确保将儿童的福祉纳入教育、卫生和社会保护部门的讨论范围和全球优先事项。这包括用学校健康和营养指标更新全球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宣传工作应包括建立全球学校健康和营养联盟，全球和区域领导者参与教育、健康和营养、农业和社会保护，以及动员公众采取社区驱动的方法。各国政府是国家层面的宣传和执行工作的领导者，应协调合作伙伴支持国家综合计划的制定和巩固。合作伙伴将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世界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难民署、人口基金、教科文组织）、“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世界银行、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等。
- 加深对现有资金的了解，并认清学校健康和营养的机会前景。更好地了解全球资金对学校供餐以及学校健康和营养的重要性。对机构性和专题性资源进行确认将有助于改善各国政府、捐助者和执行伙伴等机构的协调和决策。
- 为优先考虑学校供餐和学校健康与营养的区域团体提供支持。应根据最新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战略，向非洲联盟以及与澳大利亚农业发展署、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东南亚国家盟和其他区域机构的合作伙伴提供帮助，推动他们更多地支持区域行动和向国家所有权过渡。应加强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区域协调和知识交流。应在社会安全网和保护、食品安全和营养以及教育方面提供专家技术和政策建议，并特别强调实现促进两性平等的目标。
- 扩大南南合作方式。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巴西卓越中心在内的合作伙伴以及其他技术参与者是这方面的关键。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各国制定了强有力的学校供餐计划，并已接待了交流访问代表团。这种参与可以正规化，并通过巴西卓越中心分享经验教训。

个案研究 4.1

非洲联盟：学校供餐合作伙伴关系

H.E. Sarah Mbi Enow Anyang 人力资源、科学和技术专员

非洲联盟委员会

在2016年非洲联盟(AU)首脑会议上,各国元首作出决定(Assembly/AU/Dec.589 (XXVI)),肯定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一个重要工具为促进实现2016-2025年非洲大陆教育战略目标所做的贡献,包括高绩效完成全民教育普及、抗击饥饿和减轻贫困,特别是在实施本土学校供餐的地方。

在过去几年里,非洲联盟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下,一直努力向成员国提供各种工具,确保儿童能够获得综合、有效、可持续和本土的学校供餐计划。因此,非洲国家已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国家优先事项。

在整个非洲大陆的39个国家,各国政府都在资助和管理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加纳、马拉维、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为100多万儿童提供食物,而埃及和尼日利亚每个学年每天为900多万儿童供应校餐。

许多政府越来越多地从当地小户农民那里采购学校供餐食品,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加强当地粮食系统,并帮助人们摆脱贫困:39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实施了本土学校供餐计划。

整个非洲大陆有6500多万儿童参加了学校供餐计划。然而,非洲仍有6000多万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儿童无法参加这些计划。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正在非洲多个地区造成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对儿童、妇女和男子造成巨大的影响。学校供餐差距最大的是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这证实学校供餐需求最大的地方覆盖率最低。

非洲联盟呼吁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加强学校供餐计划,鼓励国内融资,以此作为一项关键行动,确保各部门都有一个永久、健康和有利的学习环境,从而扩大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此外，非洲联盟和各国政府必须在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政策目标驱动下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切实发挥重要作用。非洲联盟还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应对日益增长的人道主义需求，并扩大适应性行动，以促进教育并改善非洲儿童的营养和福祉，特别是在那些尚不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惠及所有弱势儿童的脆弱国家。对于那些准备启动或推广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但正在寻求指导的国家，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持；让我们共同倡导并将学校健康和营养确定为非洲大陆的优先事项。■

个案研究 4.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学校供餐合作伙伴关系

Alessio Orgera
学校供餐顾问

世界粮食计划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区域局

今天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问题与10年前有所不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多数国家几乎已经实现了普及小学教育，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是扩大对学龄前儿童和中学适龄青少年的教育服务，提高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质量，确保没有一个孩子掉队。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是该地区日益关注的问题，使这个地区重新调整了有关学龄儿童的优先事项：政府更多地提倡优质饮食；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的饮食习惯；解决和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以及解决少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定需求。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将学校视为解决女孩和男孩健康和营养需求以及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对人力资本发展投资的有利切入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正在努力实现这一愿景，学校供餐是实现这一愿景的优先计划之一。

学校供餐计划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网之一。7800多万儿童每天都获得校餐，每年投资约43亿美元，主要来自国家预算。学校供餐计划已经纳入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and 体制框架中。认识到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一些政府已采取相关措施使其成果最大化。

学校供餐计划传统上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和营养不安全问题，提高获得小学教育的机会，但现在更多被用作更广泛的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办法的一部分，它有助于提高学习成果，因此在人力资本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覆盖面广而且稳定，学校供餐计划已被证明是实施其他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的绝佳渠道，包括驱虫、微量营养素补充、食品强化（尤其是大米）以及健康和营养教育等。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更多的投资用于本土学校供餐计划，以实现以下双重目标：1) 促进膳食多样性，并在学校供餐中引入新鲜的当地食物；2) 将国家计划与当地小户农民生产联系起来，从而增强适应性，并帮助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当地粮食系统。在一些国家，在健康、营养以及预防暴力和仇外心理等多个领域，学校也被证明是实施性别敏感措施和改变社会行为的绝佳渠道。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学校供餐计划从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更广泛的国家社会保护制度的一个关键部分，包括在应对中美洲干旱走廊的长期干旱、人员流动和移民危机以及最近新冠疫情等流行病的冲击时，都应用了这些计划。

根据在16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开展的一项区域研究“智能学校供餐”（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d），虽然许多国家显然已经开始踏上雄心勃勃的旅程，以改革学校供餐计划并应对这些新出现的挑战，但学校供餐的营养潜力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需要更多的可持续投资来最大限度地扩大学校供餐计划的营养影响，特别是在应对日益增加的由营养不良带来的双重负担挑战方面。需要加强国家管理系统，以便为更好的决策提供信息并提高计划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创新和数字化在这方面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改善学校供餐计划与国家社会保护系统内其他干预措施的协调性和互补性，这对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些计划的影响和投资回报至关重要。改善学校供餐计划与国家社会保护系统内其他干预措施的协调性和互补性，对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些计划的影响和投资回报至关重要。最后，由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创新方法和最佳实践的实验室，因此智能学校供餐给这个地区带来一个重要的机会，使有关创新方法和最佳实践方面的知识可以在决策者之间系统地分享，并使整个地区产生质的改变，甚至影响到更广泛的范围。■

个案研究 4.3

俄罗斯-莫桑比克债务互换协议：

莫桑比克对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领导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

Annmarie Isler
公共伙伴关系与资源部

世界粮食计划署

莫桑比克的外债一直是教育和社会保护投资的严重障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该国的债务状况“陷入困境”。公共债务偿付成为该国预算的巨大负担，在2018-2020年期间消耗了超过50%的公共收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捐助者资金暂停后，最近的局势继续发生恶化。2016年4月，因巨额未披露的债务被曝光后，许多债权国停止了对莫桑比克政府的支持，这损害了该国的金融声誉，并导致严重后果，包括目前的违约状态和实际汇率贬值（自2014年底以来下降了48%）。寻找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重组莫桑比克的债务，同时获得足够的担保以获得债权国的信任，一直是莫桑比克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的首要任务，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确保国家稳定都是如此。债务换发展为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在不牺牲财政和宏观经济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创造额外资源。

2013年，俄罗斯与莫桑比克达成双边协议，提供1.46亿美元的债务换发展基金。俄罗斯同意莫桑比克将债务转换所得资金投资于双方商定的发展项目，并按比例取消债务。根据该协议，莫桑比克财政部将资金存入俄罗斯联邦经济银行（VEB）在莫桑比克中央银行开设的一个特别账户，而不是用于向俄罗斯偿还债务。这种安排规定由莫桑比克政府牵头选择发展项目和相关执行伙伴。在供餐方式方面，莫桑比克政府向俄罗斯财政部提交一个预期项目以供批准。由后者指示俄罗斯联邦经济银行发放资金，供莫桑比克政府执行。这些资金随后被兑换成本国货币并分配给商定的执行伙伴。通过年度进度报告确保对整个流程进行监测，并在完成协议后向债权国提交最终报告。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PRONAE) 由债务换发展项目提供支持并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莫桑比克教育部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进行实施, 被各国视为促进适应性投资和解决饥饿根源的积极手段。世界粮食计划署提出了一项建议, 将债务转换基金的一部分 (4000万美元) 引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以充分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该国的技术和运作能力。2017年, 莫桑比克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 莫桑比克在5年期间 (2017-2021年) 每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转移800万美元。世界粮食计划署利用这些资金与莫桑比克教育和人类发展部合作, 为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了部门间协调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因此, 债务转换基金得以被迅速用于支持莫桑比克的发展项目, 否则这些项目可能仍然资金不足。此外, 莫桑比克能够将资金投资于国家教育部门, 但不能将这些资金用于偿还债务。

有许多因素促成了积极的结果。在协调和治理方面, 捐助者在整个谈判和实施阶段的积极参与对于确保所有责任方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至关重要。在这方面, 强烈建议每年举行三方会议来审查和评估项目状况, 以确保共同采取一致行动, 并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此外, 各方应商定并遵守一个可行的谈判时间表, 稳步推动谈判工作顺利进行。关于复制模型, 每个案例都不相同, 应该在本地需求和全球最佳实践之间取得平衡

在莫桑比克, 学校供餐计划是对教育部门的投资, 但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安全网, 是减轻最弱势家庭贫困和饥饿的有力手段。同时, 这也是对当地经济的投资, 所有食品采购均在当地完成, 包括从邻近的小农户处购买食品。每日向儿童提供校餐可以激励他们按时上学, 有助于降低缺勤率和辍学率, 同时改善学习效果。世界粮食计划署致力于支持莫桑比克政府在未来几年向国家所有、资助和管理的本土学校供餐计划过渡, 并增加莫桑比克儿童茁壮成长的机会, 债务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5章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学校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全球战略作用

在过去10年里, 学校供餐计划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显著增长(参见第1章)。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 他们投资最多, 并在计划的实施方面发挥最大作用。

同样明显的是, 发展合作伙伴有助于增强和加快这些政府主导的行动(参见第4章), 政策的重大变化在计划实施日益复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第2章)。世界粮食计划署作为联合国在学校供餐计划方面的领导者, 在全球不仅是各国的合作伙伴也是政策变革的催化剂, 为计划的实施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 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采取更加慎重的步骤, 以在未来加强并更加明确地界定自己的这些作用。

本章介绍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最新战略前景、承诺和目标。它阐述了未来10年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期望,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优先事项和作用, 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准备如何改变工作方式, 如何为政府和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持, 以及如何使用一个新的10年战略来指导这一过程。

最新的2020-203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战略特别听取了外部的各种意见, 基于证据和政策分析而制定。经过与各国政府、发展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和基层组织18个月的磋商, 该战略于2020年1月启动。该战略记录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提出倡议和开展合作, 以确保为全球儿童提供适当的学校健康和营养应对措施。除了继续直接为最需要帮助的人实施相关计划外,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支持各国政府实现其国家目标和应对挑战, 特别是帮助60个发展中国家的7300万名弱势儿童, 这些儿童目前无法从学校供餐或其他健康干预措施中受益。

在许多情况下, 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应成为应对特定挑战的牵头机构, 而是将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和召集不同参与者来帮助找到解决方案。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利用以下三个优势做到这一点: 60年来支持学校供餐计划的经验; 对最贫困和最难以接触人群的影响和知识; 以及它与100多个国家合作开展可持续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建立的强大网络。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技术和政策支持可以对74个国家1.55亿儿童的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帮助各国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随着新战略推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与合作方法将发生三大变化：

1. 改变工作方式和合作行动；加强倡导、召集和影响能力；以及致力于成为全球、各区域和各国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的催化剂和促进者。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改变与各国政府的合作方式，通过更好地了解各国的优先事项和挑战、更好地利用证据以及更加注重国家系统和计划，并提高计划的可持续性和制度化。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改变提供学校供餐的方式，确保更好地整合计划，使计划的执行具有一致性和高质量，包括更加关注饮食和生活方式对肥胖和营养不良的影响。

新的学校供餐战略还呼吁开展更多研究以提高计划的质量，包括制定对性别和气候变化更敏感的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对2020-2030年战略的响应能力，特别是合作方法，已经被证明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学校关闭已经促使世界粮食计划署加倍工作，与合作伙伴一起支持各国为失学儿童提供学校供餐计划。

《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的未来版本将特意跟踪世界粮食计划署对2020-2030年战略的实施情况，目的是监测进展情况并根据这一反馈优化战略方法。

5.1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的影响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全球领先的人道主义组织，旨在拯救生命和改变生活，在紧急情况下提供粮食援助，以及与社区合作以改善营养和增强适应性。在紧急情况下，世界粮食计划署经常第一个到达现场，为战争、国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粮食援助。当紧急情况平息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帮助社区重建破碎的生活和生计。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发展合作伙伴和各国政府开展合作，通过弥合人道主义和发展活动之间的鸿沟，提供改变人们生活的长期解决方案。这种方法通过帮助人们——特别是最弱势的儿童、妇女和小农户——获得教育和经济机会，打破贫困循环并建设人力资本。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全球最大的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人道主义组织，50多年来始终坚守如一。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向50个国家的1730多万名儿童提供了校餐，这些儿童通常位于最难以到达的地区。

除了发挥人道主义作用之外，世界粮食计划署经联合国授权还为世界各地的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支持。50多年来，世界粮食计划署帮助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所有的可持续学校供餐计划。在所有情况下，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目标都是与联合国机构和大型非政府组织网络进行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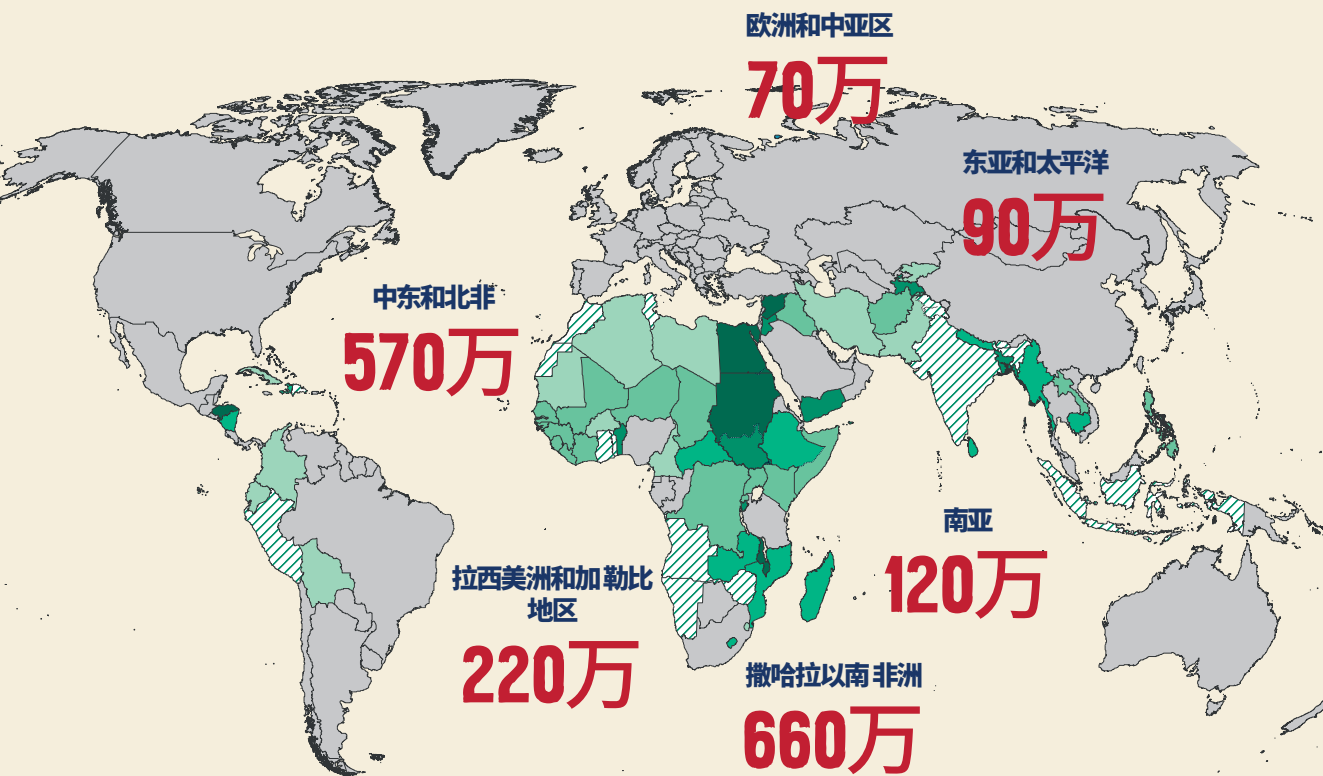
世界粮食计划署以两种方式与政府合作，通常同时进行：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弱勢儿童提供学校供餐，以支持国家目标。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向59个国家的1730多万名儿童提供了校餐，其覆盖范围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的71%（参见地图5.1）。202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这些国家合作，帮助它们减轻因新冠疫情而关闭学校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援助，帮助各国政府加强学校供餐计划的可持续性。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学校供餐计划不再需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直接业务支持，因为政府接管了管理和资助这些计划的责任。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下启动学校供餐计划的100个国家中，已有40个国家实现了向国家所有权的过渡（参见肯尼亚个案研究5.3）



地图 5.1
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全球学校供餐计划概览

图例：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惠及1730万儿童，其中绝大部分儿童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受影响的在校儿童人数



共计
1730万名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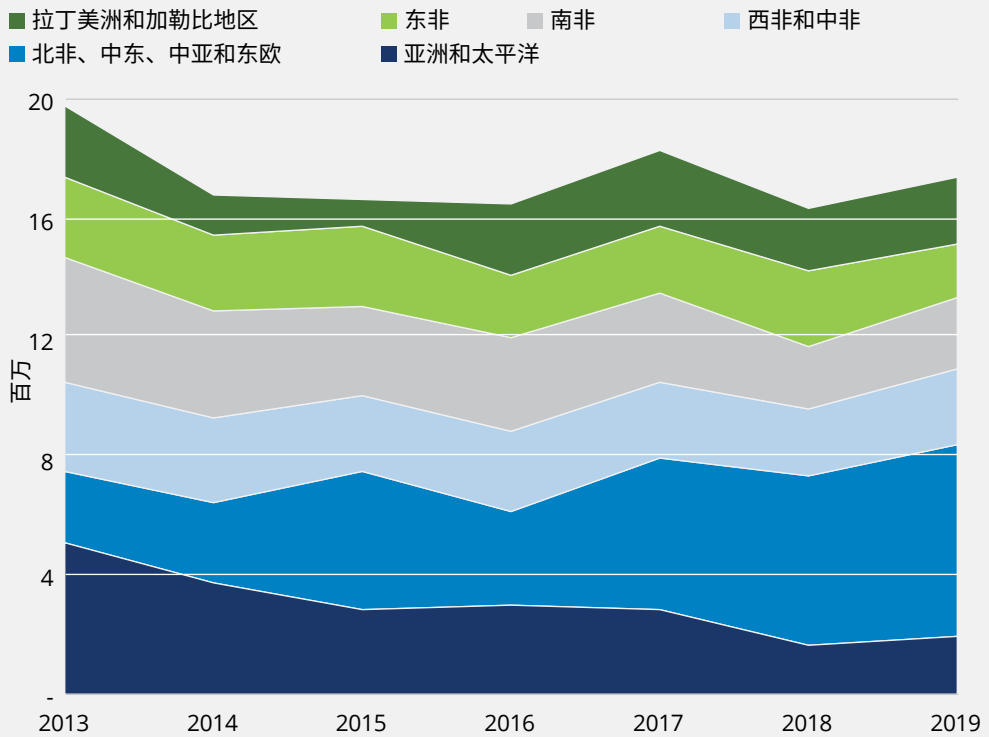


自2013年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管理的学校供餐计划每年惠及的儿童人数相对稳定，各地区合计约有1700万儿童（参见图5.1）。有多个国家已经向国有计划过渡：在柬埔寨，根据柬埔寨政府的过渡计划，参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从52.8万减少至于28.1万；在肯尼亚和赞比亚，目前分别有110万和90万儿童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在此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不丹、加纳、印度尼西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肯尼亚和巴勒斯坦完全移交了学校供餐计划。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在受危机打击的国家扩大了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面。

自2013年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还扩大了多项行动的实施，以应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紧急情况和危机局势，包括在埃及、约旦、苏丹、叙利亚和也门。

图5.1
2013年至2020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受益人的变化情况 (按世界粮食计划署区域局分列)

图例：2013-2020年期间，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资助的儿童总数保持稳定，全球约为1700万。按区域分列的数据表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人数减少主要是由于世界粮食计划署逐步向各国政府移交计划，而中东和北非区域的人数显著增加主要是为了应对危机。



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在学校供餐方面的计划预算约为7.4亿美元，使其成为低收入国家教育和社会保护工作的最大捐助者之一。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有160多名学科专家在73个国家办事处、6个区域局、巴西和科特迪瓦卓越中心以及罗马总部开展学校供餐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营养、社会保护、监测和评估方面的学科专家也为学校供餐工作提供支持。

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活动摘要

- 世界粮食计划署为9万所学校的1730万名儿童提供校餐或零食，其中50%是女孩。
- **各地区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儿童人数：**
 - 亚洲和太平洋：210万
 - 北非、中东、中亚和东欧：640万
 - 西非和中非：250万
 - 东非：180万
 - 南非：230万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20万
- 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73个国家实施或支持学校供餐计划（4个国家直接实施；55个国家直接实施和技术援助；14个国家仅技术援助）。
- **为43万名儿童提供食物或现金转移支付形式的可带回家的口粮。**
- **450万儿童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学校供餐。**
-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40个国家通过本土学校供餐计划向小农户提供支持。

从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受益的儿童人数很难准确估计。一种常见的技术支持形式是帮助各国起草学校供餐政策、法律和战略。这通常需要多个利益相关者付出多年艰辛努力并经历漫长过程，最终使国家计划中的所有儿童受益。例如，在孟加拉国，国家学校供餐政策预计惠及300万儿童（参见个案研究5.2）。

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帮助各国政府加强国家监测系统，确定更好的目标设定标准，并提高食品质量。印度和秘鲁新的国家食品强化法使数百万儿童受益，他们在学校供餐中获得了铁和维生素 A 等微量营养素。

通过这种方法，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技术和政策支持可以对74个国家1.55亿儿童的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这一估计数相当于目前通过政府运营的学校供餐计划获得膳食的所有儿童总数，这些国家将从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战略中获得技术支持。这些儿童大多数生活在稳定的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世界粮食计划署正日益从提供直接业务援助过渡到技术援助和加强能力建设。

这一估计数不含其他类型的间接受益人，包括小农户和供应链上的其他参与者，如餐饮供应商、运输商和贸易商。这方面可在今后的《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中进一步探讨。

5.2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可持续性和制度化计划的贡献

在2009年的学校供餐政策中，世界粮食计划署承诺为各国过渡到国家所有的计划提供支持。这一承诺在2013年更新的政策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在同年的《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出版物中得到重申。在过去10年中，世界粮食计划署为确保学校供餐计划适当纳入国家框架做出了巨大努力（参见图5.3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政策和思想的演变）。

本节通过比较《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和第1章的数据，探讨了2013-2019年期间的变化。然而，本分析仅侧重于获得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国家。

分析表明，政府计划很成功，但也强调这类成果的取得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在许多情况下，整个过程需要5年或10年才能完成，需要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伙伴和捐助者的眼光、耐心、一致性和持续投资。

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从6900万（2013年）增至1.07亿（2019年）（参见图5.4）。在此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直接援助人数保持相对稳定，约为1700万名儿童（参见图5.1）；增长主要发生在政府主导的计划中，受益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这说明政府为扩大国家自主权采取了渐进式投资。增幅最大的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但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也加大了自身投资。

如上一节所述，虽然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受益人数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具体国家和地区的计划规模存在很大差异，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在2013年获得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在2020年继续获得同样的资助。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具体国情重新调整目标，以补充政府正在做的工作。例如，政府可能将其计划扩大到城市和郊区，而世界粮食计划署则专注于支持该国较难到达的地区。



WFP/Rein Skullerud/Haiti

图5.2
政策重点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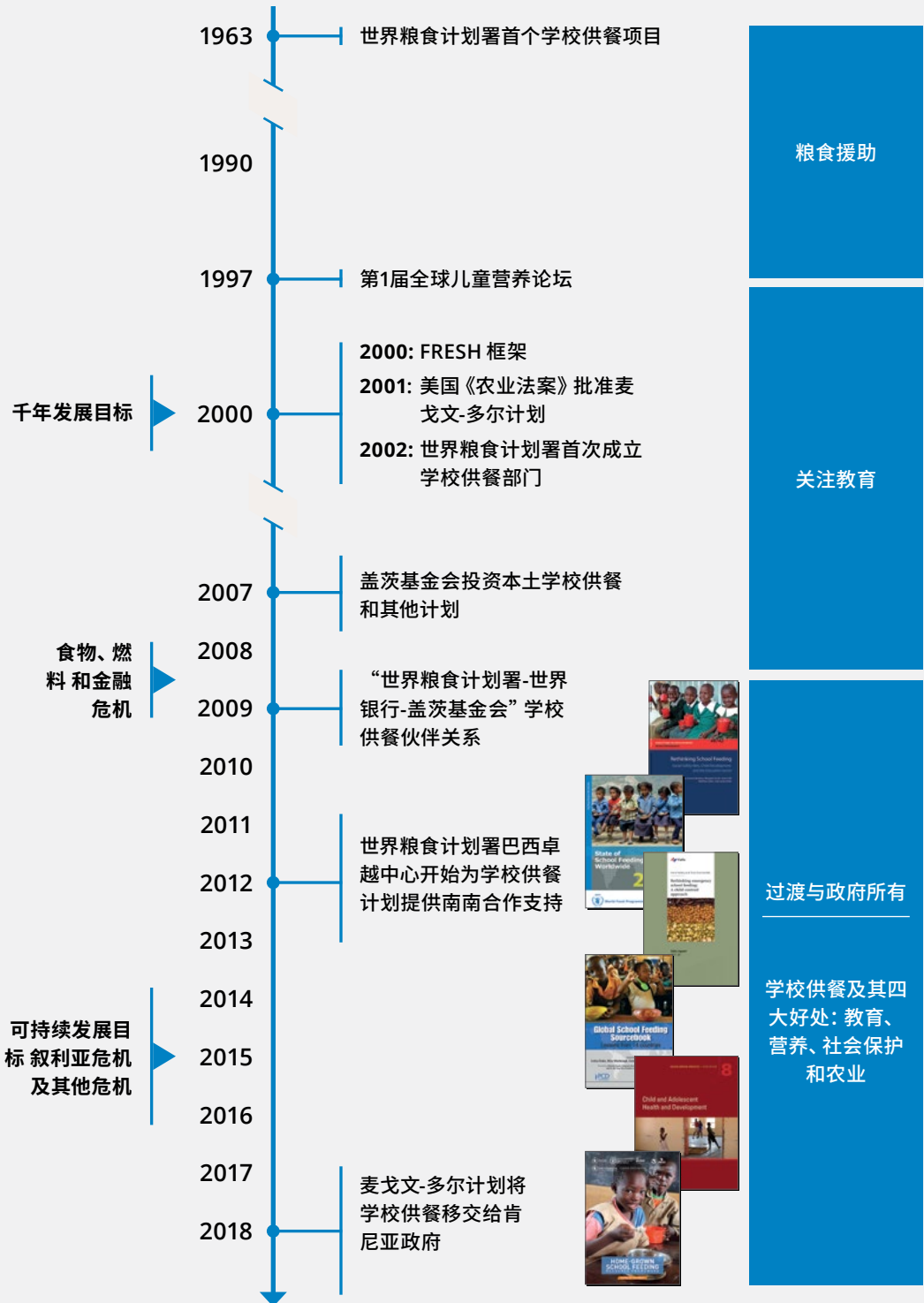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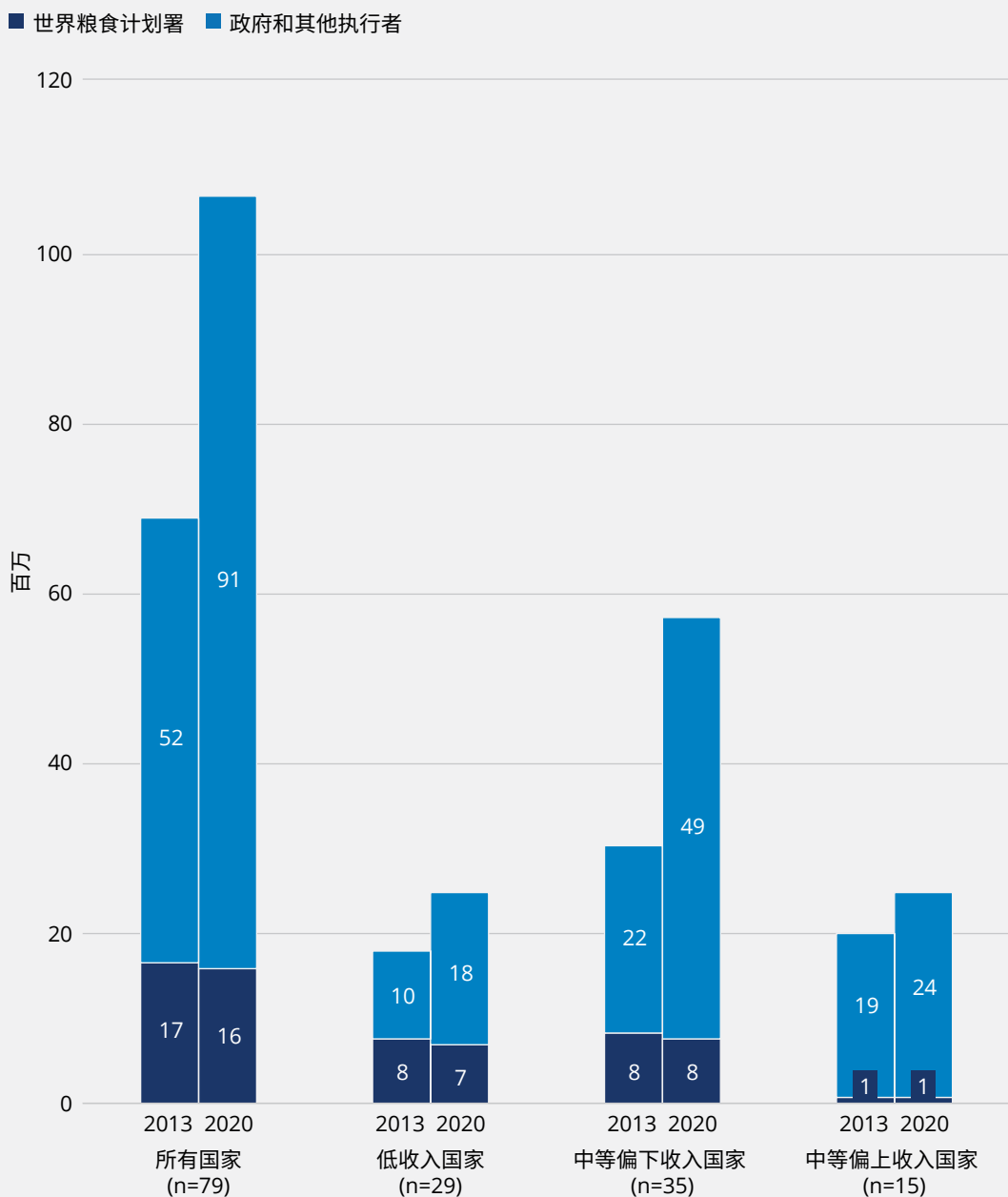


图5.3
学校供餐计划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国家所惠及的儿童人数

图例：2013-2020年，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向政府主导计划过渡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这一增长完全归因于政府投资，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保持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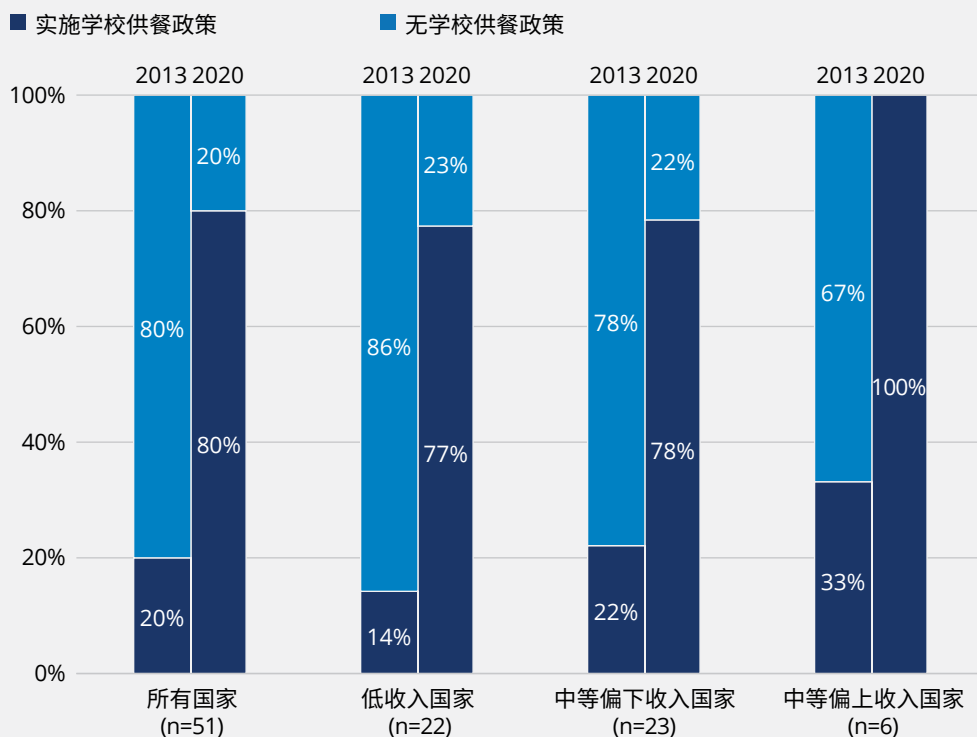
2013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有20%制定了学校供餐政策、法律或战略。换言之，很少有国家拥有适当的政策框架，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更广泛的国家发展措施的一部分。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有80%制定了政策框架（参见图5.5）。

所有收入类别的国家都取得了进展，即使是从2013年较低基线开始的低收入国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取得了进展，包括布基那法索、布隆迪、乍得、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泊尔、多哥和也门。

自2013年以来，30个国家通过了学校供餐政策、法律或战略。在这些国家中，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政府宣传学校供餐政策，包括支持国家和区域研讨会以及协商、评估和研究，以编写法律和政策文件，将工作人员借调到政府部门支持这些工作，以及安排考察访问等。

图5.4
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在政策框架方面变化

图例：2013年至2020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学校供餐政策。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获得了技术援助和能力强化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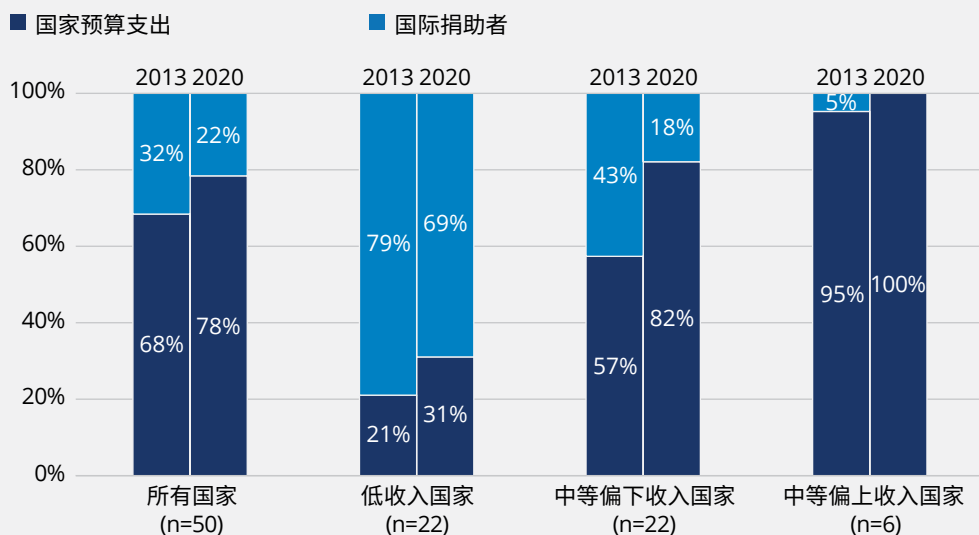
大多数国家得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巴西卓越中心的支持，首先是组织考察访问，以直接学习巴西的经验，然后通过直接技术援助帮助各国起草和批准国家政策。巴西卓越中心展示了南南合作在激发政治意愿和提供政府间针对性支持方面的强大作用（参见专栏4.8）。

制定国家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工具是 SABER 框架。世界银行（WB）牵头多个合作伙伴于2011年开发了“获得更好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SABER）测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收集和传播有关所有领域（包括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教育政策的比较数据和知识，从而帮助各国系统地评估和加强其教育体系和政策。根据2013年政策的规定，世界粮食计划署在55个国家部署了 SABER 测评工具，帮助政府设计学校供餐计划制度化的路线图。基于此工具的成功，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正与世界银行和合作伙伴合作开发 SABER 测评工具的修订版（参见专栏2.6）。

计划的资金来源是阐明逐步制度化趋势的最后一个指标。图5.6中的数据 displays，自2013年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增加了对学校供餐的投资。事实上，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均趋于走向自力更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转向国内融资。

图5.5
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在资金来源方面的变化

图例：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国际捐助资金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国家中所占份额往往更高（参见第1章）。尽管如此，各国政府在2013-2020年期间大幅增加了学校供餐资金，特别是在世界粮食计划署一直支持向政府主导计划过渡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5.3 未竟事业：有多少孩子没有获得学校健康和营养支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提供一定程度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支持，尽管覆盖面往往有限（Sarr 等人，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在几乎所有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每年有4.56亿儿童——超过目标人口的一半——通过学校计划接受驱虫治疗（世界卫生组织，2019b），尽管主要通过公共努力，但质量和覆盖面各不相同。

在许多国家，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关闭，驱虫药的运送已暂停或覆盖面缩小。大多数国家的中期计划是将恢复大规模药物管理作为学校重新开放的一部分。

最近的分析显示，全球现在有近一半的小学生在学校里吃校餐。几乎所有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覆盖率都很高。印度现在养活了9000万儿童，巴西和中国各4000万，埃及1100万。尽管学校供餐计划取得了这些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重大挑战。

显然，数亿儿童正在定期接受一些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但是，这种支持是否能够惠及最需要帮助的儿童？正如第1章所探讨的，虽然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面在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非常高（在大多数国家覆盖了80%的学龄儿童），但在低收入国家仍然不够高（仅覆盖18%的学龄儿童）。

为了找出其中的原因，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合作，研究了全球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学校供餐需求的规模（Drake 等人，2020年）。在入学的7.3亿小学生中，有3.38亿生活在学校供餐不足的地区（低于80%）。其中，2.51亿儿童生活在存在严重营养挑战的国家，包括20%的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30%以上的妇女患有贫血（世界银行，2020c）。

分析显示，在这些生活在营养不良国家的2.51亿儿童中，有7300万儿童面临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不到1.85美元）的进一步挑战。这些特别脆弱的7300万儿童分布于60个国家：84%在非洲，亚洲为15%，拉丁美洲为1%。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帮助各国政府向
7300万目前无法受益于学校健康和
营养支持的最弱势儿童走出困境。**

支持各国政府向7300万小学生提供营养餐和实施其他学校健康干预措施是当务之急，很显然需要把重点放在非洲。弥合这一差距需要支持政府扩大现有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面，并在缺乏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启动这一计划。

这些估计是在新冠疫情之前计算的。由于这场全球危机，弱势儿童的人数可能已经增加。因此，这些数字应被视为最低估计人数，一旦明确了有多少最脆弱的儿童在学校重新开放后返校复课，对这些数字应予以修订。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越来越多的 发展机构、捐助者、私营部门和民 间组织开展合作。

5.4 重申承诺: 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战略

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始全面审查其对学校供餐计划的支持。这包括审查现有证据、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以及与内部和外部合作伙伴的广泛协商。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粮食计划署制定了首个10年学校健康和营养战略，此战略于2020年初启动。

为响应联合国“10年行动”（2020-203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合作，确保所有小学生都能在学校获得优质膳食，同时提供更广泛的健康和营养综合服务。凭借其60年的经验，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倡导确保学校健康和营养问题得到优先考虑。

通过此战略，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将为促进公平和包容作出贡献，包括但不限于解决性别问题和残疾儿童问题（参见专栏5.2）。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基于其在各国的现有业务，充分利用专门知识、工具、系统和伙伴关系，通过增加对营养、学习质量、性别平等和健康增长的投资，支持各国实现人力资本目标。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目标不是直接或独立完成满足所有7300万小学生需求的任务。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国际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主要参与者一起合作，根据各国具体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切实发挥应有作用。

根据最新战略，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投资以下四个主要领域：

1、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并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

与2009年一样，¹⁵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根据“学习需求图”共同制定未来10年学校供餐研究议程，以确保填补全球知识库中的空白。将成立一个由学术合作伙伴管理的研究联盟，以确保证据工作的可信度和严谨性。世界粮食计划署战略所确定的未来研究领域包括：

- 学龄儿童的营养和饮食质量；
- 制定衡量学校供餐对儿童营养状况影响的指标；
- 学校供餐对国家计划的人力资本、成本、成本效益和成本驱动因素的贡献；
- 学校供餐对女童教育和青少年的影响；
- 分析各国如何从外部支持过渡到国家资助和管理；
- 使用学校供餐计划作为平台提供其他服务（健康和营养、保护等）的成本效益；
- 学校供餐计划对促进社会稳定、提高认知和学习成果的贡献。

作为支持学校供餐计划的主要国际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有责任创造并提供全球知识，以便各国能够利用这些信息改进计划，并向弱势儿童提供足够的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利用其数十年来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经验，支持开发学校供餐综合数据库等全球公共产品，并将更有效地记录和分享全球经验教训、最佳实践、标准和规范。

近年来，在知识共享方面出现了新的分散式办法，包括南南交流、知识中心和区域层面的其他举措。这些方法需要得到支持，以创建更多的知识网络化方法，而不是集中式方法。然而，所有这些举措之间需要更好的协调，以确保一致性。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世界银行和其他相关伙伴合作，记录 SABER 测评工具实施近5年来的成果（参见专栏2.6），并对其进行更新，以进一步用作世界银行新的普及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战略的一部分。

世界粮食计划署启动了一项新的学校供餐十年战略。

15. 在世界银行的报告《重新思考学校供餐》发表后，世界粮食计划署重新审视了其研究议程。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开发一种业务工具，以更有效地评估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能力，并提供技术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等合作伙伴一起开展全球学校供餐计划实施情况调查。这份定期发布的旗舰出版物将汇总并报告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将制定更好的衡量指标来记录和跟踪学校供餐活动的成果，特别是与营养改善和能力发展有关的指标。

2、通过新的筹资模式增加对学校供餐的投资

需要一种区分不同背景的新筹资模式。不具备与中等收入及高收入国家相同财政能力的低收入和脆弱国家将继续依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业务支持，而世界粮食计划署可依赖的捐助者也会有限，这使得资金不可预测，而且业务不可持续。为了资助其业务，世界粮食计划署需要与捐助者建立新的契约。这需要采取多部门办法，让传统上不参与资助学校供餐计划的捐助者参与进来，协调来自不同部门的资金，并将人道主义和发展资金流结合起来。还应探索新的多边基金（特别是在教育部门），并创新融资机制。

在较为稳定和发达的国家，政府需要从依赖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非政府组织等参与者转向资助自己的国家计划。例如，各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筹集资金：依靠双边合作伙伴，债务转换谈判，引入具体的国内税收或征税，或者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展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学会与各国政府合作，设计和实施创新的财政政策方法，为国家和区域学校供餐计划提供资金。世界粮食计划署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支持各国政府增加获得这些资金的机会，同时确保为加强能力建设的活动提供资金。世界粮食计划署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以便有效管理、实施和核算从发展部门合作伙伴筹集的资金。

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等主题基金向国家计划提供资金，这对于推动这些国家实现向国家所有的可持续计划过渡至关重要。世界粮食计划署需要获得技术援助和能力发展的资金，才能继续发挥其扶持作用。私营部门的支持有助于调动资源、倡导和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学校供餐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继续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并确定通过创新融资机制和个人捐赠扩大合作的途径，为缩小资金缺口做出贡献，特别是在经济脆弱的情况下。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支持各国政府向国家所有和资助的计划过渡，并加强对脆弱或低收入环境的直接支持。

3、通过合作来改善和倡导学校供餐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全球倡导学校健康和营养问题，并主张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下一个10年行动中将其列为优先事项。世界粮食计划署为教育、健康和营养、社会保护和当地农业带来很多益处，并由此认识到学校供餐计划直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项（消除贫穷）、第2项（零饥饿）、第3项（良好健康和福祉）、第4项（优质教育）、第5项（性别平等），并间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8项（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第10项（减少不平等）、第12项（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第16项（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机构）以及第17项（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合作伙伴合作，确保以综合方式提供学校供餐和儿童健康一揽子计划的附加要素，这些要素虽不属于其任务或专业领域的一部分，但对儿童至关重要。事实证明，联合方法更有效而且更具成本效益，联合宣传和交流战略也是如此。

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组织的一次机构间会议强调了在联合国改革背景下加强联合国机构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实施新的更有效、更高效的多机构学校健康和营养综合方法的必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a）。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支持这一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酌情通过新的谅解备忘录或行动计划更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世界银行和“教育刻不容缓”基金等机构的双边伙伴关系。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一项联合倡议，以提供学校供餐和健康、讲卫生运动和营养干预措施的一揽子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正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研究可持续的本土学校供餐方法，以期改善当地农民与学校供餐计划之间的联系。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支持非洲联盟等区域机构加强它们在学校供餐方面的领导作用。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实现以下目标：

- 提高计划的有效性和效率，在适当的时候向决策者提供更好和更多的信息；
- 以适当的水平和能力，在国家政策讨论中让学校供餐计划参与进来并重新定位；
- 通过向政府强调关键利弊、最佳实践和解决方案，支持上游决策；
-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国家层面促进多部门合作，召集各部委、政府机构和区域团体共同商议相关政策。

非政府组织已明确要求世界粮食计划署回顾在学校供餐方面与它们合作的方法。在国家层面开发共享平台，以推动知识共享、指标制定和为政府提供协调支持。这可能包括共同加强监测系统和过渡计划。在区域和国际层面，这种参与为提高学校供餐知名度的联合宣传提供了基础，也为全球协调以及分享研究、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提供了基础。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全球/总部层面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咨询委员会，并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各种工作流程，包括新的研究议程。

私营部门——包括跨国、国家和地方盈利性企业、基金会和个人捐赠——一直是学校供餐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它在稳定的环境下为政府的过渡战略提供了大力支持。以资金、宣传和技术援助的形式为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设计与开发提供支持的方式越来越多。一个增长领域将是与国家私营部门公司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这些公司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国家级宣传和政策平台的一部分，以加强学校供餐干预措施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4、加强对关键领域的规划

世界粮食计划署确定了将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六个主题重点领域，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采取综合的多部门合作。

- **女孩（包括青春期少女）的教育和福祉：** 帮助女孩（特别是青春期少女）继续上学是防止早婚和推迟首次怀孕的有效方法，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女孩陷入贫困、社会排斥、暴力和长期健康不良的状况。大量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阻碍了儿童上学，尤其是女童。在一些国家，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联合国妇女署等伙伴合作已成功通过综合平台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障碍。这些平台需要得到进一步支持和扩大。
- **对营养敏感的学校供餐计划：¹⁶** 面对营养不良带来的双重负担，学龄儿童的优先事项包括通过营养教育、体育活动和行为改变交流促进健康饮食，解决和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以及解决少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定需求。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为各国政府发布新的营养指南，指导各国政府如何根据其具体情况、营养需求和挑战来设计最佳模式，同时促进与其他健康、卫生和营养相关活动的联系。
- **学校供餐计划和“人道主义-发展-和平”三重关系：** 学校供餐计划是连接即时响应和长期发展策略的重要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对于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地区以及难民环境中的儿童来说，学校供餐计划可以成为一种基本保障，有助于培养正常感和教育连续性。实施强有力的冲突/背景分析，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计划，确保援助对冲突具有敏感性，且不会给儿童带来保护风险。进一步研究学校供餐计划可能对改善不同层面和平前景作出的贡献。

16.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年的营养政策确定了在所有世界粮食计划署干预措施中纳入改善营养的目标。

- **学校供餐、粮食系统和价值链:** 尽管做了10多年的工作,本土学校供餐计划仍未大规模实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利用其在这一领域的重要专业知识,帮助学校供餐和当地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成为现实。这包括市场分析和供应链支持,与当地粮食系统和小农户的联系,获得能源,支持基于现金的计划,制定应急方案,以及向政府提供更好的地方采购监测和可追溯性解决方案。在这方面,加强与开设在罗马的联合国机构、专门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农民组织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
- **数据和数字创新:** 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开发一个学校供餐数字平台,以提高运营中近乎实时数据的可用性,并实现更好、更快的决策(参见专栏5.3)。最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与国家报告和监测系统联系起来,以支持政府主导的计划。开发学校出勤率跟踪、膳食监测和库存管理的数字解决方案。综合控制面板将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国家办事处提高其计划质量。进一步开发数字平台,对学校供餐参与者进行营养教育、食品质量和安全培训,促进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学校供餐优化工具——升级版菜单规划软件“学校菜谱”——也将有助于改善菜单设计,重点关注营养、本地采购和成本优化。
- **当地社区:** 各种社区参与者为学校供餐计划做出贡献,包括学校管理委员会、家长教师协会、教师、家长、传统管理机构、村领导、妇女团体、农民组织和学生。在脆弱和稳定的环境中,当地社区在开展学校供餐活动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稳定的环境中,他们对学校供餐的所有权日益受到重视。世界粮食计划署将进一步推动当地社区参与学校供餐,以提高活动的可持续性、儿童的出勤率、社区成员通过实物或财政援助对学校供餐的贡献以及家长和教师在日常活动管理中的领导作用。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促进关于学校健康和营养的研究。

专栏 5.1

在学校供餐和教育方面，世界粮食计划署从新冠肺炎中学到的经验与教训

虽然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最弱势人群的生活，但它也让世界粮食计划署有机会反思目前计划的实施情况。世界粮食计划署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吸取的主要教训如下。

超越眼前的危机：很显然，未来几年仍然会受到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必须关注新冠肺炎对全球粮食系统、失业和家庭收入的长期影响，以及对学校供餐的影响。即使学校重新开放，也不能保证所有孩子都能重返校园，因为父母可能再也负担不起将孩子送回学校，因此要求孩子工作以获得额外收入。随着粮食无保障人数增加到创纪录水平，世界粮食计划署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在新冠疫情过后调整其计划。

扩大和推广新的供餐方式：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学校关闭和随后的社会冲击所做出的响应显示了备用供餐机制在支持无法上学的儿童方面发挥了积极效果。世界粮食计划署寻求扩大计划并推广使用集中厨房和代金券系统等供餐方式，以便建立更好、更灵活的学校供餐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特别关注城市环境中的人口，因为他们受新冠肺炎的影响最大。

加强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世界粮食计划署认识到需要加强现有的伙伴关系，并确保捐助者的投资成为教育部门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必须充分利用新冠肺炎应对措施，支持各国政府将学校供餐计划纳入国家政策。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各国教育部，世界宣明会和拯救儿童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以及万事达卡和索迪斯等私营部门的合作，对其战略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社会包容和发展密切相关。为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国际承诺方面取得进展，在制定政策时需要确保采用包容性方法，解决不平等问题。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说法，社会包容是“.....通过增加机会、获取资源、赋予发言权和尊重个人权利，改善参与社会条件的过程，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而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年）。因此，通过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建设人力资本的任何努力均必须考虑并规划这些干预措施，以提供更多渠道来提高所有儿童的参与，特别是最容易受到排斥的儿童，包括但不限于残疾儿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c），题为“包容和教育：所有人都要参与”，指出学校供餐计划可以促进公平和包容，肯定了这些计划对减贫、营养、健康和教育的贡献。该报告重点介绍了加纳政府主导的学校供餐计划。加纳的计划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特别是女孩、贫困儿童和来自北部地区的儿童。也门和印度的学校供餐计划也取得很好的成果。该报告强调了学校供餐计划的社会影响，同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很难通过分享学校供餐来实现有意义的包容。此外，该报告建议多个参与者、政府机构和部门开展合作，以学校健康和营养计划为例，89%的国家实施了此类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c）。

残疾儿童被排除在教育之外或辍学的风险更高，学校供餐计划被认为对最弱势的学生具有教育影响（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2015年）。旨在满足所有儿童（包括残疾儿童）需求的方法被称为包容残疾的学校健康和营养措施（Graham 等人，2017年）。例如，桑给巴尔的2008-2016年教育部门计划指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入学率很低，这导致对这部分儿童的支持不足。因此，该计划的重点是设计包容残疾的教育干预措施，收集更准确的数据，以及改善教师培训（桑给巴尔政府，2007年）。在肯尼亚，本土学校供餐计划旨在加强对所有弱势儿童的支持力度，改进目标设定和数据收集，提高儿童和家长的认知，以及提供职业培训以改善经济成果（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2013年）。■

专栏 5.3

学校供餐的数字创新——升级版“菜单规划”、“学校互联”和“集成控制面板”

**Pierre-Guillaume
Wielezynski**

数字化转型总监
世界粮食计划署

利用技术的力量，世界粮食计划署制定了三项数字化计划，以帮助提高学校供餐的营养价值，并及时提供更多数据。

升级版“菜单规划”软件 (Menu Planner PLUS) 建立在早期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是与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PCD) 联合开发的一款数字化解决方案，可通过高级数学算法对学校菜谱进行优化，使其更营养、更经济，并且有更大的本地采购潜力。整个过程分为四个简单的步骤，菜单可以根据当地的食谱和文化精心制作。

不丹是第一个支持将升级版“菜单规划”软件作为操作 App 进行开发和试点的国家。第一份由升级版“菜单规划”软件设计的菜谱在普那卡地区实施，这份菜谱强调了改善学校供餐食品供应的基本方法。这个软件设计的菜谱在保持营养成分的同时，比以前使用的菜谱便宜20%，不仅来自当地农民的食物增加70%，而且尊重了当地的饮食习惯。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此工具将从另外三个国家开始推广。

另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是“学校互联”，这是一个在不稳定连接环境下工作的数字化数据跟踪解决方案，由世界粮食计划署专门为学校供餐计划开发。此项目结合数据集成项目“集成控制面板”，可为学校供餐经理配备近乎实时的交互式在线控制面板，减少与纸质报告处理相关的管理工作，并加快数据收集和分析。

2019-2020年，布隆迪行动在20所学校测试了“学校互联”。此 App 可以在带有互联网浏览器的电子设备上运行，有助于跟踪重要的学校供餐指标，如入学率、出勤率、食品利用率和学校当前的食品库存水平。

此 App 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企业数据管理平台 DOTS 和 Tableau 分析平台集成后,可以执行深入的学校数据分析,并根据关键运营绩效指标为员工提供交互式、接近实时的控制面板和警报。这将有助于计划运营团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此 App 不仅有助于世界粮食计划署提高运营效率——如最后一英里粮食运送、更好地规划监测和向合作伙伴报告——而且有助于对旨在增加供餐天数和营养影响的长期计划做出改进。

“学校互联”将推广到布隆迪所有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学校,并在2020-2021年期间引入更多国家。■

5.5 发展趋势

- 为响应联合国“10年行动”(2020-203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与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合作,确保所有小学生都能在学校获得优质膳食,同时提供更广泛的健康和营养综合服务。凭借其60年的丰富经验,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倡导确保学校健康和营养问题得到优先考虑。
-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基于其在各国的现有业务,充分利用专门知识、工具、系统和伙伴关系,通过增加对营养、学习质量、性别平等和健康增长的投资,支持各国实现人力资本目标。根据最新战略,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投资以下四个主要领域:
 - 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并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
 - 通过新的筹资模式增加对学校供餐的投资;
 - 通过合作来改善和倡导学校供餐;以及
 - 加强对关键领域的规划。

个案研究5.1

尼泊尔：移交和过渡的故事

教育、科学和技术部

尼泊尔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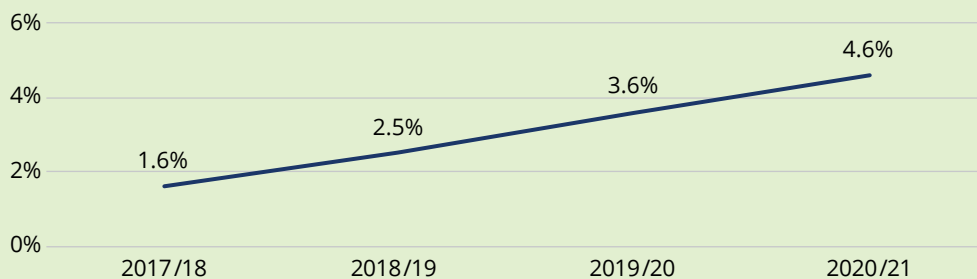
1996年，尼泊尔政府通过创建教育换粮食计划和建立体制框架，向国家所有的可持续学校供餐计划迈出了第一步。2008年，政府在5个地区启动了自有资金支持的学校供餐计划。2009年开始实施的麦戈文-多尔计划也进一步推动了政府的努力，自此，世界粮食计划署一直为尼泊尔教育部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24年后，学校供餐计划制度化，并完全纳入尼泊尔的国家体系。

在过去10年里，得益于美国农业部的持续投资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大力支持，尼泊尔政府巩固了其政策和体制框架：学校供餐计划现已纳入国家教育部门政策，政府设计并启动了一项全国学校供餐运营计划，并逐步增加在教育部内负责该计划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这些努力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例如，当前的《国家发展计划》提到学校供餐是一个有助于提高学校净入学率和保留率，降低辍学率，并实现性别平等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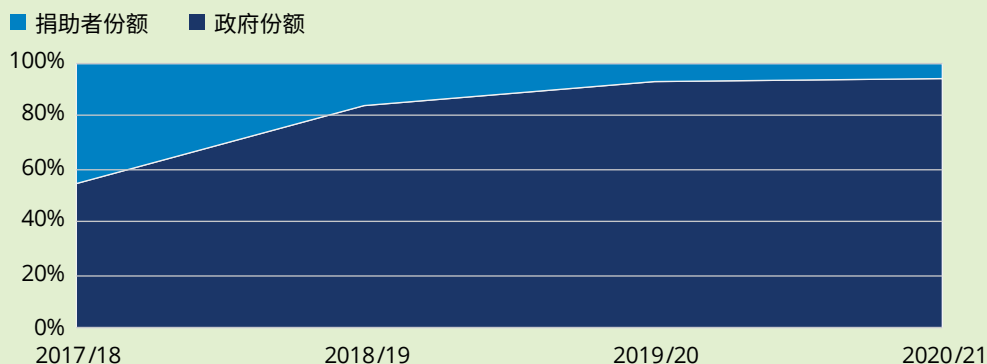
在美国农业部的支持下，世界粮食计划署还投资1800万美元用于加强能力建设的活动，以支持学校供餐计划向国家所有过渡。这项投资使世界粮食计划署间接惠及了280万名儿童，他们是目前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一部分儿童，这表明从长远来看，支持政府扩大国家所有的计划更具有可持续性和成本效益。

2018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委托对尼泊尔的学校供餐计划进行了一项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发现，在学校供餐方面每投资1美元，就会产生4.1至5.2美元的经济回报（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a）。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大力倡导以及尼泊尔财政空间和国家预算的增长，推动尼泊尔政府逐步增加对学校供餐的财政拨款，加快并巩固了向国家所有过渡。这表明尼泊尔政府来到了向国家所有计划过渡的最重要转折点，即增加预算拨款。如表5.1所示，在过去4年里，由于外部支持减少（从2017年的420万美元减少到2020年的280万美元），用于学校供餐的国家预算几乎翻了两番（从2017年的2000万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近7000万美元），表明过渡进程取得了成功。

尼泊尔预算 (百万美元)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由政府支持的基于财政拨款的学校供餐预算	20.9	27.2	53.1	69.6
由外部捐助者(美国农业部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基于食物供应的学校供餐预算	4.2	3.9	3.0	2.9
总预算	25.1	31.1	56.1	72.5
学校供餐在教育部门预算中的份额	1.6%	2.5%	3.6%	4.6%



尼泊尔预算 (儿童人数)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由政府支持的基于财政拨款的学校供餐	286,392	1,112,000	2,229,000	2,800,000
由外部捐助者(美国农业部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基于食物供应的学校供餐	236,000	218,815	173,114	154,410
受益儿童总人数	522,392	1,330,815	2,402,114	2,954,410
政府份额	55%	84%	93%	95%
捐助者份额	45%	16%	7%	5%



这些投资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儿童得到支持。自2017年以来，尼泊尔政府、美国农业部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一共为720万名儿童提供了食物，覆盖率每年增长约186%。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原因是尼泊尔扩大了政府资助的学校供餐计划，这些计划的受益儿童人数占2020年总儿童人数的96%。现在教育部门预算的4.6%用于学校供餐，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了政府对该计划的承诺及其对教育总体目标的重要性 ■

个案研究 5.2

孟加拉国：过渡进程

学校供餐计划于2001年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下启动，目前正从外部支持向政府完全所有过渡。正如孟加拉国总理于2019年8月批准的新的国家学校供餐政策（NSMP）中所述，学校供餐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向所有小学生提供当地生产的校餐。国家学校供餐政策将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技术支持下分阶段实施。在过渡期间，受益的儿童人数将会增加。

政府计划到2024年向公立小学的所有学生提供学校供餐。所提供的食物将逐渐从强化饼干转向多样化的正餐。目前，政府每年为该计划拨款7500万美元。全面实施国家学校供餐政策后，学校供餐计划的总费用估计为每年9.1亿美元，政府已承诺支付这笔费用。 ■

个案研究 5.3

肯尼亚：巩固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肯尼亚教育部在学校入学率和毕业率最低、性别差异较大的最缺乏粮食安全的地区成功实施了一项学校供餐计划。该计划包括肯尼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以及内罗毕未规划城市住区的所有小学。

2009年，肯尼亚政府采取了一项大胆举措，启动了非洲第一个国家本土学校供餐（HGSF）计划，从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计划中接收了首批54万名儿童。教育部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商定了一项逐步移交战略，该战略于2018年6月完成。如今，在国家学校供餐和营养战略（2017-2022年）的指导下，政府的计划惠及干旱和半干旱县的160多万名儿童，超过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行动支持时40万名儿童的覆盖面。来自政府的资金从2009年的850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2400万美元。

肯尼亚向世界表明，政府有能力将学校供餐计划从依赖于捐助者支持转变为完全由政府资助和国家所有。肯尼亚的学校供餐计划已经成为非洲最强大的计划之一。肯尼亚政府将继续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伙伴合作，以进一步加强学校供餐计划。当前的优先事项是：

- 通过本土学校供餐流程的数字化加强数据和管理信息系统，以提高效率、增加有效性和强化问责制；
- 为学校工作人员、教师和家长代表提供关于实施和管理学校供餐计划的培训；
- 加强国家、县和学校各级的协调机构；
- 利用南南合作加强计划，并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

个案研究 5.4

突尼斯: 可持续的学校供餐战略

教育部

突尼斯政府

突尼斯是中东和北非 (MENA) 地区最早建立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之一: 该计划是在突尼斯取得独立以及1958年第一次教育体系改革后实施的。突尼斯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儿童, 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最弱势儿童接受小学教育, 并提高小学生的营养状况。

2020年, 该计划覆盖了2500所小学的26万名儿童 (12.5万名女孩和13.5万名男孩), 惠及全国50%小学中25%的儿童。该计划完全由政府资助, 由教育部负责, 以高度分散的模式实施, 所有食品采购和管理均在学校层面完成。2019年,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预算翻了一番, 达到每年1600万美元。突尼斯政府投资170万美元建设和装备了一个试点中央厨房, 并建立了一个学校食品银行。

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下, 突尼斯于2014年通过了可持续学校供餐战略。该战略的目的是:

- 在治理、目标设定、成本效益、学校供餐营养质量以及安全、监测和评估等领域强化监管框架和工具;
- 支持对部分学校目前的分散式学校供餐模式进行升级, 以提高营养和供应热餐的能力;
- 支持采取新的有效和责任的实施方法, 以促进当地发展;
- 支持振兴学校种植园, 使其成为营养和环境教育中心。

实施并试行了创新模式, 根据营养和卫生指南, 使用当地采购的食物为学生供应校餐, 并从中央厨房送到附属学校。

与国家营养研究所、卫生部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设计营养均衡膳食，促进多样化饮食，以解决营养不良带来的双重负担，即避免因微量营养素缺乏导致贫血和肥胖等疾病。此外，与农业部合作，建立学校种植园作为营养和环境教育中心，同时根据本土学校供餐方法，为学校午餐补充蔬菜和水果。

学校供餐活动为小农户以及在学校供餐供应链上参与食品运输、加工和制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利润。这种在农村社区创造的就业机会可以带来非农创收机会，其中许多机会由妇女来填补。反过来，非农投资可能进一步刺激生产力和农业就业，产生有利于长期粮食安全和改善农村家庭福利的“良性循环”。在从试点工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的推动下，政府准备在全国参与学校供餐计划的学校中简化这种方法。国家学校供餐计划（PNAS）还充当所覆盖儿童的社会保护机制。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所有学校被迫关闭，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依赖的食物，这加剧了贫困家庭本已严峻的处境。这些儿童将失去在学校供餐中获得的关键维生素和微量营养素的保护，对他们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在保持身体健康和维持强大免疫系统特别重要的时候，学校失去食物支持可能会加剧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为应对新冠疫情，通过灵活的现金转移支付方式制定了一个创新和快速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因学校关闭而无法获得校餐的儿童，该解决方案可以减轻新冠疫情给他们家庭造成的生存和社会苦难。该解决方案还可以使学校供餐数据库与国家社会登记处的数据相协调，并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成为脆弱性目标设定标准的一部分。■

个案研究5.5

黎巴嫩: 紧急情况下的学校供餐计划

Niamh O' Grady
评估员

世界粮食计划署基
于学校的计划服务

黎巴嫩紧急学校供餐活动评估(2016-2019年)是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委托、加拿大资助的紧急或脆弱情况下学校供餐四国评估系列的一部分。这四个国家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叙利亚和黎巴嫩。此评估系列促进了全球和这四个国家在学校供餐战略和运营层面的学习。

数据收集采用多种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调查,以及对主要数据提供者的访谈。评估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不断变化的危机背景下,学校供餐是否适合男孩和女孩的需求。
2. 学校供餐计划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参与者的人道主义响应的一致性。
3. 学校供餐计划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食品以及营养安全的影响。
4. 学校供餐计划对家庭应对危机能力和当地经济的影响。
5. 学校供餐计划对社会融合、社会心理健康和不良习俗(童工、早婚)的额外影响。
6. 根据政府的优先事项和能力,为学校供餐计划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系统。

黎巴嫩境内估计有150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这对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加剧了难民的脆弱性。与此同时,黎巴嫩正在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使黎巴嫩社区的脆弱性和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

评估发现,黎巴嫩的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改善饮食多样性,减少黎巴嫩和叙利亚儿童的粮食不安全和短期饥饿状况。学校供餐计划的设计适当地满足了黎巴嫩和叙利亚难民儿童的不同需求,同时认同了两个人口群体之间的区别和相似之处。

该计划允许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受益人的营养需求进行调整。有证据表明，对于粮食不安全程度较高的叙利亚儿童而言，该计划对这些儿童的粮食安全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学校供餐计划增加了儿童同时上早校和午校的出勤率，尤其是上午校，并对叙利亚难民的入学率产生了积极影响。实施学校供餐干预措施的学校报告称，出勤率有所提高，零食供应为入学提供了动力，尽管仍然存在多种社会、经济、文化和体制障碍使学生面临辍学风险。

在目标设定标准方面，学校供餐计划应覆盖黎巴嫩和叙利亚难民家庭高度集中的社区。然而，在8个省份选择干预学校时，对性别保护问题的考虑不太充分。

教育部门的工作组负责协调教育工作和分享信息。然而，学校供餐计划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干预措施之间的直接协同作用或有针对性的补充行动很有限。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与更广泛的国家社会保护体系和战略之间的联系尚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全国性的、对性别敏感的社会保护体系正处于萌芽阶段。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学校供餐计划对消极应对策略有直接影响，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儿童之间的社会融合有影响。然而，学校分发零食被认为给孩子们传递了一种平等感。在营养夏令营中，人们发现社会融合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协同努力将不同国籍或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聚集在一起。■



结论

本出版物对新冠疫情之前的全球学校供餐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且评估了疫情对学校供餐计划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本出版物力图确定学校供餐的一些主要障碍，并找出解决方案。

在这些计划和建议的基础上，本节重点介绍了学校供餐的5项优先行动，首先是发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关键作用，协助安全地重启学校，之后着重于提出新方法，进而改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质量和成本效益。

1.

当务之急是帮助各国重新制定有效的学校供餐计划。我们如何才能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安全地重启因新冠疫情而关闭的学校？

“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联盟在确定首个行动领域时，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需求：

优先考虑重启学校，为儿童提供关键服务，并将相关人员视为一线工作人员：学校停课对于遏制疫情是必要的，但离开学校的儿童将付出巨大代价。各国政府需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重启学校，共同努力让儿童重返学校，并紧急提供包括学校营养、身心健康、讲卫生运动，以及儿童保护在内的关键服务，为儿童和学校内外的工作人员提供支持。（“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联盟，2020年）

重新制定学校供餐计划是此项优先行动的关键举措，目标是至少恢复到2020年初的状况。这是世界粮食计划署2021年工作的主要重点，需要与各国和合作伙伴密切配合，了解面临的主要挑战，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

2.

在新冠疫情之前，学校供餐计划在最需要的地方出现的最少。创新的融资方式能给7300万最需要帮助的儿童带来新的希望吗？

在新冠疫情之前，未被学校供餐计划覆盖到的儿童数量庞大。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分析估计，即使恢复到疫情前的覆盖水平，仍将有60个国家的7300万名最弱势的学龄儿童被整体排除在学校供餐计划之外。找出这些儿童无法被覆盖的原因，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世界粮食计划署新战略的关键目标之一。

初步分析表明，学校供餐计划90%以上的费用来自国内资金，但最弱势的儿童所在国家几乎无法提供资金支持。因此，这些国家要想迈出实现自力更生的第一步，需要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填补这一缺口需要一种超越当前的融资方法，例如，让金砖国家等新一代合作伙伴发挥更大的作用；采用新的金融工具，如社会投资、债券；以及最重要的是，让发展合作伙伴更深刻地认识到，他们需要进行包括卫生、教育和农业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融资。

3.

现有的学校供餐数据侧重于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公共部门实施的计划。从金砖国家、高收入国家和私营部门所管理的计划中，我们还能学到什么？

本出版物所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免费计划和补贴计划，大部分为国家公共部门实施的计划，一小部分为外部合作伙伴支持并有时由其实施的计划。然而，全球将近一半的免费和补贴学校供餐由金砖国家提供，其余相当大一部分由高收入国家提供。此外，相当一部分学校供餐由私营部门提供，具体数量尚不可知，可能在每天2000万份左右，包括美国的学校供餐，以及印度数量可观的一小部分学校供餐。目前所获得的数据偏重于公共部门实施的计划，因此，由私营部门实施的计划和在高收入国家实施的计划，这两方面的可用信息较少。为了帮助纠正这种偏差，并扩大学习交流的范围，有必要针对学校供餐计划建立一个通用的全球数据库。



4.

在本地采购食品的学校供餐计划（一般称为“本土学校供餐”），其价值已在中等收入国家得到验证。低收入国家如何将本土学校供餐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不断扩大实施范围？

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学校供餐计划均遵循“本地采购食品”这一原则。金砖国家每天提供全球48%的免费或补贴学校供餐，所使用的食品均为本国采购。在巴西，本地生产受到了格外重视，30%的学校食品要求就近采购。这些举措有助于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缩短供应链，提升本地农贸市场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由于加大了对本地新鲜农产品的采购，这些举措还有助于建立儿童终生对本地新鲜食物的饮食偏好。

然而，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仍然严重依赖进口食品。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帮助其将本土学校供餐作为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扩大实施范围。

5.

学校供餐计划提供了世界上最为广泛的安全网，在应对冲突和紧急情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能否通过更具成本效益和对环境更加友好的新一代学校供餐计划，进一步维持和加强粮食系统的适应性？

世界粮食计划署被授予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的部分原因是，其倡导的学校供餐计划作为应对冲突和紧急情况的即时响应措施，在解决饥饿与和平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需要根据地方需求和环境不断优化粮食系统，确保它的长期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一个未经充分研究的议题是供餐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工作仍有待完善：例如，在学龄前实施干预措施，是否比在其它年龄段实施干预措施更具成本效益？又例如，对于处于生长高峰期、营养需求旺盛的儿童，是否有必要提高膳食的年龄特异性？此外，应提高本土学校供餐的环境友好程度，例如缩短食物链，最大限度减少收获后损失等，这方面工作仍大有可为。我们应专注于加深对成本效益和环境的理解，从而创造一个精准的新一代学校供餐系统。



参考文献

- Adelman, S., Gilligan, D.O. 和 Lehrer, K:** 2008。食物粮食促进教育计划的有效程度如何? 成效几何? 审慎评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食物政策评论9。华盛顿特区, 国际粮食物政策研究所。
- Adelman, S., Gilligan, D.O., Konde-Lule, J. 和 Alderman, H:** 2019。一项在乌干达开展的集集群随机对照试验显示, 学校供餐降低了青春期女孩和其他弱势家庭成员的贫血患病率。营养学杂志, 149(4)。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461720/>
- 非洲联盟:** 2018。非洲联盟的可持续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6100-doc-sustainable_school_feeding_1.pdf
- 非洲联盟:** 2019。非洲大陆教育战略本土学校供餐分组职责范围、战略、工作计划和指标2019 - 2021。详见以下链接: <https://centrodeexcelencia.org.br/wp-content/uploads/2019/05/CESA-SF-Cluster-Instruments-EN.pdf>
- 非洲联盟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4。非洲饥饿的代价: 埃及、埃塞俄比亚、斯威士兰和乌干达儿童营养不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Addis Ababa,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详见以下链接: <https://documents.wfp.org/stellent/groups/public/documents/communications/wfp264183.pdf>
- Ahmed, A.U. 和 del Ninno, C:** 2002。孟加拉国的食物促进教育计划: 一项针对孟加拉国其在教育成就和粮食安全方面影响的评估。华盛顿特区, 国际粮食物政策研究所。
- Alderman, H. 和 Bundy, D.A.P.:** 2012。学校供餐计划和发展: 我们是否正确表述这个问题? 世界银行研究观察, 27(2): 204-221。Available at: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7114/wbro_27_2_204.pdf?sequence=1&isAllowed=y
- Aurino, E., Tranchant, J., Diallo, A. 和 Gelli, A:** 2018a。是学校供餐, 还是普通的食物分发? 马里冲突期间紧急粮食援助对教育影响的准实验证据。依诺森蒂研究中心工作文件第2018-04号。依诺森蒂研究中心, 佛罗伦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办公室。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unicef-irc.org/publications/956-school-feeding-or-general-food-distribution-quasi-experimental-evidence-on-the-educational.html>
- Aurino, E., Gelli, A., Adamba, C., Osei-Akoto, I. 和 Alderman, H:** 2018b。粮食促进思考? 关于加纳大规模学校供餐计划对学习影响的实验证据。国际粮食物政策研究所讨论文件第01782号。华盛顿特区, 国际粮食物政策研究所。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ifpri.org/publication/food-thought-experimental-evidence-learning-impacts-large-scale-school-feeding-program>
- Aurino, E., Tranchant J.-P., Gelli, A. 和 Sekou-Diallo, A:** 2019。是学校供餐, 还是普通的食物分发? 马里冲突期间紧急粮食援助对教育影响的准实验证据。发展研究期刊, 55: 7-28。
- Bashir, S., Lockheed, M., Ninan, E., 和 Tan, J.P.** 2018。面向未来: 非洲的学校教育促进学习。非洲发展论坛系列。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法国开发署。
- Bastagli, F., Hagen-Zanker, J., Harman, L., Sturge, G., Barca, V., Schmidt, T. 和 Pellerano, L.** 2016。现金援助: 证据说明了什么? 一项针对设计和实施特点所产生影响及所发挥作用的审慎评价。伦敦, 海外发展研究所。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odi.org/publications/10505-cash-transfers-what-does-evidence-say-rigorous-review-impacts-and-role-design-and-implementation>
- Black, M.M. 等人.** 2017。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的时候到了: 科学贯穿于人生历程。柳叶刀, 389: 77-90。
- Black, R.E. 等人.** 201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良和超重。柳叶刀, 382: 427-451。
- Brinkman, H.J. 和 Hendrix, C.S.** 2011。粮食不安全和暴力冲突: 原因、后果以及挑战应对。专题文件24。罗马, 世界粮食计划署。

- Bundy, D.A.P.** 2011. 粮食不安全和暴力冲突: 原因、后果以及挑战应对。专题文件24。罗马, 世界粮食计划署。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900271468332690641/pdf/600390PUB0ID171Health09780821379073.pdf>
- Bundy, D.A.P., Burbano, C., Grosh, M., Gelli, A., Jukes, M. 和 Drake, L.** 2009. 重新思考学校供餐计划: 社会安全网、儿童发展和教育部门。人类发展的方向。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集团。详见以下链接: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DUCATION/Resources/278200-1099079877269/547664-1099080042112/DID_School_Feeding.pdf
- Bundy, D.A.P., de Silva, N., Horton, S., Jamison, D.T. 和 Patton, G.C.** 2017a.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 (由 Gordon Brown 作序)。第8卷。由 D.T. Jamison, R. Nugent, H. Gelband, S. Horton, P. Jha, R. Laxminarayan 和 C. Mock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 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 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作者小组: **Bundy, D.A.P., de Silva, N., Horton, S., Patton, G.C., Schultz, L. 和 Jamison, D.T.** 2017b. 对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的投资: 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 中的关键信息。柳叶刀, 391, 10121,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7\)32417-0](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7)32417-0)
- Bundy, D.A.P., Appleby, L., Bradley, M., Croke, K., Hollingsworth, D., Pullan, R., Turner, H.C. 和 de Silva, N.** 2017c. 童年中期和青春期的大规模驱虫计划。由 D.A.P. Bundy, N. de Silva, S. Horton, D.T. Jamison 和 G.C. Patton 编辑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第8卷。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 Bundy, D.A.P., de Silva, N., Horton, S., Jamison, D.T. 和 Patton, G.C.** 2018a. 优化教育成果: 促进学生参与和学习的高回报学校健康投资。由 D.T. Jamison, R. Nugent, H. Gelband, S. Horton, P. Jha, R. Laxminarayan 和 C. Mock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 Bundy, D.A.P., de Silva, N., Horton, S., Jamison, D.T. 和 Patton, G.C., 编辑** 2018b. 重新设想学校供餐计划: 人力资本和地方经济的高回报投资。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详见以下链接: https://dcp-3.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CAHD_eBook.pdf
- Bundy, D.A.P., Schultz, L., Sarr, B., Banham L., Colenso, P. 和 Drake, L.** 2018c. 以学校作为平台, 解决童年中期和青少年的健康问题。由 D.A.P. Bundy, N. de Silva, S. Horton, D.T. Jamison 和 G.C. Patton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第8卷,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 Bundy, D., Burbano, C., Lloyd-Evans, E., Sorgho, G., Lavadenz, F., Adam, Z., Drake, L., Rowland-Jones, S. 和 Piot, P.** 2020. 关于“打造更健康的未来: 健康和教育的人力资本视角”跨机构专题讨论会的一篇文章, 发表于欧洲热带医学与国际卫生大会, 利物浦, 英国, 2019年10月。国际卫生, 12(4): 235-237。 <https://doi.org/10.1093/inthealth/ihaa009>
- Burbano, C., Ryckembusch, D., Fernandes, M., Mitchell, A. 和 Drake, L.** 2018. 重新设想学校供餐计划: 人力资本和地方经济的高回报投资。由 D.A.P. Bundy, N. de Silva, S. Horton, D.T. Jamison 和 G. Patton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 第8卷: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 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计划。即将发表。粮食变革 XI。气候变化背景下粮食系统的转型 (未完成)。瓦赫宁根, 荷兰,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计划 (CCAFS)。
- 中央广场基金会。2020. 印度私立学校行业状况报告。新德里, 中央广场基金会。详见以下链接: <https://centralsquarefoundation.org/State-of-the-Sector-Report-on-Private-Schools-in-India.pdf>
- Chakraborty, T. 和 Jayaraman, R.** 2019. 学校供餐与学习成绩: 印度午餐计划证据。发展经济学杂志, 139(C): 249-265。
- Charmes, J.** 2019. 无偿照顾工作与劳动力市场。一项基于最新《全球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的时间利用数据分析。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gende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2791.pdf
- Cohee, L., Halliday, K., Gelli, A., Mwenyango, I., Lavadenz, F., Burbano, C., Drake, L. 和 Bundy, D.A.P.** 即将发表。健康在教育 and 人力资本中所起的作用: 为什么综合性学校健康解决方案能够改变低收入国家学龄儿童的未来。观点。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期刊。

儿童权利公约 (CRC). 2013. 关于儿童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问题的第15号一般性意见 (2013) (第24条)。CRC/C/GC/15. 详见以下链接: <https://undocs.org/CRC/C/GC/15>

Crouch, L. 和 Gove, A.K. 一步登天或一步一个脚印: 是避而不谈, 还是广开言路? 阅读案例。关于比较教育、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的政策辩论, 第155-174页。纽约, Palgrave Macmillan。

Cueto, S. 和 Chinen, M. 秘鲁农村学校早餐计划对教育的影响。国际教育发展杂志, 28: 132-148. <https://doi.org/10.1016/j.ijedudev.2007.02.007>

Drake, L., Woolnough, A., Burbano, C. 和 Bundy, D.A.P. 2016. 全球学校供餐资料手册: 14个国家的经验教训。伦敦, 英国, 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伦敦帝国学院。

Drake, L.J., Fernandes, M., Aurino, E., Kiamba, J., Giyose, B., Burbano, C., Alderman, H., Mai, L., Mitchel, A. 和 Gelli, A. 2017. 童年中期和青春期的学校供餐计划。由 D.A.P. Bundy, N. de Silva, S. Horton, D.T. Jamison 和 G.C. Patton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第8卷,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Drake, L.J., Lazrak, N., Fernandes, M., Chu, K., Singh, S., Ryckembusch, D., Nourozi, S., Bundy, D.A.P. 和 Burbano, C. 2020. 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目标设定: 全球有多少贫困儿童应该被优先考虑? 实施计划的成本是多少? 公共卫生前沿, 8: 530176。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0.530176>

De Ceglie, F., Esenaliev, D., Goldwyn, R. 和 Jang, S. 2019.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改善吉尔吉斯和平前景的贡献。索尔纳,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Delgado, C., Jang, S., Milante, G. 和 Smith, D. 2019.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改善和平前景的贡献。索尔纳,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19/other-publications/world-food-programmes-contribution-improving-prospects-peace>

发展倡议组织. 2018. 2018年全球营养报告: 明确营养现状, 促进开展行动。布里斯托, 英国, 发展倡议组织。详见以下链接: <https://globalnutritionreport.org/reports/global-nutrition-report-201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 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代价: 社会和经济影响。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2017-cost-double-burden-malnutrition-social-and-economic-impact>

欧盟委员会. 2020. 从农场到餐桌战略: 打造公平、健康和环保的粮食体系。详见以下链接: https://ec.europa.eu/food/sites/food/files/safety/docs/f2f_action-plan_2020_strategy-info_en.pdf

Evans, D.K. 和 Mendez Acosta, A. 2021. 非洲的教育: 我们在学什么? 非洲经济杂志, 30, 1。 <https://doi.org/10.1093/jae/ejaa009>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3a. 气候智能型农业资料手册。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fao.org/3/i3325e/i3325e.pdf>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3b. 粮食浪费足迹与气候变化。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fao.org/3/a-bb144e.pdf>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0. 粮食浪费足迹与气候变化。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fao.org/school-food/>

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2020. 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实现粮食体系转型, 保障经济型健康膳食。罗马, 联合国粮农组织。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a9692en>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8. 本土学校供餐。资源框架。技术文件。罗马。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fao.org/3/ca0957en/CA0957EN.pdf>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2006. 微量营养素食物强化指南。日内瓦。详见以下链接: www.int/publications/i/item/9241594012

Fernandes, M. 和 Aurino, E. 2017. 何为一揽子必不可少的学龄儿童健康服务: 经济分析。由 D.A.P. Bundy, N. de Silva, S. Horton, D.T. Jamison 和 G.C. Patton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第8卷,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FNDE/Coordenação-Geral do PNAE. 2020. *Alunos atendidos pelo PNAE – 2019*. 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fnde.gov.br/dadosabertos/it/dataset/alunos-atendidos-pelo-pnae-2014/resource/7c675db9-e5ba-4d69-acf1-f5a20f15abad>

Galloway, R., Kristjansson, E., Gelli, A., Meir, A., Espejo, F. 和 Bundy, D. 2009. 学校供餐: 结果和成本。粮食和营养公报, 30(2): 171-182。

Gatti, R.V., Kraay, A.C., Avitabile, C., Collin, M.E., Dsouza, R. 和 Dehnen, N.A.P. 2018. 人力资本项目 (英文)。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集团。详见以下链接: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63661540826242921/The-Human-Capital-Project>

Gelli, A., Al-Shaiba, N. 和 Espejo, F. 2009. 粮食安全安全问题严重的地区通过学校提供食物的成本和成本效益。粮食和营养公报 30, 68-76。

Gelli, A., Cavallero, A., Minervini, L., Mirabile, M., Molinas, L. 和 de la Mothe, M.R. 2011. 粮食安全不安全地区的学校供餐成本和成本效益新基准。粮食和营养公报, 32(4): 324-332。

Gelli, A. 和 Daryanani, R. 2013. 低收入背景下的学校供餐计划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于学校供餐成本与小学教育投资的比较性思考。粮食和营养公报, 34(3): 310-317。

Gelli, A., Margolies, A., Santacroce, M., Roschnik, N., Twaliby, A. 等人. 马拉维以社区儿童早期发展中心作为促进生产和消费多样性的平台, 提高了儿童的膳食摄入量并降低了发育迟缓的发生率: 一项集群随机试验。营养学杂志, 148: 1587-1597。

Gelli, A., Nguyen, P.H., Santacroce, M., Twaliby, A., Margolies, A. 和 Katundu, M. 2019a. 马拉维以社区儿童早期发展中心作为促进膳食和粮食生产多样性的平台, 提高了学龄前儿童充足摄入营养的平均概率: 一项集群随机试验。营养学杂志150 (2): 350-355. <https://doi.org/10.1093/jn/nxz245>

Gelli, A., Aurino, E., Folsom, G., Arhinful, D., Adamba, C. 等人. 2019b. 加纳大规模实施的学校供餐计划提高了女童和贫困家庭儿童的童年中期年龄别身高: 一项整群随机试验。营养学杂志149(8), 1434-1442. <https://doi.org/10.1093/jn/nxz079>

Gelli, A., Cohee, L., Halliday, K., Mwenyango, I., Lavadenz, F., Burbano, C., Drake, L. 和 Bundy, D.A.P. 2020. 健康在教育 and 人力资本中所起的作用: 为什么综合性学校健康解决方案能够改变低收入国家学龄儿童的未来。观点。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期刊 (即将发表)。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2019.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计划调查[69份国家报告]。详见以下链接: <https://gcnf.org/survey/>

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 2014. 简述: 农业和粮食系统政策如何改善营养? 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panita.or.tz/wp-content/uploads/2014/04/panita_international_9.pdf

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 2015. 健康的学校膳食: 将农业、粮食系统和营养联系起来的政策创新。政策简报第3号。伦敦, 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glopa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HealthyMealsBrief.pdf>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2018. 学校健康改善教育成果。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globalpartnership.org/content/better-education-outcomes-through-school-health-interventions-factsheet>

Goddings, A.-L., Mills, K.L., Clasen, L.S., Giedd, J.N., Viner, R.M. 等人. 2014. 青春期对大脑皮层下发育的影响。神经影像 88: 242-251。

Goldwyn, R., Jang, S., Klange, J.H. 和 Milante, G. 2019.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改善马里和平前景的贡献。索尔纳,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详见以下链接: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fp_country_report_mali.pdf

桑给巴尔政府. 2007. 桑给巴尔教育发展计划 (ZEDP) 2008/09-2015/16。最终稿。桑给巴尔市, 桑给巴尔政府。

Graham, N., Schultz, L., Mitra, S. 和 Mont, D. 2017. 童年中期和青春期残疾。由 D.A.P. Bundy、N. de Silva、S. Horton、D.T. Jamison 和 G.C. Patton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第8卷,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Grigorenko, E. L. 2017. 关于大脑发育和干预措施的证据。由 D.A.P. Bundy、N. de Silva、S. Horton、D.T. Jamison 和 G.C. Patton 编辑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第8卷,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Grosh, M., del Ninno, C., Tesliuc, E. 和 Ouerghi, A. 2008. 保护与促进: 有效安全网的设计和和实施。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Haddad, L., Hawkes, C., Waage, J., Webb, P., Godfray, C. 和 Toulmin, C. 2016. 粮食系统与膳食: 应对21世纪挑战。伦敦, 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

Hatloy, A. 和 Sommerfelt, T. 2017. 重新思考紧急学校供餐: 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奥斯陆, 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告 2017: 24。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fafu.no/images/pub/2017/20632.pdf>

Hawkes, C., Ruel, M., Salm, L., Sinclair, B. 和 Branca, F. 2019. 双重责任行动: 抓住各项计划和政策机会解决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柳叶刀, 395: 10218。

Honkanen, T. 2013. 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对社会保护的影响。2013年学校供餐政策更新的背景文件。罗马, 世界粮食计划署。

全球教育机会融资国际委员会. 2016. 学习的一代: 投资教育, 应对变化的世界。纽约, 全球教育机会融资国际委员会。详见以下链接: https://report.education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Learning_Generation_Full_Report.pdf

可持续粮食系统国际专家组 (IPES-Food). 2016. 从单一性到多样化。从工业化农业模式向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转换。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ipes-food.org/_img/upload/files/UniformityToDiversity_FULL.pdf

Ishida, H. 2018. 日本学校午餐计划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方向。日本营养与饮食杂志, 76: S2-S11。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eiyogakuzashi/76/Supplement/76_S2/_article

由 Jamison, D.T., Nugent, R., Gelband, H., Horton, S., Jha, P., Laxminarayan R., 和 Mock, C.N., 编辑. 疾病控制优先项目。第3版。第9卷。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Jomaa, L.H., McDonnell, E. 和 Probart, C. 2011. 发展中国家的学校供餐计划: 对儿童健康和教育成果的影响。营养评论, 69: 83-98。

Jukes, M.C.H, Drake, L.J. 和 Bundy, D.A.P. 2007. 学校健康、营养和全民教育: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Wallingford, CABI 出版社。

Kazianga, H., de Walque, D. 和 Alderman, H. 2009. 两种学校供餐计划对教育和健康的影响: 在布基纳法索农村进行的一项随机试验的证据。 [http://lst-iiiep.iiiep-unesco.org/cgi-bin/wwwi32.exe/\[in=epidoc1.in\]?t2000=026810/\(100\).4976](http://lst-iiiep.iiiep-unesco.org/cgi-bin/wwwi32.exe/[in=epidoc1.in]?t2000=026810/(100).4976)。

Kazianga, H., de Walque, D., 和 Alderman, H. 2014. 学校供餐计划、家庭内部分配情况与兄弟姐妹的营养状况: 在布基纳法索农村进行的一项随机试验的证据。发展经济学杂志, 106: 15-34。

- Kristjansson, E.A., Robinson, V., Petticrew, M., MacDonald, B., Krasevec, J., Janzen, L., Greenhalgh, T., Wells, G., MacGowan, J., Farmer, A., Shea, B. J., Mayhew, A. 和 Tugwell, P.** 2007. 学校供餐促进弱势小学生生理和心理社会健康的改善。Cochrane 系统评价数据库1。
- Loboguerrero, A., Birch, J., Thornton, P., Meza, L., Sunga, I., Bong, B.B., Rabbinge, R., Reddy, M., Dinesh, D., Korner, J., Martínez-Baron, D., Millan, A., Hansen, J., Huyer, S. 和 Campbell, B.** 2018. 应对气候变化, 保障全球粮食供应: 农业适应路线图。鹿特丹, 全球气候适应中心; 华盛顿特区, 世界资源研究所。详见以下链接: https://cdn.gca.org/assets/2018-10/18_WP_GCA_Agriculture_1001_Oct5.pdf
- Lobstein, T., Jackson-Leach, R., Moodie, M.L., Hall, K.D., Gortmaker, S.L., Swinburn, B.A., James, W.P.T., Wang, Y. 和 McPherson, K.** 2015. 儿童和青少年肥胖: 冰山一角。柳叶刀, 385.9986: 2510-2520。
- Ludvigsson, J.F.** 2020a. 系统评价显示, 新冠肺炎儿童患者比成年患者症状轻、预后好。儿科学报, 109(6): 1088-1095。详见以下链接: <https://doi.org/10.1111/apa.15270>
- Ludvigsson, J.F.** 2020b. 儿童不太可能是新冠疫情传播的主要驱动因素—一项系统评价。儿科学报, 109: 1525-1530。详见以下链接: <https://doi.org/10.1111/apa.15371>
- 马拉拉基金会** 2020. 女童教育和新冠肺炎: 以往的哪些冲击可以教会我们减轻大流行病的影响。详见以下链接: https://downloads.ctfassets.net/0oan5gk9rgbh/6TMYLYAcUpjhQpXLDgmdla/dd1c2ad08886723cbad85283d479de09/GirlsEducationandCOVID19_MalalaFund_04022020.pdf
- Martínez, R. 和 Fernández, A.** 2009. 饥饿的代价: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秘鲁儿童营养不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圣地亚哥,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详见以下链接: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9307/1/LCW260_en.pdf
- Miguel, E. 和 Kremer, M.** 2004. 寄生虫: 界定治疗外部性对教育和健康的影响。计量经济学, 72(1): 159-217。
- Mitra, S., Posarac, A. 和 Vick, B.** 2013. 发展中国家残疾与贫穷状况: 多维研究。世界发展, 41: 1-18。
- Mundy, K. 和 Proulx, K.** 2019. 以评估工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第4.5项的实现: 教育平等与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挪威开发合作署、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Muñoz, A. 等人.** 2018. 西班牙学校食堂: 从诊断到改进建议, 第13页。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carrodecombate.com/2018/09/06/presentamos-un-nuevo-informe-sobre-los-comedores-escolares-en-espana/>
-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2020.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奥斯陆, 诺贝尔传媒公司。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2020/press-release/>
- 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2013. 2012-2013年度报告。伦敦, 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伦敦帝国学院。详见以下链接: <http://schoolsandhealth.org>
- 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2015. 包容性学校健康与营养计划: 将“让残疾儿童融入主流教育”纳入 FRESH 议程路线图。工作文件1。伦敦, 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伦敦帝国学院。
- 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2020. FRESH 框架。学校和健康[在线]。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schoolsandhealth.org/fresh-framework>
- Pellikka, K., Manninen, M. 和 Taivalmaa, S.** 为所有儿童提供学校供餐。学校供餐: 投资于高效学习——芬兰案例。芬兰外交部和芬兰国家教育局。
- Popkin, B., Corvalan, C. 和 Grummer-Strawn, L.** 2019. 营养不良负担的动态变化与不断变化的营养现实。柳叶刀, 395: 10217。
- Powell, C.A., Walker, S.P., Chang, S.M. 和 Grantham-McGregor, S.M.** 1998. 营养与教育: 一项关于早餐对农村小学生影响的随机试验。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 68: 873-879。
- Psaki, S.R.** 2014. 解决早婚和少女怀孕问题, 实现性别平等和教育公平。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背景文件。纽约, 人口理事会。

瑞典公共卫生局. 2020新冠肺炎在学校中的传播。芬兰与瑞典的比较。第20108-1号文。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folkhalsomyndigheten.se/contentassets/c1b78bffbde4a7899eb0d8ffdb57b09/covid-19-school-aged-children.pdf>

Rajmil, L. 2020. 儿童在新冠肺炎传播中的作用: 快速概况性评价。英国医学杂志儿科专刊开放获取期刊, 4(1): e000722。详见以下链接: <https://bmjpaedsopen.bmj.com/content/bmjpo/4/1/e000722.full.pdf>

印度/教育部: 2020。各邦关于午餐计划的简报 [36份报告;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 http://mdm.nic.in/mdm_website/

卢旺达/教育部: 2018。2018年教育统计数据。[在线]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statistics.gov.rw/publication/2018-education-statistics-report>

République française/Assemblée nationale. 2015. *Rapport n° 2616 de Mme Gilda Hobert*. Paris, Assemblée Nationale. 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2.assemblee-nationale.fr/documents/notice/14/rapports/r2616/\(index\)/rapports](http://www2.assemblee-nationale.fr/documents/notice/14/rapports/r2616/(index)/rapports)

Ruel, M.T. 和 Alderman, H. 2013。营养敏感型干预和计划: 如何促进孕产妇和儿童营养的改善? 柳叶刀, 382: 536-551。

Sarr, B., McMahon, B., Peel, F., Fernandes, M., Bundy, D.A.P., Banham, L., Gillespie, A., Tang, K.C., Tembon, A. 和 Drake, L. 2017。2000-2015年学校健康和营养在教育部门中的演变。公共卫生前沿。<https://doi.org/10.3389/fpubh.2016.00271>

“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联盟: 2020。阅读我们的行动号召。“拯救我们的未来”全球联盟[在线]。详见以下链接: <https://saveourfuture.world/>

Schultz, L., Appleby, L. 和 Drake, L. 2018。调整健康与教育投资, 最大限度提升人力资本。美国国际开发署健康、金融和治理项目讨论文件。华盛顿特区, 美国国际开发署。

Shackleton, N., Jamal, F., Viner, R.M., Dickson, K., Patton, G. 和 Bonell, C. 2016。基于学校的促进青少年健康的干预措施: 系统评价再评价。青少年健康杂志, 58(4): 382-396。

Singh, A., Park, A. 和 Dercon, S. 2014。学校就餐安全网: 一项对印度午餐计划的评估。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62(2): 275-306。

Snilstveit, B., Stevenson, J., Menon, R., Phillips, D., Gallagher, E. 等人. 2015。教育计划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学习和学校参与的影响。国际影响评估倡议 (3ie) 系统评价总结7。伦敦, 国际影响评估倡议 (3ie)。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3ieimp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5/SR24-education-review_2.pdf

Tanner, J.L. 1990。胎儿长成大人: 从受孕到成年的身体发育。剑桥市,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Tranchant, J.P., Gelli, A., Bliznashka, L., Sekou Diallo, A., Sacko, M. 等人. 2018。冲突期间粮食援助对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影响: 马里准实验证据。世界发展, 119, 2019年7月。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8.01.027>

英国国家统计局/教育部: 2019。学校、学生及其特点: 2019年1月。表4b。详见以下链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schools-pupils-and-their-characteristics-january-20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教育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 为何重要以及为何需要加大力度。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政策文件21. p. 2。详见以下链接: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355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a。以健康促学习: 联合国机构致力于加强学校健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线]。详见以下链接: <https://en.unesco.org/news/better-health-better-learning-agencies-commit-strengthening-school-health>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b。以评估工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4分目标5的实现: 教育公平与包容。内部监督服务评估办公室, K. Mundy, K. Proulx 及 C. Manion 编辑; 挪威开发合作署、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巴黎、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a. 全球教育联盟。详见以下链接：<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globalcoali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b. 对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学校停课进行的全球监测。详见以下链接：<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c. 2020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包容与教育：全民覆盖、缺一不可。详见以下链接：<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71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2018. 五分之一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处于失学状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资料简报第48号。详见以下链接：<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s48-one-five-children-adolescents-youth-out-school-2018-en.pdf>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2019. 教育和识字：失学儿童和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uis.unesco.org/en/topic/out-school-children-and-youth>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202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统计数据*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data.uis.unesco.org/>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教育国际组织: 2000. 集中资源促进有效学校健康 (FRESH) 框架：实现全民教育 (EFA) 的综合性学校健康方法。详见以下链接：<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55/125537e.pdf>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署、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 2015. 2030年教育：仁川宣言和行动框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详见以下链接：<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565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a. *重启学校框架*。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framework-reopening-schools-report-unesco-unicef-world-bank-and-world-food-programm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2020bb. *重启学校框架补充：近期各国管理学校重启过程的经验教训*。详见以下链接：<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312>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2019. *加快速度：危机中的难民教育*。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unhcr.org/steppingup/>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9. *儿童和青少年粮食系统因诺琴蒂框架。儿童和青少年粮食系统*。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unicef.org/nutrition/food-systems_103432.html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0. *应对学习危机：迫切需要增加投资以改善最贫困儿童教育*。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unicef.org/media/63896/file/Addressing-the-learning-crisis-advocacy-brief-2020.pd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 *在新冠疫情期间支持儿童福祉*。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supporting-childrens-well-being-during-COVID-19-pandemic>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2020. *学校新冠肺炎防控临时指南*。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4765/download/?_ga=2.75516369.598082491.1595794780-714246809.1578473791

联合国: 2020a. *政策简报：新冠肺炎对儿童的影响*。详见以下链接：<https://unsdg.un.org/resources/policy-brief-impact-covid-19-children>

联合国: 2020b. *新冠疫情期间及以后的教育*。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COVID-19_and_education_august_2020.pdf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6。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包容性发展的迫切性2016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纽约，联合国。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UNSCN)： 2017。依托学校系统改善营养水平 (由 S. Oenema 编辑)。罗马，意大利；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秘书处。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unscn.org/uploads/web/news/document/School-Paper-EN-WEB.pdf>

Verguet, S., Limasalle, P., Chakrabarti, A., Husain, A., Burbano, C., Drake, L. 和 Bundy, D.A.P. 2020。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更广泛的经济价值：公共卫生、人力资本、社会保护和当地经济等多领域回报估算。公共卫生前沿, 8: 587046。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0.587046>

Vermeersch, C. 和 Kremer, M.R. 2005。学校供餐、教育成就与学校竞争：一项随机评估的证据。参见社会科学网 (SSRN)：<https://ssrn.com/abstract=66788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667881>

Viner, R.M., Russell, S.J., Croker, H., Packer, J., Ward, J., Stansfield, C., Mytton, O., Bonell, C. 和 Booy, R. 2020。新冠病毒等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的学校停课和管理实践：快速系统评价。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 4(5): 397-404。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i.org/10.1016/S2352-4642\(20\)30095-X](https://doi.org/10.1016/S2352-4642(20)30095-X)

Watkins, D., Qi, J., Kawakatsu, Y., Pickersgill, S., Horton, S. 和 Jamison, D. 2020。基本全民健康覆盖的资源要求：一项基于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 研究结果的建模研究。柳叶刀全球健康 2020, 8: e829-839。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a。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罗马，世界粮食计划署。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uments.wfp.org/stellent/groups/public/documents/communications/wfp257481.pdf>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b。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过渡国家和平建设中的作用。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wfps-role-peacebuilding-transition-settings-0>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分散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麦戈文-多尔利比里亚国际粮食促进教育和儿童营养项目 (FFE 699-2013/036-00-B)。涵盖2013年9月至2016年9月这段时期。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3073/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b。反饥饿卓越中心：影响评估报告 (2011-2016)。详见以下链接：https://centrodeexcelencia.org.br/wp-content/uploads/2017/08/CP05_IER_Web.pdf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c。资料简报：在为尼日尔青春期女孩提供支持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7053/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d。智慧学校供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营养敏感型国家计划，对16个国家的评价。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19946/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e。逃亡的根源：粮食安全、冲突和国际迁徙。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15358/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f。学校供餐监测框架和指南。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3832/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8a。尼泊尔学校供餐计划：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加德满都，尼泊尔，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8b。世界粮食计划署安全网政策进展 - 政策评估。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293/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9。2018年学校供餐状况。年度绩效报告专题报告系列见：<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0344/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a。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扩大学校健康和营养，全球共同发展人力资本。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2101/download/?_ga=2.1137009.1531665697.1585896127-91557747.1561911030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b。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在新冠疫情时期扩大学校健康和营养，全球共同发展人力资本。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7436/download/?_ga=2.70099668.598082491.1595794780-714246809.1578473791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c。在新冠疫情致学校停课期间对学校供餐进行的全球监测。详见以下链接：https://cdn.wfp.org/2020/school-feeding-map/?_ga=2.242454085.634190311.1585563254-1096615302.1571304268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d。2019年国家年度报告。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fp.org/>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e。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响应：2020年9月。详见以下链接：<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FP%20Global%20Response%20to%20COVID-19%20-%20September%202020.pdf>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f。从学校大门到学生餐盘：让学校供餐更安全的黄金法则。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252/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以及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2018。本土学校供餐资源框架。技术文件。罗马。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home-grown-school-feeding-resource-framework>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0。减轻新冠疫情对学龄儿童食物和营养的影响。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mitigating-effects-covid-19-pandemic-food-and-nutrition-schoolchildren>

世界卫生组织: 200。千年发展目标。证据在于：驱虫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WHO/CDS/CPE/PVC/2005.12 详见以下链接：http://whqlibdoc.who.int/hq/2005/WHO_CDS_CPE_PVC_2005.12.pdf

世界卫生组织: 2019a。诺贝尔奖表彰了驱虫对改善儿童健康和学校表现以及减轻贫困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ho.int/neglected_diseases/news/nobel_prize_2019/en/

世界卫生组织: 2019b。血吸虫病和土壤传播的蠕虫病：2018年接受治疗的人数。每周流行病学记录, (94)50: 601-612。详见以下链接：<https://extranet.who.int/iris/restricted/bitstream/handle/10665/330108/WER9450-eng-fre.pdf?ua=1>

世界卫生组织: 2020。全球学校健康倡议。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ho.int/school_youth_health/gshi/en/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及全球终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伙伴关系: 2020。2020年预防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全球现状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04191>

世界银行: 2011。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 2014。全民教育。世界银行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brief/education-for-all>

世界银行: 2016。获得更好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获得更好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 (SABER) 学校供餐计划手册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wbfiles.worldbank.org/documents/hdn/ed/saber/supporting_doc/Background/SHN/SABER_SchoolFeeding_Manual.pdf

世界银行: 2018a。人力资本项目 (由 R. Gatti 和 A. Kraay 编辑)。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详见以下链接：<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63661540826242921/pdf/131462-PublicHCPReportCompleteBooklet.pdf>

世界银行: 2018b。社会安全网状况2018。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详见以下链接：<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115>

世界银行： 2019a。非洲人力资本计划。详见以下链接：<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562231555089594602/HCP-Africa-Plan.pdf>

世界银行： 2019b。2020财年世界银行国家与贷款分组。见：<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世界银行： 2020a。巴西：新冠肺炎影响的估计。4月。备忘录，世界银行和 EduAnalytics。

世界银行： 2020b。人力资本项目。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human-capital>

世界银行： . 2020c。贫血症在非孕妇中的发病率（占15-49岁女性百分比）。世界银行数据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ANM.NPRG.ZS>

世界银行： 2020d。新冠疫情：对教育的冲击及应对措施。详见以下链接：<http://hdl.handle.net/10986/33696>

世界银行： 2020e。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世界银行： 2020f。关于脆弱性和冲突局势的分类。世界银行 [在线]。详见以下链接：<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fragilityconflictviolence/brief/harmonized-list-of-fragile-situations>



世界粮食计划署/Petterik Wiggers/埃塞俄比亚

术语表

受益人	得益于特定社会计划的人。在本出版物中，指从学校供餐计划获得食物的5-18岁小学和中学学龄儿童。
成本	学校供餐人均成本按学校供餐活动相关总支出除以受益人的数量估算得出。这一数字反映的是与商品采购、运输、存储和处理以及人工相关的成本。不计社区出资 (Gelli and Daryanani, 2013年)。成本回收是指受益人或社区出资抵销的计划成本。
覆盖率	属于学校供餐计划受益人的入学儿童所占的比例。
发展合作伙伴	支持国家、次国家或地方政府发展工作的利益相关方的总称，具体所指对象取决于具体语境。发展合作伙伴包括：双边捐助国（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国家政府）；联合国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其它多边机构（例如伊斯兰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全球集合基金（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教育刻不容缓”基金.....）；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计划组织、救助儿童会、世界宣明会、国际关注项目、救援国际组织、迪拜关怀基金.....）；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千禧村项目、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以及地方层面的民间团体。
驱虫	控制肠道寄生虫感染，如蠕虫（蛔虫、皮肤癣、钩虫）和血吸虫病的疗法。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向儿童分发阿苯达唑和甲苯咪唑治疗蠕虫寄生，分发吡喹酮治疗血吸虫病。
膳食多样性	平衡摄入能够提供健康成长和生产生活所需的所有宏量和微量营养素的不同食物。

食物安全网	向最弱势群体提供直接、定期和可预见的粮食协助的一类干预措施，其目的是：(1) 防止他们的粮食安全因受冲击而降到最低水平以下；(2) 增强他们抵抗冲击的能力；(3) 在某些情况下，促进他们的粮食安全 (Grosh 等人，2008 年)。粮食在本地市场转移的零售价值被称为收入转移。
粮食系统	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包括生产、加工、销售、消费和处置源自农业、林业或渔业的食物时所涉及的各种职能和活动。
强化	有目的地提高食物中基础微量营养素 (如维生素 A、铁、碘或锌) 含量的做法。(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
本土学校供餐	一种学校供餐模式，旨在从本地小农户手中采购食材，为在校儿童提供安全、多样化、有营养的食物。
投资	政府或世界粮食计划署分配给学校供餐计划的预算总额，或该预算总额的估计值。在本出版物中，投资估计值基于二手数据而非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资料。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由政府单独或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或其他发展合作伙伴支持下管理的为在校儿童定期提供食物的计划。
营养敏感型计划	针对营养不良的基本决定因素和潜在决定因素采取干预措施，这些决定因素包括：粮食安全、是否有人照料、能否获得健康服务以及所生活的环境是否安全卫生。营养敏感型计划还向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就配套服务部门的政策提出建议，以创造有利环境。
学校供餐	通过基于学校的计划，为儿童或其家庭提供食物。此类计划可提供正餐、零食或者有条件的家庭援助 (包括现金、代金券或实物券、可带回家的口粮等形式的援助)。
学校健康和营养	针对学龄儿童设计的健康和营养计划，以及在社区内进行的将这些计划的影响力扩大至非学校儿童的外展活动。学校健康和营养提供的服务不仅限于供餐，还包括其它干预措施，例如驱虫、疫苗接种、视力筛查、营养教育以及讲卫生运动 (WASH)。

缩略语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U	非洲联盟
AUDA	非洲联盟发展署
BCA	效益成本分析
BMEL	联邦食品及农业部 (德国)
BMGF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BMZ	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德国)
BRICS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CCAFS	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计划
CERFAM	反饥饿和营养不良卓越中心 (科特迪瓦)
CESA	非洲大陆教育战略
CoE	卓越中心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病
DCP3	疾病控制优先项目 (第3版)
DORA	年度收入分配法 (印度)
ECD	儿童早期发展
EC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W	“教育刻不容缓”基金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FRESH	集中资源促进有效学校健康
FY	财政年度
GBV	性别暴力
GCNF	全球儿童营养论坛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FD	普通的食物分发
GPE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
HCI	人力资本指数
HGSF	本土学校供餐
HIV/AID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HNP	卫生、营养和人口
HPV	人乳头瘤病毒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PRI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FRC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NEE	跨机构危境教育网络
INSP	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墨西哥)
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MDMS	午餐计划(印度)
MENA	中东和北非地区
MOESCS	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部(亚美尼亚)。
MOEYS	教育、青年和体育部(柬埔寨)
NEEP-IE	营养嵌入式评估计划影响评估
NEPAD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NGO	非政府组织
NSNP	国家学校营养计划(南非)
OIC	伊斯兰合作组织
PAHO	泛美卫生组织
PCD	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
PNAE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巴西)
RCT	随机对照试验
SABER	获得更好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F	学校供餐
SH	学校健康
SHN	学校健康和营养
SIFI	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研究所(俄罗斯)
SISCA	中美洲社会一体化秘书处
SOFI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
SRH	性与生殖健康
SSM	智能学校供餐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SCN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DA	美国农业部
WASH	讲卫生运动
WB	世界银行
WBG	世界银行集团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附件1：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伙伴机构的最新出版物

世界粮食计划署出版物

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战略（2020-2030）。

2020年1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计划事务处启动了一项10年战略，倡导各方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营养。

在该项战略中，世界粮食计划署阐述了将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该项战略，以及如何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确保所有儿童都能在学校获得优质膳食。在许多情况下，世界粮食计划署不会是应对特定挑战的牵头机构，但世界粮食计划署会与其它机构展开合作，厘清学校供餐的相关问题，并召集相关各方，敦促其采取行动，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为此，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充分利用其过去60年在学校供餐方面积累下来的经验；其对最贫困、最难接触到的人群的接触和了解；以及其与100多个国家合作开展可持续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经验。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战略（2020-2030）。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2101/download/>

学校供餐情况分析——世界粮食计划署计划所面临的需求和挑战

该文件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计划事务处2018年下半年所进行的一项更广泛情况分析的一部分，世界粮食计划署卓越中心对该文件亦有贡献，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战略（2020-2030）在制定时参考了该文件。该文件关注的是有效执行高质量学校供餐计划和技术援助所需的组织行动方面的问题，包括战略、计划质量、伙伴关系、人员、系统和证据。

该分析为各方磋商后的结果。首先对以下来源进行了审查和分析：

- 国家战略计划（CSP）——对所有地区的82项已获批的CSP进行快速审查。
- 2017-2018年间举办的区域学校供餐研讨会的报告。
- 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的外部审计（2016年）。
- 评估办公室对学校供餐的综合评估报告草案（2017年）。
- 20份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估报告（学校供餐、业务、运作和影响评估）。

随后与各方进行了磋商：

- “基于学校的方案”服务战略务虚会（2018年8月）。
- 区域计划咨询会议（2018年9月）。
- 与各区域局计划团队和学校供餐联络点进行电话磋商（2018年8-9月）。
- 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参加的全球儿童营养论坛周边活动（2018年10月）。
- 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计划事务处内部讨论以及卓越中心和总部同事给出的建议（2018年8-11月）。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8. 学校供餐情况分析——世界粮食计划署计划所面临的需求和挑战。

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2503/download/>

2018年学校供餐状况——2018年度绩效报告专题报告系列

这份由绩效管理和报告司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计划事务处联合编写的专题报告，总结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实际取得的进展，并对过往经验进行了回顾、讨论和分析，以指明未来的战略方向。

该报告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年度和国家绩效报告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其2018年学校供餐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是，为世界上最弱势的儿童及其家庭、所在社区和政府提供了支持。该报告还公布了一批此前未公布的总结性结果，包括2018年进行的多项最新评估和审计，以及2018年进行的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讨论，这些内容构成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新全球战略的基础。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 *2018年学校供餐状况——2018年度绩效报告专题报告系列*。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0344/download/>

伙伴关系资源节选

Borkowski, A., Ortiz-Correa, J. S., Bundy, D. A. P., Burbano, C., Hayashi, C., Lloyd-Evans, E., Neitzel, J., and Reuge, N. 2021. 新冠肺炎：失去的不只是一间教室。学校停课对儿童营养的影响。依诺森蒂研究中心工作文件2021-01。佛罗伦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办公室——依诺森蒂研究中心。

Bundy, D.A.P., Burbano, C., Grosh, M., Gelli, A., Jukes M. 和 Drake, L. 2009. 重新思考学校供餐计划：社会安全网、儿童发展和教育部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0650/download/>

Bundy, D.A.P., De Silva, N., Horton, S., Jamison, D.T. 和 Patton, G.C. 2018. 疾病控制优先项目（第3版）：第8卷。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详见以下链接：<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8876>

Bundy, D.A.P., de Silva, N., Horton, S., Jamison, D.T. 和 Patton, G.C., 编辑 2018b. 重新设想学校供餐计划：人力资本和地方经济的高回报投资。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详见以下链接：https://dcp-3.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CAHD_eBook.pdf

Cohee, L., Halliday, K., Gelli, A., Mwenyango, I., Lavadenz, F., Burbano, C., Drake, L. 和 Bundy, D.A.P. 即将发表。健康在教育 and 人力资本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综合性学校健康解决方案能够改变低收入国家学龄儿童的未来。观点。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期刊。

Drake, L., Woolnough, A., Burbano, C. 和 Bundy, D.A.P. 2016. 全球学校供餐资料手册：14个国家的经验教训。伦敦，英国，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伦敦帝国学院。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0953/download/>

Hatloy, A. 和 Sommerfelt, T. 2017. 重新思考紧急学校供餐：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奥斯陆，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告 2017：24。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70146/downloa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 学校健康和营养：确保所有儿童都拥有美好未来。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2545/download/>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世界银行集团、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世界卫生组织：2020. *加强有效的学校健康和营养——为健康的儿童和光明的未来建立伙伴关系*。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5787/download/>

Verguet, S., Limasalle, P., Chakrabarti, A., Husain, A., Burbano, C., Drake, L. 和 Bundy, D.A.P. 2020.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更广泛的经济价值：公共卫生、人力资本、社会保护和当地经济等多领域回报估算。公共卫生前沿，8：587046.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0.587046>

计划指导

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从学校大门到学生餐盘：让学校供餐更安全的黄金法则。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252/download/>

根据新的《安全学校供餐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指南》，应由学校供餐计划的管理人员负责学校所提供食品的整体质量和安全，并应安排人员根据基本食品安全原则，以及食品选择、储存、制作和供应的良好做法，设计学校一级厨师和食品处理人员的培训课程。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以及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2018。本土学校供餐资源框架。技术文件。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74274/download/>

该资源框架是一个指导工具，适用于参与本土学校供餐计划的设计、实施和监测的各利益相关方，也适用于相关政策制度和环境，包括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的政府和发展合作伙伴，以及民间团体、社区组织和私营部门。

世界银行：2016。获得更好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 (SABER) 学校供餐计划手册。详见以下链接：http://wbfiles.worldbank.org/documents/hdn/ed/saber/supporting_doc/Background/SHN/SABER_SchoolFeeding_Manual.pdf

该手册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于2016年出版，旨在帮助利益相关方规划和实施国家一级的 SABER 学校供餐评估。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学校供餐监测框架和指南。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3832/download/>

根据2013年学校供餐政策制定的一套衡量学校供餐计划产出和成果的指标和指南。

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外部合作伙伴开展的国家个案研究

孟加拉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学校供餐在孟加拉国产生的影响。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838/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孟加拉国的学校供餐计划——个案研究。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2387/download/>

贝宁

贝宁政府、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万事达卡。2019。贝宁学校供餐计划——成本效益分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4270/download/>

不丹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不丹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579/download/>

玻利维亚

Sidaner, E 和 Torres, S.2014。玻利维亚的补充学校供餐：案例研究。世界粮食计划署：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0516/download/>

柬埔寨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柬埔寨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6647/download/>

哥斯达黎加

Sidaner, E. 和 Montenegro, M.E. 2014。哥斯达黎加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食品和营养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0537/download/>

埃塞俄比亚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埃塞俄比亚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6647/download/>

加纳

Dunaev, A. 和 Corona, F. 2018。加纳的学校供餐——投资案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加纳政府、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万事达卡。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8072/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世界粮食计划署：<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577/download/>

危地马拉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危地马拉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7060/download/>

海地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海地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582/download/>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政府、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万事达卡。2018。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成本效益分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3420/download/>

肯尼亚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6。在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使用本地谷物和本地磨坊来提供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7001/download/>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肯尼亚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578/download/>

吉尔吉斯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世界粮食计划署如何支持吉尔吉斯政府优化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营养敏感型计划个案研究。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73347/download/>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政府、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万事达卡。2019。马达加斯加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效益分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5670/download/>

尼日尔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为尼日尔青春期女孩提供支持过程中获得的成果和经验教训。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7053/download/>

卢旺达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卢旺达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6253/download/>

突尼斯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突尼斯的本土学校供餐。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05580/download/>

政府国家战略计划和政策

以下国家学校供餐政策、评估方法和计划是与各国政府合作制定的。

刚果政府。 2016。国家学校供餐政策。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7050/download/>

肯尼亚政府。 2017。2017-2022年全国学校供餐和营养战略。教育部、卫生部、农牧渔业部。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6843/download/>

马拉维政府。 2015。国家学校健康和营养政策。教育科技部。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7051/download/>

尼日利亚政府。 2016。尼日利亚本土学校供餐战略计划。详见以下链接：<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6838/download/>

附件 2: 新冠疫情背景下与学校健康和营养相关的在线资源

关于本附件

本附件汇编了新冠疫情背景下与学校健康和营养相关的在线资源。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和外部合作伙伴汇总了以下受关注主题的相关知识：

- 新冠肺炎是什么？
- 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新冠肺炎的侵害？
- 各机构和各国政府目前如何应对新冠肺炎？
- 新冠肺炎如何影响学校健康和营养？
- 学校的现状如何？学校停课了吗？儿童还能获得学校供餐吗？

可以打开以下网址在线浏览本附件：<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20030/download/>

附件3: 估算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覆盖率和投资额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源

A3.1 资源

与《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a)一样, 本出版物利用了与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覆盖率和投资额相关的一手和二手定量数据来源。所有数据来源均根据以下标准选择:

1. 相关性: 包含学校供餐标准指标的来源。
2. 可靠性: 由官方机构和学术机构发布的来源。
3. 可用性: 人人可查的开放性来源。
4. 时效性: 最近发布的来源。

一手资料包括:

1. 美国农业部(USDA)赞助的《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 发布于2019年(85个国家)(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2019年)。《全球学校供餐计划调查》©是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的财产, 受版权保护,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事先书面同意, 不得复制或分发。对于2019年的调查和2021年的后续调查, 部分资金由美国农业部根据FX18TA-10960G002号协议提供。
2.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年国家年度报告》, 发布于2020年(72个国家)(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d)。

二手资料包括最新发布的报告、出版物和个案研究。在选择二手资料时, 首要原则是只使用由官方机构发布的来源。因此, 二手资料使用了三类出版物: 政府发布的官方报告; 国际组织发布的官方报告; 以及经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

本出版物所使用的二手资料完整列表如下:

1. 《世界银行2018年社会安全网状况》(2018b)(90个国家)。
2. 《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2018年), 发布于2018年(33个国家)。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智能学校供餐报告》(2017d), 发布于2017年(16个国家)。
4. 由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发展合作伙伴组织/伦敦帝国学院联合发布的《全球学校供餐资料手册》(Drake 等人, 2016年), 发布于2016年(14个国家)。

5. 以下9个国家提供了单独的国家个案研究和政府报告：

- 日本 (Ishida, 2018年)
- 英国 (英国国家统计局, 2019年)
- 西班牙 (Muñoz 等人, 2018年)
- 法国 (国民议会, 2015年)
- 巴西 (国家教育发展基金, 2020年)
- 印度 (教育部, 2020年)
- 中国 (案例研究1.1)
- 卢旺达 (教育部, 2018年)
- 俄罗斯 (来自社会和工业食品服务研究所的信息, 2020年)。

多个国家出现在一个以上二手资料中。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以下标准选择数据点, 每个国家只使用一个数据点:

1. 如果某一个国家的数据被不止一个来源引用, 则选用最新的数据点 (基于引用年份)。¹⁷
2. 如果某一个国家的数据被不止一个来源引用, 且引用年份相同, 则选用最全面的来源——例如, 其中一个来源可能只涵盖了某个特定计划, 而另一个来源则涵盖了同一国家现有的所有计划。

例如, 以下来源均引用了博茨瓦纳的数据:

- 《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引用年份: 2012年)。
- 2016年发布的《全球学校供餐资料手册》(引用年份: 2013年)。
- 2018年发布的《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引用年份: 2017年)。
- 2018年发布的非洲联盟的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 (引用年份: 2017年)。
- 2019年发布的《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引用年份: 2018年)。

根据数据点选择标准, 本出版物仅选用了《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中的博茨瓦纳数据。

对于无最新数据可用的8个国家, 本出版物重新发布了《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a) 的受益人数据, 因为考虑到这些数据仍然是这些国家的最新可用估算数据。本报告中的所有2013-2020年比较性分析均未纳入这8个国家。

最后, 对于无法获得报告数据的36个国家, 基于2013年所采用的方法, 使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可用数据对其受益人数进行了估算。

图 A3.1显示了根据数据点选择标准筛选数据后, 本出版物中所用的每个数据来源所包含的国家数量。

图 A3.2显示了在本出版物的数据集内, 报告数据与估算数据的占比情况。

表 A3.1显示了学校供餐数据的来源情况。

17. 引用年份对应于数据适用的学年, 可能与发布日期不同。

图 A3.1
各数据来源中被选用的国家量 (n=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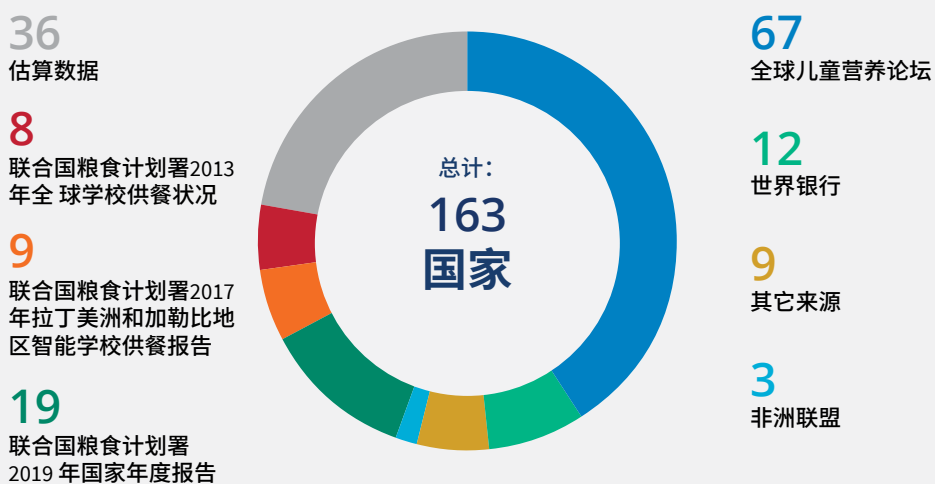


图 A3.2
数据样本在各来源和收入水平中的分布情况 (n=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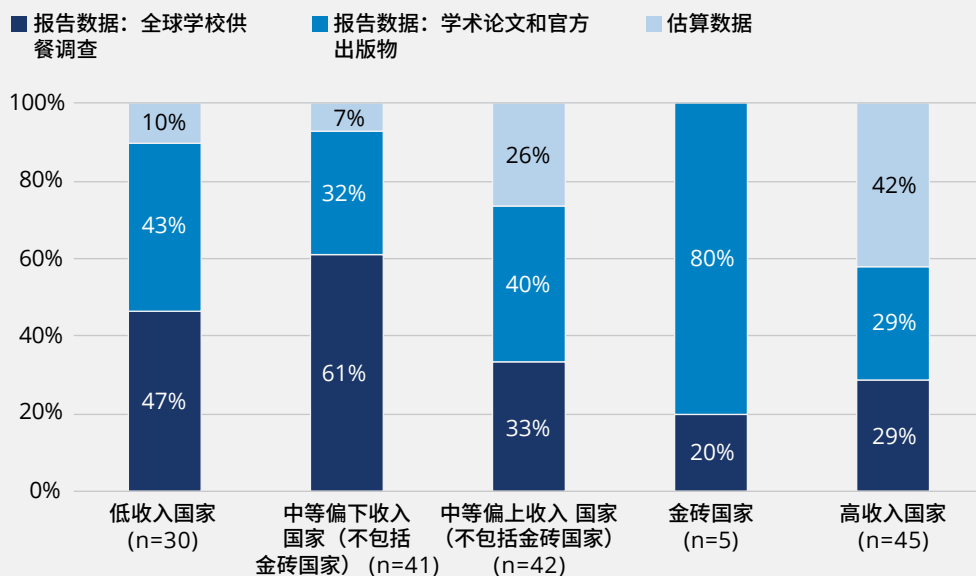


表 A3.1
学校供餐数据所用来源

来源	缩写 (参见附件4)	数据来源中的国家数量	本报告所用国家数量	国家名称
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	AUSSF	33	3	安哥拉、加纳、坦桑尼亚
美国农业部赞助,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	GCNF	85	67	亚美尼亚、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哥伦比亚、科摩罗、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捷克、埃及、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冈比亚、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老挝、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蒙古、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帕劳、巴拿马、菲律宾、葡萄牙、摩尔多瓦、圣卢西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苏丹、瑞士、叙利亚、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阿联酋、美国、乌拉圭、越南、赞比亚、津巴布韦
世界银行, 社会安全网状况2018	SSSN	90	12	阿根廷、佛得角、智利、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立陶宛、毛里求斯、摩洛哥、秘鲁、波兰、巴勒斯坦、土耳其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	SSFW	105	8	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克罗地亚、伊朗、爱尔兰、牙买加、瑞典

来源	缩写 (参见附件4)	数据来源中的国家数量	本报告所用国家数量	国家名称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7年智能学校供餐	SSM	16	9	玻利维亚、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海地、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9年国家年度报告	WFP ACR	72	19	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乍得、刚果(布)、刚果(金)、吉布提、几内亚比绍、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索马里、南苏丹、塔吉克斯坦、也门
其它来源: 政府报告、个案研究和单独的国家出版物	OS	-	9	巴西、中国、法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卢旺达、西班牙、英国
估算数据	est.	-	36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林、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百慕大、波黑、保加利亚、朝鲜、多米尼克、爱沙尼亚、几内亚、以色列、意大利、科威特、拉脱维亚、卢森堡、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巴基斯坦、波多黎各、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汤加、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
合计		163	163	

成本数据来自于相同来源中包含这些数据的数据子集。该数据子集包括: 42个世界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国家年度报告》; 34个国家的《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 7个国家的《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 以及6个国家的《智能学校供餐报告》。

A3.2 局限性

虽然本出版物中所用的数据集完全基于可靠来源，但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意味着数据统计方法的不同：有些来源对一国接受学校供餐的所有儿童都进行了统计，而有些来源则只对一国接受学校供餐的小学生进行了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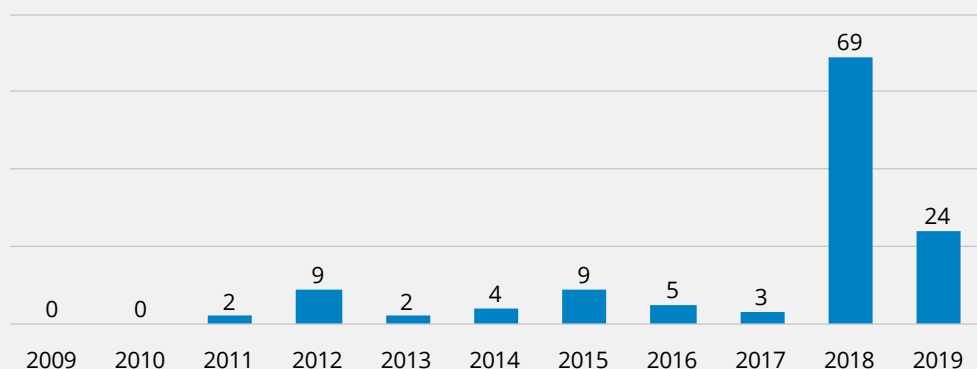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每个来源所提供的的数据指标不尽相同：所有来源都提供了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这一指标，但仅有少数来源提供了覆盖率和资金等指标。本出版物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系统地说明了每个指标的可用样本量。

本出版物所用数据集存在的第三个局限性是数据引用年份的不同。虽然有些来源的发布时间距离本报告发布不到一年，例如《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国家年度报告》，但有些来源的发布时间则较为久远，或者提供的是前几个学年的数据。

为了全面总结全球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情况，本出版物融合了近十年的国家数据。该方法已用于类似的报告，如世界银行的《2018年社会安全网状况》，其为大多数国家和跨国家分析以及趋势分析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其全面性，因为涵盖了所有数据点可用的国家，然而，一些旧数据点可能缺乏准确性，这是该方法的一个较大局限性。

最后，虽然全球学校供餐调查和其它来源的报告数据，都涵盖了三个教育阶段（学前、小学和中学）的受益人，但是，有39个国家的估算数据仅涵盖了小学受益人，原因是缺乏其余年龄组的覆盖率数据。鉴于这种分析方法的保守性，本出版物给出的总数数据很可能为低估数据。

图 A3.3
报告数据国家在引用年份中的分布 (n=127)



A3.3 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

在本出版物中，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是指某一个国家受益于学校供餐的儿童总数。

虽然这些儿童大多数受益于政府资助、政府主导的学校供餐计划，但有些国家的学校供餐计划采用的是地方管理的模式，或者资金来源于儿童父母的捐款。根据《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中的方法，学校供餐的受益人是指“在学校接受餐食或其它形式食物的儿童”（而不是“受益于免费和政府资助学校供餐的儿童”）。

如果某一个国家存在多个学校供餐计划，则本出版物提供的是个人受益者的总人数（如有重复仅计1次）。该操作通常由本附件 A3.1节中列出的各个数据提供者完成，净总人数应等于各来源所报告数字之和，进行数据整合时已对此进行过验证。可能存在3种情况，具体见表 A3.2。

少数国家的2013年估计值，需要根据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发布后新报告、新发布的数据进行更新。美国是唯一需要更新受益人数据的国家，《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将2013年的受益人总数错误地报告成了4500万人，而实际上只有3000万人。其它国家的受益人总数未进行更新，但根据最新可用数据，对这些国家2013年的其它分析数据进行了更新。例如，根据最新报告的登记人数，对覆盖率进行了修正和更新。

表 A3.2
统计学校供餐计划净总受益人数时可能存在的情况

情况	净总受益人数的统计方式 净总	
1 该国只存在一项学校供餐计划	该计划的受益人数即为该国的受益人数。	
2 该国存在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学校供餐计划	这些计划之间有重叠：部分（或全部）儿童同时受益于多项计划。（例如，美国的国家学校午餐计划和学校早餐计划）。	受益人数不进行相加计算。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取规模较大计划的受益人数作为净总受益人数。
3	这些计划之间无重叠：各项计划的受益人群体不相同。（例如，马里的国家学校供餐计划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学校供餐计划）。	对受益人数进行相加计算：净总受益人数等于各项计划受益人数之和。

A3.4 覆盖率

将国家（或国家组） i 的学校供餐覆盖率 (C_i) 定义为，获得学校供餐的小学生人数 (B_i) 除以小学生总人数 (P_i):

$$C_x = \frac{B_i}{P_i}$$

变量说明:

B_i : 本出版物定义的最佳可用来源中报告的国家 i 接受学校供餐的小学生人数。

P_i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报告的国家 i 的小学生总人数。

覆盖率估计值按定义介于0~100%，因为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不会超出在校儿童（学生或注册人员）人数。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国家组 x （如各收入组或金砖国家组）的平均覆盖率:

$$C_i = \frac{\sum B_{i,x}}{\sum P_{i,x}}$$

对于每个国家组 x ，用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总人数 $\sum B_{i,x}$ 除以小学生总人数 $\sum P_{i,x}$

专栏 A3.1 国家收入分类

本出版物采用世界银行定义并每年更新的收入组对国家进行分类的方法。本出版物所用版本为基于201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 (Atlas 方法) 得出的“2020财年”国家分类, 具体分类标准如下:

收入类别	人均国民总收入门槛值
低收入国家	1025 美元或以下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1026 ~ 3995 美元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3996 ~ 12375 美元
高收入国家	12376 美元

上述每个收入组的完整国家列表可参见世界银行网站 (世界银行, 2019b), 也可参见本出版物的附件4。

除了上述4个收入组外, 在本出版物的大多数分析中, 都会以单独实体的形式额外汇总5个新兴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的数据, 这5个国家通常被称为“金砖国家” (BRICS)。这5个国家分属上述4个收入组中的两个收入组: 在2020财年, 印度被列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南非则被列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因此, 在本出版物所提供的分析和数据 (例如第1章中的大部分数据) 中, 5个金砖国家的数据均被统计了两次: 在各自的收入组中被统计一次, 以及在该特殊组别 (金砖国家) 中被统计一次。

因此,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的平均值和百分比数据, 指的是由世界银行定义的包括印度 (或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南非) 在内的整个中等偏下收入组 (或中等偏上收入组) 的数据。此外, 金砖国家的平均值和百分比数据, 指的是由这5个国家组成的独立组别的数据。这种方法并不会造成重复统计——因为在小计数据和全球总计数据中,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都只统计了一次。

A3.5 估计值

在上述来源提供的资料不足时，本报告根据以下标准和规则估算相关国家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和投资水平：

- 仅针对已知存在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估算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只要上述来源中出现过关于某国学校供餐受益人的报告，且未出现过关于该国学校供餐计划终止的报告，该国就被认定为已知存在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
- 使用该国所在收入组的国家平均覆盖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报告的该国小学生总人数，对该国的受益人数进行估算。

各收入组的覆盖率是根据同一收入组所有国家的报告数据计算的，4个收入组的划分标准取自世界银行（参见上文专栏 A3.1）。估算所用百分比数据见表 A3.3。

表 A3.3
估算接受学校供餐儿童人数所用覆盖率

收入类别	估算所用覆盖率
低收入国家 (L)	21%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LM)	45%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UM)	58%
高收入国家 (H)	85%

估算时采用了高收入国家的覆盖率，但因高收入国家数量较少，该数据未出现在报告正文中。

国家 i 的学校供餐受益人数估计值 $B_i(\text{估计值})$ ，等于所在收入组的覆盖率 (C_x) 乘以国家 i 的小学生总人数 $i(P_i)$ ：

$$B_i(\text{估计值}) = C_x \times P_i$$

P_i 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在估算受益人数的39个国家中，3个国家为低收入国家，3个国家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3个国家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个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A3.6 投资额

本出版物的第1.4节介绍了全球学校供餐投资额的计算过程，载录如下（表 A3.4）。“投资额”定义为拨给学校供餐的预算总额或该预算的估计值。所有国家的国家学校供餐支出数据均缺失，其它可用数据可参见本出版物第3.1节。仅针对存在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进行了投资额估算。

表 A3.4
估算全球学校供餐年度总投资的四种方法

来源	国家	儿童	投资	预估全球投资
仅采用实际报告成本	92	2.79亿	分配的预算	29 亿
实际报告的成本和估算值	155	3.88亿	92个有数据的国家分配的预算; 其余63个国家每个收入组的平均费用	43 亿
	155	3.88亿	各个收入群体的平均成本	41 亿

上表所示全球学校供餐投资额估算方法如下:

(1) 全球投资额估计值: 290亿美元

样本: 92个国家

第1种估算方法结果为290亿美元, 采用的是下列数据来源所报告的国家预算数据: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全球学校供餐调查》(77个国家); 《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6个国家); 《智能学校供餐报告》(7个国家); 以及《全球学校供餐资料手册》(2个国家)。

根据这种估算方法, 全球投资额 $M_{(1)}$ 为有可用数据的上述92个国家报告的国家预算 (G_i) 之和:

$$M_{(1)} = \sum_{i=1}^{80} G_i$$

(2) 全球投资额估计值: 270亿美元

样本: 92个国家

第2种估算方法结果为270亿美元, 是针对第1种方法所用国家样本的另一种估算方法。这种方法在估算总投资额 $M_{(2)}$ 时, 未采用报告的预算数字, 而是采用了如下计算方式: 先用收入组 x 的平均成本 AC_x 乘以国家 i 的受益人数, 再将92个国家的该乘积结果求和:

$$M_{(2)} = \sum_{x=1}^4 \sum_{i=1}^{80} (AC_x \times B_i)$$

如前所述，Bi 可以是调查报告的数值，也可以是使用平均覆盖率计算出来的估计值。计算平均成本所用的收入分组法与计算受益人数和覆盖率时所用的收入分组法相同。

表 A3.5 给出了这种估算方法所用的收入组平均成本。

表 A3.5
估算全球投资额时所用的收入组平均成本

收入类别	估算时所用的平均成本 ¹⁸
低收入国家 (L)	US\$46.24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LM)	US\$57.25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UM)	US\$98.53
高收入国家 (H)	US\$260.96

(3) 全球投资额估计值：430亿美元

样本：155个国家

第3种估算方法结果为430亿美元，结合使用了上述两种估算方法，样本中除了有成本数据的国家外，还包含无成本数据的国家（采用报告或估算的受益人数估算支出水平）。对于已知存在国家学校供餐计划但预算数据缺失的另外63个国家，使用方法（2）估算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额，然后将该估计值与方法（1）估算得出的290亿美元相加。用本出版物中报告的每个国家的受益人数，乘以该国所在收入组的平均成本。然后对63个国家的该乘积结果求和。方法（3）的完整计算过程如下：

$$M_{(3)} = \sum_{i=1}^{80} G_i + \sum_{x=1}^4 \sum_{i=81}^{154} (AC_x \times B_i)$$

(4) 全球投资额估计值：410亿美元

样本：155个国家

第4种估算方法结果为410亿美元，采用的是方法（2）的计算方法，但所针对样本为包含所有有可用受益人数据的国家在内的完整国家样本。如上所述，先用本出版物中报告的每个国家的受益人数，乘以该国所在收入组的平均成本，再对所有155个国家的该乘积结果求和。计算过程可表示为如下公式：

$$M_{(4)} = \sum_{x=1}^4 \sum_{i=1}^{154} (AC_x \times B_i)$$

18. 估算时所用的平均成本为每个收入组的人均成本。它可能不同于本出版物第3.1节成本基准所计算的标准化成本，后者出于提高国家数据可比性的目的，将供餐天数和其它变量进行了标准化。

附件4：国家学校供餐指标

国家	收入水平	更新后的2013估计值		2020年数据			来源 (引用年份)	覆盖率估计值	成本估计值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阿富汗	L	1,841	—	—	(千人)	est.	—	—	
阿尔巴尼亚	UM	—	111	—	99	est.	—	—	
阿尔及利亚	UM	31	—	40	—	WFP ACR (2019)	1%	—	
美属萨摩亚群岛	UM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安道尔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安哥拉	LM	221	—	1,516	—	AUSSF (2017)	27%	206	
安提瓜和巴布达	H	—	7	—	9	est.	—	—	
阿根廷	UM	—	3,024	1,688	—	SSSN (2015)	36%	—	
亚美尼亚	UM	38	—	103	—	GCNF (2018)	65%	47	
阿鲁巴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澳大利亚	H	5	—	5	—	SSFW (2012)	0%	—	
奥地利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阿塞拜疆	UM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巴哈马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巴林	H	—	59	—	96	est.	—	—	
孟加拉国	LM	1,930	—	2,965	—	GCNF (2018)	15%	28	
巴巴多斯	H	—	15	—	17	est.	—	—	
白俄罗斯	UM	—	230	—	248	est.	—	—	
比利时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伯利兹	UM	—	26	—	29	est.	—	—	
贝宁	L	324	—	460	—	GCNF (2018)	21%	104	
百慕大	H	—	3	—	4	est.	—	—	
不丹	LM	82	—	75	—	GCNF (2018)	19%	64	
玻利维亚	LM	1,906	—	2,383	—	SSM (2013)	100%	—	
波黑	UM	—	113	—	92	est.	—	—	
博茨瓦纳	UM	330	—	359	—	GCNF (2018)	100%	84	
巴西	UM	47,271	—	40,197	—	OS (2019)	100%	34	
英属维尔京群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文莱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保加利亚	UM	—	167	—	152	est.	—	—	
布基纳法索	L	2,209	—	3,864	—	GCNF (2018)	100%	12	
布隆迪	L	190	—	613	—	WFP ACR (2019)	28%	32	
佛得角	LM	86	—	3	—	SSSN (2015)	5%	50	
柬埔寨	LM	756	—	281	—	WFP ACR (2019)	13%	37	
喀麦隆	LM	43	—	18	—	GCNF (2018)	0%	218	
加拿大	H	293	—	293	—	SSFW (2012)	12%	—	
开曼群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中非	L	284	—	242	—	WFP ACR (2019)	30%	—	
乍得	L	255	—	138	—	WFP ACR (2019)	6%	83	

国家	收入水平	更新后的2013估计值		2020年数据		来源 (引用年份)	覆盖率估计值	成本估计值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海峡群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智利	H	2,263	—	1,829	—	SSSN (2015)	100%	332
中国	UM	26,000	—	40,000	—	OS (2019)	39%	—
中国香港	H	244	—	244	—	SSFW (2012)	67%	—
中国澳门	H	不适用				不适用		
哥伦比亚	UM	3,334	—	5,388	—	GCNF (2018)	63%	107
科摩罗	LM	—	20	—	—	GCNF (2018)	0%	—
刚果 (布)	LM	233	—	142	—	WFP ACR (2019)	—	105
哥斯达黎加	UM	603	—	691	—	SSSN (2014)	100%	—
科特迪瓦	LM	374	—	976	—	GCNF (2018)	25%	16
克罗地亚	H	152	—	152	—	SSFW (2012)	93%	—
古巴	UM	956	—	827	—	SSM (2015)	100%	—
库拉索	H	不适用				不适用		
塞浦路斯	H	—	35	15	—	GCNF (2018)	14%	180
捷克	H	不适用		1,351	—	GCNF (2018)	100%	203
朝鲜	L	1,922	—	—	318	est.	—	—
刚果 (金)	L	1,176	—	124	—	WFP ACR (2019)	1%	55
丹麦	H	不适用				不适用		
吉布提	LM	28	—	20	—	WFP ACR (2019)	29%	328
多米尼克	UM	—	5	—	4	est.	—	—
多米尼加	UM	1,372	—	1,739	—	SSM (2016)	100%	148
厄瓜多尔	UM	1,789	—	2,873	—	SSM (2015)	100%	52
埃及	LM	7,002	—	11,201	—	GCNF (2018)	77%	5
萨尔瓦多	LM	1,313	—	1,300	—	SSM (2016)	100%	24
赤道几内亚	UM	不适用				不适用		
厄立特里亚	L	不适用				不适用		
爱沙尼亚	H	—	47	—	72	est.	—	—
斯威士兰	LM	328	—	365	—	GCNF (2018)	100%	10
埃塞俄比亚	L	681	—	2,539	—	GCNF (2018)	16%	8
法罗群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斐济	UM	不适用		40	—	GCNF (2018)	19%	68
芬兰	H	795	—	840	—	GCNF (2018)	99%	615
法国	H	3,320	—	6,000	—	OS (2015)	70%	—
法属坡里尼西亚	H	不适用				不适用		
加蓬	UM	不适用				不适用		
冈比亚	L	159	—	165	—	GCNF (2018)	41%	42
格鲁吉亚	UM	不适用				不适用		
德国	H	不适用				不适用		
加纳	LM	352	—	1,700	—	AUSSF (2017)	39%	39
直布罗陀	H	不适用				不适用		
希腊	H	不适用		6	—	GCNF (2018)	0%	237
格陵兰	H	不适用				不适用		
格林纳达	UM	—	9	7	—	SSSN (2012)	53%	—
关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国家	收入水平	更新后的2013估计值		2020年数据		来源 (引用年份)	覆盖率估计值	成本估计值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危地马拉	UM	3,052	—	2,459	—	GCNF (2018)	84%	67
几内亚	L	553	—	—	375	est.	—	—
几内亚比绍	L	126	—	178	—	WFP ACR (2019)	—	57
圭亚那	UM	17	—	14	—	GCNF (2018)	—	71
海地	L	2,155	—	876	—	SSM (2016)	—	119
洪都拉斯	LM	1,460	—	1,300	—	GCNF (2018)	80%	18
匈牙利	H	—	250	1,004	—	GCNF (2018)	100%	265
冰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印度	LM	113,600	—	90,415	—	OS (2019)	63%	16
印度尼西亚	LM	125	—	100	—	GCNF (2018)	0%	163
伊朗	UM	3	—	3	—	SSFW (2012)	0%	—
伊拉克	UM	555	—	633	—	GCNF (2018)	—	27
爱尔兰	H	91	—	91	—	SSFW (2012)	16%	—
曼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以色列	H	—	505	—	776	est.	—	—
意大利	H	—	1,815	—	2,454	est.	—	—
牙买加	UM	311	—	311	—	SSFW (2012)	100%	—
日本	H	9,770	—	8,864	—	OS (2018)	96%	—
约旦	UM	115	—	419	—	WFP ACR (2019)	37%	—
哈萨克斯坦	UM	—	634	3,059	—	GCNF (2018)	95%	11
肯尼亚	LM	1,991	—	1,754	—	GCNF (2018)	21%	16
基里巴斯	LM	不适用		不适用				
科索沃	UM	不适用		不适用				
科威特	H	—	137	—	237	est.	—	—
吉尔吉斯	LM	301	—	595	—	GCNF (2018)	100%	23
老挝	LM	177	—	196	—	GCNF (2018)	21%	73
拉脱维亚	H	—	73	—	103	est.	—	—
黎巴嫩	UM	—	297	32	—	WFP ACR (2019)	6%	—
莱索托	LM	445	—	387	—	GCNF (2018)	90%	34
利比里亚	L	648	—	287	—	GCNF (2018)	24%	36
利比亚	UM	不适用		21	—	WFP ACR (2019)	—	—
列支敦斯登	H	不适用		不适用				
立陶宛	H	不适用		636	—	SSSN (2016)	100%	—
卢森堡	H	—	23	—	32	est.	—	—
马达加斯加	L	237	—	568	—	GCNF (2018)	12%	18
马拉维	L	790	—	2,936	—	GCNF (2018)	65%	5
马来西亚	UM	—	1,930	500	—	GCNF (2018)	16%	133
马尔代夫	UM	不适用		不适用				
马里	L	354	—	515	—	GCNF (2018)	19%	48
马耳他	H	—	16	—	21	est.	—	—
马绍尔	UM	—	4	—	5	est.	—	—
毛里塔尼亚	LM	186	—	52	—	WFP ACR (2019)	8%	—
毛里求斯	UM	—	76	75	—	SSSN (2011)	84%	—
墨西哥	UM	5,164	—	6,358	—	SSM (2015)	45%	66

国家	收入水平	更新后的2013估计值		2020年数据		来源 (引用年份)	覆盖率估计值	成本估计值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密克罗尼西亚	LM	不适用				不适用		
摩纳哥	H	不适用				不适用		
蒙古	LM	—	135	309	—	GCNF (2018)	99%	44
黑山	UM	不适用				不适用		
摩洛哥	LM	1,423	—	1,267	—	SSSN (2014)	29%	—
莫桑比克	L	427	—	200	—	WFP ACR (2019)	3%	58
缅甸	LM	310	—	353	—	WFP ACR (2019)	7%	—
纳米比亚	UM	225	—	366	—	GCNF (2018)	75%	29
瑙鲁	UM	不适用		3	—	GCNF (2018)	100%	483
尼泊尔	L	471	—	636	—	GCNF (2018)	12%	39
荷兰	H	不适用				不适用		
新喀里多尼亚	H	不适用				不适用		
新西兰	H	不适用				不适用		
尼加拉瓜	LM	967	—	1,200	—	SSM (2015)	—	49
尼日尔	L	168	—	193	—	GCNF (2018)	5%	68
尼日利亚	LM	155	—	9,830	—	GCNF (2018)	38%	26
北马其顿	UM	不适用				不适用		
北马里亚纳群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挪威	H	不适用				不适用		
阿曼	H	不适用				不适用		
巴基斯坦	LM	2,078	—	—	10,405	est.	—	—
帕劳	H	—	1	2	—	GCNF (2018)	100%	374
巴勒斯坦	LM	389	—	65	—	SSSN (2014)	13%	—
巴拿马	H	461	—	463	—	GCNF (2018)	95%	50
巴布亚新几内亚	LM	不适用				不适用		
巴拉圭	UM	10	—	1,086	—	SSM (2014)	100%	103
秘鲁	UM	3,000	—	2,398	—	SSSN (2015)	67%	119
菲律宾	LM	92	—	2,300	—	GCNF (2018)	16%	41
波兰	H	不适用		730	—	SSSN (2011)	32%	—
葡萄牙	H	1,615	—	1,317	—	GCNF (2018)	100%	57
波多黎各	H	—	193	—	192	est.	—	—
卡塔尔	H	—	57	—	130	est.	—	—
韩国	H	不适用				不适用		
摩尔多瓦	LM	—	70	305	—	GCNF (2018)	98%	38
罗马尼亚	UM	不适用				不适用		
俄罗斯	UM	2,647	—	8,287	—	OS (2019)	100%	—
卢旺达	L	541	—	724	—	OS (2018)	7%	23
圣卢西亚岛	UM	—	13	7	—	GCNF (2018)	41%	15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UM	—	9	—	8	est.	—	—
萨摩亚	UM	不适用				不适用		
圣马力诺	H	不适用				不适用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LM	40	—	47	—	GCNF (2018)	99%	6
沙特阿拉伯	H	—	2,136	—	2,790	est.	—	—
塞内加尔	LM	764	—	588	—	GCNF (2018)	18%	11
塞尔维亚	UM	—	182	—	155	est.	—	—

国家	收入水平	更新后的2013估计值		2020年数据		来源 (引用年份)	覆盖率估计值	成本估计值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报告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千人)	估算的接受学校供餐的儿童人数			
塞舌尔	H	—	6	—	8	est.	—	—
塞拉利昂	L	530	—	836	—	GCNF (2018)	61%	9
新加坡	H	—	189	—	198	est.	—	—
圣马丁 (荷属)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斯洛伐克	H	—	137	—	191	est.	—	—
斯洛文尼亚	H	—	69	—	105	est.	—	—
所罗门群岛	LM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索马里	L	139	—	165	—	WFP ACR (2019)	—	100
南非	UM	8,821	—	9,200	—	GCNF (2018)	80%	55
南苏丹	L	不适用		460	—	WFP ACR (2019)	36%	88
西班牙	H	—	1,750	1,759	—	OS (2016)	28%	—
斯里兰卡	UM	1,264	—	1,467	—	GCNF (2018)	84%	33
圣基茨和尼维斯	H	—	4	—	5	est.	—	—
圣马丁 (法属)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苏丹	LM	1,630	—	1,362	—	GCNF (2018)	27%	17
苏里南	UM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瑞典	H	1,181	—	1,181	—	SSFW (2012)	100%	—
瑞士	H	不适用		81	—	GCNF (2018)	13%	6
叙利亚	L	46	—	1,309	—	GCNF (2018)	63%	69
塔吉克斯坦	L	330	—	417	—	WFP ACR (2019)	54%	23
泰国	UM	1,677	—	4,082	—	GCNF (2018)	82%	183
东帝汶	LM	288	—	302	—	GCNF (2018)	100%	43
多哥	L	40	—	91	—	GCNF (2018)	6%	49
汤加	UM	—	8	—	10	est.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H	—	84	141	—	GCNF (2018)	—	229
突尼斯	LM	240	—	360	—	GCNF (2018)	22%	74
土耳其	UM	—	4,239	6,182	—	SSSN (2013)	100%	—
土库曼斯坦	UM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图瓦卢	UM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乌干达	L	94	—	3,651	—	GCNF (2018)	34%	3
乌克兰	LM	—	758	—	762	est.	—	—
阿联酋	H	不适用		821	—	GCNF (2018)	85%	—
英国	H	3,791	—	1,275	—	OS (2019)	17%	—
坦桑尼亚	L	1,275	—	28	—	AUSSF (2017)	0%	30
美国	H	30,000	—	30,000	—	GCNF (2018)	100%	623
美属维尔京群岛	H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乌拉圭	H	256	—	274	—	GCNF (2018)	66%	221
乌兹别克斯坦	LM	—	959	—	1,130	est.	—	—
瓦努阿图	LM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委内瑞拉	UM	4,031	—	—	1,904	est.	—	—
越南	LM	—	3,409	—	—	GCNF (2018)	0%	—
也门	L	65	—	680	—	WFP ACR (2019)	17%	26
赞比亚	LM	2,112	—	1,194	—	GCNF (2018)	31%	5
津巴布韦	LM	不适用		3,219	—	GCNF (2018)	100%	5

附件5: 第3章中用于计算 全球学校供餐成本基准 的详细方法和数据

缺乏可用的数据和学校供餐计划的异质性,给不同国家、不同计划学校供餐单位的成本的比较带来了挑战。最全面的学校供餐干预成本数据库发布于2011年,采用的是2008年的定价数据(Gelli等人,2011年)。后来,《2013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a)对该数据库的主要结果进行了分析。

在本出版物中,第3章使用2013年以来收集的数据(主要是2016~2020年的数据)对这些估算数据进行了更新,所用来源为第1章中所述来源。共存在以下4个数据来源: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规划数据(n=42个国家);美国农业部支持的《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调查报告》(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2019年)(n=34个国家);《2018年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报告》(非洲联盟,2018年)(n=7个国家);以及《2017年智能学校供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营养敏感国家计划报告》(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d)(n=6个国家)。在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可用的情况下,优先采用这两个数据来源,如果这两个数据来源中缺少某一个国家的数据,则从其它可用数据来源中选用该国的最新数据点。如果某一个国家的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数据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均可用,则选用学校供餐人均成本最高的数据,因为我们假定该数据可能是对成本最全面的估算。

分析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学校供餐计划(可带回家的口粮、现场供餐和零食)以及现金或实物形式的转移(以现金方式转移到学校进行本地采购,以及集中采购以实物交付给学校)。为确保不同国家数据的可比性,按供餐天数对各个国家的成本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在比较2013年报告和2020年报告的成本数据时,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的成本数据已按照供餐天数和餐食营养价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但由于缺少餐食营养成分的可用信息,2020年的成本数据未按照营养价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所有4个数据来源的成本数据进行了以下标准化处理和分析。

美国农业部支持的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GCNF) 全球学校供餐调查数据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数据的每餐成本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text{每餐成本} = \frac{\text{年度预算}}{(\text{年均受益人数}) \times (\text{年供餐天数})}$$

按供餐200天标准化的年供餐成本

$$\text{标准化年供餐成本} = \text{每餐成本} \times 200$$

如果针对某一供餐计划的以下调查问题得到肯定回答，则认定该计划包含特定营养目标：“供餐计划的目标中是否包含营养目标？”如果针对“农户参与了供餐计划”的表述多次给出有条件的肯定回答，且针对“食物来源于本地采购”或“食物来源于本地实物发放”的表述给出肯定回答，则认定为本土学校供餐计划。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项目规划数据

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的每餐成本计算如下：

$$\text{每餐成本} = \frac{\text{年度预算}}{(\text{年均受益人数}) \times (\text{年供餐天数})}$$

$$\text{每餐成本} = \text{每种口粮类型每餐平均成本}$$

按供餐200天标准化的年供餐成本

$$\text{标准化年供餐成本} = \text{每餐成本} \times 200$$

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中包含50个国家的2020年国家学校供餐预算数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未包含厨师和供餐计划协助人员的口粮成本。如果口粮说明中提到“厨师”或“协助人员”，则在统计时剔除掉这一部分受益人的食物数据。如果口粮和活动的名称包含“nutrition”（营养）、“nutritious”（有营养的）或“nut”，则认定为包含营养目标的供餐计划。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国家战略计划提到的本地供餐计划（HGSP）进行定性审查，以此确定哪些为本地供餐计划。

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 (AUSSF) 数据

本出版物使用了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数据，但无法对这些数据按供餐200天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在可用数据中无法认定哪些国家设定了营养目标，所以在进行营养目标分析时，未包含非洲联盟可持续学校供餐中的国家。根据非洲联盟报告第16-29页表格中的数据点“小农户供应实际所占百分比和规定应占百分比”，认定是否为本地供餐计划。

智能学校供餐 (SSM)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营养敏感国家计划数据

本出版物使用了智能学校供餐数据，且已对这些数据按供餐200天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根据智能学校供餐报告第42-42页表3中的主要关注领域，认定哪些国家的供餐计划设定了营养目标。由于无法认定该报告中哪些为本地供餐计划，所以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剔除掉了这一部分数据。

表 A5.1
成本分析所用的定价数据

国家	收入水平	数据来源	报告年份	报告年份估算成本 (美元)	2020年估算成本 (美元)
阿尔及利亚	UM	WFP	2020	64	64
安哥拉	LM	AUSSF	2017	206	216
亚美尼亚	UM	GCNF	2018	56	57
孟加拉国	LM	WFP	2020	136	136
贝宁	L	GCNF	2018	110	112
不丹	LM	GCNF	2018	58	59
玻利维亚	LM	SSM	2016	45	48
博茨瓦纳	UM	GCNF	2018	84	86
巴西	UM	GCNF	2018	34	35
布基纳法索	L	WFP	2020	120	120
布隆迪	L	WFP	2020	61	61
柬埔寨	LM	GCNF	2018	56	58
喀麦隆	LM	GCNF	2018	243	248
中非	L	WFP	2020	57	57
乍得	L	GCNF	2018	92	94
哥伦比亚	UM	WFP	2020	181	181
刚果 (布)	LM	GCNF	2018	117	119

国家	收入水平	数据来源	报告年份	报告年份估算成本 (美元)	2020年估算成本 (美元)
刚果(金)	L	AUSSF	2017	55	58
科特迪瓦	LM	WFP	2020	83	83
古巴	UM	WFP	2020	25	25
塞浦路斯	H	GCNF	2018	207	211
吉布提	LM	AUSSF	2017	328	343
多米尼加	UM	SSM	2016	148	158
厄瓜多尔	UM	SSM	2016	52	56
埃及	LM	WFP	2020	23	23
萨尔瓦多	LM	SSM	2016	24	26
斯威士兰	LM	WFP	2020	57	57
埃塞俄比亚	L	WFP	2020	35	35
芬兰	H	GCNF	2018	647	660
冈比亚	L	AUSSF	2017	30	31
加纳	LM	AUSSF	2017	39	41
危地马拉	UM	GCNF	2018	75	76
几内亚	L	WFP	2020	38	38
几内亚比绍	L	WFP	2020	34	34
海地	L	WFP	2020	53	53
洪都拉斯	LM	WFP	2020	24	24
印度	LM	GCNF	2018	14	14
伊拉克	UM	GCNF	2018	30	30
约旦	UM	WFP	2020	126	126
肯尼亚	LM	WFP	2020	30	30
吉尔吉斯	LM	GCNF	2018	28	28
老挝	LM	GCNF	2018	83	85
黎巴嫩	UM	WFP	2020	231	231
莱索托	LM	WFP	2020	25	25
利比里亚	L	WFP	2020	48	48
利比亚	UM	WFP	2020	68	68
马达加斯加	L	WFP	2020	36	36
马拉维	L	WFP	2020	23	23
马里	L	WFP	2020	55	55
毛里塔尼亚	LM	WFP	2020	22	22
墨西哥	UM	GCNF	2018	79	81
摩尔多瓦	LM	GCNF	2018	45	46
莫桑比克	L	GCNF	2018	58	59

国家	收入水平	数据来源	报告年份	报告年份估算成本 (美元)	2020年估算成本 (美元)
缅甸	LM	WFP	2020	48	48
纳米比亚	UM	GCNF	2018	30	30
尼泊尔	L	WFP	2020	38	38
尼加拉瓜	LM	WFP	2020	34	34
尼日尔	L	WFP	2020	87	87
尼日利亚	LM	GCNF	2018	29	30
巴基斯坦	LM	WFP	2020	31	31
帕劳	H	GCNF	2018	406	414
巴拿马	H	GCNF	2018	56	57
巴拉圭	UM	SSM	2016	103	110
秘鲁	UM	SSM	2016	119	127
菲律宾	LM	GCNF	2018	45	46
葡萄牙	H	GCNF	2018	63	65
卢旺达	L	WFP	2020	16	1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LM	GCNF	2018	6	6
塞内加尔	LM	WFP	2020	33	33
塞拉利昂	L	WFP	2020	58	58
索马里	L	WFP	2020	72	72
南非	UM	GCNF	2018	45	46
南苏丹	L	WFP	2020	129	129
斯里兰卡	UM	WFP	2020	34	34
苏丹	LM	WFP	2020	33	33
叙利亚	L	WFP	2020	88	88
塔吉克斯坦	L	WFP	2020	44	44
坦桑尼亚	L	AUSSF	2017	30	31
泰国	UM	GCNF	2018	183	187
东帝汶	LM	GCNF	2018	41	41
多哥	L	GCNF	2018	57	58
突尼斯	LM	GCNF	2018	77	78
乌干达	L	WFP	2020	25	25
乌拉圭	H	GCNF	2018	239	244
USA	H	GCNF	2018	693	707
也门	L	WFP	2020	44	44
赞比亚	LM	GCNF	2018	5	5
津巴布韦	LM	AUSSF	2017	48	50

2020年全球学校供餐状况

身心健康、营养良好的孩子将学得更好。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之一便是支持这个国家儿童的健康、营养和学习。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这份出版物分析了世界各国如何通过有效的学校供餐计划支持其儿童发展。

2013年，世界粮食计划署首次出版了全球学校供餐状况，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学校供餐计划的全球写照。本次2020年版本采用类似的格式，使用现有最佳数据来源来描述全球范围内学校供餐计划的覆盖面、实施做法和成本费用的关键信息。第2版旨在分析2013年至2020年变化的方向和规模。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进一步加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承诺，即实现“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机会”的10年战略。

2020年2月，新冠疫情的爆发结束了近10年来全球学校供餐计划持续增长的势头，2020报告在此时出版尤显迫切。在新冠疫情最严重时，199个国家关闭了学校，3.7亿儿童突然失去了日常校餐。这种冲击突显了学校供餐作为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同时也增强了全球恢复教育机会和制定学校计划的决心，这些计划可在保护儿童的健康和营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新冠疫情之前，每两名学龄儿童中，每天就有一人享受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提供的校餐，这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本出版物审度了世界上最广泛的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方式，同时探讨了各国如何能够高效地恢复和重建学校供餐计划。

Via Cesare Giulio Viola 68/70,
00148 Rome, Italy - T +39 06 65131

wfp.org

 @WorldFoodProgramme

 @WFP

 @WorldFoodProgramme

